

Virginia B. ... 384 (23)  
de 1 Feb 1872

Virginia B. ...

384

(23)



BORG. CINESE-324-(23)

王制群徵目錄

卷之上

首以物公向徵

計四段

次以物私向徵

即後十條前六條屬物  
體後四條屬物行

一以天向徵

二以氣向徵

三以地向徵

四以海向徵

五以人身向徵

六以生覺容體向徵

七以天行向徵

八以地生養向徵

九以覺類施巧向徵

十以覺類內引向徵

卷之下

一以天地之美徵

二以人物外美徵

三以人物內美徵

四以諸物弱緣徵

五以世人同心徵

六以人異面異聲徵

七以人世缺陷徵

八以鬼神徵

九以無主悖理徵

十以人心之能徵

十一以氣之玄妙徵

十二以靈寃常存徵

三帝君從

十三以主宰無失德

十四以神治徵

十五以聖跡徵

主制群徵卷之上

遠西湯若望 著

首以物公向徵

凡物依其本性避害保己各趨所向是名私向

詳見本論

今所論者公向也。公向云何。寰宇之中。函有庶品。

庶品雖繁。寰宇惟一。繁者向之。一乃所向。如家人

然。親疎貴賤不同。同向一家。如演戲然。嬉笑怒罵

不同。同向一戲。所向惟一。故名公向。卽此公向。足

徵主制。試舉四端。

一。物之有為，以有所向。設若無向，即無一為。為亦必亂。如射者，正鵠未立，不得發矢。苟或發之，是為戲射。無中理矣。今寰宇中物，無一無為者，亦無一亂為者。雖體勢性情，種種殊異，或相克伐。然即此相異相克，而公美正賴以成，匪直無損于大全而已。苟求其故，豈非萬有不齊，摠決注于公向之一故乎。

二。凡物之類，有總如鴉如馬，皆稱覺是也。有專如鴉從飛，馬從走是也。較

而論之，專乃類之切分，而總為遠矣。然則終守其



專以自存。彌一彌安。豈非物情固然乎。乃今萬物之中。變入他類。以得存于總類者。往往而有。如蠶而蟲。變蟲而蛾。是也。奚輕棄其專。若是蓋以向在一已。所全私而失公。向在全字。所全公而失私。故也不則胡爲棄專而入他哉。

三、統觀萬物。莫不急于傳類。然傳類有情。獨人願之。他物冥行而已。奚其願。傳類有理。獨人知之。他物恣泥而已。奚其知。既不願不知。胡爲而傳類之急。且繁。更甚于人之願而知之者。至若植物珍寶。昆

蟲等屬化生之物。雖以其傳類。故而傷其體。損其命。不惜使非公向。寰宇之美。又胡爲而然哉。

四。凡物以缺而存。知必有向。故也。如藥草。雖或誤投。傷人。以其向在療病。終不因誤而廢。乃今萬物之中。其有欠缺者。不一而足。如地震等而終不可廢者。

豈非以其所向者。公且大乎。循上所論。萬物其以公爲極。而向之矣。夫向極者。必也先于欲爲。未爲之間。灼見是物有美可愛。因而求以得之。合見與求。乃得云。向彼蠢然。塊然者。能任此乎。所以然者。

萬類之表別有至靈者爲之宰定其極使之不得不然所謂造物大主是已。

大主之定物向也。第以厥體在物存物。物向自定。譬之靈鬼之在人身。骨肉筋痰情勞各異。賴有靈鬼居中宰制諸體。弗使盡出私力。肆相攻克。因以各正其本用。環向一身以保護之。彼物主之定物向亦猶是矣。靈鬼離身。身必死。大主離物。物必滅。其理一也。以身生微鬼在。以物存微主在其理亦一也。

所謂至靈者體備萬物之美照悉物情因而保之存之又以引之各至所向非天神但能變物情不能成物體之靈可比也非人但能以明悟格物以智巧師物之靈可比也蓋無始真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凡物皆其所造則凡向皆其所定彼不能成物與夫格物師物者安能與于此哉。

次以物私向微

公向者萬物一向私向者一物一向或論形容或渾體或分體各不等各次第先後亦不等蓋繇

大工預定多向并預備各向相須之力。弗使萬物有向而不得之弊。大智全能于茲見矣。

一以天向徵

形天諸品悉向物無向已者。試論太陽其居上也。授光諸曜而加以發育之力。故稱星月之宗。其下照天下則爲世界之切須。凡著色于物。布光于目。闡景于山川。是已。若其氣甚益。植者一往一來。隨時施力。以熱養生長之機。爲效至著。且夫日在寰宇之中。卽以保存寰宇爲務。保存以光而居爲之準。

居遠光微則化育難成。居近光烈則焦殺過甚。故其所居不遠物亦不近物。務使其光適中足致無方之益。如此安排恰當。亦可思主制之妙矣。舉一太陽月與諸星皆可類推。故不具論。

渾天亦非自向者。于其旋動。知之動一周。歷十二時。帶日晝夜迭換。曾無停駐。常求其故。人物動靜。得宜。得保厥命者。蓋繇于此。否則晝夜不均。動靜偏勝。大道違。人事壞。物力頽矣。可乎哉。至若赤道內外。相距限界。皆等者。蓋所以令日行歲一周。以分

四時以生百物也。非無故也。試觀冬氣嚴寒。則萬  
種閉藏。用取土氣以自養生。發之本不既。三春  
則和矣。引之甲蒸。由葉而華。由華而實。生機孰得  
而禦之。夏之熱。所以消濕氣之餘也。正變其未化  
者。細其麤者。開百果之竅。通其汁。以速其孰。其力  
甚大。秋令得冷濕之中。爲節其乾焦之過。復新地  
力。以爲受種之機。且又輔助生活之物。人與禽獸而夏  
熱之餘毒。亦繇以解矣。

## 二以氣向微

天氣豈自向者哉。觀之山泉。泉雖高。尚以雨。雪滲入而成。然久無雨雪。其源應竭。而永不竭者何。蓋賴有外氣氤氳于山之空。變爲水體以繼續之。故得源源而流。衍成江河。繇此觀之。氣豈非水之母哉。氣之所生。一爲風。風有多利。姑舉四端。其一。拂動近氣。令就平和。以利呼吸人。與諸生緣。此以免閉塞之傷。蓋近氣無風。則聚積不散。有傷生命。故也。其二。帶雲成雨。以滋內地。蓋內地氣微。旋生旋滅。力不足成雲雨之功。惟大海廣受日照。猛起濕熱。



之氣蓬蓬勃勃。升至中域。太陽返照。光力不及之。際遂乃變熱而涼。先結成雲。漸散成雨。然使無風。帶入內地。則濕氣所成雲雨。復歸初升原處。何繇利內地之人乎。其三。燥地所餘潮氣。悅生動物。速熟諸果。其四。助舟楫之力。以通貨財。以利天下。是也。

氣生雨雪霜等。無一自向者。雨生涼解渴。人物利焉。而潤澤草木。爲功最甚。蓋當水氣騰起時。微有肥露。海水本肥。以生。蒸潛族故。內含微火。日照所生。合此二氣。草木得

之生長最易。且雨自高而下。未及下地。先散而小。漸漬巽入。而無衝突之患。雨霽則雲散。然散必徐。徐者。所以下覆乎地。不使日出驟燥之。以損雨利。而阻植物之效也。雪者。夏從高岡漸滲。以養江河之源。冬卽覆地。以除霜毒。一厚陰力。一扶陽氣。大利地生矣。霜之降也。于冬先後者。以遏土氣。弗使揚散。而負來春播種之望。利在農圃。亦非偶然。凡氣所生諸效。其出必有定時。蓋順各物生長之性。而出以相輔。非獨爲草木也。飛者潛者走者。皆分

其利而摠以利乎人于此徵制恩施洋溢矣。

三以地向徵

地之非向已也。卽形勢可見矣。蓋四行火氣地爲最

重理宜居心以渾體就萬物之中。次外則水。又次

氣。又次火是也。今則不然。地與水并成一球。且出

水之半面。去海漸遠。卽漸高起。而大山至內地始

有者何也。嘗求其故。則以潮乘風行。或形天降施。

因致海水暴長。時時有之。設地與水平。氾濫之患。

必不能免。地勢安得不高。其必漸高者。又以內地

川流就下。設地形如斗脊。下流太驟。勢難停蓄。而人物不獲其利。且有衝決之災。故又不得不漸高也。山阻大風。弗使肆虐。彼海中狂飈。凶惡者無山故也。內地無山。凶惡當亦如之。山又爲地險。消敵人啟疆之心。以全民命。至其所生石炭木材藥草等。悉日用急需。五金異寶。利于貿易。凡此諸利。皆宜內地。大山必內地始有。職此故也。

再論地性。夫四行各性皆純。則各效宜一。論地之性。爲至乾。次冷。大塊盡然。卽其產物之效。不宐有異。

乃今一山之間。此向產銅。無鐵。彼向反是。此向多果。彼向所無。何也。卽地東西不同。非南北比。而天與三曜光力之施。終無弗同。似宜無異產之緣。而其不能不異者。必其性不皆乾冷故也。夫性各有定。地胡獨殊。揆厥所繇。豈非物主初定其性。繼復制之。不盡順其本然。以爲吾人備物利用計哉。

#### 四以海向徵

海非向已。以其鹹味知之。蓋水性本甘。飽而海獨否。因知他有向也。或疑受日之照。久之遂變。飽爲鹹。

如煎草成鹹然。曰不然。日能變物。全憑光照之熱。今浮水者。明証日光入水。不越二丈。生熱不越數寸。海甚廣且淡。何從因照輒變。若果變于日照。卽應愈照愈變。鹹應日增。而今不然也。况彼鹹鹽等物。皆分他物之體成之。並非變體。何獨海變而鹹。且凡屬變者。必先後殊異。乃海自受造時。卽稟鹹味。實非變性。所以然者。蓋緣海產鱗族。大主欲利其生養。故逆水本性使然。而非日照之力所致也。循上所論。天地大行。皆屬向人。非自向明矣。且曰

他諸兼體之物。如植者。動者。礦者。莫非向人。此其  
大者耳。

或疑物之他向。乃其固然。豈必至靈之主。預定厥效  
乎。試觀日照地海。自令發氣。氣上升于冷域。拂則  
返退爲風。順則聚結爲雲。勢所必至。果孰使之然  
哉。卽其化爲雨雪泉川之類。要亦等此。曰斯各效。  
屬公所以然。日月星是謂物固然。未始不可。第公所以  
然。亦塊然不靈者。非造物之主。預畀其能。預定其  
效。則彼亦何繇隨時敷化。因物成物。如是哉。至論

地海山河等效。其獨係物主神功。每更著焉。如厄日多國。自古少雨。因使河流。歲必一長。廣溉田禾。不糞而肥。且獲大熟。又福島中有鐵島。地絕甘泉。乃生樹一種。時發異汁。飴味不減于水。日用賴焉。若此者。並非自然。亦並非屬他。所以然。良繇物主悲憫民生。顯此異效。以補其缺。奈何習而弗察哉。總言一切形物。得有于世者。悉屬向人。彼鳥獸。卽以食色二情。不免外賴他物。然終屬昏昧。莫知所爲。不足以當他物之向人。則最靈。而居形物之上。獨



能以明司格之。以愛司享之。故乃物體之美好。諸  
樣諸色諸情。悉給人用。不禁不竭也。嗚呼。天地萬  
物。群向于人。人誠尊矣。奈何徇形喪神。下同禽獸。  
又其甚者。降心服事。鬼然之物。而弗一審所從來。  
豈不大乖造物之旨乎。

或曰。物既向人。理宜見役于人。何至反相賊害。如猛  
風暴雷。地震灾疫。不一而足也。曰。世有仁君。加愛  
元元。豈非至願。乃有自外王化。負固不服者。卒亦  
不免于后夫之誅。非君不仁。彼自取耳。卽今人滿

大地豈皆盡翁主命不犯其義怒者乎。犯其義怒罰以義刑宜矣。彼風雷震疫刑之屬也。蓋繇人反主命以致物反人命。豈物本不向哉。且加刑者一二而傲勵者千萬。自君子觀之其爲向也多矣。

五以人身向徵

欲徵主制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無物無向豈身獨否乎。試論其骨骨所向者保渾體之固順眾肢之動是也使百肢止共一骨身雖固矣欲動無繇又使骨各散處身即易動必不同且動亦無法以故人

身骨甚多。大小不等。各以其形。其大其堅。其細其  
合。以全一體之用。是可貴也。首骨自額連于腦。其  
數八。上領之骨十有二。下則渾骨一焉。齒三十有  
二。脊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焉。分爲三。肋之骨  
二十有四。起于脊。上十四環。至胸。直接刀骨。所以  
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  
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  
諸骨安排。各有本向。所向異。故其數與勢。亦不得  
不異。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筍如匱。或環

抱如攢種種不一。揔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論肉其數六百。界有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匾角渾異。其勢各上下相并。或順或斜。或橫異。此皆各有本用。而以順本身多異之動。是其揔向也。西有名醫察各骨之向。約有四十。各肉約有十。詳考人身各肢各分之間。可得數萬。嗚呼。非全知全能。孰克謀此哉。

有骨有肉。身形備矣。然必須本熱爲生。血爲養。氣爲動。覺缺一不可。緣此大主造人。預備三肢於身內。

爲君。曰心曰肝曰腦而餘肢悉待命焉。今論血所  
由成必賴食化。食先歷齒刀次歷胃釜而麤細悉  
歸大絡矣。第細者可以升至肝臟成血。麤者爲滓。  
于此之際存細分粗者脾。包收諸物害身之苦者  
膽。吸藏未化者腎。脾也。膽也。腎也。雖皆成血之器。  
然不如肝獨變結之。更生體性之氣。故肝貴也。若  
夫心則成內熱與生養之氣。腦生細微動覺之氣。  
故並貴也。

或問三肢生氣如何。曰。肝以竅體內收半變之糧。漸

三  
從本力。全變爲血。而血之精分。更變爲血。露所謂  
體性之氣也。此氣最細。能通百脉。啟百竅。引血周  
行通體。又本血一分。繇大絡入心。先入右竅。次移  
左竅。漸致細微。半變爲露。所謂生養之氣也。是氣  
能引細血周身。以存原熱。又此露一二分。從大絡  
升入腦中。又變愈細愈精。以爲動覺之氣。乃令五  
官四體。動覺各得其分矣。

問身必須血與三氣周通者何。曰。人身原具熱濕二  
勢。熱恒消濕無有已時。使無以資養補缺。腐肉焦

而身燬矣。以故血者。生養之料也。而血行以脈。脈有所總。曰絡。絡從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漸分小。脈至最細微。凡內而臟腑。外而膚肉。無不貫串。莫定其數。脈之容似機。厥絲或順或斜。與橫順者。因血勢而利導之。斜者留血。毋退。橫者送血。使進也。脈之力。又能存血。不令敗壞。血合于痰。乃克順流。合于膽。乃免凝凍。合于體性之氣。乃啟厥竅。導之通。無閉塞也。從心出者。亦有二大絡。其一上一下。其分細周身。悉與肝絡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

此專導引熱勢及生養氣之路耳。心以呼吸進新氣退舊氣，直令周身脈與之應，少間不應，輒生寒熱諸症。醫者必從三部躍動之勢，揣知病源，蓋以此也。腦以散動覺之氣，厥用在筋，第腦距身遠，不及引筋以達百肢，復得頸節脊髓連腦爲一，因徧及焉。腦之皮分內外層，內柔而外堅，旣以保全本氣，又以肇始諸筋，筋自腦出者六偶，獨一偶踰頸至胸，下垂胃口之前，餘悉存項內，導氣於五官，或令之動，或令之覺，又從脊髓出筋三十偶，各有細



脉旁分。無膚不及。其與膚接處。稍變似膚。以爲盾  
始。緣以引氣入膚。充滿周身。無弗達矣。筋之體。類  
其裏皮。其表。類于腦。以爲腦。與周身連結之要約。  
卽心與肝所發之脉絡。亦肖其體。因以傳本體之  
情於周身。蓋心腦與肝三者。體有定限。必藉筋脉  
之勢。乃克與身相維相貫。以殫厥職。不則七尺之  
軀。彼三者何繇營之。衛之。使生養動覺。肢各效靈  
哉。

總論人身氣血骨肉筋脉等。以及諸內肢。其體異能

異樣異多如此類。然皆各得其位。各盡其用。共扶  
人身。資養動覺。以令五司咸止。無缺不曠。厥官豈  
不奇哉。設有畫像于此。靈氣奕然如生。觀者必歸  
美于工。稱道不置。乃若真形之美。精巧奇異。非智  
慮可通。非能力可效。并非言論可悉。孰造化是。孰  
安排是。獨可置弗求乎。且人爲萬物之靈。宜乎動  
協于義。乃其自主之行。如算數較之不自主之行。  
如盤湯不免乖錯。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  
便溺是恰當者。必智能超人倍萬不啻者也。從此推知造

化天地萬物而安插之其智能準此矣。

六以生覺容體向微

毘哉大主之界萬物也。生存動覺之資無物不有。無有不備大而猛獸小而微蟲殊態異狀奚啻千萬。乃其體皆各別各有異容異勢異用。異適弗可混者。試約舉之一。飛禽厥首細。厥喙銳。厥毛柔。厥翼脢以利其軒舉也。爪能屈以握枝。翅略拱以抱身。故下集更利。中有以擒捕得食者。利于固執而不失。于是鈎其喙。降其爪以任之。不則雖得必失矣。

若夫喙與頸過長者，惟水鳥爲然。蓋亦爲其食謀，無爲水澤難耳。一走獸，獸有猛有弱，猛者肉食，以是上下齒長短而參差，堅強而散列，厥爪曲而銳，于捕噬咸利焉。弱者芻食，故齒皆平密，銛其中者，斷之鈍其旁者，嚼之踈之堅，以當其體之重爲量。頸之長，以口之就食于地爲量，有身過高者，應得頸過長，嫌其形之陋也。卽于地官焉，寄食如象之鼻是也。一水族，相厥周體之容，無不利水者，尾者舵，舵故單，鬣者齒，楫故偶，脊翅者正其身以防覆。

也。喙細者何分水利也。鱗滑者何浮水利也。有領者何。或爲呼吸設。以進新水。退舊水。或爲食時設。用以別并食。襟入之水。繇前爲涼心之器。繇後爲出餘之門也。其頂上有管者。必無領之魚。管以代厥用也。

覺類之並育也。不免相害。造物者慮之。卽付以避患之具。如羽毛鱗甲。牙角爪蹄。及諸毒涎。皆足禦敵。以衛其身。旣付之。苟無所以養之。則其具易敗。於是以飲食之。斂分。不能化血養身者。卽養其衛身。

者使恒豐美堅利不朽不變也噫嘻精以益精。龕以益龕。其哉大王之生物無物不愛而亦無物不稱其用有如此矣。

論草木之向厥根下入既固其基又吸土氣以隆資養也厥身皮圍避寒暑也厥枝廣開秋實連懸無碍也葉以飾身而蔽風雨日毒之害其功多實以藏子而肌肉豐厚克充日用之需其利大草木既無行動故體不分界。前言人身內有六百餘界。純用直絲絲內孔多蓋吸土氣之口也葉與實之係身也必于其

節者何。秋令行而節膠乾，係者澆落易也。樹之根、身、枝，各有皮、有肉、有心、厥實亦然。皮也、肉也、子也。適相埒，異哉。土氣自根升頂，析爲三分。其最濕分，不堪資養，用發爲葉，輕虛者生花。惟厚重一分，乃能培幹，乃能結實。厚生傳類，厥功爲多。從是推知，草木之受土氣，精分次分，各得其用，並無餘剩。可退如覺類，收飲食之精，而出其滓者矣。合而言之，生覺之物，所向之極，各二。一各分，轉合爲全。一各分，資益其全。然皆行所當然，毫無勉強，豈非造物

三才圖會  
者預定其向極而俾各物就之乎。嗚呼。物不啻萬也。萬不勝異也。而無一逃其智能之外。是烏可以人見測者哉。

七以天行向徵

大與日月諸星。雖皆旋動。然而非本然也。有動之者矣。何以言之。凡物動有二。一自動。一強動。自動者。由夫所故。動復其所。仍返于靜。於其可靜。即靜也。則知其動出于自主。非由強使。如火氣二行。較輕輕者以上爲所。尖上故動。至上即靜。水土較重。重



者以下爲所失。下故動。至下亦卽靜。是四行之動。出于其性。雖欲不然。不得不然。豈屬強乎。乃今天與諸曜。終古常動。從無停晷。以爲不得其所。則未嘗不得其所。試觀天體上覆。未嘗不上。天象渾圓。未嘗不圓。何失所之有。旣非失所而動。動非自向。明矣。且凡動。雖曰向物。究歸自向。設使於己無益。必不徒然。向物而動。惟形天之動。則全向物。照四方。分四時。輔助飛潛動植之屬。俾得其養。絕無微益於己。且并動不自知。塊然冥然而已。非外有使

三命書經  
之動者安能動乎。而又安庸動乎。

天之動也。向在降施。則本行非向極明矣。且論本行之勢。亦不能爲向極。何也。凡物性同一至純者。所向惟一。必無殊異。性學之公論也。今天與諸曜其性同一至純。誠如所向不越本行。必不得參差不齊。至悖厥性。乃今本行甚多不齊。則知所向必非本行矣。試觀空動而外。各曜各有本行。各行各異。填星約三十年一周天。歲星十有二年。火星不及二年。太陽太白金辰星。論其平行各一年。庶幾等矣。

而前後上下行又各不同。太陰二十七日有言一  
周天。由此言之。七政各行遲速亦大異。致矣。又其  
行或順或逆。或最高或最卑。卽各距地遠近。復時  
時異。至若列宿之行。較之七政。更遲難比。必七十  
年有奇。始行一度。積之二萬五千餘歲。庶可一周  
天焉。

自造遠鏡以來。諸天殊異更著。不獨其動然也。如太  
陰其形不圓。其面顯泡。其不滿之內邊。高低不等。  
太白時盈時缺。亦有上下弦。距日近卽圓。遠卽缺。

如月然。因以徵其恒上下者。悉繞日爲程也。歲星  
周邊見四小星。或先行或隨行。或皆現。或各現。甚  
不一也。日輪上見血點。時密時疎。時進去而復來。  
以人意測之。必非日體有此點染。或係他星經行  
其下耳。若恒星則見所未見者。益多。若天漢霧氣。  
從前不解者。今乃知由無數小星密聚而成。此象  
夫諸大異動。異體其星。又異等。如此皆非純性所  
宜有者。揆厥所由。良由天主以其全智全能。宰制  
其間。而後異同。乃不能爲碍。豈其性然哉。

八以地生養而後

動植二者其能生能長一原于精血。一原于種子。然非外有陽氣以發舒其力。卽精血與種亦弗能自生長也。蓋精血有匏分。有精分。陽氣先伸展其匏分。令狀如絲縷。內發多空。有深長如管者。有圓細如孔而浮起者。各有柔堅斷續之不同。而骨肉卽于此乎。分次陽氣用其精分。先成心肝腦三肢。并旁發細絲。以爲脉絡筋之質。已卽透入其中。而擴之使寬引之使長。割之使碎。漸令聯結四體。以爲

生養覺諸氣之道焉。大抵身體皆血所變，而賴氣以成。厥模限大小，定體勢，使各得其當然。氣之功也。蓋七開日而百肢，約略備矣。夫陽氣非靈非覺，而效如此異者，豈非運氣者異乎？譬之百工成藝者，器也。運器者，人也。人運斯器，以成斯藝。設觀者令人不稱，而能器之美，不可然。則仰觀造化者，其毋沾沾爲陽氣誕譽哉。

凡屬靈類所空相稱者有三。曰魂，曰肉身，曰精血。是也。身者，魂之器。以故身之形容，卽度其魂所需用。

而定則凡身形之所宜然。卽具載鬼性之中。而造身者。必先識鬼體。乃可謀其應得之身。如造一蠅。必預知蠅魂之所須用。乃可定其翼幾何厚。股幾何多。乃可定其節之數。爪之雙。吻必利。或扁。空。或實。乃可定其長幾許。乃可定其空耳與否。目空何光。外內司各何宜。與夫筋脉心腸等空。何試矣。如其不知。卽不能定其形。而造之。而有之。乃今宇內芸芸。不啻萬有。萬有必由萬造。萬造必由萬知。造物主之不可測。亦卽此見矣。若至精血之稱其身。

則在發其身之能令正合于蒐之需蒐卽身之爲者精血卽身  
之作者故必皆合其形容之理然則賦精血以此能亦必預知其  
周身百肢之用也審矣

植類亦有體有蒐有種三者亦相稱焉。生體之力藏于厥蒐。生體之理藏于厥種。蒐發種藏葉焉。華焉實焉。而諸形色香味附焉。自其本以至其巔。縱有身橫有枝。裏有心。表有皮。其勢不一。其力不齊。其巧妙迎睥。可見而不可知。若此者。孰謂非蒐與種能哉。顧所以賦其能而又時輔佐之者。非造物主



之功而誰功。格物者見其然，苟亦思其所以然哉。或問植物之竟有生無覺，雖有所向，亦不自知。若禽獸則否乎？曰：凡身所行，皆竟之效。禽獸行不越食色二者，食向存命，色向傳類。然彼亦烏知存命爲何，傳類爲何，不過徇其肉性，以快其私而已。是謂冥行。奚言向極，然而終不失其所向者，賴有定其極者，使之不得不向。又賴施其公佑，恒利其向，故耳。

九以覺類施巧向勸

覺類之動。如謀食營巢。傳類保身之屬。皆奇巧足動人思。姑舉數品言之。蛛之經網。以橫線始功。其中交角各等。及既周定。卽自心向外。經圈相距悉等。于是網前後等寬。而左右則漸長大焉。網成。自寓他所。有蟲投入。速往擒之。畏以白絲如錦。身懸以聽食。蜂備多蠟筒。內聚花露。以儲冬糧。乘夏合作。或出取花若水。以爲糧。或候門迎之。糧至。載之進。或居內。謹藏之。嘗觀其筒之制。體皆六面。取其合之密也。筒之口。有薄皮焉。所以覆糧。嫌其露也。其

底有墻。思其崩而四散也。故其勢少拱。所以制蟻也。蠟滿筥。重必下。則又爲捲甕以承之。嘻。異矣。蟻則又異焉。其備糧御冬也。得穀種。必計絕其種之芽。防其生發而不可食也。以故遇濕亦必出暴之穴。分多孔。半以儲糧。半以布子。其葬死也。彼此必異地。其合力營公也。有不協力者。則逐之。蠶將老。自營絲墓。以變相而復活。亟爲之。惟恐不及也。且必重圍固密。足以潛藏其身。乃已。功之速。體之堅。條理之不亂。有人力所不及者。蟬之貪果也。上木

搃之令落側身滾其上以其刺背之去猫捕鼠其計甚潛遺糞于地恐鼠見之因以避之也輒拵之鱗族之計取食也奇哉烏賊好食羸然取之不善羸

驟闔戶反得傷矣以故先進一石支之使不得闔

急進食焉立羸

生海底恒堅立

以無目繫身一處勢難得

食有小蝦焉恒左右之以贊不及每於魚進食時

群集蒲尸卽微嚙羸以相詔令速閉以食魚焉有

名多魚者體過肥重前取食必後他魚造物者補

其缺令其類生以爲魚就食之因

反爲所食矣。

飛物之構巢也。式雖異而法則同。堅材外護。柔材內護。至其正中。則皆毛羽綿髮之屬。求其輒溫以安居止也。擇地或郊野。或近人之樹。自不盡同。所尤奇者。乃其保身策救。則多計生焉。或逃或爭。或預防。悉有巧法。此則覺類皆然。兔將息。連躍遠以斷獵犬嗅跡之路。群鴈同宿。必輪一醒守以避害。懼其倦而睡也。立縮一股。挾石于爪。石墮雖睡醒矣。牛馬皆畏狼。生子各齊其羣。圍其子。牛外向。馬內

三命君省  
三  
向一恃能踈。一恃能觸。故也。額曰。多國毒蛇甚多。有小蟲似鼠者。恒與之戰。將戰。滾身泥中。暴之以當甲。已覓蛇殺之。

物有或利之。或害之者。禽獸亦能辨焉。犬欲吐膽。先食青草。燕病服藥。鹿被射。旋覓藥艸以自出其箭。中毒則食蠟以解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何多異也。合上數條觀之。其默有使之然也。審矣。蓋禽獸昆蟲。冥無知識。一切養生避害。保身傳類之事。非彼所曉。特由造物大主。具有全知。既知衆情所向。

又知從何而得。而惟其知之。是以與之。遂使各  
然得當然如是耳。

十以覺類內引向徵

物動有外引有內引。外引屬主公佑。在物性外。內引

屬主賦。昇在物性中。蓋動物既與植物殊科。則皆

欲趨避之情。所不能免。顧材本蠢。莫不克推論。主

特昇以內引之巧。以適于用。使一觸可欲。如菊即

覺。必求得之不能已。一觸可畏。如羊即覺。不求避

之不能已。此觸即覺之意。即內引也。而必求得與

避之是爲嗜欲趨避之情也。設無內引之巧則頑然不異木石。雖有輔覺公佑弗克承之而嗜欲趨避動多錯謬無適而可矣。以此人稱靈者覺類稱似靈者西岸槩稱大于至靈之所印蓋吏以印印楮主以靈印物一也。卽如窶子之教猴戲猴亦何知歲月習之起立拜跪宛然人矣。金鳴登場筭啟加飾鳴之啟之人爲之所謂外引也。彼遽登且加不自止者豈非內引之巧乎。然而猴之本性非直有戲內引也得于人之教之耳。是知人以巧印猴



猴弗能却豈有造物之主反不能印靈于物哉豈  
惟印之并常保存之何則凡物之體物之模物之  
向物之動無非主與無非主存何獨內引否乎

或曰人授物以巧物誠習之依法自動不須人力因  
疑物主賦畀之後萬物率性自動即不必加意保  
存亦同此矣曰是不同凡人成物物既成人舍物  
去聽彼自爲天主成物即在其物永不舍去既不  
舍去即是保存此不同一也人成物必用他物爲  
材他物非其所生既非所生即非所應存矣主以

無物爲有物。物生于主亦并在于主。理固然也。此不同二也。物既先無而後有。則其始也須原。卽其繼也須佐理。又然也。此不同三也。受造之物恒相須以爲用。如色像係目所可顧。必日施光照。目乃有見。不則不能。夫日受造者。大主自有者。物既需受造。公所以然而效。豈不更需自有。大公所以然而存乎此不同四也。故曰萬物者。大主之印與跡也。信有萬物而不信有造物之功用。則惑矣。

或曰據上所論。則凡物所爲皆有所向。原皆係天主。

必無一出于偶然者乎。曰昔有異端妄稱遊塵偶合輒成萬物者。吁。弗哉。悖理甚矣。萬物先有生後有存。生存必無二致。必其存也。偶則其生也。偶矣。然而七政四行。千古常存。謂之偶可乎。且遊塵者。無古今一也。曩昔既能以偶然成萬物。何數千百年來。獨難再一偶然乎。或突地發一屋。或憑空結一器。無不可者。而何不然也。今既非偶。昔亦非偶。無一偶然。則無一無偶。亦無一無向。可不辨而明矣。

或又曰。凡物之動。卽非偶然。亦自然而然耳。苟必盡歸主宰乎。曰。否否。以自然論物性。則物各有性。性各不同。勢力互異。必難相合。無由決向于一。且自然者。雖欲不然。不得不然。夫謂相反者相克。且不得。不相克。是則誠然。如曰相反者相合。且不得不相合。則大謬不倫矣。以木投火。木自然燬。雖欲不燬。不得不燬。設有不燬。是爲非常之事。可駭可異。甚矣。如于此。亦曰自然。豈非愚而昧于理乎。今夫火氣水土。萬物元質也。性各相反。因相反以相克。

因相克以致漸次損壞。自然之勢也。乃自古迄今。元氣未見損壞。此正非常之事。獨係物主宰制。劑之功。乃人情不之察。舉歸自然。亦弗思過矣。古賢有言。不見其端。則歸之自然。世人持論舛錯。蓋多坐此。可勝悼哉。

設謂物以自力生存。故曰自然。曷觀天下最完成之物。無踰人矣。然論其生。必須多緣。其存必多煩。若果自力生存乎。夫自力生存。則其體不緣外力有。并不緣外力以保其有。故稱自生自存者。即可稱

無始無終者。乃今萬物莫不有始。有始必有所從始。必所從始者。在其先爲之緣。而後有此物之始。安得謂自生乎。至于有生之後。保生之策。必藉他物。又至昭昭也。安得謂自存乎。

或疑物類大吞小。強食弱。不平甚矣。王制奚在。曰。王之制。字也。制公爲上。制私次之。雖各物有損。而各物所屬。摠類常存。哀多私以益一公。制乃大公矣。且保物使存。必適其性。苟于性之所需。而形格勢禁。則物之存者寡矣。彼夫大吞小。強食弱。一切互

相攻尅者其性則然所終以獲養者在是。天三令  
爲禁之哉。抑因是益徵一節矣。惟弱小者爲強大  
食。特令蕃生數孕。以廣其數。試合萬方觀之。每每  
羊多于狼。牛多于虎。鶉較鷄。小魚較大魚。蛙較  
鵲。大率皆多。是知大主造物。盈虛多寡之間。皆有  
不易之理。至公至平。無容置疑也。

或曰。天主生天地。生萬物。摠歸爲人。竊恐未然。今且  
弗論虎豹蛇蝎之屬。毒害人類者。卽如汗潦中微  
細水蟲。自生自滅。倏生倏滅。何預人事。曰。害人身

以警人心。何謂無益。且由人反主命。故物反人命。已見前物私向篇。至謂物有不預人事者。經緣人力短淺。格致功疎。非真不預人事也。卽于人事。不預。豈有不預人靈事者哉。當知萬物向人利益。其身。特其一耳。若夫引導靈心。得歸本向。爲用乃大。蓋主用萬物。顯著厥美。于以導人就已。以故繁生無量。各賦分美。令吾儕循序測之。彼世俗造書一板。印楮數千。實同一楮者。字限原刊。故也。若天主所造。匪直種數繁悉。且各種內。至各微物。異式。



異勢異情不可殫述。試觀一園花。各形色香味大小具。一輩人。各容力聲音具。一渾天。各星光勢行具。至若天神之數無量。而體則各別。無一似者。奇哉盛哉。造化之功至矣。所以然者。蓋欲吾人見物之多之美之異如此。應識造物主其智能德福誠有不可以數窮。不可以術探。不可以意力求者。于是讚揚之。皈依之。庶不負造化宰制之洪恩云爾。蓋可忽乎哉。



子制群徵卷之下

遠西湯若黎 著

一以天地之美徵

物推精美者無他其體之分與全適相稱之謂無生成造成皆然如宮殿者視其堂其廡凡蓋址棟宇之屬悉合于式彼此相稱卽徵巧工無疑然則天地一大宮殿也其形其性其理無弗稱者豈不明証厥先造者巧妙絕倫乎試觀厥蓋惟天上覆于世不裂不偏不損備諸采色不變飾以明耀珍貝

大小無算，深淺次第，各得其宜。風靈所不能昏，雷  
霆所不能隕，精美至矣，莫能加矣。非天主神功，孰  
能爲之哉。

地如屋址，一切重濁歸焉。然觀名山大川，奇花珍草，  
凡諸美利，皆其所生，抑何美也。嘗入王公之園，莫  
不積石爲山，瀦水爲沼，雜種花木以爲飾，是効美  
于地也。地本塊然，靈如人，而師塊然，又終弗及者  
何也。蒸地不靈，而制地者至靈。大地之美，至靈之  
跡也。人靈非至靈，比其師之而弗及也，豈不宜乎。

或曰。七政以遠近正斜之照。令地發生。所謂天施地生是也。曷須他制。曰。天與日月星。悉不能自制其性。以和悅萬物。不過因勢而行。公施厥力于物。乃今降施惟一。而生效於各物。則殊是必別有制之者。嘿令各物自依厥性。與時消息。而其體其形。其式。皆有本賦一定而不可移。彼日月星者。第下施其刀。奮發其生機而已。

二以人物外美敬

物美有四。各能自存。一有形物。五官所司是也。是爲

外美餘三者卽生覺靈三寃。五官不能及則以心測知之。是爲內美。茲論外美如人一身卽分與全之稱其美具見矣。自其一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于肘四倍于二足六倍于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頰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亦各一。耳弓上于眉下于唇其相去

也。適相等。身以內。若骨。若腸。若筋。若脉。若肉。界。長。或短。厚。或薄。疏。或密。堅。或柔。無弗稱者。凡人身相。稱之屬。悉數之。數萬不啻。然又缺一不可異哉。

主覺之體亦然。卽最微蟲體。必稱其性。形必稱其體。甚巧且精。不獨人也。然則造此者誰乎。靈如人心。求造一蟻。必辭弗能。蓋蟻體雖微。內外美具。如覺。悟行動性向。人弗能達之。又安能造之。靈人不能。况下此者乎。信惟至靈獨擅已。

植者發之於地。以歸地身。生卽繫其根于地。如恐并

起輒爲風偃者其種無算。約曰草木。或待稅。或自  
生焉。或喜山。或平原焉。厥利給人。需於者。器者。繩  
者。席者。蓬者。悉取資而不窮。若夫娛人心目。莫花  
若矣。花以諸形色香。時供玩賞。智者于此當知大  
主欲人于閒適之時。悟造物之能也。化存變有心  
有底。有根。皆配厥模。不可易。厥種包函。生理待時  
而芽。疑于靈者。凡此孰非至靈之跡哉。

三以人物內美徵

凡物外之所著。必從內發。內體兼含外美之理。則其



美有加矣。如榘者生長其式與力各從厥類而主之者生竟也。覺竟者禽獸既內存外容之理更兼爲五官之運內司之動本性之向所繇出間嘗觀其外容而測知其意想也。無寧曷無擇形凡屬分內心動而像隨物不能阻身不能辭亦奇矣其餘諸能皆有所任。人雖盡格致之力弗獲悉達蓋緣造成之主超越人才無量故也。

靈竟則更加明悟記含愛欲三能以明悟通達六合內外無所不至有形無形并屬所司以記含固存

物像物性之理。物雖異類雜投。先入後入。皆有所藏。有以物多而盈。致不能容者。未之前聞矣。愛欲之量。最寬無界。乃于萬物之用。密取其利。日益不足。且自定向極。他不能強。自行決棄。他不能留。卓哉。自專之神。非他形物可方萬一也。夫形物至矣。且賤。尚以其體之巧。與分全之稱。識有靈原制之。豈于人靈超軼形物如是。反置所以然。弗講哉。

四以諸物弱緣徵

凡形物必須兩所以然曰質曰模。是已質者塊然弗

自主任模來取。或彼或此。無不惟命則其弱著矣。模者定本倫之形勢。以別之于彼倫。然非模自定也。所以命其爲此爲彼而弗易者。是在作者矣。不有作者。彼能自主乎。匪直質模。凡純體之物。土水火氣四原行是。皆無自主之能。凡自主者。必其本體更無所屬。超萬物而上之。乃稱強焉。彼四行不能也。且四行所承之有。悉非自爲。乃爲合體之物。而爲之質也。既有爲者。必有作者。何也。凡物之情。悉欲自爲。如所爲在他。必繇本物之外。別有物使然。此使然

者卽名作者夫此作者無物無之惟自有者乃無  
作者既無作者并無爲者萬爲悉歸自爲故也彼  
純體奚足語此又原行本體渾然漠然廣狹大小  
等勢悉繇外緣所致因物付物不得不然凡此皆  
弱劣相須之徵非有王者吾知其滄于無也若夫  
原質如大極是方之原行更弱頹隨無能並無模像全  
乎順應以益他物謂之渾全自足能自主持不亦  
謬乎。

天之需外主持也卽其體之順動知之

動屬主命上  
篇詳矣今論

其體之。試觀太陽從宗動天西行四刻約應地四  
百五十二萬里。列宿天近赤道之恒星則行五千  
二百六十萬里矣。物行之速莫如鏡彈。鏡彈之行  
經刻之一分得九里。如欲繞地一周非七日不可。  
是太陽四刻之行。乃鏡彈三百四十八日之行也。  
而列宿天則又較疾于太陽四十倍有奇。夫天動  
至易至疾如此。乃其體有順無逆。千古常然。豈其  
性與有主之者矣。又分論天體。各天各星大小不  
等。性情非一。在彼在此。既不相應。則不相益而高

三分君行  
明上覆永久不移。此果何爲哉。蓋王者將有所用  
之天自弗克違之耳。

形物既屬受造不能自主。則夫定厥向極者必屬無  
形至靈造物之主無疑矣。何以知其無形。曰凡有  
形所以然其造物也。必先需物材以承其造。然後  
施其造于物材。若所造者既名原質。則是時本無  
一物爲材矣。既無物材。則其造之也。直是從無造  
有。不可思議。此豈有形所以然之能事哉。或疑天  
爲初所以然。蓋謬。凡天之能不越照施二者。使世

無物受之則天能皆虛。雖欲著效無繇。豈有校劣著效而爲物初所以然哉。何以知其至靈。曰徵之有三。其造原質也。使之能承萬模。以成萬體。萬體之中。萬性附焉。如非預識萬物之性。所造安能各順其當。然是所建者一物。而盈萬異。向畢聚焉。此靈之一也。凡造異體性之物者。必躬兼所造之微妙而蘊含之。今夫生者覺者靈者。體性各異。萬有不齊。則造者之廣智大能。從可知矣。是其靈之二也。凡具有明悟愛欲者。乃可稱靈。既造物者大顯

厥能其行如此則其所以行者亦必稱是則其明  
悟愛欲非復可量是其靈之三也

五以世人同心徵

天下萬國各有定教祭祀誦祈槩所不廢豈不以萬  
物之上必有王者視聽于無形無聲決賞罰判善  
惡一一不爽乎彼雖不知孰者是主與夫主一或  
多主無形或有形主無始或有始要莫不存戒謹  
之心者且此心非繇學得率性而行不得不爾是  
必實有主者在上而人爲其屬故其性然耳如實



無主則是其性自陷其心悖理甚矣。蓋論人明吾  
一司必欲向物之真實而得之。彼虛與僞正其所  
惡。今以實無主而謬爲有主。豈非以其所惡陷心  
乎。必不然矣。

格物家論主宰曰。主宰者可有。卽必已有。如或無有。  
卽必不能有。以其爲自有故也。蓋萬物惟自有者。  
無可有。不有之理。並無不有能有之理。今設無有  
主者。而人性皆以爲實有主者。豈直性從虛僞。且  
以非爲是。以不能有爲已有。抑何刺謬至此。竊觀

世人窮極呼天。不待思想。如望其救。卽或不加名  
稱。而悲哀嘆息。總爲待救之聲。是豈偶然。又凡懷  
誠不自白者。動舉盟誓以爲証。良以人心隱微。同類  
不能見。而玄漠之中。見之。苟有欺妄。加罰無難。以  
故王公大人。下至黔首。事無公私。用以爲信。所從  
來矣。彼卽誓淫祀之前。漫不加察。皆緣習俗之誤。  
而本性之知所戒懼。正於此見。且使果無王者持  
公義於上。則人何爲見善則祝頌。見惡則咒詛。而  
躬犯重罪者。於心終覺不安。若或督之。若民察之。

而不自已也哉。

六以人異面異聲徵

凡物傳類者。容貌常相向。獨人不然。人各一像。皆可  
識別。是亦主制一驗也。蓋憑面貌以判彼此。彛倫  
所係。齊治攸關。原非細故。萬一人面皆同。必至夫  
嬪各不相識。父不辨其子。出息者于誰取償。學者  
于誰定交。罪人可幸無罰。人各肆志。任情無所不  
至。雖欲治得乎。

凡不知有主者。舉天地人物。悉歸偶然。况人面異同

聞乎。然予謂偶然之效。必不出于當然之故。故常效亦常。效偶故亦偶。理固然也。所謂彝倫齊治。故非偶矣。而謂效獨偶乎。且偶者不常有之謂。乃今人而之異。一方如此。天下如此。一時如此。萬古如此。則是常如此矣。奈何以常爲偶。而以間有之相似爲非偶也。亦大惑已。彼禽獸大率同類相似者。豈非以其無藝。倫齊治關係故哉。且凡公性之行。必向易行而避難行。卽此以論造物之功。同狀易于異狀。明甚。禽獸所以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

異之。斯得無意乎。

鶉鷓凡居為家畜，猶微有識別。然此識別亦為人之畜之者分彼

分此。非為禽獸也。至如野獸虎豹麋鹿之類，遠于日用者，悉無識別矣。

面貌異矣。又復別以聲音。蓋以人目異等。又或夜遇。無從識認。更設一証佐之。如居間者。一人不足信。再舉一人然。既杜詐冒之端。蓋廣恩義之用。非無為也。

### 七以人世缺陷徵

天下諸國。求一全免貧乏者無之。此亦王者治世公平一端也。蓋使人豐于財。無困窘。即不利有二。

其一。爲廢絕百工。凡苦身力作。皆緣患貧。苟無貧。可患孰甘勞苦乎。城郭圯孰修。殿宇頽孰造。衣服器皿。敝孰製。地孰犁。車孰御。魚孰漁。蔬孰備。一切貿易廢矣。且使貴賤不章。上不威。下不順。天下尚。可治乎。其一。必召萬惡。每觀多財者。必惰。必迷。食色。驕奢。淫逸。肆無所忌。天下皆富。無貧。卽天下皆惡。無善矣。大東洋一國。男女皆裸。無異犬羊。無禮。無義。無文章。亦無宮室。具有人像。實無人心。揆厥。繇來。皆因氣煖。土豐。日用充足。不致困乏。故耳。

藏多者。惡叢而想侈。是一殆也。惟貧者絕之。蓋惡多起于食色。貧者乏貴。後每生于安逸。貧者勞力。困其身。所以利其神。甚哉大王曲成之無已也。

### 八以鬼神徵

鬼神者。無形自立之體。其靈超越人類。非陰陽之謂也。人有善惡。鬼神亦然。善神奉大王命。輔相萬物。故迪人群。每見學者于玄奧之理。未遑思慮。忽然明通。末繇存想。油然默契。此豈盡繇人力哉。非天主之親佑。卽善神之輔翼所致。然此非無良之人。

所能集得。故不若惡神之多與人接。更著焉。自有  
淫像以來。邪魔憑以發言。惑世誣民。網不可解。時  
制詔事者。使之昏仆。弄其舌以語人。亦有非像非  
人。發聲空中。以獨昭其跡者矣。又有巫祝之術。每  
著妖驗。是皆足徵鬼神實有者。又或呈露偽形。令  
人目擊。或不現形。特以行事見奇。明徵實有焉。往  
往負魔之人。本屬庸愚。忽能論道奇奧。適人所不  
能通。傳異域方言。發人秘密。或語隔地事物。如在  
目前。著一切超人之跡。豈非其人靈竅之外。更有



神憑之乎。

神多必屬一至尊主之不則亂矣。今凡有形之族皆次第相屬以杜亂端。豈無形獨否乎。以理度之必分品級必分等類必有最上至尊至能者居至先而爲之統矣。且使衆神無統必各恣意妄行其力又鉅。人其無隹類矣。蓋邪魔性本至惡妬恨人類苟無制之者。令彼得行其志。人安得久存乎。嘗觀史載魔命祭者以人爲牲。或少拂意輒加水火諸災不一而足。是雖大主降割聽魔行此而魔性克。

猛亦可槩見。苟非大主嘗有以制之，其害可勝言哉。

天神之有也，既非二氣所生，卽疑爲自有者，不知自有者以獨微至此，則以衆微劣。獨者體含全美，無少欠缺。衆者具有分美而已。分別有限，此之所有彼之所無；彼之所盈，此之所歉。妄稱至乎，以故神之互相須以成一全。猶之有形之族，合萬姓成國，合萬國成天下，豈能獨而無耦哉？且既有所須，卽不爲自有；以自有者自足全乎，自向而不向物，無

物能反之。無物能佐之。本體不動。恒無增減。是之謂止於一。既止於一。卽無限量。無始終。而爲萬物原。有餘矣。彼鬼神能乎。夫鬼神既不本于陰陽。又非自有。則豈非外有一至尊至神者。爲之造成。爲之主宰也哉。

九以無主悖理徵

夫人信有主宰。修身繕性。自不容已。豈非真德之本乎。惜哉。執迷不悟。而日陷縱欲敗度中也。蓋心無所畏。則從惡如崩。無所望。則從善如登。自然之理。

耳。且彼不信主宰者豈自其悖理哉。或亦以無主爲是有主爲非耳。知無主爲智而不知無主爲愚耳。循無主行者爲當而循有主行者爲謬耳。然試平心論之。何世之信從王者舉皆抱道懷德之徒而不信不從者盡自欺欺人者乎。何彼所謂愚者率其所不知見之躬行皆無頗僻且以利天下無難而其所謂智者恃其所知敗事傷衆爲害不可勝言乎。謬行者理宜晦何昭然宣布惟日不足正行者理宜著何多方掩飾不敢告人乎。何明可亂

者。加心美飾而明可精者。反減心美而增闇昧乎。  
不亦可怪乎。且極其所見。自古及今。凡縱惡者。知  
皆明。行皆當。而聖賢爲不可法。帝王郊社之禮。可  
廢。而乾乾昭事。見無形。聽無聲者。總屬虛証之事。  
雖獲罪于主。侮君子。褻大人。皆合于理矣。可乎。

或曰。神道設教。萬國皆然。此治世術也。豈真有主制  
物乎。曰。凡認主之念。有公有私。私者不待真傳。自  
立一物。欽崇之爲主。而實非主。此則謬矣。公者率  
本性之覺。想有一主。而不敢妄擇一爲主。此則是

矣。如望遠者見其有動輒疑為人但尚未辨何人而妄指其姓氏鮮不謬者惟止曰是人奚謬乎。今各國向王者公也是也于遷善遠惡何難若緣是定何為主則私謬不免矣然猶賴有此善本終存方之無王者猶勝夫無王者必謂萬物生於自然如火自炎上水自流下不知自然之說殊非究竟之旨格物者既從物生得自然又必從自然求其所以然如自炎上所以然者體輕故也水自流下所以然者體重故也設無所以使之自然者亦安得自然而生乎。

十以人心之能徵

有謂萬物無與人心比能者。他物各有專向專用。其能有限。獨人心量甚寬。所向不一。不容界止。以其智巧明庶物之情。制而用之。無弗聽命者。是人已爲萬物之所歸。已爲萬物之主矣。豈又有主制物。并制人群乎。曰不然。人心之能。異于動覺物之能。是在格物及自專二者。然皆有不足存焉。格物之學有三。一學在己。一學及人。一學制物。學在己者。或格物公理。或格物有之所以然。或格物自成之

效。又凡從色味音臭寒熱堅軟一切依賴之情。推及自立之體。通達物體之本然。是皆神靈之效。異於禽獸者。第人心本屬神物。而斯學全係有形。故必假以思慮。可漸成。不可頓致。始因見推其原。繼因原測其效。疊疊探求。殆未易幾矣。至若格無形之物。雖卽返照本體。靈未便了徹。且猶不離外司。與物像以爲用。今夫去耳目。棄典籍。而能自明其心者。幾人哉。且人心又苦泥于形體。每見抑制。未嘗厥用。思欲爲善而弗之爲。思欲戒惡而弗之戒。



形與神恒相反。有如是也。此人心之不足。一也。  
學及人者。如勸善之論。齊家治國之法。舉凡以智以  
義所立之功。行多所不及。無後世真福之效。且卽  
治止。今世尚以善爲向。推其意指。孰不謂世主之  
上更有主宰。以爲真德正治之原哉。

論學制物。凡物類性巧者。或利用。或飾觀。非不誠智。  
然皆一成不易之法。泥於此。不通于彼。且各自爲  
利。飾不及同類。雖知奚足貴哉。惟人獨得活法。兼  
用諸物之巧。而又利在天下。不私一身。凡鳥之翼。

魚之淵、獅熊之猛、馬象之力、犬鹿之輕疾，莫不效于人之手。效之舟車以利行，效之山林以利觀，效之農圃以利食，效之棟宇以利居。凡此皆天下公利明矣。夫人智巧出于己心，非不可私之。以自利其身，乃其所成，盡歸天下之公利，豈非更有主宰天下者，加其力量，煽使急公而後私乎？

或疑人受造之因，未必出于主宰。答曰：論人靈心，神也。神本無形，超于血肉之上。有形者不能造，斯豈父母之所與子者哉？雖然，以靈心爲出于父母者。

非卽謂發于天地陰陽者亦非也。天地陰陽雖曰變化不測。終不越以有成有。若夫靈心既非先有者。又非依賴于他有者。陰陽曷預乎。卽論肉身質資父母。誠然乃其模外依。亦制于主宰。比之造垣準使直。繩使平。悉繇大匠。若彼合土于水者。賤工而已耳。奚足與較功哉。蓋惟大主能知人身筋肉骨脉痰各類本用本位。而又補其損者。連其斷者。造化神工。豈人力所能及哉。

凡人自專自主。全繇靈力。所繇異於禽獸也。夫禽獸

一生以存命佚身爲務。有觸卽赴。不復審擇。人則不然。能究是非。能辨可否。肯與不肯。能決于已。足徵自主之力矣。然而人心不能無偏。往往暗于事物之當然而又物搖於外。情亂於中。雖能自主。誰則自主哉。以爲天主賦性然乎。非也。主所予者良性。人自以罪累弱之。乃主憫其弱。復不忍棄。時加默牖。令全所向。至哉主之恩施。獨厚于人矣。

十一以氣之玄妙徵

氣者。人與物之切須也。凡生動之類。論所須宜推飲

食然使飲食禁絕不卽死尚遲數日者以氣存焉耳。使氣一絕卽命不保矣。蓋氣以呼吸調心熱無息可離。非若饑渴之猶可忍者。豈非切須哉。氣止一氣而萬物盡資之。因物性之異同而各予以本利。且用不竭。取不禁。初無難得之患。豈非物主之公澤固然乎。

氣實有體。充塞空際。自地至天。悉無他物。其體本大而潛隱不現。包圍全地。而不碍他物之著地。以是知其爲質。微乎其微。而其順成物性。正以是矣。古

有名士雅百勒。往晤學友不遇。乃于畫圖中現有  
線上。復畫一線。微細無比。以代名刺。迄今推精巧  
焉。若氣體者。其大于線。不知其幾千萬倍。而其質  
之細微。又不減于線。世人生而習之。老不知察。何  
也。且氣遇物必破。勢也。乃物去輒合。不假外力。第  
用本性之力。卽全復舊。不少變易。此充足異也。蜘蛛  
之網。或遇觸損。人雖才。鮮有能補者。豈無知覺  
如氣而才力反出人上哉。所以然者。物主造氣之  
始。以是能付之。則氣不得不然耳。曷足怪乎。

氣於萬色萬像萬聲皆能受而存之。每當夕過曠野。星月交上。各射其光於人目。其下山水花木。一氣之中。萬像森然。無少掩者。一時鳥聲水聲。人作樂聲。異韻雜奏。亦弗爲沮。且又歷歷分明。不相淆混。以此觀之。氣體幾與神體等矣。蓋物主旣造氣以調心。熟而又恐其碍人物耳目之用。故賦其體微妙。玄通有如此者。其利于物行也。試觀之。舟行水。得帆與櫂與繹。尤易前進。三者所賴。非氣乎。鳥之飛也。馬之疾走也。人身之動也。左右上下皆氣環。

三才卷之三  
遶匪直無阻。且各變容以順之前。避以相導。後隨以相扶。非主制曲成。安能至此哉。

十二以靈寃常存徵

靈寃神體非屬陰陽。非屬四行。純而不雜。無相克之因。况大主既命爲有始無終者。安得不常存乎。且靈之在身爲惡。享世福爲善。蒙世禍者。往往而有。是生時旣未報。報亦未盡。豈應死後遽滅。縱惡而負善乎。以故人靈必不滅。必存以待公報于身後。而其所爲公報之者。非大主而誰哉。



十三以主宰無失微

有疑天主無心者曰凡人善者不必獲福惡者不必罹禍不公不平莫此爲甚是惟天主無心則然若曰有心惑滋甚矣曰人爲有二一有限一無限天主制因之有限爲者世福是也得之由人心天主是人之能故名有限此中非無物天主扶祐然皆順物偕行保存其富然而止所謂公祐非特祐也於物之生於人之行皆然善者惡者皆可得之無限爲者在見天主而享之卽人未止之極主張是者獨由

三傳君俗  
物主之心故名無限此惟善人可得惡者無由倖  
致彼善人者卽或在世徧遭拂逆正大主曲用其  
制終令爲諸極之囚其視惡人得之于世失之于  
天者相去遠矣何不公平之有

或曰物主于有限爲順物主張者何曰是有多故其  
一凡人功德惟絕去心懼之情行乎當然者爲貴  
主故因之聽其自進而弗之強其二世人善者什  
一惡者什九設隨惡隨罰不久死過半矣主心弗  
忍姑息怒以需其改其三借惡以煉善猶之縱敵

國以戒本國。用他克虐。備我怠傲。其四。主之以世物許人也。曰無善惡皆等。是知善惡之報不在世物。而身後自有至公之刑賞隨之。其五人能歸向大主。此恩超越萬美。其福無比。自足慰樂其心。奚假外物爲勸。如其不然。爲主所棄。卽係至苦。此亦自足警惡。奚俟更用刑罰強之。雖然。主亦間以世罰罰之。世賞賞之。以著正制之像。以示照察之不爽矣。而人多忽之。然則主豈無心者哉。

十四以神治徵

萬物之中。獨人自主。爲善爲惡。悉出本意。大王弗強。惟其弗強。所以善係其功。惡係其罪。待其死後。緣彼善惡。以施賞罰。纖悉不遺。此王制也。然生民以來。亦時有罪惡。貫盈。罰不待死者。蓋又特發義怒。以示警云。

經紀在昔。人類縱慾無制。怙終不悛。犯王義怒。加罰大發洪水。湮沒天下。且先百年。卽降儆命。聖諾厄造一巨舟。所以處其家人。暨凡禽獸。一偶于其中。以俟後命。始出者。蓋大王罰惡。不難盡滅其類。再

爲剋造。所以然者。晉後。及其將。列。也。經。三。四。日。無。間。地。面。全。沒。鳥。獸。諸。種。有。聽。命。來。舟。者。人。物。共。處。一。舟。歷。歲。水。退。乃。出。凡。屬。有。生。在。舟。外。者。悉。死。蓋。物。本。爲。人。人。既。不。存。物。卽。無。用。因。并。滅。之。又。紀。後。洪。水。四。百。歲。如。德。亞。國。有。一。方。怠。忽。前。倣。男。色。宜。淫。公。行。無。忌。王。將。降。刑。語。聖。亞。以。郎。曰。本。方。有。未。染。者。十。人。尚。可。因。以。全。免。其。如。無。有。何。於。是。陡。降。猛。火。周。五。百。餘。里。人。物。既。滅。復。變。陸。爲。海。水。又。不。育。卽。植。木。于。濱。終。不。成。實。徒。發。穢。烟。以。此。會。

獸亦莫之近。迄今稱死海焉。凡經載天主治世報善刑惡等甚衆。摠之指人源本。欽崇主制。無他意也。茲不殫述。

### 十五以聖跡徵

跡者。足之所遺。不知其所自來。與其所向。徃視其跡。天主所施于。人者。皆跡也。跡有常著者。有特著者。常者。如萬物依性自存。傳類與造化相終始。形天日月星之旋動。萬古不易。以扶物生長。是豈物之自謀。天之自願哉。特者。如前所述。洪水淹沒。四

方一舟而保萬種必非自然特繇王旨可知試再  
廣徵之古有三人者欽崇一王國王強之拜魔不  
順縛置窰中乃焰高出五丈餘傷左右數人而是  
三人者身衣纖毫不損但焚脫其縲綫而已達尼  
爾爲守教屏邪被讐推納獸城內畜猛獸數乘其  
餓挑之以致害獸不應且數千里外一賢者將餽  
田夫飯忽見天神降告達尼爾餓甚遂挈移獸城  
食之聖人見拘六日無恙王悟乃出達尼爾而命  
其讐入獸城身未及地群獸躍起爭噬斃之矣厄

禮亞之思傲惡也。求主加刑。大旱三年。有牛后復  
祈雨。卽雨。自居山中。有野鳥饋食者。二飯與殺俱  
焉。經紀聖跡。類此者不一。蓋大王制世。雖恒因乎  
各物之自然。而或遇變故。特行已意。以顯厥能不  
可掩也。

天王降生爲人。聖恩無限。一啓口。一舉手。卽足救人  
病者愈。死者活。負魔者安。嘗食饑者。以六七麩餅  
飽數千人腹矣。嘗海浪木石。悉如有靈聽命矣。卽  
其受難時。嘗日望遐光。而食見者數十萬人矣。至



若所召十二宗徒。素本尚愚無聞名。一受寵任。材質遂變。加以聖人之才。大神之膽力。莫不棄財輕名。絕樂苦身。愛譬善世。甚至致命無難。而天下卒化之。一切誘感。凶惡無有沮撓之。震撼之。亦噫。何異也。

自是以來。聖跡不絕。史記額勒我略掌教。欲建王堂。往視地。以介山海。故苦隨聖人。乃于衆歸後。獨留祈祐。詰朝忽見山已遠。退中地廣開矣。又有弟兄共受一湖。以魚利爭者。聖人勸不聽。乃求王制之。

其湖忽變爲田。聖人之鄉徑以大河。聖人慮其爲  
災也。以木挺插水濱。頃卽生活。長爲茂樹。水順流  
河中。卒免氾濫之患。凡遇邪魔居人身。與塑像。妄  
言未來。解人心藏密事。輒逐之去者。又比比也。聖  
百爾納者。日以畫十字聖號。去諸疾。以故聖一出  
門。衆迎敬之。如天神然。史記聖人一日在途。救瞽  
者十一人。痿手者十人。痿足者十八人。蓋凡聖人  
爲主寵任。昇以超性之力。顯行奇跡。類如此。

或問徵主奚用聖跡。曰。人之智者。凡于天地萬物。因

其然探其所以然自足認主奚假聖跡至若凡惑  
則知識卑下口習不察必以常見常聞爲平等而  
以自所未見耳所未聞爲難能不可幾及也王故  
因其性而啟迪之又大王之心日欲引人向未止  
之極故于聖人爲衆表者獨令行超性之效以著  
其道爲真道德爲實德因而令聞日廣漸相師法  
以向至極又或因認主之心忽外馳主乃行聖  
跡俾緣外身可見之恩以轉念內身不可見之恩  
庶幾覺悟一意欽崇矣

或問中學亦尊天與主教何異曰中學所尊之天非蒼蒼者亦屬無形第其所謂無形卒不越于天蓋天之蒼蒼其形而天之運用不測卽其神也運用不測之神雖無形不離于形與天一體是無心無主張者非吾所稱尊主也吾所稱尊主雖曰不可見不可聞而非卽以不可見且聞爲貴蓋與天地萬物其體絕異至純至靈不由太極不屬陰陽而太極陰陽並受其造且一切受造無不聽其宰制者神功浩大不能測遂曰無心豈真無心無主

張者哉。

或曰。凡人之行。各隨己力。似已實自主。曷更有主。主之。曰。物行有常。其性定也。獨人無定性。任其意之所之。然大主主物。固順其有定之性。而其主乎人也。亦卽順其無定之性。人雖具大才力。有謀必遂。而不得大主之命。未有底厥績者。且主特顯威權。奪人私謀。明示公制。間亦有之。第非常法耳。是如密臚布于美景之上。偶遇隙縫。美僅微露。而秘藏者多。必欲一一測而知之。難矣。

或又曰物行本屬自然以故千歲不易蓋所行由已  
又曷需王爲曰是大不然物性不變所行有常此  
卽造物主張既始定其然而又保存其性使之常  
然全能竈用焉可証也如以有常不易而謂物行  
自然不由王制則必將造化止息形天不動春秋  
錯雨雪絕萬物毀敗而後徵有王制乎蓋物性之  
定物行之常王命之矣王之所命物不能違奚論  
一息與千古乎且以千歲爲久者自人視之則然  
若自無始無終者視之猶呼吸耳曷云久乎

曰。卽有大王。巍然獨尊。充然自足。可也。局局與與。事  
曰。使主有所限。奚克分營細務。急他而忘已。乃主  
實無限。其體其心。其能皆屬無限。且體之無不在。  
因乎自然。卽無不知。無不能。亦因乎自然。何物不  
由之。而又何物能勞之。物雖微賤。而分辨乎物之  
知。保存乎物之能。主張乎物之理。固皆至尊無比。  
而又分毫不損已之貴。予物。分毫不取物之賤。附  
已。何嘗不尊。若論其自足。其理物也。非外求以自  
益。全乎其爲利物也。蓋主美本全。容物分享之。猶

三節君臣  
三  
之泉既充盈。則分潤流派。無所不可。然皆屬益物。非已不足而求益于物也。

或問。尊主治世。豈必躬臨。卽如人君治平天下。身未嘗一日離九重矣。曰。主體無所不在。非世主比。且人當受造之初。併賦義理。皆主躬施。主既躬施於始。亦必躬保於終。如匠者造器。肇始厥功。不底于成。器不釋手。然則人曷嘗頃刻離主乎。由斯以談。凡有背理傷義。不守教誡。皆在大主目前。無纖毫掩者。其不卽見罰。以需悛改。非竟置不問也。可無



畏哉。

終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鑄  
訂閱姓名于後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 共訂

羅雅谷



剛  
安

*Confucius fountain*

*324*  
*(16)*



BORG. CINESE-324-(18)

開釋氏諸妄目錄

一破獄

一施食

一無主孤菓血湖

一燒紙

一持咒

一輪廻

一念佛

一禪宗

日  
録

兩儀氏詰妄

釋氏不知人竟歸於何所創爲破獄施食燒煉等儀  
以誘愚蠢誕妄鄙淺齊東野人本無足辨然習俗  
矣賢者不免姑爲拈出一二義孤柱狂  
知返乎

一曰破獄之妄夫地獄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  
目不入可以不破有則爲大主所設堅於鐵

困苦冥竈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言獄破竈者  
是理乎且破獄時止放一竈乎抑槩放衆竈乎如止  
放一竈是衆竈造罪一竈獨以情而幸免非平等觀  
何以服衆竈耶天維偏私先自主獄者始矣此不可  
之大者若佛法廣大慈悲衆竈皆放則一人破獄衆  
竈得以幸免獄止待一人破足矣地獄可以不設矣  
且使念動真言地獄卽破則人之權反重於大主  
雖極惡人有錢者皆能修齋破獄雖極善人無錢亦  
難以設供召僧然如所云是地獄亦不待設生無難



得死也。冥鬼曰：關於泉壤，坤維不寧矣。此破獄之最妄者矣。

一曰施食之妄。佛氏以爲念咒設供，則遠近冥魂齊來赴會。夫既有地獄以禁冥魂矣，而主之者又云爲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矣。當聽咒時，獄主開門不分輕重，不問姓名，令其一齊爭出乎？抑挨次點名，令其魚貫有序乎？若魚貫有序，則施食已完，名點不盡。若一齊爭出，則冥主無從稽考。就使一齊得出，還令一鬼押一魂乎？抑任其飄蕩使之自去自來乎？若任

其飄蕩自去。又復自來。鬼無此痴蠢之理。若一鬼必押一鬼。則安得許。夕空閑獄卒耶。且東家之齋事未完。西家之齋事又起。倘赴東不赴西。鬼爲揀擇取舍。倘東應西不應。咒又爲有靈有不靈。如此施食之地。皆赴。則鬼終年在世。饗用優游。爲極樂場。而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相對守空獄而已矣。地獄之設。不滋多事乎。大主設之。而佛比廢之。是庶人有靈。而天子無權也。此施食之三矣也。

一曰無主孤魂血湖之疾。釋氏又云我所召請者非冥司魂乃無主魂有百千不等之處有百千不等之鬼皆屬在外孤魂野鬼不受獄收豈地獄中別有他鬼爲有主之鬼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鬼爲無主乎豈外鬼可施以食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况人鬼降尸僮業已歿矣游魂爲變或升天堂或入地獄卽孝子慈孫四時享祭不過盡生者心異其洋洋如在耳是有主之鬼尚不敢必其來格况無主閑散孤魂飄忽流浪身形既無復有何嗜欲而生饜飫乎且人歿

雖子孫滿前其鬼自孤福也禍也總由不得自己之  
 求不得他人是謂無主孤鬼豈可以容死者為無主  
 以家死者為有主乎季札所謂鬼氣無不之者何謂  
 乎又以有後者為有主無後者為無主寇萊公王孝  
 先邵伯道輩皆無子皆無主孤鬼乎鬼與人生死異  
 路原無不孤之鬼雖常平四十萬一日偕死之鬼亦  
 自家心性自家知耳總是孤鬼然總聽上帝賞罰  
 蓋天命謂性無分人鬼皆上帝為主豈得以孤鬼  
 謂之無主哉故謂有主孤鬼可也謂無主孤鬼不可

上主。原非人主。卽入地獄者。亦路際弗爾。爲主。而不由人所主也。若人可爲主。則人子燃一香。設一供。皆可呼之。卽來。上不由。下不由。冥司。又不借重僧道念咒矣。且念咒時云。萬里孤魂。一時俱至。吾恐一日之間。有東家齋事。復有西家齋事。徧天下。施食處。所無笑。則此孤魂。終年在世。享用逍遙。爲極樂場。而地獄中。竟嗷嗷受餒。反爲無主者矣。不若在外之孤魂野鬼矣。何德於在外孤魂。而絕思於在內諸竟乎。此必無之事。愚僧妄僭。主權。不知當

入何等地獄。至若血糊地獄更屬悖誕。設產婦血污有罪。則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以生產爲陷阱。害天下萬世婦人矣。有是理乎。况婦人之血。在上爲乳汁。在下爲月經。言其月月依期而至。愆期曰病。豈婦人所喜有者。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天施地生之道也。若無精血交媾不能成胎。又豈婦人所喜無者。子之母腹九月。必資血而長。臨產必俟血行而生。無血之兒不下。是知此血爲生人之至寶。無血則成乾血。矣。爲告云。罪耶。據佛所云。衆生艱嗣。念我求我。

卽生男女。旣生男女矣。是佛之靈生之也。佛之靈旣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於父母。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反自求加其罪乎。多一男女。深一血湖。是以男女爲餌。而以血湖爲阱也。佛經旣免血湖。則不必自造血湖。佛力不能造血湖。又不能免血湖。是狐埋之而狐搆之。是不亦自相攻擊之大誕乎。良可笑矣。此等皆不必辯。亦不必多辯。明者自解之。

一曰燒紙之妄。自古祀典。惟用牲醴。所謂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卽祀天地。

山川諸神。不過牲牢圭璧幣帛止耳。未有焚化冥錢。如今人用金銀鏤錠。鑿楮爲錢。又彩畫圖像。火焚爲敬者也。嗚呼。塵世貪財。爲衣食計耳。天上神明無求不得。至公無私。何用衣食。何用假錢紙灰。以買衣食乎。豈人見爲紙灰。而鬼神反見爲真錢乎。若果見爲真錢。是鬼神由人兒戲。不必燒紙矣。若不見爲真錢。止見紙灰。則鬼神怒人兒戲。又不敢燒紙矣。况彩畫圖像。指爲此係某神。彼係某神。付於炬火烈焰中。立成飛灰。不知神有何罪。必欲焚其尸。揚其灰乎。如謂



神不在此則不必焚。如謂神果在此則不敢焚。八子  
益極守道極頑冥。未有焚祖宗遺像爲孝。昔河內繪  
神像而焚之爲敬乎。神如有靈。吾知其必加重罰矣。  
至於楮錢金銀鏤當其未焚。不過紙耳。豈旣焚乃有  
大能變爲真錢真金銀乎。卽真金銀天神亦無所用。  
况假灰乎。且錢法歷代之制不同。各國之式又異。何  
獨以楮錢而歷代各國守之如一乎。則亦不究其源  
三。自古作俑設衣裳。制明器始有焚帛之禮。意生者  
專用此。歿或不廢此耳。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

王璵爲祠祭使。因物力不給。始改帛用紙爲錢。以祭  
夫以楮爲帛。矯誣甚矣。况又以爲錢乎。如楮果可爲  
錢。玄宗以前。鬼神俱無錢用矣。如楮不可爲錢。又何  
取塵世之造爲欺罔。污穢神明耶。吾誰欺欺天乎。然  
楮自蔡倫。則秦以前。且無楮矣。太公造九府泉法。  
則周以前。並無錢矣。無楮則無紙錢。並無金銀鏤。鬼  
神何幸富於王璵。旣生以後。何不幸貧於王璵。未生  
以前。何幸以正直無私。潔於王璵。未生以前。何不  
幸以私穢私污於王璵。旣生以後。耶。今乃各山進香。

以焚化錢紙多寡爲厚薄。而釋氏又演出預修寄庫等誣說。以誘人死後地獄用度之費。夫預修者生前先備以待死後去用也。寄庫者將楮帛作爲金銀鏤錢。服飾寘資等物。焚之以寄於地獄之庫也。云地獄者。比之監牢也。監牢。犯罪者萬不得已而入之。欲求出而不可得。世間焉有人不犯罪。而先將銀錢買監牢去坐乎。若此。則雖至愚至痴之人。決所不爲。而况設預修寄庫而買地獄永久之殃乎。且也人獨不思。或崇天主爲善向上。死後歸於天堂。反溺於惡而

謂爲焚修其心下地獄也。又言祖宗父母藉此追薦。以爲超生出獄。殊不知祖父等去世多年。善惡賞罰。天主已定之矣。而若子及孫焚修於世世代代。忍擬祖父永處於地獄。孝乎不孝乎。又謂少冥司錢若干。以在世焚化錢紙。多寡爲貧富。總屬欺主。無敬忌者。爲事神實係侮神。名爲事神。實係變神。吾不知此輩當得何報矣。今而後燒神像於空中。不如存主像於心內。焚楮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焚香

焚香亦致秋焚。便是日衣燒真命銀耳。

云。曰持咒之妄。釋以咒爲佛氏真言。持誦千萬遍。隨  
求卽得。是以有諸佛菩薩等咒。而今之準提咒。徧天  
下矣。此佛方曰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  
得男女。彼佛又曰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  
女得男女。果諸佛菩薩自與之乎。抑代祈。上主轉  
與之乎。若說自與。則諸佛菩薩亦父精母血所生。與  
人類等。原無禍福之權。若代祈。上主轉與。則人或  
可自祈。何勞諸佛菩薩僕僕作通事。作稟事。吏耶。且  
呼此名。則此去稟其事。呼彼名。則彼又去稟其事。何

異獻媚小人。望尊長顏色。聽尊長聲音。一呼百諾者。耶。設使持咒。可以與男女富貴。未知各佛菩薩與各樣之男女富貴乎。抑與一樣之男女富貴乎。如有各樣。則官上加官。子外添子。一持咒而人不可勝用矣。以多寡爲強弱。持誦應有炎涼。如係一樣。則男女富貴無有差異。誦一佛咒。而彼佛不能加於此佛之外。又不必政出多門矣。卽諸佛菩薩。方聽此人呼喚。又聽彼人呼喚。方代此人祈求。又代彼人祈求。惟恐以人不驗。則自家沒趣。及持誦既久。茫無效驗。始諉曰。

爾心未誠。誦未久。追誠矣久矣。終不驗。又曰前世多  
愆。宜持至來世以期後效。夫佛咒果靈。則一語亦效。  
如朝廷頒旨。只在一字一句。無不奉行。若其不效。如  
乞兒蓮花落。終日叫街。何益乎。是以舉世持誦而貧  
苦。孤子如故也。未有在世爲人無一椎柄。歿而爲鬼  
乃爲千里眼。順風耳。闍聚傳送。探人意向。爲人奔走  
無頃刻暇。且隨禱卽應者。歿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  
定限。而佛咒必敢於逆天。以破此限。何異天王已封  
建厥國。一夥膏粱。備相噓曰。不必天王。但念我小張

小李使爾公爾侯。不大可笑乎。且咒盡胡言黑語。不可番譯。捏爲肉髻湧出。此卽孫行者之毫毛變化也。醜矣。或曰某富貴人亦曾持咒。曰不知是人或有微善。不功天而功佛。是逆子承父之產。而拜隣丐爲生身也。其罪莫贖矣。作善降祥。積善餘慶。此天主咒當持。請思之。

一曰輪迴之妄。釋氏所云輪迴以爲舊靈鬼乎。以爲新靈鬼乎。若係舊靈鬼。則是靈鬼有數也。今日之人。遂用當日之鬼也。上主何巧於造初生之鬼。而拙



於造後生之竟耶。竟既有輪迴矣。無論大者。卽食一魚。而永世之業報不盡。如蝦蟹蚊蛤種種多命咸來索取償報。不百年而人類盡矣。肯化爲四生六道矣。何三代以後之人。日新月盛。不可窮詰。億萬多於上古之人耶。若係新靈竟。則天命之性。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資上古之竟矣。父精母血。人類猶可以傳新肉身。而上主爲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豈不能造新靈竟耶。旣可以造新靈竟。則此身必不借資彼竟矣。人歿而竟受應得之賞罰。則一竟之事已畢。而

新生之人。自有新魂。猶肉身新生。不得指是既朽之  
肉身。有形之肉身。且不相貸。而况無形之靈魂。反相  
貸乎。如謂肉身雖多。靈魂不再。則魂既化爲異類矣。  
又將何魂以爲人乎。若魂止於變遷流浪。輪迴爲人。  
又不得有魂輪迴以爲四生六道矣。卽人之輪迴復  
轉生爲人。將父或爲子。母或爲妻。皆天心所不忍。倘  
謂轉爲異類。則人子將食親肉。而寢親皮。乃桀紂所  
不爲而至慈。上主令人爲之乎。蓋人之魂與四生  
六道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之性不猶牛性。牛

之性不猶人性者也。或曰：人無輪廻，何以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曰：世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此如人身有首有足，如只有首而無手足，任其勞，大小使出其穢，不成人矣。世界止有一天，而無地，何以載？天止有一日，而無星月雲露，何以覆？人世止有一君，而無百工伎藝，何以使？孟子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天下之通義也，不關前世輪廻也，作善認主，雖貧賤亦得升天，作惡悖主，雖富貴亦應墮獄。長江後浪催前浪，豈浪亦有輪廻乎哉？朱子謂輪廻之

說止可以愚傭夫爨婢不意今士君子反信之妄指  
因果謂某人曾說前世事以訛傳訛茫無實據設億  
萬中偶然有一亦誕魔暫時附會久則如夢不足爲  
信故輪迴之說人所必無者也人且無輪迴則四生  
六道更無輪迴矣牲可得而殺人可得而養恐懼修  
省及時寡過以爲歸根復命之地西儒另有專書備  
論不暇詳說也

一曰念佛之妄釋氏勸人修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  
徑往西方卽得蓮花化生爲橫出三界夫阿彌陀佛

以爲人耶神耶理耶。如爲人。則父精母血等耳。卽與伏羲神農堯舜相類。亦無變化生歿之權。如爲神。則風雲雷雨之司。與社稷山川之吏皆奉

上主各勤厥職。察人間修省善惡功罪大小。一稟

主命以行賞罰。未有敢自叛一境土。自裁一蓮花。以爲諸覓投胎化鬼之所。無論不敢。抑無此能。如爲理。則彼言阿彌陀佛。此譯無量壽覺。文言無量壽覺。卽俗言常遠明白之謂也。南無譯言皈依。卽俗言投順也。夫長順常遠明白。未指常遠明白者何事。既然心

明則不必口念。既然口念，則心終不明。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念者不明。明者不念也。若說念佛爲念想之念，非口念也。念旣在佛矣，虛無渺茫，妄思幻理，有何實據。誰引冥魂赴於蓮花池上耶。若以爲因想成像，如俗傳趙子昂好畫馬，現馬形之類，則人之貴於異類者，以其有靈魂也。異類之賤於人生者，以其無靈魂也。若人生於蓮花，是以無知。生有知，以極賤生極貴矣。試觀中國，苑樹不能李花，池藕不能結蓮果，而蓮花乃能生人乎。如謂蓮花爲出水不染，借

喻清淨之義。則化生爲誕妄不實。如謂蓮花實能化生。其於莊子程生馬馬生人。惟誕不經極矣。且是蓮花。以金鐵作莖鬚乎。不然則攀托人身不起。抑人身以蝶粉爲軀殼乎。不然則棲任蓮花不安。又不知自蓮花生出後。如嬰辭母胎。亦躍出池外。另尋安樂窩乎。或永世如桎梏枷鎖。生根在蓮花上而不能去乎。則亦何取生於蓮花乎。伊尹之生於空桑也。儒者不信。指空桑爲地名。何獨信蓮花生人乎。且釋氏以蓮爲貴耶。人爲貴耶。若以蓮爲貴。則以蓮花生蓮花。足

矣。若以人爲貴。何不生於淨胎之人。而必生於無情之花耶。釋氏著妙法蓮花經。彼地止見一蓮花耳。此無異遼東豕。而指爲人類轉生之地乎。夫人身歿後。止有天堂地獄兩途。大地圍球外。原無西方極樂世界。天命謂性。則天是本鄉。當念念不忘。自可在帝左右。如不升天。則入土。非佛命之謂性也。佛生乃人也。歿乃鬼也。毋勞妄念也。

一曰禪宗之妄。釋氏以明心見性。卽成佛道。而明心見性。不出禪宗兩門。禪屬詳解。宗由立悟。掉唇搥舌。



惑世誣民。彼於心性。無論不見不明。卽見矣。明矣。知而不行。有何干涉。况離根本乎。先儒謂佛氏知性不知。有天命之性。故言性不言天。又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又言清淨法身。忽生山河大地。是非知性者之言也。如果知性。敢爲怪誕罪妄三說乎。彼旣見性矣。高僧見性者。代不乏人。曾能隨意生一蟻乎。起一丘乎。極小不能而又動稱山河大地乎。且不知大地無須彌山。而妄稱三十三天三千大千世界乎。談禪者窮年累世講經說偈。總如捉風捕影。性不能窺。不得

已逃而爲宗。不用文字。啣棒交作。立地成佛。如庭前  
栢樹子。狗子有佛性等。是賤性也。以人而同於動植。  
又賤佛也。至青州布衫十六斤。天王賤後乾屎橛。又  
死性也。以人而淪於臭腐。又死佛也。或曰非也。借此  
明心見性耳。余更曰非也。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不求之於歸根復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真宰。而  
瑣瑣計竹頭木屑。認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者。我可以安身立命乎。不幾莊子所謂  
道在瓦礫。道在屎溺之餘唾乎。且有見性之後。

毀律破戒。如羅什吞針。誌公啗鴿。鬼怪狂誕。尤屬可笑。甚有鎖骨菩薩。其爲妓女。觀世音三十二應。乃現異類身而爲說法。此於存心養性。延壽不貳之旨。有當萬一乎。夫禪不得而逃之。宗宗不得而求之。戒瑣屑鄙細。俱非戒慎。恐懼大體。卽如齋之一端。原爲克已減嗜。或節食。或蔬食。皆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大旨。卽蔬食菜羹瓜祭。亦爲報本追遠。非鬼神果食氣也。氣且不食。而况粗泔乎。奉戒禪和。過午不食。謂過午係鬼食。讓於鬼也。夫鬼果食。原不勞人讓。人卽食。非

奪自鬼糧。禪和子卽不食而飯蔬自在也。不過省一  
食米耳。未聞施貸貧乏也。而何爲讓於鬼食乎。且鬼  
無眼耳鼻舌腹臟腸胃。何從得食乎。於鬼性且不知。  
而又何以見白己之性乎。而况於天命之性乎。佛氏  
之傳迦葉也。曰法法本無法。無法法亦法。付汝無法  
時。法法何曾法。此不過談空耳。豈知萬有根宗爲造  
物主耶。又金剛經須菩提反覆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譯言無上正等正覺。亦浮淺無味。衍出許多詭  
譎神奇。世共尊爲至寶。總由不思耳。心經之觀自在

不知 大主首楞嚴之諸觀乃求於地水火風  
等又不認 大主理不關於實踐行不定於一尊東  
馳西鶩恬不知妄更不知羞難逃  
帝鑒矣

502 171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泰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註

景教

性家曰物名指解物性名義既明物性瞭然因性家欲明解某物之意立符物意之名首務也景淨土將述聖教首立可名曰聖教景教也識

景之義聖教之妙明矣  
景者光明廣大之義  
古時人多述謬背忘真主妄事土神或認天象日月星辰等無靈之物從而祭之不知天象日月星辰等類統惟天主所造用之以昭臨下土者耳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一

本無生、無覺、無靈、不祭其造之者、而祭其受造者、正道不明、厥黯至矣、經曰、若太陽西沉、地昏入寐、夜行者、槩多陷仆、旭日既旦、地昭人寤、出作盡利、昔先知聖人、仰求天主降臨、乃曰主來鑒茲、下民可憫、久若幽囚、死于冥而弗覺、主教光明、祈主躬臨、解縛昭昏、俾履正道、以肇善行、又主謂宗徒曰、廣遊普地、敷吾教、從者登逆者墜、宗徒奉命流行、聖教始周遐遠、經美宗徒曰、厥聲啟口、周地舉充、教通八極、罔少滯壅、主又喻曰、吾教猶網布海、漁諸鱗、迨充物、厥容廣哉、靡鱗弗存、經云、主國遠總東西之海、廣涵南北之極、靡弗徧焉、既光明、且廣大、名之景故、



# 流行中國

據碑考年，當時聖教在唐，約二百載，累朝欽崇，聖堂星布，

繇宰官洎都人士，莫不順旨從風，爰立碑記，用垂永休。迨大明萬厯崇禎間，于閩之泉州，掘土得石，上勒十字，聖架之形，又于近地得石亦然。今並暨溫陵堂內，自唐距明，旣閱今古，繇閩去陝，又極西東，乃碑刻多証，流行惟舊，于茲益信。

## 碑頌

碑文體具二端，先序後頌。序者，序聖教之宗，自初入華邦，以迄周彌

方域，修士冊名，列宗顯號，都邑著方，頌者，頌聖教之奧紀，累朝弘獎，用茲傳徽，不朽，太平有本，協和有原，盛美有自。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二

大秦寺僧景淨述。

建碑之士以厥名厥國厥職首著其信大

秦者中西一邦也乃天主降生救世之地距中土三萬餘里景淨來茲緣以厥邦名名其寺其職傳景教或疑寺僧為釋不知寺本官制得名如大理太僕光祿鴻臚之類當蒙朝廷崇獎因以名焉

景士名僧者當時之士削頂存鬚碑中顯舉既離塵俗修道通稱亦謂曰僧就當時所名而名之耳猶今以所居之宇而謂之堂我輩之名而稱之曰士曰儒皆學士家所推重而別凡俗云爾若用西文衆誰能解試詳碑

義所云、无元真主、三一妙身、開闢人  
物之始生、邪魔人慝之原委、三一分  
身之慈室女、誕聖之異景、宿告祥波  
斯來貢、無言新教、開生滅死、七時禮  
讚、七日一薦、削頂存鬚、白衣示淨、法  
浴水風、印持十字、同人出代、亭午昇  
真等、種種實迹、釋教悉無、繇斯以觀  
衆疑昭釋、緣舉原文、明證如左、

--	--	--	--	--	--	--	--	--	--

粵若。造端發語之辭也。

常然真寂。景淨起詮天主之妙曰真者蓋

本情也常然者

恆永而無變也

聖經每稱天主曰其真實厥言恆固又云

宜篤信又云永永真實厥言恆固又云

真主言為真實約既發厥口永永弗爽

伯鐸羅宗徒語其徒曰汝未入聖教前

彼奉神悉偽妄既入後易心從真實主

奧斯定聖人曰真與妄如光與暗直與

曲弗信天主聖言之真者如求光于暗

求直于曲其將能乎天主之知全知因

無欺于已其善全善因無欺于人其善全善因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四

其真實之繇人既信天主惟  
 真斯信厥教並真從事尤易  
 恆行恆寂又惟天主厥御萬有若眇微  
 蟲靡有能勞厥寂雅各伯宗徒曰天主  
 無變動併無微影變動經紀天主曰惟  
 吾真實惟吾無變聖人謂天主猶石柱  
 砥江流厥流弗息或越柱或方逮柱或  
 猶未底柱惟柱恆寂弗動世物于天主  
 然亦  
 或疑天主因厥人有罪怒欲加罰厥人  
 既悔天主息怒旋宥曷云蔑變曰非然  
 天主自無始之始早見厥人罪卽自無  
 始之始並早見厥人悔怒罰矜宥無始  
 悉定未之少易第厥人攸爲有先後而  
 天主應隨之現耳可悟人爲之變主自

無變

# 先而無元

無元者，天主無始之始也。是  
 妙惟天主自有，厥妙靡窮，略  
 徵于物，如天神性，洎人性，亦肖天主之  
 靈，第厥無始之始，縱天神蔑有，矧人于  
 物乎？經曰：天主萬物始，是也。奧斯定聖  
 人詮曰：物有三倫，下倫有始，如草  
 木、禽獸、魚蟲之屬，以逮人之形軀，斯厥  
 存時，謂曰流時，不免先後，修短，久暫之  
 殊，中倫有始，靡終，如天神以逮人之靈  
 性，厥存謂曰永存，弗敝，縱無先後，修短  
 久暫之殊，第厥始既受賦于天主，是厥  
 存滅，蔑弗繇主，上倫蔑始，蔑終，厥存弗  
 第靡先後，修短，久暫之殊，更蔑他物獲  
 敝，厥存，斯惟屬天主自存，是厥存也。全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體渾焉，純一靡竟，永恆蔑限，絕無往來。現在之別，泊出入加減之分，永自成一。宵然靈虛，詮天主之知，宵深也，虛純無錯。雜也，言天主之靈，靡所弗知，自徹厥體，蔑始蔑終，蔑量并徹，厥化萬物之諸蘊，斯天主之至靈，人非下質，疇容疑貳。昔有矇者曰：主座高遠，詎獲覩知人事，經責之云：斯狂人言哉。天主生人，俾克觀聞，已顧弗克觀聞，生人，俾厥克知，已顧弗克知，藉厥蔑知，烏克經造萬有，而護存，而賞罰各盡，而救持災患，聆人禱祈，悉遂之。今人奉神，弗辨真偽，卽推以至靈，恪稟莫遑，獨萬物真主而疑之乎。藉厥蔑知，罔殊盲瞽，胡爲天主，奧斯定聖人曰：凡悖理之念，莫甚于認有真主，藐若冥頑，則旣爲天主，靡所弗知。



信矣。

聖人譬吾人智，如人坐平地，止觀目前。天主智，如登崇臺，弗界邇遐。一覽悉具，物之流勢，有已往未來，現在之判。天主至知，恆一現今，永蔑判別。聖人又解天主之精知，曰：吾人之知，有時倦怠，差謬莫能一覽洞物之情，必先知其一，漸測其二，繇物之固然，因推其所以然，弗免勞思焦心。主之精知，無時停息，無不昭視。凡人念慮、語言、行事，皆在其目，了無暗冥怠忘差謬，因能準人善惡之賞懲。其昭視也，安安而無微勞，無少倦，一昭而物之當然，及所以然，了然洞徹，弗慮

微謬。

後後而妙有。

右晰蔑始者、惟一天主為萬有先先、斯晰蔑終者、惟一天

主自為萬有、後後矣、厥性自有、靡他倚賴、永永恆有、絕異萬有之有、謂為妙有、性家攸論、弗係于物、以始、即弗係于物、以存、靡物獲竟、厥終、斯理至昭、罔勞苦索、

總之樞而造化。

斯示吾人宜信、天主以厥全能、于全無化有萬有、萬

有胥應命立顯、經日、天主發命、萬有咸出、順命而顯、弗延須臾、既晰天主為萬物主、斯晰萬物莫之違矣、或疑、全無曷能生有、祭利聖人曰、物未有前、無物、則全無者、厥本名也、斯地無

草木昆蟲諸物，惟全無獲稱，克造物者，非人非神。第天主全能，俾萬有出于全無，斯謂總立樞，而造化萬有。

**妙衆聖以元尊。**

妙，美飾也。元尊，天主貴體也。既信天主全能，厥始生

物于全無，各俾木性諸恩，斯可信厥性至尊，莫尚備美諸聖。凡諸聖人超性明德，茂弗繇之，葆祿聖徒抑傲者曰：爾形神攸受恩，咸天主授爾，爾宜俯謝，弗得自驕。妄云繇己，宜法古聖識己貧乏曰：吾善悉，天主寵吾行善，惟主導。吾言善，惟主啟。吾念善，惟主興。主聖祐先子，偕子隨子，子乃善。

**其維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

斯詮天主

三位一體難名之妙三者三位也一者一體也妙身者天主全體也聖經恆用人身之名以解其全體試解罪人之靈及身盡敗以罪日罪人盡敗其身是也阿羅訶者如德亞國天主降生救世之地主本號也斯示人識天主何體謂厥位三厥體一實乃真主本號阿羅訶天主三位一體厥義淵深茂容名狀天主降世躬昭斯示宗徒獲厥親承累葉聖人翼翼詮厥奧本論具聖經直解茲弗贅

### 判十字以定四方

判分也十字者四極交羅之義也天主化造坤

輿肖十字四端形緣斯獲晰異教立說大謬彼謂多主造地某主山某主海故

茲以十字詮天主化造之公大地四極統惟一主是生是存詎獲有他

### 鼓元風而生二氣

鼓動也元風者萬物未分之前其元料中史所

謂渾淪是也經記天主厥始將造萬物最先造天次造水地二行用之而鑄形有之萬有二氣者中儒所謂陰陽是也氣居空際分上中下上分逼日故熱下分返炤亦熱中分遠于上下故冷因其雖本特一原蔑能二但因含熱冷二情有二氣有陰陽之稱

### 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

### 萬物

時始蔑光天地蒙昧天主生光易晦成昭乾坤乃曜古昔天主默啟口聖

每瑟命紀。柘闢。貽示來茲。厥典備載。天地物始。洎歷代人族統系。茲譯本。寰有詮。寰宇始末。萬物真原等書。悉準聖典。業詳厥概。茲弗贅。

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

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

前詮天主肇造無靈

之物。茲詮天主始生有靈之人。厥貴越物。初人爲人類始祖。厥名亞黨。譯言受生于土。受生于赤。蓋天主用赤土以成。因名之如是。天主賦之靈性。上下二分。之平。是曰良和。界之獲御。庶有寰海。宇內。統惟厥鎮。是曰令鎮。化海。厥性本謙。而弗溢。渾焉純白。是名曰素。其容宏洪。是名曰蕩。無邪可閑。是名曰本。無希嗜。

聖經約舉厥性之精、曰、首人受造成時、正直性生、夫正直者、原義也、天主用聖寵、前滿厥靈、主寵特至、俾護原義、譬之國君將出、有衆先導、有臣扈從、有相陪奉、聖寵者、原義之先導也、有原義而美利咸集、繇是舉世猛毒諸物、悉供厥命、無敢或侵、且厥天時恆霽、恆平、罔見祁寒、暑雨、地茂荆棘、人弗汗勞、莫煩胼胝、百穀時成、食飲充贍、人生厥際、莫病莫虞、生世多期、恬然假寐、活克登天、多幸奚甚、迨扈從之貴、諸德是萃、厥受明悟、恆具巨光、備本性超性大智、不學、能、不慮、知、神、敏、洞、燭、上、天、文、下、地、理、中、庶、彙、靡、弗、精、極、且、陪、奉、之、貴、厥、愛、欲、罔、礙、循、善、避、惡、悉、如、厥、意、攸、受、諸、恩、悉、以、羽、翼、原、義、如、相、臣、陪、大、君、然、耳、

或問、原義何、曰、渾焉、內外之平、是也、人  
有上分、悉和、天主教、令行禁止、欣欣樂  
受、罔微礙焉、天主緣報、厥順命之善、錫  
厥下分、亦悉和、厥上分、纖微罔逆、斯原  
義之

謂

經攸曰、主造首人、賦厥巨智、錫厥心明、  
天地物性、精微咸徹、蓋天主之光盛、貯  
厥靈是也

泊乎、娑殫、妄施、鈿飾、真精、閒平、大於、此是

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泊、及也、娑、殫者、

讐也、鈿飾、粧點之意、閒字、古書與、問字  
同用、謂間隔也、茲詮元祖亞黨厥性粹



精緣聽魔妄掩飾本美與平大之  
真性間隔與冥同之真愛仇隙也  
或疑天主厥初生人既予性美欣欣樂  
生何今吾皆不然曰邪魔妄施厥計誑  
元祖獲罪于天主吾人咸屬厥枝厥根  
既做枝並弗榮人方主命庶物緣遂方  
人世難並集成人  
自招弗足云異  
經曰天主既造無靈庶物繼造男女兩  
人締以夫婦禮命廣厥類用滿八埏先  
置極樂之境俾享厥福備諸草木百卉  
觀美果實旨甘一以試厥順一以示厥  
福之繇匪出于人咸繇天主緣禁一樹  
之實戒云勿食食則死並喪攸受諸恩  
斯吾嚴命無何魔嫉人福誑乃妻云視  
某樹實甘美盍取食渠云主誠予食必

死、無敢輒動、矧食之、魔云、汝誠愚甚、弗識斯實之能、食之能洞萬有等、天主、主言弗誠、弗願汝夫婦輩與齊、斯戒食、故渠緣魔誘、遂捕食、用一授厥夫、夫暱妻柔、弗克忍、而亦食、緣並方命、受厥約刑、吾人厥苗裔、並受遺累、斯邪魔施妄、世苦之

繇

或疑一果實至微、食過甚細、主刑太嚴、未見厥慈、曰、非也、厥罪至重、約舉四焉、一、斯戒易守、故犯甚重、奧斯定聖人曰、元祖迷甚、樂境諸果、儘甘任食、主禁只一、厥戒胡輕、守斯匪難、試詰犯繇、克辭、乏食、克云難從、弗欽、故犯誠、乃實辭、厥辭醜、厥誓至矣、二、大負主恩、纔受多寵、引慈擊目、方宜心感、守令、願倏受倏方

宜晰厥重，三、天主旣戒云、食之必死、邪  
魔縱云、食之無害、乃弗以主命爲誠、而  
信魔妄、甚辱主命、詎謂輕科、可貸嚴刑、  
四、厥罪匪一、卽方一端、兼有多辟、一日、  
厥心疑主、二日、徇婦慢主、三日、妄驗果  
實之能、欲試主與魔言孰確、四日、貪食  
踰節、五日、害已又害厥後、六日、希與主  
並、斯端極傲、允屬罪魁、惡首惟傲、緣一  
果冀齊天主、奚傲如之、奧斯定聖人曰、  
元祖多智、厥智猶暗、又、厥攸知、增減存  
滅、惟主是繇、乃自憎厥知、自厭厥下、冀  
俾無所弗知、至尊罔匹、致慢主命、厥心  
傲、厥迷哀、希擬主福、喪現福焉、迨若魔  
計、抑又陋哉、罔已以傲、罔人以傲、並莫  
逃厥  
傲刑、

或問、傲惡奚居首、曰、緣貪而食、緣魔誘而貪、緣喪主寵、被誘、緣慢主致喪、喪主寵、緣自尊、輕主、傲惡存乎自尊、一入元祖心、大主疾惡、棄絕、斯晰傲誠惡首、故經曰、傲矜居萬罪首、昔上古多彼亞聖人、訓厥子云、戒之、戒之、毋容傲氣入、乃心、毋得自尊、入乃心、喪乃心、而諸喪之首、斯罪之狀、莫克勝數、天主嚴刑奚異、矧主用罰之際、旋施厥慈、經曰、元祖方命、天主旋示良方、俾獲起時、主語魔曰、毒龍毋自妄誇、毋昂傲首、我于來時、將生一女、踏汝首、厥女之子、大克汝、汝羣乃大敗、良聖人詮曰、毒龍乃邪魔、女乃聖母瑪利亞、其子既降世、以攻以勝、以破魔惡計、爲職、聖經紀厥勝云、逆賊勤守厥寨、安享厥財、忽巨勇突入、攻而勝、

之、必奪厥兵、抄厥輜重、以散本兵、解曰、  
逆賊、指邪魔、厥寨、指普地、厥兵、指惡謀、  
巨勇、指吾主、吾主降世、敵邪魔、殺厥力、  
破厥謀、削厥權、制厥勢、于是俾人棄魔、  
而向主、

奧斯定聖人嘆曰、幸哉人罪、緣主降世、  
成人贖人、大施靡竟之慈、昔魔妄施、俾  
人離地堂樂境、茲主降世、俾人登天上  
福堂、爾徒異主、罰弗念主慈者、謬也、  
奧斯定及多瑪兩聖人、評元祖夫婦罪、  
誰首誰從、云、罪首屬妻、繇彼嫉主福、疑  
主言、推厥夫同陷者故、又有聖人云、罪  
首在夫、以亞黨躬承主戒、厥妻轉受于  
夫、夫爲妻首、首受主戒、首方主命、首招  
萬民之苦、緣彼方命、世染原罪、無與厥

妻重罪歸夫

斯評較切

或問元祖獲罪受罰宜矣後人何與曰  
泉濁流濁本傷枝傷元祖獲罪厥裔共  
之胡異譬之發麩酵合時味甘踰時味  
酸麩緣並酸元祖乃吾人同類之首始  
生未犯厥性本美方命之後大改厥性  
吾人爲彼傳生生際必共厥汚是名原  
罪

聖賢又紀曰天主初造人與約誠云雖  
汝罔功吾徒手賜汝本性超性多思汝  
必盡忠奉命如是汝乃安享厥賜汝子  
若孫咸享厥賜吾甚愛之視若忠裔不  
然汝或心迷方予命汝乃蒙叛逆惡名  
吾必甚怒降罰萬苦以迄于死汝子若

孫並同汝罰，汝宜警戒，切識噫，元祖弗戒，倏忽忘命，昏迷負約而犯誠焉。天主如約始降多罰，用懲厥罪，先失靈性之聖寵，後罹種種世殃，并吾子孫輩同厥累焉。斯斯天主罰元祖，並罰吾輩之大義。聖賢又設喻曰：今有臣未建尺寸功，其君先予以高爵厚祿，旋戒曰：子奪繇我，茲特徒手賜汝，汝能遵命，乃終厥享，汝裔世食汝享，不然，爲叛逆，吾奪汝而罰至重，凡汝子孫恆是逆裔，君命如是，設其臣弗戒，而遂叛焉，自取放置，爲厥子孫，視無祿爵，煩苦如民，宜異厥先之干憲乎，抑異其君之法，謹乎，用是推之，可無疑義，是故人生帶

有原罪，不可少疑。

昔異教人，不信小兒初胎，皆有原罪。乃曰：父授子以生，無罪。子受之父而生，亦無罪。原罪何隙人之奧斯定聖人答曰：今有人偶陷深坑，見者不速救，而徐責其陷坑之人，必罹之曰：汝宜速援吾出，弗宜徐責吾入也。然則人既借入原罪深坑，汝怪其入，奚益哉？宜求天主施救，乃利矣。嗚呼！久哉！巨門大關已入，汝何求小隙耶？葆祿聖徒明厥門曰：元祖之罪，引罪入世，罪既入，死輒隨之。罪在彼，謂之本罪，在我，謂之原罪。欲晰其流毒之遠，當知後人原係元祖之身，如肢體係元首，然彼代吾人，首領主命，并代吾人首肯主約，則彼領，卽吾領；彼守與犯，卽吾守與吾犯；彼受供命之賞，吾與共之；則彼受犯命之罰，吾亦與之共之矣。原



罪之流，不

益信乎。

或問原罪招致多難，請示厥詳。曰：厥患  
屈指莫罄，第言其略。則先做內靈，繼延  
厥身，原罪在靈，不容聖寵，故厥靈甚醜  
穢。天主甚讐惡之，苟弗求聖教善法以  
潔除，終弗能升天。斯一患爲最，別有四  
患。聖賢謂之四傷：一傷明司，二傷愛司，  
三傷下分之嗜，四傷下分之怒。

傷明司何？奧斯定聖人詮曰：無喻可喻  
吾人之愚。夫羽禽雖愚，人殆甚焉。羽禽  
弗學而認厥母，弗攜而識就哺，人顧不  
然。生時弗知其母，餒時弗知就乳，長而  
無師，弗能辨生死之向，與形神貴賤諸  
理。雖有大智，師心矢論，尙多謬雜。學士

雖勤弗能悉準，經曰：天主造世，物類森森，人雖殫思，弗罄厥理。夫物既至，曠學宜至長，而年壽甚促，或誇周知，不亦過妄。寧謂無知，庶乎允當。又況生命本促，人更爲之促其促，宴息居半，飲食閒暇，居半，務學之時，僅惟半晷，可識甚淺。且天主生人形軀，俾得盡力于善學，人反厥用，先身後性，五官爲性學門，狗五官而性學喪焉。古賢嘆曰：物質成助厥模，用修厥職，特人質宜助厥靈，而反敗厥職。聖經曰：肉軀重土，勢本墜落，牽靈偕落，是也。明司固迷，斯傷至劇。若元祖未犯命時，明司受有大光，用燭物理，靡弗確當。既犯命後，明司被傷，忒差莫計，傷愛司何。曰：愛之偏，如毒涎惡醜，首害人心，俾偏愛已私，弗同未方命時，厥愛

咸正恆和天主，愛憎順主，今輒忘主，弗審當否，第狗厥貪，奧斯定聖人，悉厥害日，凡鬻靈之思，焦心之念，平生之愁懼，淫忿，背公，失信，妄証，邪謀，詐佞，盜竊，如上，慢下，憎惡同儕，尊已卑人，種種之偏，皆歸愛已，而愛司至傷。

愛司既傷，循善避惡，弗啻其難，葆祿聖徒曰，異哉吾愛司，愛善而行之則難，惡惡而避之弗易，柰何愛惡互爭，難易相敵，勝負莫辨，甚哉愛司之劣，詮曰，人性合理，惡者，理之反也，今人趣惡若馳，就理如負，猶病者愛生惡疾，顧辭瘳疾之劑，而甘發疾之食也。

又人當幼時，向善甫始，厥行弗定，倏忽更變，惟逡巡惡習，固持難釋，故經曰，幼

童錯履，迄耄弗知返，此之謂也。皆明驗。  
愛司之傷，奧斯定聖人嘆曰：靈使百肢，  
或作或止，速順靡違，及使循善卒難，時  
順時否，來去弗定，可以弗定名厥定，亦  
可晰愛司  
之重傷。

傷下分之嗜，何日靈性之下分，嗜欲之  
敗也。嗜欲無度，以人行獸。元祖未方命  
時，原義克制逆萌，方命後則如駁馬跳  
梁，羈之弗得，葆祿聖徒自異曰：吾不幸  
人也。嗜欲頻攻吾心，吾身作吾勅敵，吾  
奚敢寐。謹厲吾兵，迎敵接戰，齋素鞭撻，  
以苦吾身，敵鋒速挫而伏命。噫，聖如聖  
徒，尙患嗜欲之攻，必習苦以勝之，哀哉。  
吾人不聖不德，乃安意逸樂，藏賊于靈，  
不用微勞，妄希克敵能乎。蓋嗜欲者，悍

僕也，逸之益悍，撻之斯降，又，炎火也，世  
味之薪，益增其炎，勞之以苦，如水斯滅，  
又，劇病也，縱口增病，戒口則瘳，聖徒之  
法，後聖皆倣倣焉，吾人舍是，奚法可師，  
傷下分之怒，何日，斯忿，怒踰節也，巴西  
略聖人曰，天主界人，以怒者，將防患而  
衛生也，如勇士防寇，如筋節防身，何方  
命後，顧以怒情傷人之命，卸仁德之慈，  
襲猛獸之暴，忿怒所發，噬人如犬，抵如  
牛，吼如獅，殘如虎，靡所弗至，悉怒情之  
傷。

怒害人多，自害弗少，緣怒而致重疾，弗  
計其數，厥苦弗堪，種種怒病，人槩目擊  
奚煩  
更悉

又飢渴之害，人所莫免。土攻業，農力田，商經遠，工動作，多難之故，咸以飢渴。天主欲罰元祖之罪，謂之曰：自茲以後，弗能坐食，腹餒必勤耕，汗力反土，耘耔穡事，食飲粗足，斯乃汝罪之刑，是也。

又多禽獸之害，元祖未方命時，禽獸百物咸順人命，方命後，物亦方人，爪牙蹄角之屬，皆若共盟，利器毒人，職是之故。又多寒暑旱澇之害，元祖未方命，終歲和平，雨暘時若，百物長春，方命而後，水旱疊興，呼而弗應，嚴冬酷暑，相迭難人。經曰：諸天之變，四時之乖，雷霆孛彗，災異駭人，空中諸象，皆如主兵，用征逆然。又，生命之促，必臻于死，厥初天主化成，長生樹人，啖其實，年延無損，安度世期。

活能升天，弗經死苦，元祖方命，主謂之曰，識之，識之，爲人爲灰，昨出于灰，來歸于灰，必迨死亡，斯罰爲人，世終罰重，罰也，夫人莫不愛生，怖死，今卒弗克，斯刑誠極，經釋人命之短，設多喻曰，人生如牧者之蓬，朝成暮毀，如織者之經，未就悉斷，如驛者之倏至，如順風之發舟，如翬斯飛，如矢去弦，如朝榮夕枯之草，或聞而異之曰，嘗觀多人至耄期，曷云甚短，曰，若是人幾何，千伯一二耳，餘或幼亡，或壯逝，或鋒鏑橫暴，莫可勝舉，又况耄期，雖云齡久，較擬身後永時，弗啻殒焉，特如俄頃，俄頃旣過，死期速臨，原罪之罰，卒莫能避，昔主以原罪之患，規衆曰，譬之旅者，下山遭寇，磔斫傷，瀕死，諡曰，旅從山下，

乃人性也，天主造時，並錫多寵，先既高矣，方命自招諸罰，後乃下焉，如自上而下者然，異教之人，弗解世

患，奚自弗識原罪之故，

或疑原罪染人，未有實証，故弗之信，不知聖教教人，不敢以難信者誣人，姑舉

三條，用

証厥真，

一、証聖經，葆祿聖徒曰：元祖一人，招罪入世，厥流綿延，相染斯罪，爲吾世父遺產，吾子輩咸承受焉，如今之人子，承乃考之產，然第斯產也，陋矣哉，而斯承也，哀矣哉，又曰：元祖于吾主互反，兩行甚懸，元祖方命，鱣已性，并鱣厥後之性，驅人悉供魔役，吾主承聖父命，俾之咸脫魔繩，復爲天主子，元祖害已性，自致死



罰、并害吾輩、咸罹千死、吾主降世、以身受死、緣救萬民之死、俾吾靈性、仍獲厥生、經曰、疇無罪、疇能自誇、厥靈至潔、無污、彼初生之嬰、厥靈尙弗免垢、達未聖王、嘆曰、異哉、予始胎、吾靈卽穢、吾母受孕、吾始有罪、斯罪非厥本罪、爲原罪明矣、

二、証聖人之言、聖人僉曰、天主降世、受生、受洗、受死、曷以故、蓋主受人性、緣痊吾人之性、受洗、緣洗潔吾人之靈、受死、緣去吾人原罪之死、又曰、元祖食禁樹之實、以方命、吾人均屬方命、均屬負欠者、厥券懸于禁樹之枝、吾主緣自懸于十字木架之上、用厥釘勾免、用厥聖血塗抹、乃獲聖父之釋、貫、又曰、最初夫婦

二人既方主命，既出地堂，如發配人徒，厥本鄉然，彼乃敗根，吾皆敗枝，彼敗曰：「本罪，吾敗曰：「原罪，哀哉，吾性不幸，未出胎，而靈已污，未覩光，而靈先暗，信哉，世人不幸之甚。」

三、証真理，一爲天主攸造之物，必全無缺，造天全，造地全，造昆蟲草木，咸罔弗全，備物凡以爲人，是故造人，獨畀靈性，超越萬物，造物既能各極厥妙，詎造人顧弗粹精，達未聖王謂主曰：「主造人時，大彰厥智，我思厥營人身，及賦以人性之精，極殫思，厥造精妙，益精益微，乃今人性多缺，明悟多謬，愛欲多偏，身多穢行多醜，人亦甚拙矣，曷造之云，工可明斯拙，非繇天主手，特壞于吾人轉手也。」

緣知自作其拙，乃原罪故。其二爲天主之義，至公無私，賞罰悉中，惡不累善，善不混惡，定法不易，昔古教人時有穢行，主亦時降厥罰，衆心執迷，弗知厥非，相顧異曰：異乎！天主之義，先人獲罪，而吾被其刑，如父嘗醢，子齒得酸，義乎哉！天主甚惡斯喻，責之曰：悖義之徒，爲是悖義之喻，盛吾怒而用擊劇罰，吾造先人，吾造厥裔，彼此之靈，吾造也。吾義惟公，視厥行美惡，隨賞罰之，弗問厥父與子，奧斯定聖人詮曰：主言顯示世人，咸有原罪，今吾目覩世罰，多苦，多病，多逆，多難，以趨于死，明皆天主之刑，如使元祖方命，罔與吾人混同彼罰，必傷主義，茲視吾罰，并視吾有原罪矣。

或問、據聖賢喻、原罪染世、若洪水淹人、第按經記、洪水之時、尙有八人、幸免厥害、則茲原罪之害、亦有幸免者乎、曰、獲免斯者、鮮矣、僅有二人、餘無一免、其一爲吾主、以人性締天主教、降世成人、本無原罪、本莫克染、蓋凡繇人道生者、斯有其染、吾主弗然、降世、咸出天主教之工、絕非干于人道者、故其一爲聖母、論其始胎于母、宜染如衆、第緣天主教原選爲吾主降生之母、愛之特甚、緣獲脫免、異于凡人、如將溺者、幸賴有力、先提幸免、故聖母始胎、天主以聖寵大滿厥靈、罔使微隙、原罪無自可入、緣脫斯染、聖賢廣徵斯理、一日、母勢貴賤、榮辱咸係厥子、孰有子而弗願榮貴、厥母、天主自能脫免聖母于原罪、卽弗染矣、二、曰、元祖

夫婦二人之位、與萬萬天神之位、擬較  
聖母、弗及萬一、彼輩皆爲使役、其位有  
限、聖母則天主母皇、厥位靡對、元祖、天  
神、受造之時、尙皆無染、聖母之益、當無  
染、信矣、諳德、肋宗、徒曰、天主、選至淨之  
土、造首人、選聖母、至淨、無罪之胎、造厥  
至淨之身、是也、三日、聖經、多喻、聖母之  
淨、云、聖母之美、完全之美、厥光、太陽之  
光、全美者、言其無時得蒙、罪污也、太陽  
之光者、言其無時得蒙、罪影也、四日、衆  
聖人之言、皆云、聖母始胎、天主、聖寵、先  
貯、厥靈、後來、原罪、莫得、侵之、又云、聖母  
聖靈、乃、天主、聖殿、無纖芥、可掃、無半塵  
可拂、無微灰、可除、至潔、至淨、卒世、全精  
者也、綜覽、諸  
條、可無餘惑、

元祖夫婦二人，謂本罪，不謂原罪者，以厥始生爲天主親造，弗同于衆，弗屬罪人子，特惟自作之辜，故也。

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

言異教之衆，爭立門戶，若人悉力織網羅禽也。斯斯世人，明悟之傷，迷惑之至，蓋教之真，路之正，必有一而無二，柰何世人順從多岐，繇是其種愈久而愈紛矣。

或指物以託宗。

人昧正道，錯認諸物，尊之若主，或奉日月，或奉斗星。

弗悟斯皆天主攸造之物，用以炤臨吾人，緣引吾人推徵厥造真主，乃俱膏然。

指物爲宗，不綦或歎。經曰：天主生日月星辰，布列于天，光美炫目，耀心人宜以爲梯，漸引使上，而識造之之主，不知緣物以徵主，反用物以自棄，大負天主生物之意，惜哉。

### 或空有以淪二

淪、亂雜也。二者、空、有、也。斯晰釋非，蓋云物出于無，終歸于無，而有者實有，不得淪亂。今釋盡空諸有，淪此二端，良弗識萬有之主，厥性妙有，真實非虛，弗容或空也。

### 或禱祀以邀福

斯晰人之淫祀，邪神求福，謬妄弗悟。經曰：土神邪魔之像，不見聞，不言動，塊然如尸，弗能自佑，烏能佑人。禱祀之者，非徒無益，又獲

罪于真主，是求福得禍也。

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

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斯晰二氏

之妄。吾人無善可伐。異端立教。妄自尊大。矯誣真理。俾人惑于其說。營營役役。茫無實得。其心煎迫。轉相燒害。久迷沉錮。失向真主。若盲者失路。永昧安止。本也。

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

同人出代。斯晰天主降世之繇。天主降世。為救人罪。主曾自明厥來之故。



設爲喻曰、昔牧童牧羊百、偶一離羣、失路、牧童姑置九十九羊、往覓厥一、覓既獲、抱懷至喜、攜入原羣、詮曰、牧者、吾主也、九十九羊者、天神也、離失一羊者、世人也、世人獲罪、失天堂之路、天主降世成人、受難救贖人罪、引之獲升天國、登天神之位、如失羊之復羣然、

又昔罪人就主、聆教、主以喜色與其食、時有惡口謗云、與罪人同席、是亦罪人、主答曰、人強無疾、弗事迎醫、疾者必迎醫療、吾爲神醫、罪人靈病、吾來匪醫義人、耑療罪人、

聖人詮曰、詳主二喻、斯明吾人之罪、乃天主降世之故、緣救罪人、甘取人性、欲

人升天、甘降爲人、又曰、世人咸緣罪失  
聖、天主降臨、俾之獲返厥聖、又曰、吾主  
爲神醫、其寶血爲神劑、若人靈無三一  
病、奚煩主來、而傾灑其寶血耶、三一  
**分身**。者、乃天主**彌施訶**。吾主聖號也、譯  
生救世主也、此乃天主三位之一、第二  
位聖子爲昔人攸望降來救世之主、  
**戢隱真威同人出代**。者、言天主降世之  
如人、聖人詮曰、主隱聖威、如帷燈罩燭  
燭燃于內、光映于外、論吾主天主之性、  
雖隱人性之內、人性莫掩厥光、隨時宣  
著、故奇行聖蹟、昭灼于外、俾人易信厥  
爲真主、經曰、天主將往異域、乘輕雲而  
入、詮曰、吾主天主性、如太陽、其人性、如

輕雲、雲惟輕、日易顯、吾主人性、輕清無翳、透露厥內、含天主之性、以故一盼及瑪竇、而化貪爲潔、竟列宗徒、口訓人士、而多方信從、頌聲丕播、手撫諸病、應時輒愈、罪人抱其聖足、而蒙赦、死者聆其聖音、而立甦、斯可信厥爲真天主、并真人矣。

### 神天宣慶。

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一大奇、首提天神宣慶、以賀普地之大幸、經記天神降報約有三、一爲天主降孕之前、天神來報于至潔淨、至盛德童貞女之前、曰、申爾福童女、天主聖寵盛滿爾靈、主降世爲人、豫選爲母、童女弗敢違命、伏叩敬諾、于時天主聖子、降厥淨胎成人、爲厥真子、斯童女高位、爲天主

母、厥名瑪利亞、譯言海星、自光炤人、母  
德之至、罄天神、與人之舌、靡揚萬、縱  
令天神、并諸聖人之德、統會成一、較擬  
聖母之德、遠遠弗逮、經記達未聖王、神  
日見天國聖城、深嘆曰、美麗哉、懸絕萬  
世之美麗、異哉、厥址、世城之址、皆深埋  
于地、乃址至峻、夙然建諸崇山之上、詮  
曰、聖城者、聖母也、主安厥胎、若大君安  
居聖城、始胎之際、乃厥址也、建崇山之  
上者、是時攸受天主聖寵、遠越諸神聖  
之表、經贊聖母云、凡天神聖人、皆勤  
集其神財、特爾財、登出諸財之上、  
聖賢恆言、聖母之奇、略似吾主、主如帝  
王、出幸、先有諸臣清道、主未降、時多豫  
像、代有先知聖人、豫書其情、以示後來  
聖母則如皇太后、其未生亦先有多

亦多先知聖人豫錄厥奇，伯爾納聖人  
且奇哉！聖母之大奇，早早于未生前，天  
主示元祖而許其生，默啟先知聖人，錫  
之豫識聖母，雖弗克以肉目覩，而神目  
視之，如在目前，愛之如母，仰  
之如后，奉之誠如天主聖母，  
又其始胎之奇，略似吾主，主投聖母之  
胎，聖母仍是童身，乃聖母之母年已老，  
胎已荒，得生聖母，與童女生子略似，又  
吾主投胎，原罪莫染，聖母始胎，原罪宜  
染而弗染，亦略似焉。篤瑪及衆聖人皆  
曰：聖母高位，可稱無窮際，天神世人能  
讚其美，莫能  
詳讚其美。

二、乃經紀聖母既懷吾主，未幾淨胎忽  
顯，若瑟淨夫，弗得其故，天神語之曰：若

瑟、達未王裔、勿疑淨女、厥妊弗繇人道、  
悉天主聖神之工、將生之嬰、名耶穌、彼  
贖人罪、救

世之主、

三、亦經紀、吾主聖誕當夜、郊外牧童三  
人、看羊守夜、忽巨光射目、光中天神語  
曰、毋驚、畏來報汝福幸之音、汝也、通國  
也、咸宜欣樂、救世之主、頃降誕某所、亟  
往躬拜、牧童如命往見、悉符神  
語、斯第一奇蹟、可釋異教之疑、

據經所紀、聖母甚貧、產厥子于廢亭、臥  
以馬槽、裹以薄襪、煢煢一嬰、迨既長、恆  
罹百難、如是而欲信其眞爲天主、眞爲  
救世之主、誠甚難哉、弗知天主降世、厥  
旨有三、一則贖人之罪、人之罪概繇佚  
樂、主故贖之以苦、二則主乃神醫、降來

療罪人神病、神病之根、始于愛私、傲、淫、奢、忿、貪、饕、等、情、悉、愛、私、之、枝、主、欲、以、謙、療、傲、以、貞、療、淫、以、乏、療、奢、以、恕、療、忿、以、淡薄、療、貪、饕、人、法、主、苦、病、根、必、除、病、枝、自、散、三、則、主、乃、神、師、降、世、指、人、天、國、正、路、阻、厥、路、者、財、也、樂、也、傲、也、此、主、在、世、恆、以、神、貧、身、潔、心、謙、三、者、勸、人、主、若、弗、貧、弗、潔、弗、謙、胡、爲、良、師、胡、爲、善、誘、是、其、多、罹、苦、難、明、徵、實、有、人、性、若、其、明、顯、並、有、天、主、之、性、更、多、証、實、伯、爾、納、聖、人、曰、吾、主、誕、日、雖、擇、馬、槽、母、衣、以、襤、若、與、世、間、寡、人、無、異、乃、天、神、當、時、齊、集、欽、承、奉、命、而、往、告、牧、童、奉、命、遠、報、異、國、之、人、是、皆、証、厥、真、爲、天、主、弟、執、迷、者、故、棄、實、証、弗、之、肯、信、雖、弗、以、予、言、信、宜、以、聖、經、信、葆、祿、聖、徒、曰、天、主、聖、父、命、厥、聖、子、降、世

成人、并命天神降來、欽奉厥命、則宜信厥為真人、兼真主矣、

### 室女誕聖于大秦。

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二、大奇誕于童女之身、厥

身仍為全潔、經日、主若太陽、母若水晶、太陽之光、透入、透出于水晶、而水晶無損、又若太陽之光、出于其輪、而輪質弗傷、又若地生五穀、百卉、而厥土罔虧、自生人以來、未有童女生子者、即自茲以迄、世界窮盡、亦再無童女生子者、童女而生子、特聖母之至奇、而天主自作之神工也、

### 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

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三、大

奇、景宿者、巨光之星、波斯者、異國之名、吾主誕時、新星發顯、導異國之人、恭詣



降誕之所、俯伏朝禮、而貢獻其方物、或問、來朝爲誰、人有幾、國何方、貢何物、曰、據經與聖人之言云、有土之王、共有三人、厥地名福亞臘、彼亞、距主誕處、東去二千餘里、厥貢三、黃金一、乳香一、沒藥一、三王皆極賢達、各諳天文、咸識新星爲天主降生之兆、攸貢之物、並含吾主之義、並表三王之誠、黃金、王于五金、王信吾主實王天地萬物、故貢、乳香、焚供天主者、王信吾主內涵天主性、故貢、沒藥、用塗人、只存久弗朽、王信吾主並爲真人、將來雖死、聖尸復活、弗至腐朽、故貢、或問、新星、何星、始顯何時、三王何識其爲天主降誕之兆、曰、斯星非歷象列宿

問之星、列宿諸星、皆應水天、咸有厥度、  
太陽光出、厥光悉照、輝能顯于白晝、斯  
星不然、第遊于空、東西南北、隨三王以  
偕行、偕止、乃天神攜之而動、又能弗避  
太陽、晝夜皆顯、且厥光大過太陽、俟主  
命既訖、散弗復存、故吾主降誕之夜、新  
星忽出、三王乍覩、速乘駱駝、啟行、歷期  
十三日、乃至、三王皆古先知之裔、其于  
一千五百餘年之前、預錄遺書、日來時  
新、星必顯、實乃瑞徵、爲救世者、聖誕之  
兆、三王久習遺書、忽見斯星、偕約亟往、  
又仗天主默詔、俾能尋至主誕之所、

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于大猷。

者。圖

周全也、廿四聖者、古經內先知者、豫紀  
天主降世之情、約二十四也、舊法者、古

經也。吾主自降誕以迄受難，凡厥言行，按之古經，二十四先知者，豫紀之言，一一符合，周全罔缺。繇是聖教之美，大扶王化，而家國大猷，清和咸理，有餘矣。

### 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

三一者，卽前所言天主三位一體也。淨風者，至潔無污之化也。無言者，其教弗係于口，弗希多言，特貴善行也。新教者，吾主降世，易古教之規，而躬建新教之禮也。良用者，人性明愛之良能也。正信者，信用于正，不入于邪也。蓋吾主降世，明示天主三位一體至精至妙之義于人，而躬建新教，非若古教之難明，其首重之大端，在信天主三位一體，教化之美，至淨至聖，能化習俗之迷，陶鎔其性。

俾明愛之良，用得其正，信  
向一主，而無他岐之惑矣。

# 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

八境之度者，聖教  
真福八端也。塵者，

惡人也。世物也。真者，善人也。天國之物  
也。聖教迪人，特重真福八端：神貧一、良  
善二、泣涕三、嗜義四、哀矜五、心淨六、和  
睦七、爲義被窘難八。解見聖經直解第

## 卷十三

或問：八端槩苦，曷謂福？曷謂真福？曰：世  
人如瞽，第視目前世物，輒以爲真。弗知  
凡目及覩，咸屬有形，咸歸易盡。乃天主  
造此，以供吾人度世之需，可用而弗可  
溺者也。茲世之後，世物悉無所用。善人  
所托之，以爲不朽者，惟生平所寶八端

眞福而已、奧斯定聖人曰、眞福八端者、明世福與天福之絕殊、世福外、天福內、世福、富貴安樂、暫而且險、天福、貧窮患難、忍而成功、世福、廣也、天福、眞也、世人鮮識內者、眞者、槩迷外者、廣者、迨茲世旣逝、務眞福者、永享天國之眞福、輕眞福者、永罹地獄之眞禍、經曰、惡人厥欲靡恆、厥心如月、盈虧時變、須臾易面、善人異是、見善固執、至死弗變、彼謂之塵、此謂之眞、故也、經又曰、世物如纖塵、厥值至微、厥勢速變、哀哉、惡人在世若瞽、視世物若永享、迨厥已逝、啟視吾之富貴、其速如塵飛、雲散、漚之起滅、然後嘆夫、僞之誑眞、不已晚乎、後世之物、則不然、皆眞實、永存不變、善人旣升天國、極戴主恩、曰、深謝主恩、錫予爲王、予國靡

竟予爵無疆世苦痛哭諸患遐哉永離  
莫侵予國故彼日塵此日眞人入聖教  
定志從守弗問善惡僉受引益善人入  
教賴之日進厥善于粹精奉持信德修  
眞福八端爲每日善課津津受聖教如  
弟子之于良師惡人入教旣悔往非改  
惡從善鎔其渣滓用信德之火習眞福  
八端爲熱心之薪其就聖教如就爐冶  
又聖教之益尤能大改世物之觀俾人  
庶若微塵獨晰天上之物誠重且眞

### 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

三者信望愛超性  
三德也常者人人

宜保此以終也備斯者升天國喪斯者  
墮永獄啟厥門者吾主也生者靈性之  
神生卽天主之聖寵也死者亦靈性之  
神死卽諸端之重罪也吾主旣降常生

之路開、永死之途滅、凡進三  
德之門、蔑不沐厥弘慈也。  
信德何、曰、神業之基、善程之始也、無斯  
德者、厥業無功、厥程弗上、天主不錄、歸  
行弗克、至天國、葆祿聖徒曰、主弗  
愛無信者、弗愛其人、詎愛其工、  
或問、宜信何端、乃獲超性之信、曰、宜信  
天主、凡屬天主之降諭、或命天神之降  
誥、或示先知聖人之豫言、盡宜篤信、總  
爲出自天主也、倘疑其非真、更求別証、  
是慢天主爲不足信也、譬有忠信之士、  
口傳某事、眞實爲我目擊、苟聞者而弗  
信之、不亦藐視厥土乎、  
慢侮天主、罪莫大是、  
或云、奚據知其總爲出自天主、曰、茲據  
約有三、一、爲聖會衆人所信、代相傳受、

絡繹弗絕，衆之所信，可信出自天主。葆  
祿、聖徒曰：聖會乃美，蘇武、吾主爲首。首  
降施于肢，時相默喻，聖會自差謬。二、爲主  
教之士，以萬計，精天學之員，以萬計。明  
哲傑儒，以萬計，羣集討論，定厥信端，必  
宜確信。吾主親許云：凡有羣集討論，聖  
教之理者，我在中焉，而導  
引焉。如是而容有謬耶。

三、爲教皇代吾主居世，獲主殊寵，聖神  
默炤，故其所決之疑，所定之信，莫能少  
欺。主語伯鐸羅宗徒，并後諸教皇曰：吾  
求聖父，固汝信。魔雖罄術相攻，竟弗克  
動。聖賢曰：教皇之信，乃聖教神宮棟樑。  
命信者，必信；命棄者，必棄。厥命爲天主  
命，此謂聖教  
眞實之信。



眞信之等，又分二殊，一曰活信，一曰死信。聖寵乃眞信之活，重罪乃眞信之死。吾人靈性，無罪則活，有罪則死。雅各伯宗徒喻曰：無靈之尸，與無善之信，惟均蓋言尸無靈，雖有耳、目、口、鼻，不能見、聞、嗅、臭，眞信而無善行，以輔之，厥靈蒙罪。任行多工，弗獲名功，曰死者故。葆祿聖徒曰：吾信雖至，可以移山，雖至行多奇蹟，倘靈無聖寵，死信也，無益之信也。

絲是可識靈，竟于身，善行于信，彼此之義，槩均。軀有靈存，五官百體，悉效厥職。有聖寵之信，雖行微善，定獲厥功，謂活者故。主曰：濟貧者，雖冷水一勺，厥功鉅。厥報優矣。

望德何日、靈性之有也、怠志之鞭也、人非仰望功報、厥志易墮、手足懈倦、輟工弗前、惟望德能堅定厥志、臨難弗移、如商賈望利、險阻不避、三軍望賞、效死不難、傭者望酌、而不惜其汗勞、農夫望穫、而不辭其胼胝、葆祿聖徒曰、吾善敵神讐、善趨德路、主豫備旌善之冕、吾望旣逝、主加吾首、額我略聖人解曰、聖徒比人勞苦于工、身面汗濕、拭之以幌、復繼厥工、念望工報、聖徒之幌苦于前工、思念苦報、乃肯奮繼完工、斯望德之益、或問、安得超性之望、曰、先建厥功而後望、超性之真善是也、真善有序、真望亦然、其一在望天主爲其爲萬物之向、宜爲我真望之故、蓋望天上之真福、全在

獲享天主也、其二、在望聖寵、以獲眞福之助、其三、在望聖人爲我轉祈天主、托其功德、望天主速允吾求、速赦吾罪、加吾德力、與凡靈性之需、其四、在望天主賜吾世物、備繕升天之程、若人意止身家、無超性高志、不得謂超性之望、或問、先建功、而後望者何、曰、不務建功而望、曰、虛望、弗克遂厥所求、先建功而望、曰、實望、天主乃允厥求、而弗孤彼望、雅各伯宗徒、謂弟曰、多有求而不遂者、何、乃弗知善求故、解曰、有功之求、爲善求、第天主因其善功、以時賜恩、賜恩遲速、人不能知、何時爲合當之時、稱厥時宜、獨惟天主、愛德何、曰、斯諸德之后也、諸德之飾也、愛德在中、諸德不孤、衛之如王、諸德賴

之皆光、天主乃樂視之、否則諸德黯冥、而弗能邀主之視、或問、宜何愛以獲超性之愛、曰、厥類不一、愛天主、其首也、爲厥無量能、無量知、無量慈、無量善、種種所有之奇、皆屬無窮、非人言思之所克竟、姑約言之、則曰、愛天主爲其爲天主、非止爲其能酌善賜福而愛之也、其次、愛己之靈也、凡人之靈、誰不自愛、然必勤務行善、乃獲升天、而享天主、若行之未善、弗成愛己、經曰、惡人必惡己靈、而自爲之讐、是也、其次、愛己之身也、依節存養、毋自損傷、身者、靈性之良友、助靈修德行善、乃稱良友之職、如徒佚樂飽飫、無輔厥靈、失厥本職、反爲靈讐、靈害、身同害矣、烏謂

愛身

其次愛人也，并愛吾之讐也，蓋愛德至全，必含普地之人，弗包仇人，弗謂全也。信、望、愛三德，論至廣，不能備述，斯之為德，吾主未降之先，行者甚希，主降之後，行者甚衆，謂啟三常之門故也。**開生滅死**。斯乃吾主降主謂衆曰，吾降為何，為致人之生，為滅人之死，經曰，自元祖方命，死若王，王于普地，人皆屬死，如屬于王，皆因原罪，並有靈性之神，死，吾主為善牧，勤牧厥羊，俾獲無窮之生也。主又規衆曰，吾乃萬民之生也，罪人者，死人也，彼願從我，我存其靈，俾永生焉，奧斯定聖人解曰，厄襪也，聖母也，二者之殊，一可異，而一可

奇、可異者、阨穢首爲萬民之母、乃聽魔  
誘、大闢死門、引死入世、人皆屬死、可奇  
者、聖母領天主之命、大啟天堂之門、幸  
哉、產吾主、以致萬民之神生、以滅萬民  
之神死、經曰、天主于降生之先、誦死勢  
之劣、曰、死乎死乎、吾乃汝之死也、蓋言  
吾將降而致汝、吾將受難而死、以吾之  
死、贖世之罪、厥罪旣償、厥靈復活、死失  
其權、吾之一死、實乃死之  
死也、謂開生滅死者故。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

景日者、光

大之日、卽吾主受難之日也、吾主旣死、  
聖靈離尸、光昭如日、贖世之急務已全、  
爲光而且大之日也、暗府者、地中古聖  
之寄所也、主旣受難死、聖靈降于古聖

寄所是所先謂暗府、今則破暗而爲光矣、魔妄者、對眞主而言也、吾主爲眞、邪魔爲妄矣、悉摧者、羣魔驚、吾主贖世之功、而銳氣摧挫、弗克當天主之聖威、魔力至此而窮也、

按古經典、及聖賢諸解、皆曰、地中有四重大窳、最下者、大地中心、謂之地獄、乃惡鬼與惡人所受萬苦、永殃之冥阱、稍上一重、爲煉罪苦所、在教之人、幸獲善終、或因謝世之時、猶有宜補工夫、未能補之于在世、死後姑置此所、以鎔其滓、厥靈旣淨、乃獲升天、又稍上一重、爲灰塲之所、是所無苦無樂、爲其在世孩童無知、本無善惡、故其所報、亦無苦樂、但非領洗、因有原罪、弗獲升天、又最上一

重爲古聖人寄所自元祖方天主命天門因人罪而閉塞雖古聖人莫能自進天主俾之姑寄此無苦之所待主降生受難救世之後乃啟天門故吾主聖靈降此以攜古聖偕出升天謂破暗府者故信經第五端曰我信其降古聖之寄所是也

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于是乎既濟

此承上交

言主降臨古聖寄所拔其靈于暗府棹其慈航登之眞福之明宮而古聖之靈久待而望濟者于是而既濟也

能事斯畢亭午昇眞

斯言吾主既完贖世之工死後第三日聖



靈自古聖之寄所，回返聖尸復活如舊，後四十日，以厥本能，日午之時，當衆騰空歸于天朝，信經第六端曰：我信其升天，是也。

經解是端始末曰：吾主既復活，四十日間，恆現宗徒，明示種種未來之事，至期各與撫慰，攜之登山，舉手降福，俟爾上升，同諸古聖，偕登于天，天神齊降環衛，音樂滿空，頌聲盈耳，漸升漸遠，聖徒目送而神馳，時有形雲降遮，遂弗能見，宗徒仰望，不忍下山，主遣二白衣天神降而諭之曰：仰誰耶？主今雖升天離汝，第至世未必復降，降時厥光灼爍，于茲罔異，宗徒聞命以歸，主升諸天之上，安坐聖父之右，統御萬物，厥國厥權，永弗易焉。

經留二十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

斯舉吾主新教

經典之數二十有七、乃聖史四、路加聖史一、葆祿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鐸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陡宗徒一、是也、元化者、聖教之大化、靈關者、正道之要樞、蓋吾主未降、大化未開、正道多阻、異端滿路、窒塞弗通、吾主既降、躬訓本國、惟別地之人、弗知聖教、尚迷故習、主故默牖諸宗徒、聖史、集錄聖經二十七部、命周大地、隨方敷教、以聖蹟去其阻、以實理闢其關、繇是天下四方、始覩正道、而始行大化也。

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

斯舉行聖水之禮也、法浴

水風者、領洗而入教也、浮華者、今世之  
浮榮也、虛白者、領洗之時、罪污既除、厥  
靈清虛粹白也、蓋今世之榮、似重實浮、  
人槩迷焉、弗識真福之路、吾主制立聖  
洗之禮、俾之獲去罪垢、服從誠規、始輕  
視乎世榮之浮、而恆護其虛白之潔、經  
紀聖洗之能、至  
廣至大者故、

約言聖洗之大能有三、一洗原罪之污、  
飾以聖寵、富以諸德、蓋人受生于其親  
而受人之性、因爲人而有原罪、是爲天  
主之讐、旣領聖洗、始得爲天主之子、而  
後聖寵飾其神生、諸德之聚、繇是能致  
二、盡獲本罪之赦、三、全免諸罪之罰、領  
洗之時、不論罪之輕重多寡、授洗之士、  
不命領洗者行工、以刑戮抵其前非、卽

得厥赦、聖賢曰、未領洗者、死人也、領洗始生、天主始紀其行、善者以之賞、惡者以之罰、弗追其未領洗之往失焉、

篤瑪聖人曰、上三能皆于聖水之洗、切應、水之爲物、光明也、滌垢也、解熱也、受聖洗者、並受聖寵、諸德之聚、厥靈光而無黯、受往罪之赦、厥靈潔而無污、受罪罰之赦、厥靈免獄火之熱、此聖洗有取于水之義也、

**印持十字融四炤以合無拘。**斯舉吾主之十字聖架也、

主命教內之人、恆印恆持十字、以保所受之聖寵、十字聖架、其四端有四極之形、凡入教者、宜奉十字聖架爲表、以效法吾主之聖愛、無拘富貴貧賤之等、皆

必互愛而與四方普地  
之人融徹而和睦也  
或問和睦闢于十字聖架何日、人方主  
命、爲主之讐、被主惡憎、彼此絕愛、弗克  
相和、吾主如中人、降世受難于十字聖  
架、爲天下古今罪人、獻其功于聖父、求  
回義怒、復垂聖慈、聖父繇是享受吾主  
之功、卽垂聖愛而和于人、葆祿聖徒曰  
奇異哉、吾主之大恩、自甘十字聖架之  
苦、其寶血俾天合于地、是也、人思聖父  
爲十字聖架之功、垂愛于我、則卽持十  
字聖架之時、詎難推厥愛、而和睦于人、  
又思吾主何故、受難于聖架、非爲己、全  
爲愛吾普世之人、吾人時時仰而思之、  
聖架之形、恆在心目、易效吾  
主愛、和睦之義、不切係乎

擊木震仁惠之音。

擊木，鐸聲也。震，動也。斯以仁惠明吾主之新教。

也。古教甚嚴，戒規繁而且厲。吾主降世，定為新教，易從易守。若木鐸引音，感發

人心而播

其仁惠。

聖人解曰：經記，天主降古教之令，率每

瑟，聖人登山，授以古教。時巨火烏烟降

繞其山，颶風陡作，空中大變，雷轟霹靂，

嚇聲弗止。聖人明其故曰：古教者，警人

之教也。天主欲當時之人，畏厥威，懼厥

罰，以守厥戒。故懼者多，愛者寡。新教始

興，卽有聖神降臨。聖神者，天主之聖愛

也。以示新教乃仁惠之教。吾主聖言為

仁惠之音，如木鐸之震擊然也。主規厥

徒曰：惟愛之一誠，總括吾教。保祿聖徒

亦云、能愛天主與愛人、乃爲全  
守天主之教、可知仁惠者故、

### 東禮趨生榮之路。

斯言吾主在世之時、命  
人奉敬天主之禮、取向

東方、望獲天堂之常  
生、眞福之光榮也、

自古迄今、西國率以東向瞻禮天主、凡  
建天主聖堂、聖臺、厥向槩面西方、瞻禮  
者向東行禮、以示吾主如太陽東出、光  
照普地者然、吾主常曰、吾爲普地之太  
陽、人從吾、弗陷于冥、必獲  
常生之光、此東禮者故、

### 存髮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

斯舉  
傳教

之士、與受教之人、厥益有七、斯條首舉  
其益之一、聖教內修士、勤治內外之神

功、槩存、鬚、削、頂、自、別、于、俗、聖、人、云、伯、鐸、  
羅、宗、徒、首、行、此、禮、其、意、有、三、一、則、髮、者、  
身、之、餘、意、念、之、像、也、脩、士、剪、一、分、留、一、  
分、以、表、專、心、事、主、絕、去、累、情、僅、容、少、念、  
以、便、身、需、獲、免、飢、寒、利、于、脩、道、二、則、欲、  
明、脩、士、首、戴、吾、主、刺、冠、之、像、以、吾、主、攸、  
被、之、辱、戴、為、吾、榮、而、首、頂、吾、主、受、難、之、  
恩、三、則、示、人、宜、欽、厥、位、識、乃、神、王、伯、鐸、  
羅、宗、徒、謂、修、士、曰、爾、皆、天、主、選、人、也、  
皆、聖、人、也、皆、神、王、也、人、宜、欽、者、故、

**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

也。臧獲者，奴擄男女

西方教人，從古及今，毋得鬻身，鬻妻，鬻  
子，與人為奴，惟傭工弗禁，斯不畜臧獲  
者，故



敷教之士、訓人無私、獎善責非、弗視貴賤、教之如一、且敷教至公、賢愚僉受、主語徒曰、爾輩太陽也、廣周普地、廣衍吾教、從之者升、逆之者降、解曰、太陽至公、山谷並炤、彼此均被、敷教者肖焉、又從教之衆、品列勢殊、第尊卑貴賤、各安厥分、上弗陵下、下弗慢上、同等弗欺、總如共父之子、視猶昆仲、斯又均貴賤者故、**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斯舉其益之三、聖教內修士之工有三、一救本靈、一救本身、一救貧人、既人修會、非止弗私蓄斂、全以已有、周給貧乏、

或問、貨財奚害于修、必以罄遺、日、聖人皆云、神貧之德、輕己之身、易遵修途、貨

財勢如重任，桎梏俾弗獲行，故修道者棄絕貨財，如捐重任，解桎梏，形神並輕，修功若馳，伯爾納聖人曰：神貧之德，靈性之翼，如翬斯飛，弗煩漸習，而一飛戾天，斯之謂也。又修士以周遊爲職，弗去貨財，必圖存守，烏能脫然克全本位，斯又罄遺于我者故。

### 齋以伏識而成。

斯舉其益之四，乃持齋素，以馭本身，弗令蕩佚，以敗

厥靈。第聖教修士，齋規不一，有終身之齋，雖病弗違，有半年之齋，有惟用菜羹之齋，有惟用一飯一水之齋，各依其本會齋規，以爲嚴守。齋之爲益，廣矣難悉，約而言之，正諸情之偏，乃齋之本德也。人之肉軀，如不馴

之馬，縱以參芻，愈悍逆而難伏，滅其食，無弗馴矣。奧斯定聖人曰：吾軀、吾驢也，欲乘而正行，彼逆而邪僻，我強以齋素，斯順歸正道。經曰：豐育其僕，則當其逆，斯之謂也。解見聖經直解第四卷。

### 戒以靜慎爲固。

斯舉其益之五，乃守聖教之十誠也。十誠之目曰：一

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解見滌罪正規解略諸書。

或問：十誠爲修士之工，在教諸人亦其守否？曰：奚止在教之人，當守，雖普地之

人盡攝焉。譬之大君御宇，普天率土，莫逃厥制。苟或不服，必屬刑誅。繇是觀之，世人皆天主所生，十誠者，生人之度。盡屬其生，卽盡惟其制矣。奚逃焉。又，人之靈，皆有是非之良。是者當行，非者當止。苟遂厥非，卽違厥性，而獲罪于天主。十誠皆理之至當，原依于人本性之光。以故弗問其人在教與否，盡當恪守。聖人示警，外教諸人曰：爾輩毋放意自欺，毋謂十誠任重，緊束難卸，弗堪其負。吾寧弗入其教，吁嗟拙哉。斯心斯計，或入或否，疇能御之。從天主，生民至今，以洎世末，何人何時能脫天主之十誠乎。

論守誠之樂，心靜而安，時惺戒備，慎防將來，根本益固，益難撼搖。經曰：厥靈安。

樂如坐盛筵、珍奇既滿、詎虞糲食、莫能  
度生、弗懼、弗怯、威儀秩如、又若獅居劣  
獸之羣、岳鎮巨風之變、曾弗  
少動、安哉、其守誠之樂乎

論犯誠之異、經曰、惡人入無畏之地、厥  
心恆悸、如在大畏之中、見害微影、輒生  
戰慄、視如實患、厥心猶恆沸不寧之海、  
猶恆飄弗止之風、如犯王法者、聞衛士  
之叩門、驚怖而無少寧、  
犯誠之危、不甚可驚耶、

### 七時禮讚大庇存亡。

斯舉其益之、六言聖  
教修士、既登聖會品

級之尊、誦經之工、每日七次、不得少缺  
其誦經之益、不特施及在教生、人、并及  
在教亡者、或在煉所、未獲升天、因賴修  
士禮讚之工、獲拯厥苦、信經第九端曰、

諸聖相通

功是也

昔達未聖王、解通功之端、竊自忻幸、而呼主曰、我幸者哉、彼畏主者、每行善功、厥功廣溢、以及于吾、解曰、聖會如茂樹、善人乃厥枝也、厥根吸潤、引貫百枝、並受其利、又如美大之軀、善人爲肢、肢雖匪一、厥脈相通、聖教善人、厥等雖殊、通功之利、一而已矣、

廣哉通功之利、弗第及于生人、煉所之靈、並受其益、善人爲煉所之靈、獻功于主、克減厥苦、而升天愈近、或速拔之、俾得升也、又聖會善士、並通天國、聖人之功、聖人在天主之前、恆爲彼祈、天主因聖人功

德而恆允之、

以申祐焉、

或問、通功之利、奚獨益夫聖會之善人、而等罪人、弗與、曰、善惡旣殊、禍福自別、在教外人、旣不領洗、不信天主、聖教、先自絕其萬善之根、必弗能真立善功、旣非真善、則其善究歸于惡、又在教惡人、無功于已、曷能通功于人、曷能共享善人之功、盜博削聖人曰、筋連百肢、氣血乃通、百肢長養、聖會之中、愛德如筋、善人互愛、因共通功、罪人自絕、超性之愛、自斷筋脈之連、烏能與共通功之恩乎、愛德之在人心、有如湧泉、滿而洋溢、善人能通其流、俾無所阻、引而受潤、惡人反是、罪塞其流、靈自枯槁、弗獲受潤、奚異乎、

七日一薦洗心反素。

斯舉其益之七，言瞻禮之主日也。聖教內

每七日之一日，謂之主日，在大統歷日，遇房虛、昴、星、太陽之日，是也。薦者，獻祭也。聖教內有獻天主聖祭之禮，其能利之大，瀚滌司祭之心，俾存其潔，而無污也。七日一薦者，特指主日之公祭，集衆瞻禮而言也。若司祭之士，每晨奉祭，不

必衆集，謂

私祭焉。

或問：聖教主日者，何義？衆集攸行者，何工？曰：主日之義，淵矣。教衆之工，善矣。主日者，乃天主始造天地人物之日也。教人是日，當謝造成之恩。至日，絜罷俗務，蚤趨聖堂，瞻禮致謝，可識是日爲大賚之日矣。奧斯定聖人曰：今世之首日，主



日也。又古教之衆被擄而久羈異國，天主脫之于擄，命還本國。時有大海阻前，衆不得渡。天主分濤成路，衆乃得行。猶履平地。此開海之日，主日也。又古教之衆行路之時，途中絕糧，無法濟餒。天主從空降食，厥味至飴，衆藉以飽。此降食之首日，主日也。又吾主聖誕之日，及復活之日，及聖神降臨之日，皆爲主日。卽今世終末之日，亦必在于主日。是貴主日者故。在教衆人，每遇主日，槃歌百工，恭詣聖殿瞻禮，與祭聽講，聖道誦經，祈禱，或爲君親，或爲仕民，或爲親友，並祈天主垂賜祐庇。凡在教者，爲己滌靈，爲人祈福，皆主日之工。可識其善。

真嘗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既詳聖教七益之槩。茲約其妙。蓋言聖教為真主攸建之教。惟真主聖教之道。為真道。為永嘗不息之道。厥妙難名。自三一之奧。以迄分身之奇。種種聖情。非名言之克竟。且厥用光大。凡世間所有之稱名。槩難克肖。不得已而以光而且大之義。名之。  
景教云爾。

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

文明。言國主助聖教之廣。聖教助國主之

光。蓋聖教流行之益。緣帝王從奉。居高作倡。大道廣敷。教法相資。而皇猷熙奏也。

或問、帝王益聖、教者何、曰、聖賢皆云、帝王者、行道之車、凡人或聞教而多阻者、一則舊習難割、一則欲情恣肆、一則貪利昧理、苟非帝王用善法以御之、期民于善、不甚難乎、用善法以御之者、善也、若能躬行其道以帥之、尤善之善也、帝王之勢、譬之宗動天然、晝夜恆運、樞紐九重、力能帶下、強之同動、熱落聖人曰、上者、民帥也、教善而民善、民之太陽也、體光而地光、民之書楷也、模端而字端、民之明鑑也、光徹而容徹、民之表度也、本正而影正、此帝王從守聖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得而阻之也、

又問、聖教益、帝王者何、曰、帝王既從聖教、聲名洋溢、遐荒裔域、罔不率俾、生而

尊榮沒而不朽、國人遵教、忠愛其上、親遜同風、道聖符契、天下文明、信哉、

## 太宗文皇帝。

云 斯述聖教、繇來之地、及云 其時、其士、其帝、其事、等

等多情、一一實紀、以致弗信者、因之得信、覽者、試思、事証多端、弗得弗真、亦可以無纖惑矣、太宗以下諸帝、及臣房玄齡、郭子儀、俱詳唐史、茲不贅、阿羅本者、乃傳聖教入中土、首士之名也、忘筌義見莊子、亦不贅言、太宗之時、有上德阿羅本者、自大秦國、航海歷險、至于中國、貞觀九年、首獻經像、計吾主降世後、六百三十五年也、太宗命宰臣房玄齡出郊迎入、接以賓禮、居之大內、翻經問道、辨其真正、故于十二年秋、詔示臣民、朝野欽奉、而卽於京師義寧坊之地、創聖

堂內置二十一  
位司祭之士

### 宗周德喪

云青駕西昇謂老聃也言周  
云德喪而道人西去唐道光

而真教乃東來於是命工繪帝真容置  
之聖殿壁姿彩廣耀昭朗光大之門永  
輝真法  
之界也

### 案西域圖記

云珊瑚海紅海也返魂香  
云奇香也樹極香油能療

傷使瘡速合無痕本名巴爾撒木香人  
受重傷者用此療之槩得大效謂返魂  
者甚言其效之速以美其名  
非真能使人魂之復返也

### 高宗大帝

云大法主者衆司祭之首統  
云理聖教之事者也十道者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四四

十省也。高宗卽位之元年，乃吾主降世後六百五十一年也。高宗託阿羅本鐸教之任，統理司祭諸士，并在教諸人，此時聖教流行，聖殿滿城，國家隆平，受其

美利。

# 聖歷年。

云 聖歷之元年，乃吾主降世後

乃吾主降世後七百一十二年，用壯騰口二義見周易，下士大笑，見道德經，不待詮，此言魔嫉聖教之行，引釋輩，使皆盡力罄計以阻之。至聖歷年而蜂起，依衆恃強，隨地肆謗，十四年之期，其日不止。又先天之年，無知小儒，齊出護僧，同瞞聖教，柰何教根未固，多輩動搖，而聖教之幹幾爲之撼。

或疑當時聖教既爲朝野欽崇，又敢騰口者誰？曰：欲禁嚚訟之口，難矣哉！吾主會責惡人曰：人行不善，必忌日光，以光著厥惡也。如日督之人，日光彌耀，厥目彌昏，異端多

詛，曷異乎？

據此碑稱釋子騰口，則此景教明爲正教，不得以景淨士稱僧妄疑矣。

## 有僧首羅舍大德及烈。

云羅舍及烈，上云德二士之名。

也。當時阿羅本已逝，而羅舍膺命爲司祭首，與大德士及烈共掌教事。此二士皆自西方巨室，絕棄世務，而來傳教。因景淨曰：是時聖教爲魔裂，如斷網絕紐，得羅舍及烈是勦貴臣、名家士，一心合力，振而維之，聖教復顯，而流行如故。

玄宗至道皇帝。

云 玄宗即位之元年，乃云吾主降世後七百一

十四年也。此言玄宗宣寧國等五王躬詣天主聖堂，更新建臺，而聖教棟石復

得其正也。

天寶。

云 天寶元年，乃吾主降世後七百四十三年也。此言玄宗命內臣

高力士送先朝五帝之容于聖殿之內，備極禮儀，慶賀之盛也。

龍髯雖遠。

云 龍髯，弓劍中史紀黃帝昇云天事也。事雖迂誕，景淨姑

借言之，謂古帝修道顯著異踪，今也玄宗令繪五帝之容，置之聖殿，人視其容

如親炙其光，故云日角舒光，而天顏咫尺也。



三載大秦有僧佶和。

云 三載者、天寶三  
云年也、乃吾主降

世後七百四十五年也、此言天寶三年、  
有西士佶和、自大秦國來、蒙玄宗詔賚  
之、隆命羅合及普論等、共十七司祭之  
士、同于禁宮、願聖經、而行修道之事、當  
時聖旨勅諭裝飾聖堂、親題榜額、  
大顯光耀、其恩如山、其澤如海也。

肅宗文明皇帝。

云 肅宗即位之元年、乃  
云 吾主降世後七百五

十七年也、言肅宗于靈武等五郡、重建  
新堂、更益舊數、大開諸福之門、而皇極  
克建也。

代宗文武皇帝。

云 代宗即位之元年、乃  
云 吾主降世後七百六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四六

十四年也。降誕之辰，吾主聖誕本日也。言代宗每于聖誕之日，勤備異香，送于聖堂，謝主賜祐，得成御衆之功，命備御膳，以給司祭之士，顯其隆情。又言天主美利益人，廣生萬物之品，代宗體主行教，錫福于民，而亭之壽之也。亭壽義見老子。

### 建中聖神文武皇帝。

云

德宗卽位建中元年，乃吾主降

世後七百八十一年也。此言德宗勤業明理，化通幽玄，其祝無矯誣，可無愧心也。

### 至於方大而虛。

云

此言聖教修道之功，云尊主誠方義廣大，又

不自賢、愛人猶已、廣慈善貸、篤行哀矜、用彼以自修、用此以勸衆也、又明聖教之能、能使雨暘時若、人康物阜、生者、死者、咸獲其所、凡祈主者、舉念之頃、誠求至速、無不獲天主之昭格也、

或問、修道首謙者、何、曰、聖人云、人始修道、如謀累千仞之臺、必先厥基、如謀升九重之殿、必繇厥級、謙者、修道之始基也、初級也、能謙、斯有基、而弗傾、拾級而能上、否則不免頽落也、經戒善士曰、爾位益高、爾謙宜益甚、天主乃享爾謙、而祐爾

行、

或疑、所云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聖教之能如是、胡爲教中之人、恆有求而弗獲

者曰天時之變人事之乖悉繇天主欲免是者但當求天主不當妄求邪神固矣至有求天主而不應之故則聖人曰人非故也主恩如江恆流人罪如障厥流求而弗遂無異也雅各伯宗徒曰人求弗得弗知善求先改厥惡而後致禱乃爲善求攸求乃獲昔古教之時有異天主弗允其求者主命聖人告之曰汝聽吾命吾聽汝求汝啟口吻吾速傾耳雨暘罔乖年穀長稔稼一穡百汝倉一歲而充汝及僕畜皆足皆餘繇斯以觀天災人害種種患難皆人自招苟奉聖教而敬承主命改惡遷善勉焉日孜孜又奚有求而弗獲者哉或疑求土神者嘗有靈應曷云無益而不當求曰邪正不得並也正者惟有一

天主則邪者盡皆土神，正者益人，邪者害人，或求天主而不應者，非天主不顧其人也。天主顧之有過其求者，如子求父母以物，父母或不與之，非父母不愛其子也。正慮時不宜與而與之，不足利之，適爲害之。天主乃吾人其父，其爲吾慮，大過人親之慮其子焉。或有求而弗與者，將欲懲吾往非，而增吾來善也。吾知主旨，速于遷改，不甚善乎？彼或求土神而有應者，亦非真土神之靈，而果愛其人也。人槩不識凡所降賜，皆繇天主而妄以其效歸于土神，彼卽乘人之奉已，而竊天主之功，以爲己力，狡計多端，引人入邪，竟致獲罪天主，率受永殃。此所謂求土神者，非徒無益，而又被其重害也。戒哉，戒哉！昔天主諭古教人曰：獨

吾乃真主，人之生死，特係于吾。吾欲厥生，輒生；吾欲厥死，輒死。經記一惡王病劇，命內臣至土神廟求祐，方行，天主呼一先知聖人，令速迓王使，責之曰：「國中自有真主，能愈王疾，奚爲往禱土神？彼似真而實假耳。無聞目，無見鼻，無臭，盡惟土偶。王乃背吾向彼，病必甚，未幾必亡。先知者旣傳主命，王果如其言而死。夫繇天主之諭，與經之所記，土神之無能信矣。求之者，不得其福，反得其禍，盍深醒乎。」

###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

云

伊斯者，司祭

云者之名也。王

舍者，西郡之名也。此言伊斯繇小西王舍之郡來入中國，其德高，其學備，其藝

精、効、節、策、名、備、極、眷、寵、也、達、娑、者、釋、氏、  
之、名、當、時、有、掌、賓、之、職、因、接、衆、而、蒙、慈、  
惠、之、稱、者、也、舉、此、以、明、伊、斯、之、美、大、勝、  
其、人、而、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蓋、惟、聖、  
教、之、內、有、哀、矜、之、行、十、四、端、而、食、飢、衣、  
裸、顧、病、葬、死、皆、其、行、之、最、著、者、當、時、哀、  
矜、之、行、伊、斯、倡、之、而、大、人、君、子、如、郭、汾、  
陽、者、皆、樂、効、之、繇、是、聖、教、之、美、行、表、白、  
于、人、目、也、已、序、之、以、此、終、者、蓋、欲、人、識、  
聖、教、之、功、本、其、愛、天、主、之、心、推、以、愛、人、  
其、德、並、立、而、不、孤、也、碑、文、止、是、後、頌、不、  
過、總、括、序、言、以、贊、之、首、惟、真、宰、次、美、列、  
宗、明、國、祚、之、所、繇、而、以、爲、聖、教、之、弘、功、  
弗、可、以、弗、誌、也、義、旨、顯、白、故、弗、更、贅、  
諾、不、敏、爲、是、詮、也、惧、夫、虛、前、賢、之、志、  
錮、後、學、之、迷、按、碑、弗、辨、撫、入、他、門、爰、

舉碑序實義，乃他教不能解，不能竊者，表而出之，致據聖教諸西來原本，稍釋其下，匪敢自任一斑，庶令千載上下，要歸一致，而無疑爾。於戲！巨唐累朝，聖教光昭，君臣弘獎，房郭諸公，中史推美，旣乃顯列，今時學者，稽古多勤，苟詳斯序，聖教流行，其來舊矣。今之所傳，無二于昔，信好之望，存乎博洽，若國朝治隆三代，道軼漢唐，諾輩于茲，沐浴四朝，翻經譯義，編編足考，然而聖德未鐫，頌音莫繼，則請俟之。今日房郭焉，區區渴懷，跂予望之。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終



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



萬曆己未出地崇禎戊寅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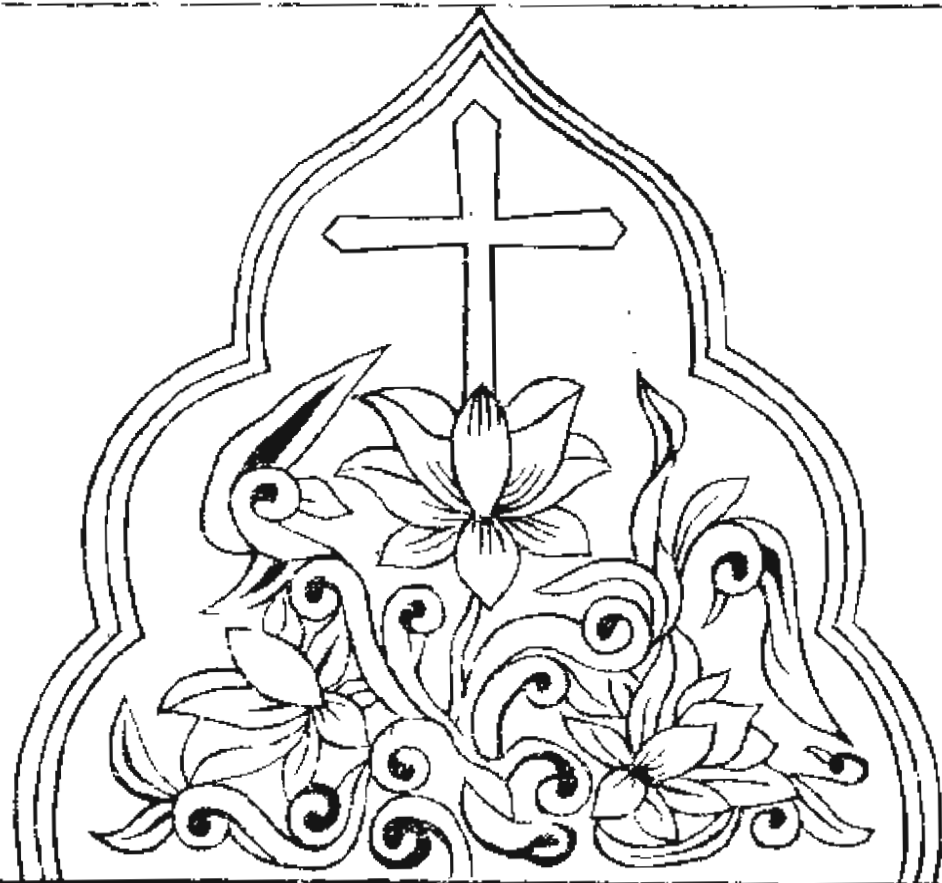
聖架茲古石。置溫陵東畔郊。年代罔知。往來無覩。  
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

主心鑒格昭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豎桃源堂中。

張賡記



閩泉州府城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郡志云。唐乾符中。郡人構庵居僧齊固。廣明元年。更名東禪。後廢。近寺百武許。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識者。于崇禎十一年二月。吾主復。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見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聖堂云。



閩泉州城水陸寺中。有古  
十字架石。爲大司寇蘇石  
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禎  
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見之。  
于吾。主受難之前日。奉  
入聖堂。按郡志。水陸寺。唐  
玄宗六年建。今廢。

*L. 1. Filia. B. Vol. II. Fasc. 1*

天主教實錄



BORG. CINESE 324 (1)



天主聖教實錄



天主聖教實錄引

嘗謂五常之序，仁義最先。故五倫之內，君親至重。人之身體髮膚，受於父母。爲人子之報父母者，皆出於良知良能，不待學而自然親愛。故雖禽獸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乎。余雖西國，均人類也，可以不如禽獸而不思所以報本哉。今蒙給地柔遠，是卽罔極之恩。將何以報，惟以天主行實原於西國，流布四方，得以揀拔靈寃，升天堂，免墜地獄。姑述實錄，譯成唐字，畧酬柔遠之恩於萬一。

云爾。况能從此聖教者。其事不難。不必坐守禪定。亦不必屏棄正業。一惟誠心奉敬天主。無有疑二。則天主必降之以福矣。寶錄未見之先。如黑夜無光。不知生死之原。寶錄既見之後。自明天主根因。而知所以善善而惡惡者。真若扒雲霧而覩日月矣。抑或視爲故紙。則受永刑入地獄。終難克見天主。夫誰咎。夫誰咎。第天主教義理精微。難以闡發。故作二人問答。於是篇云。

昔

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遠西羅明堅撰

耶穌會

後學

羅明堅

述

陽瑪諾

同會

費奇規

重訂

孟儒望

值會

傅汎際

准

月三十一日



月三十一日

天主聖教實錄總目

真有一天主章之一

天主事情章之二

解釋世人冒認天主章之三

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之四

天神亞當章之五

論人竟不滅大異禽獸章之六

天主聖性章之七

解釋竟歸五所章之八

自古及今天主止有降其規誠三端章之九

解釋第三次與人規誠事情章之十

解釋人當誠信天主事實章之十一

天主十誠章之十二

解釋第一面碑文章之十三

解釋第二面碑文章之十四

解釋天主勸諭三規章之十五

解釋聖水除罪章之十六

天主聖教實錄

耶穌會 後學羅明堅 述

真有一天主章

問天下萬物。惟賢才最貴。蓋以賢才通古今。達事  
理也。故欲明理之人。不遠千里而師從之。予自少  
時。志欲明理。故奔走四方。不辭勞苦。其所以親炙  
於明師者。誠不少。切磋於良朋者。亦至多。孜孜爲  
善。吾心猶未足也。何者。今世之事。雖可畧明。死後  
之理。誠未知也。今幸尊師傳授天主經旨。引人爲

善。救拔靈寃。升天堂。予特來求教。希勿吝答。曰。堅  
生西國。聞中華盛治。不憚風波。泛海三載。方到

明朝。今居於此。非爲名利。惟奉祀天主而已。蓋天  
地之先。本有一天主。制作乾坤。人物普世。固當尊  
敬之人。雖至愚。知有尊長在上。則知奉敬。只不知  
誰爲至尊。而奉敬之耳。予見賢友敏達。姑揭一二  
正理云。天地之中。真有一尊。爲天地萬物之主。吾  
西國人所奉之真主是也。吾且以理譬之。譬有外  
國一人。遊至中華。見其各處州縣府司三院。承事



一位人君。撐持掌握。故能如是之安泰。雖未嘗親  
至京師。目見君王。然以理度之。誠知其有一位人  
君也。如此。乾坤之內。星高乎日。日高乎月。月高乎  
氣。氣浮於水。水行於地。地隨四時而生花果草木。  
水養魚蝦。氣育禽獸。月隨潮水。日施光明。予忖度  
之。誠知天地之中。必有一至尊無對之天主。行政  
施權。使無天主。焉能使四時而不亂哉。此乃第一  
之喻理也。且物不能自成。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  
必成於良工之手。人必生於父母。鳥必出於其卵。

知此則知天地不能自成。必繇於天主之制作。可知矣。此余所以知其原有一天主也。此乃第二之喻理也。且日月星宿各尊度數。苟譬之以理。誠如舟楫之渡江河。檣艦帆舵百物俱備。隨水之上下。江海之淺深。風濤之或靜或湧。而無損壞之憂者。則知一舟之中。必有掌駕良工。撐持掌握。乃能安渡。此固第三之喻理也。何況天地之間事物如此。其至衆也。苟無一主。亦何以撐持掌握。此天地萬物哉。此余所以深知其定有一尊之天主也。

天主事情章

或曰予聞尊師明言始知誠有一天主矣敢問天主之說何如答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吾得以形聲而名言之若天主尊大無形無聲無始無終非人物之可比誠難以盡言也嘗聞古有一位人君欲知天主之說問于賢臣賢臣答曰容臣退居一月尋思乃敢以對至期而君問之答曰此理微妙誠然難對乞再容一月何如如是者已三月矣並無以對君怒曰爾何戲侮若此臣曰臣何敢戲君但

此理精微益思而理益深。亦繇仰觀太陽益觀而  
眼益昏。是以難對耳。又聞古有一聖人欲盡明天  
主之說。晝夜尋思。一日在於海邊往來。遇一童子。  
手執漏碗。望海而行。聖人問曰。子將何往。童子曰。  
吾執此碗。欲汲盡此海水。聖人笑曰。欲以漏碗而  
汲盡滄海。子言謬矣。童子曰。爾既知漏碗不能汲  
竭海水。而顧勞神殫思。求窮天主之量。豈不大謬。  
須臾童子不見。聖人驚悟。知其爲天神也。以此觀  
之。則天主誠非言語之所能盡。吾直解其畧耳。但

天主之德甚。是圓滿無所不足。予先以聖靈之德。人皆稱火甚熱。何也。因其能熱乎萬物。又稱日甚光。何也。因其能施光於月。而照萬物耳。夫火之熱。日之光。萬物之靈秀。皆天主之德之所及也。是以稱其圓滿而無所不足也。此乃天主第一之事情也。且又甚嘉。而能施恩於人物。何以徵之。作之金石珠玉。作之草木花果。又作之諸般禽獸。而使之知覺運動。若夫作成人類。則又賦之靈。竟聰明睿智。達事情。知物理。是以稱其甚嘉也。此乃天主第

二之事情也。且天主甚是靈通。何以知之。知其魚游而處之水。鳥飛而處之木。走獸之類。而置之山野。又明普世人心之善惡。是以稱其靈通。此乃天主第三之事情也。天主有甚權衡能幹。而能宰制乾坤。生養人物。夫當世之王者。且能行政。平治天下。况天主乎。是以稱其權衡能幹。此乃第四之事情也。且又正法。而能賞善罰惡。人之爲善者。今世雖未盡賞。至於身後。必降之以永福。爲惡者。今世雖未盡刑。至於身後。必加之以永禍。此乃第五之

事情也。天主且甚慈悲。人若犯罪而能遷善改過。哭求救宥。則亦恕之不責。是以稱其慈悲。此乃第六之事情也。又見天主無爲而成。苟有作爲。亦只成於須臾之間耳。若夫人之欲成一器。必賴良工精製而後成。若無良工。則不能以成其器。天主與世人。大是不同。是以無爲而成也。此乃第七之事情也。或聞之而躍然喜曰。吾今真知天主之事情矣。第欲以身允之。未知得否。答曰。得見之以理。而不得見之以口。且宇內之物。一者有形。一者無形。

有形之物。眼得而見之。無形之物。若天神魔鬼。人之靈竄等物。人皆不得而見。但度之以理而已。亦猶見其室上烟騰。雖未嘗親至室中。自然知其室中之有火矣。見其人身運動。明智則知其有靈魂。若愚昧之人。見有形之物。則曰有。若無形不得而見者。則曰無矣。因此余言天主。天神魔鬼。靈竄等。皆是無形。人不得而見之也。若賢者則不然。見其有天地。則知有制作天地之主。見其人身之運動。明智。則知其有靈竄矣。此所以言欲見天主。而不



得見之以肉眼也。

解釋世人冒認天主章

或曰。吾平日所習詩書。亦有數卷。其中義理與此大異。茲者領教尊師。方足吾願。先聞真有一尊天主。復聞掌握乾坤。及其圓滿慈悲等情。誠爲正理。奈何當世之人。不識天主。將妖詞洋溢。普世何哉。有者曰。宇內靈神極多。不特天主。有者曰。天地至尊。非餘物之比。有者曰。釋迦彌陀。真成道果。有者曰。世界並無靈神。凡事皆繫乎命。妖詞多端。罔知

真理希指引爲幸。答曰。余見尊友畧明諸經。又以妖詞詢問。吾故樂告。蓋人之翳眼光明。得以真知正理。亦猶明目之人。見其物之白者曰白。黑者曰黑。人之翳眼暗昧。不得明其正理。似乎盲瞽之人。以白爲黑。以黑爲白矣。予今言之。天主最靈。獨有一尊。掌握宇內事物。譬如一人止有一首。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假如有二。則國家亂矣。故曰天主獨尊。其餘天神。亦不得配乎天主矣。且天非尊神。乃天主之家庭也。世之奉事乎天。亦何異

于遠方鄙細之人輒至京都見其皇宮殿宇則施禮而拜之傍人有笑之則曰吾拜吾君夫何笑今人奉敬乎天是卽拜皇宮之徒耳其可笑當何如或者又問汝言天非尊神焉能化生萬物哉答曰化生萬物皆繇天主掌運諸天流轉而降之雨露然天能降之雨露而其所以降者天主使之也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繇匠人使用乃能成器也或問釋迦勤苦勞心著作經文四千餘卷果無可誦讀與曰釋迦經文虛謬皆非正理故不可誦姑試

論之曰。四生六道。人。鬼。輪迴。又曰。殺牲者。鬼靈不  
得升天。或魂歸天堂者。復能迴生世界。及地獄。克  
滿之際者。復得再生於人間。又曰。禽獸來聽講法。  
亦得以成其道果。又有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  
經。囑其後人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  
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家有錢財。買經誦  
讀。則得以升天受福。若修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  
買經不得。亦將墜於地獄。與此釋迦之言。誠不可  
信。或問。彌陀釋迦。既非得道之人。若人求福感應。

甚驗何也。曰：此等皆邪魔惡鬼潛附佛像之中。誘世人。是以求之有應也。或問：天主何故容其邪神而不除滅之也。曰：人既背主向魔。故邪魔惡鬼得以迷之。上古之人甚愚。見世人畧有威權。及其死後。則立之貌像。置之祠宇。以爲思慕之跡。及其年久。人或進香獻紙。以爲祈福之基。魔鬼因欲迷人爲惡。故居於神廟。以應世人之祈求。夫人之奉敬邪神。及其既死。則靈魂墜於地獄。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幸也。或曰：予聞人之貧富壽夭。皆

出於命。未知是否。曰。人之貧富壽夭。要皆天主之所命也。或曰。天主至公。則當賞善而罰惡可也。吾觀世人固有惡者而富貴。亦有善者而窮貧。何也。曰。善惡而見報者。其事固少。至於死後。善者靈魂升於天堂而受福快樂。悠久無疆。惡者靈魂墜於地獄受刑苦楚萬狀。永遠不脫。此其事甚大也。然其間亦有爲惡而富貴者。行惡之中。亦有小善者存。故天主以財物見報之。若死後。則必加之以刑矣。亦有爲善而貧賤者。爲善之中。亦有小過。故天

至以貧賤見報之。至於死後。必加之以福矣。故吾曰萬事皆繇天主。而不出於術數之命也。

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

前已明言天主之德。今以制作天地人物言之。自五千五百五十餘年以前之時。別無他物。只有一天主。欲制作天地人物。施之恩德。故於六日之間。俱各完成。第一日。先作一重絕頂高天。及其衆多天神。混沌之地水。第二日之所成者。氣也。火也。九重之諸天也。第三日。則分其高者爲山。流者爲水。

第四日。則作之。日月星辰。第五日。作衆禽飛於上。魚鱉游於水。第六日。作百般走獸。及人祖。以生育乎人民。或曰。此事皆未前聞。今得領教。誠爲至妙。若第一日之制作也。有幾件事否。答曰。第一日之所成者。其中固有四般。第一般者。地也。此地甚廣。周圍計九萬里。其中心。乃地獄之所在也。地形重乎水。是以地居于下。水浮於上。第二般者。地上之水也。水環地外。似乎鷄卵之白。地居水中。如有鷄卵之黃。第三般者。絕頂之高天也。天神與奉天主。



之聖人俱居於此。第四般者。造天神之數衆多。或曰。我今已知天主先日作地。譬如房屋之定基址。及成絕頂一重之高天。而覆乎世界萬物。譬如房屋之成其障蓋也。曰。此言誠是也。今吾就汝所言。房屋之事。而明言之。第二日之制作。亦有二般存焉。第一般者。絕頂高天之下。又作九重之諸天。上下相包。如葱頭然。若第九重之天。流行似箭之速。一日而周天一次。第九重之天既動。而下八重諸天亦因之以俱動矣。若第八重之天。衆星所居之

天星之在天亦猶木節之在板也第七重者填星所居之天填星者土星也第六重者歲星所居之天歲星者木星也第五重者熒惑星所居之天熒惑星者火星也第四重者日輪所行之天第三重者太白星所居之天太白星者金星也第二重者辰星所居之天辰星者水星也第一重者月輪所行之天也第二般者乃月下之火此火與月相近其性甚熱而又次燥也是以與水之性相背馳第三般者乃火下之氣也此氣雖在火之下實則水

之上也。其性甚濕。而又甚熱。是以與地之性不相和。至於第三之日。天主作其地。與人物所居。沙漠地。水混沌。故分其山。處之高。人之困於水者。有所寄。河海分其處之低。橫流混濫者。皆繇地中行使。人物得循其居。止于山。則布之草木。又作一處甚妙光景。付與原祖亞當。所居。第四日之所作者。日月五星。分於諸天。諸般星宿。居於第八重之天。施光於宇內。爲人所瞻仰。但月屬陰。本無光。必借日之光。以爲光。臨朔之時。日疊乎月。是以月光

在上。世人見其月昏。至初三四。則月頗離乎日。故上弦。臨望。日月相對。世人居中。是以見其圓滿而光明。至於二十三。四。則日復近乎月。故下弦。日月旋轉。及其相映之際。遇地隔于中。地影衝障。是以世人見其月蝕。月行黃道而遮其日光。故世人見其日蝕也。若第五日之所作。使魚蝦游于水。衆禽飛於空。而生生不已。第六日。則先成其百般走獸。次成一男。名曰亞當。後成一女。名曰厄襪。使之配偶。此二人者。乃普世之祖。使居樂土。是謂地堂。無

寒無暑百果俱備。且天主令之曰爾若尊順乎我則萬物亦順乎爾。爾若背我則萬物安肯順爾哉。

天神亞當章

或曰前言天神亞當天堂地獄四事。尚未通曉。望明教我。答曰。吾先告爾天神亞當之事。蓋天主之所成者有三般焉。一者無形。一者有形。一者魂形。兩全若無形者。乃是天神聰明超出世人。世人亦不得以肉眼見之。世人要做一件事。久即忘却。天神則不然。且天神之心。欲爲善事。則終始如一。絕

無倦怠之心。豈若世人作事。嘗有半途而廢之情。所以天主令此天神。指引世人爲善。或曰。敢問天神共有幾多。答曰。天神衆多。難以勝數。即使古往今來世人。亦不如天神之多也。或曰。抑不知此等天神。亦得居天堂否。答曰。天主造之天神。誠有尊卑不同。其中分作九品位次。造之世人。任其爲善爲惡。然後從而賞罰之。若天神之在天堂。亦是如此。天主當時方造天神之日。囑之曰。爾等安分。則得同吾受福于天堂。若違法犯分。吾卽重刑不恕。

間有一位總管天神。名曰路祭弗爾。甚是聰明。美絕。尤異於衆天神。乃告管下衆天神曰。吾得掌握乾坤人物。而與天主同品。間有天神應之曰。然。天主因這天神驕慢犯分。並與衆天神之黨惡者。逐出天堂之下。而爲魔鬼。是以魔鬼常恨乎天主也。或曰。天神之被逐者。共有幾多。答曰。三分中逐有。一分下去。天神常懷被逐之恨。故迷誑世人爲非作惡。及惡人死後。卽拘其靈竄。進於地獄。此乃魔鬼之幸也。人若心正爲善。則魔鬼不得而害之。及

其既死則竈升天堂受福矣。其餘二分天神永居天堂奉敬天主。專于引人爲善。或曰尊師言魔鬼無形。人常見其似乎猛獸。何也。曰魔鬼欲人驚駭。故變成形像。而使人得見也。或曰天神未得罪天主之前。居於天堂。亦有幾久。答曰天神方成之際。卽獲犯上之罪。遂逐下爲魔鬼矣。或曰天神既被逐。則彼所居之位。卽空了。吾不知後亦有人居此位否。答曰此問甚妙。而且有理。吾言第一端之物者。天神魔鬼有靈無形者也。今且告之以竈形兩



全之說。天主既逐下天神。則天堂之位已空。故造亞當。阨襪。覓形兩全。使之生傳人類。其間若有爲善之人。則取其靈。覓升天。以克天神之位矣。或曰。原祖亞當也。似世人否。答曰。亞當覓形兩全。與我等一般。但他聰明美貌。故爲普世之祖。彼時若不違誠。天主當使亞當常生不死。及其年久。則覓形俱升天堂受福。雖後世子孫。亦得如是。彼時既違其誠。則天主逐之出地堂而罰之。得有勞辛死亡諸苦。所以今人之有疾病災難亡夭者。皆因亞當

之所致也。彼時亞當既違其誠，自知得罪天主，是以哭告天主，求赦罪愆。天主見他悔過，但許其靈竟待後升天也。或曰：當時亞當違何法誠？答曰：天主既造成亞當，置之地，堂快樂之所欲，試其心，先以一樣果子囑之曰：此果不許汝食。若食此果，卽是違吾誠耳。魔鬼見亞當循善，妬其後日靈竟升天，卽誘亞當食之，以違天主之誠。是以亞當既自得罪，復貽其罪于子孫。而與天主爲讐矣。夫無形之物，與夫竟形兩全之物，余已明言。若夫有形無

魂之物者。天地水火等物。止有形象而無靈寃者也。

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章

或曰。尊言人有寃形兩全。禽獸亦有寃形兩全。二者相同否乎。答曰。人有寃形兩全。禽獸亦有寃形兩全。人之身體固成於水土氣火。而禽獸之身亦成於水土氣火。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乎其有靈魂。吾嘗聞異端有言曰。人之靈寃。或進于禽獸之身。而回生於世間。此誠虛誕之詞也。夫人自

已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安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禽獸之魂不能論理。但覺肉情。謂之覺魂。只合乎禽獸之身。奚可以人之靈魂而合乎禽獸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劍之鞘。烏能以刀之內而合乎劍之鞘哉。欲知禽獸之魂不同乎人。必須虚心以聽。可也。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之魂者。草木也。此魂只扶其草木生長而已。及草木枯萎。此魂遂滅。中品之魂者。禽獸也。此魂在於禽獸之身。能助禽獸之生長。及其

耳目之覺動至於身死則此魂遂滅上品之魂皆  
人也此魂之扶乎人有三。一則能扶其身之生長。  
二則能助其耳目之覺動。人身既死則此二事俱  
無矣。若夫第三則精靈之魂能明事理欲爲則爲。  
欲止則止。雖至身死而此一事固常存而不滅也。  
或曰尊言魂有三事其扶助生長覺動二事身死  
則隨身而滅。惟精靈一事身雖死乃能常存而不  
滅。吾固不能無疑。答曰扶助生長覺動之二事皆  
賴身用事故身死而此二事俱滅。若人之靈魂不

賴乎身。故身死而精靈之魂。悠久常存而不滅也。或曰。尊言二事。賴乎人身。靈魂不賴乎身者。幸明教我。答曰。吾今先以二端之賴乎身者言之。誠以目司視。耳司聽。鼻之于臭。口之於味。四肢之知其冷熱。固矣。設有一物。不置之目前。而置之背後。則不見。物之有聲者。近於耳則聞。遠則不聞。物之或香或臭。近於鼻則能辨。遠則不辨。物之鹹苦辛甘。入口則知。不入口則不知。又如同一耳也。聾者則不聞。同一目也。瞽者則不見。此所以余言身死而

之事亦變之以滅也。若夫精靈之一事固不論賢愚而皆變之者也。譬如禽獸若逢饑餓見有可食之物不擇是非而遽食之。若人則不然。苟遇饑餓之賜立志不食。卽雖美味擺列於前而亦不食。又如人之身遠遊在外而此心一點尤必時常掛念家中。則此明理之靈魂誠不賴身而用事者也。故余言人之靈魂大異乎禽獸者如此。或曰尊師所言人魂不滅。吾嘗聞人有言靈魂隨身而滅。何如。答曰。禽獸之身魂皆因水土氣火而成。苟此四

者。有一相勝而不相和。則身隨死。身既死。則魂遂滅矣。人之身。雖亦繇於水土氣火而成。但人之靈魂。乃天主所特賦。非成於水土氣火。是以不能滅也。此乃第一之理。且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假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而富貴。爲善者而貧賤。天主必待其人既死之時。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升之天堂受福。審其惡者之魂。而置之地獄受苦。若魂隨身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此乃第二之理也。且普世之人。亦有棄其事業家



性而爲天主精脩苦行若魂與身俱滅亦何須脩  
行哉此乃第三之理也惟人有靈魂故人常問人  
之死後如何若禽獸則無靈魂故未聞問及禽獸  
之死後如何人何故而常問也皆因其魂之不滅  
而已此乃第四之理也或曰人死靈魂不滅既是  
不滅吾不得而見聞之答曰宇內之物不得而見  
者亦猶夫風能動物人亦不得而見其形也亦如  
黑夜之時雖有人近汝汝亦不得而見之若欲見  
黑夜之人必須燭火然後得見若以汝之靈魂欲

見惡人之魂。而及其無形等物。必須至於死後。得見天主。天神。魔鬼。及人之靈魂。無形等物也。或曰。人死之後。魂既不滅。何故不在本家。而哭顧其妻孥家人乎。答曰。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惑明其事亂矣。且不謂之死矣。且觀星宿居於諸天之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于地。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魚鱉之在水者。不得往於山林。而雜乎禽獸。故言萬物各安其所。不得而變動也。譬如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

岸亦不得往而食之。是以人之靈魂雖念妻子，不得回在家中。或曰：人之靈魂未升天堂之先，居於肉身之時，常與妻子合歡。及至死後升天之時，不知亦有合歡於妻子之思念否也？答曰：人魂若離其身，則與在世之日不同矣。亦猶水性常趨下而歸於海，及其太陽炎照之時，則變其氣之輕清上騰，而無趨下歸海之性矣。是以吾嫌異端之虛詞，言人靈魂既離乎身，復投別人之胎而回生于世界也。或曰：尊言靈魂永不滅，夫既不滅，則必

須費用。吾不知其費用何物也。答曰：人之與草木禽獸，其類各別，類既不一，則所用亦異。何以見之？草木，下品也。所用之資甚卑。故用之糞土。禽獸中品也。而勝於草木。故食用芻草。世人上品也。故用珍羞美味。因其品之高。故生時所用之資必高。若夫人之靈魂更極尊貴。故不用世間有形粗物。而但用明理之神味。真知灼見。不容世間虛詐矯誣之禮以欺之也。

天主聖性章

天主一性而包含三位。西土謂之伯瓊亞也。第一曰罷德肋，譯言父也。第二曰費畧，譯言子也。第三曰斯彼利多三多，譯言無形靈聖，或聖神也。分別位有三者，合性體言之，總一天主而已。須知此三者更無大小，無強弱，無先後可言也。且約舉兩三端以推之。其一曰：凡有神性者，本有明悟，亦有愛欲也。司明悟者，先引而使知。司愛欲者，後從而使行。無明悟，則昏昧，不得知所當行也。無愛欲，則虛弱，不得行所已知也。兩者相須相賴也。司明悟者，

既明事物。必生事物之象。而含存之。司愛欲者。愛一物。必生一愛情。而內含存之。此神性之妙用也。凡有神性者。皆然矣。其二曰。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恃他體。以爲物。謂之自立。物之不能自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謂之依賴。自立之物。或有形者。如天地人身等類是也。或無形者。如天神人之靈魂等類是也。依賴之物亦然。或有形而賴有形自立之體。如五色之類是也。或無形而賴無形自立之體。如五常明才七情等是。

也。人物及鬼神皆如此。極上天主至精至純之情性，豈有自立依賴之殊也乎？則明悟愛欲等內發之情用，本自立無賴而成一純性一純體矣。其三曰：天主必至靈至神者也。至靈至神則不能不明盡其性之妙也。明盡其性則不能不生其象也。此象因爲天主內發之全象，故於天主必同性體同知能無多少之異焉。因爲天主自然之象則無始終無先後無移變之殊焉。雖然彼此無不同唯位不同矣。蓋本有授受之次第故也。卽授者謂之罷德。

助。父也。第一位也。受者。謂之費畧。子也。第二位也。又發明其所生之子。必不能不愛之。子明其所授生之父。必不能不親之。父子相親愛。則愛情繇發矣。此愛情因爲天主內發之情。則於天主必同性體。必同知能。無多少之異焉。因爲天主自然之愛。則無始終。無先後。無變移焉。直因其爲二位相親之所繇。立故特有次第之殊。而謂之斯彼利多。三多聖神也。第三位也。天主一體三位。此之謂也。嘗譬之水。爰出于泉。流于川。聚于湖。泉川湖雖三。其



水實惟一而已。罷德肋爲無源之源。則泉也。罷德肋源生於罷德肋。則川也。斯彼利多三多。源發於罷德肋及費畧。則泉川共聚之湖也。若天主位雖分三體實唯一。蓋神妙之極難以言語形容。一而三。三而一者也。

解釋魂歸五所章

或曰。尊言天主造成萬物。各有其所。又言人之身死。靈魂亦有所。吾欲知其靈魂之處。何如。答曰。天主造有五所。以置人之靈魂。地心有四大穴。穴

第一重最深之處。乃天主撥置古今惡人及魔鬼之獄也。其次深者。古今善人煉罪者居之。蓋善人死時。或其罪未及贖竟。則置之此所受苦。迨其罪盡消除。卽獲升天堂矣。又次則未進教之孩童居之。孩童未嘗爲善。不宜上天堂受福。亦未嘗爲惡。不宜下深獄受苦。第以元祖亞當遺有原罪。故處之此。所雖無福樂。亦無苦刑。又次則古時聖人居之。夫論聖人功德。死後卽可升天。但亦因亞當之罪。天門閉而不開。以故凡古聖死。其靈魂姑居此。

處以待耶穌受苦之後降臨取出引導之使升天堂也。天堂之處甚是清潔高聳。天主並諸位天神俱居于此。凡進教人在世守天主十誡其死後靈魂到此與天神爲侶和順相愛眼見天主晝夜光輝無寒無暑無饑無渴無病無苦甚是快樂而悠久受福矣。此乃天主賞善之所也。

自古及今天主止有降其規誡三端章

或曰。前言世人違背天主法度。則置之地獄。不知天主以何規誡使人遵守而救人靈魂升天。答曰。

天主之造世人。若有爲善。則取之升天受福。故降其誠於普世。使人爲善。而救其靈魂升天。先一次之誠。天主並無字跡示人。其中只有二事。第一條。使人心。中自知。只有一天主所當敬奉。第二條。使人存一推已及人之心。如不欲人以無禮加諸我。則亦不敢以此加之于人之類。人若能遵此誠。則升天堂受福。而與天主同樂矣。若違此誠。則墜地獄。加刑。而與天主爲讐矣。此乃先次之誠也。至於二千四百五十年之後。世人漸忘此誠。惡事日興。

人皆無行善之心。天主大發慈悲，復降一端之規誠。令一聖人解釋前誠，出示普世，使人復知爲善。此誠中有三事：一者教人奉事天主禮儀；二者以十誠教人行善；三者教人以善政治國。至於一千五百一十年之後，天主見普世人違誠，又皆相從爲惡，乃復降第三次之規誠，卽今所守之十誠也。此誠至平而又至善，乃天主自降生於世界而親自教人。彼時至今，有一千五百八十四年矣。自此誠之後，再無別誠也。或曰：先一次之規誠，果是何

人而賦普世。而使之知也。答曰。乃天主默示人心也。世上爲王者。亦不得與人法度。而救其靈魂升天。蓋爲善去惡。此乃正法。人人不須學習而自知。亦猶物之全者大。物之半者小。此理亦不待學而自明也。或曰。古者天主付人規誠。默示人心。吾不知當時之人。爲善爲惡。答曰。古者人漸衆時。又相從爲惡。只有一人爲善。名曰諾厄。天主命天神告於諾厄。說某日世界有大難。是以諾厄預知。卽造一巨艦。將妻子婦女八人。及其禽獸之類。俱載于

艦中。後果天降洪水四十日。世界人物一切淪沒。及至洪水休息。諾厄登岸爲家。仍前生繼。以其禽獸盡放之。山林傳種。後至年久。諾厄子孫衆多。分居萬邦。及至四百年之間。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有五城之處。人皆爲惡。將男作女。而行邪淫等事。天主降火。燒死五城之人。中間只有一善士。名曰落德。天主使之預知。落德同二女逃出全命。或曰。先時規誡。吾已知。是天主默祐人心自知。非有書寫字迹矣。其第二次之規誡。有書示人。吾不知何人

而降之也。答曰：向也。已言世人不得以規誠與人。惟天主能以規誠與人。彼時天主令一聖人，名曰每瑟。將此誠書教萬邦。又有善士，將此誠解釋。使眾人皆知。或曰：第三次之規誠，吾未知是何人而降也。答曰：天主見人違誠，自降生於世教人。親講此誠，平而且妙。正而有理。或曰：天主三次之規誠，何如。答曰：先時規誠者，乃默示乎人心。人難盡守。故天主復作次之規誠，令一聖人曉喻普世。此誠之中，條件極多難守。至天主降生，除前誠之多端。



者。改舊從新。使人易守。吾譬先次之規。誠世人不能盡守其詳。亦猶初種之禾苗也。次之規。誠雖有聖人解釋。勝乎先次之誠。猶如苗之有孕。然其所以不結實也。終之規。誠輕善明白。誠如禾苗之結實。人皆知此中之實。可以養人也。或曰。終之規。誠所教人者何事。答曰。終之規。誠教人者。前有愛天主。萬有之上。三條。後有愛人如己。七條。名曰十誠。凡人守此十誠者。自能得天主之寵愛矣。

解釋第三次與人規誠事情章

或曰吾未知第三次之規誠何如。答曰爾欲知此。且以理譬之。如人欲往一處。須用三事。一則此心專要去。到則得以往之。若心不欲去。則不得以往。之二則須明其道路。則得以往之。若道路不明。亦不得而往矣。三則必須有力。則得以往之。若力不足。亦不得而往矣。世人之欲升天堂者亦然。一則決意要去。如尊信天主十二條事情是也。二要明其道路。如十誡是也。三則必須氣力。如七條撒格辣。而多是也。解三次之規誠教人其中只有此

三事耳。人能遵守此三事。則得以升天矣。

解釋人當誠信天主事實章

或曰。尊言人當誠信天主事實。吾不知其當信何事也。答曰。一者當信惟一天主。全能者罷德肋。故爾時從無造有。化成天地。蓋天主三位一體不分。共一全能。其化成天地。獨言罷德肋化成天地者。以彼二位。一爲子。一爲聖神。則第二三位。皆繇于第一位。罷德肋也。故言第一位。而二者在其中矣。又造成天地。屬能。而能之事情。屬罷德肋。第一位。

也。獨言造成天地者。天地內。包函萬有。言天地。則萬有在其中矣。二者。當信天主第二位費畧降生。名耶穌契利斯督。耶穌。譯言救世者。契利斯督。譯言受油擦。古禮立王。及主祭之宗位。以聖油點其額。天主第二位費畧降生救世。本爲萬民之主。而又始立天主大祭之禮。故以此義爲名號也。三者。當信天主選擇世間良善童貞女。名瑪利亞。是爲聖母。不繇交感童身而受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多之降孕。聖母瑪利亞。孕九月而生耶穌。既生。

之時。並無半點汗穢。仍前全體之室。久經四門射光於琉璃瓶中。光雖在內。而琉璃瓶位等不穿漏也。四者當信耶穌到三十三歲之時。自願在十字架上。被釘而死。救援普世之靈魂。或曰。天主無所不知。而耶穌何以不知人之害已。天主無所不能。而耶穌何以不能避人之害已。答曰。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已嘗示意於聖人。謂日後人有欲害已者。及既降生後。又嘗為聖徒言之極詳。何為不知。其不避害者。正欲因是而贖人之罪。乃降生

之本意耳。何爲不能乎。况天主之性。及人之性。湊合一位耶穌。受苦難死者。人性也。若耶穌天主之性。則未嘗受苦難死也。譬如日光照樹。樹雖砍斷。而日光猶存。則耶穌天主之性。譬之日光。耶穌之身。譬之樹耳。五者當信耶穌身死。魂進于古聖寄所。名曰令薄。救出人類原祖亞當。及往古諸聖人之靈魂。引而升之于天堂。受福耶穌。至於死後之第三日。以魂湊合其身。而復活于世。六者當信耶穌復活于世。又在四十日。與一切聖徒來往。詳究

教中奧理。命其傳道於四方。一日午間。忽於衆中。徒前昇天。祥雲擁護而去。居於天主罷德肋之右座。或曰。天主罷德肋原無形體。何以分左右乎。答曰。此尊耶穌之詞也。世人之禮。大槩以右爲尊。宗徒錄經者。言耶穌復活後。帶人之性與身上天。則得天主下之至尊位。而非諸天神與衆聖人所得。此也。七者。當信天地終窮之日。則耶穌從天降來。將往古來今人之生死者。公審判。從而賞罰之。或曰。人死時。天主卽因其平日善惡而報應之。亦所

得爲。何必待天地終窮之日乎。答曰。人死。本靈魂  
至于天主臺前聽審判。因向所行之善惡。卽受賞  
罰矣。若其肉身。置在墓中。俟日後之公審判也。八  
者。當信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與第一位罷  
德肋。第二位費畧。一體不分。一性。一能。一知。一善。  
更無大小先後之殊。九者。當信有聖而公之額格  
勒西亞諸聖相通功。額格勒西亞者。譯言天主教  
會也。天主所立之教。絕不作於人類所立之教。謂  
之聖教。又爲天下之總教會。非一國一方之教會。



也。謂之公教。諸聖相通功者。天主聖教中常有已往現在之聖人。其功德碩大。吾人所望。天主降福赦罪。不能恃自己之功力。亦賴聖人之轉祈。因而得天主之賞赦。是聖人之功。相通於教中人矣。又不獨通於在世之人。卽煉罪所之人。亦得相通。譬之天子寵賚功臣。而亦得贈廢其祖考子孫。理則一也。十者當信罪之赦。天主生人。原各賦以明德。能辨善惡。審從違。但人爲原祖亞當之原罪所蔽。故行事之時。多有過愆。此背天主之命。而得罪天

至者也。惟天主教會有二等赦罪之真禮。一則凡人誠心信道入教之時懺悔宿過。然後領受聖水。則天主盡赦其舊惡矣。一則入教之後。若有違誠而得罪天主。不得再領聖水。但有解罪之正規。必也自怨自悔。不當得罪於天主。請求解釋。乃必得罪之赦。而復爲天主所愛矣。十一者。當信吾人肉身死後。至於天主公審判之日。還要復活。上文已言。天地終窮之日。往古來今人之生死者。公同復活。受天主之審判。從而賞罰之矣。但此肉身之復

活惟天主之力能然。蓋天主制作天地人物之先，能以無物爲有。此人之復活，乃復活於既有之後，又何難哉。十二者當信肉身復活之後，善人之靈魂偕其肉身常生於天堂，四體美好，靈魂至樂，永無間斷之期也。其身體光明，非日月可比，亦永無損壞之期。任意所適，一霎可遍，亦不必飲食衣服寢息爲也。靈魂明見天主一體三位之神妙，則聰明睿智悉知萬物之所以然，心止于善，終無遷徙，終無違越，心滿願足，與天神並行矣。此十二條之

事情設若疑惑中間之一條。即是不敬天主。其罪甚大。而入于地獄。或曰。人若不信此十二條事情者。何謂不敬天主。答曰。譬如帝王立有命令。人若不肯遵信。即是欺藐其君。况天主甚尊。又不特帝王比也。或疑其真傳之事情。非不敬天主而何哉。所以人欲爲善。思升天堂。必須遵信十二條。及十誠。及七條撒格辣孟多。然後可也。

### 天主十誠章

天主教人正道者有二事。一者十誠。二者勸諭三

規若欲知此誠者必先聞其喻理彼爲帝王者立  
之律令治理萬民使之遵守則國平治若天主爲  
普世之主創立法度頒行天下使世人遵守名曰  
十誠人欲爲善一則皆當奉敬天主二則當和順  
乎四海之人天主因欲教人故立碑二面第一面  
之碑文有三條之事奉敬天主第二面之碑文有  
七條之事和睦世人。

解釋第一面碑文章

或曰尊言第一面碑文惟奉敬天主之事乞詳示。

答曰內有三條事情。第一條。要誠心奉敬。一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若依此誠而行。則是奉敬天主。世人皆知敬其親長。然敬天主當勝於敬親長之禮。何則。天主甚是尊大。勝于親長。是以當誠敬也。違犯此誠者。不敬天主。一出。不信天主事情。二也。愛其親長及夫百般財物。有甚于愛敬天主者。三也。如守此誠。不得敬天地日月及諸鬼神。夜夢不祥吉凶。有兆。尋擇日辰。占卜卦術等事。或曰不信天主事情。謂之違誠。何也。答曰。此中違誠有三。

罪。世人既識天主而有真經不肯受教者罪之一也。不信天主十二條事情罪之二也。信從別法教門謂能升天不須天主真經救其靈魂罪之三也。或曰過愛財物親長甚於愛敬天主何可謂之違誠乎。答曰此中有一罪如人怨恨天主使已有貧難疾苦有罪也何也。天主似乎父師父責其子師責其徒只欲使之守善進德是以不當怨恨也。或曰欲聞第二誠果何說也。答曰第二條誠毋呼天主名而發虛誓此第二誠也。前之第一誠教人心

敬天主。今之第二誠教人口敬天主也。其中違誠之罪甚多。不及逐一詳告。姑揭其畧耳。或虛假事。情而發誓願者有罪。或誓願害人者有罪。或曰第三誠者。何謂也。答曰。第三誠者。當守瞻禮之日。禁止百工詣天主堂。誦經瞻禮天主。其餘時日。各作本業。固皆正理矣。譬如每月朔望之日。人皆作揖上官。況天主尊大於每七日之間。其可不拜之乎。此三者。俱是奉敬天主。甚爲至要也。

解釋第二面碑文章



或曰第二碑文有七條規誡乞示答曰中之  
條者當愛親敬長此事甚重是以占乎六條之先  
蓋天主令世人和睦况人倫之至親者莫過於父  
母是以當孝順也子幼之時受其鞠育之恩甚多  
至于長大而不知報其恩則虧其教養之勞矣且  
禽獸尚知報本何况于人乎蓋爲父母者亦當盡  
其養育之道爲師者亦當盡其教誨之道其爲尊  
長者亦當盡其慈幼之情夫婦亦當盡其倡隨之  
義反是俱有罪矣如父知其子之從於惡黨而不

之責。師以淫穢詩詞而授于徒。尊長而加逆刑於  
奴僕。子不孝順其親。徒不尊敬其師。奴僕不奉事  
其家主者。俱有罪矣。第五誠毋亂法殺人。天主造  
成世人。有如兄弟之親。故不付之利器。造成禽獸  
。固有長牙利爪。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極甚。所  
以當和順也。蓋天主令人和睦。人若平心怡氣。則  
無殺傷之繇矣。如殺人必用凶器。若遠其凶器。則  
無殺傷之具矣。亦猶好飲者。若遠乎酒。則自無醉  
人矣。是以吾嘗稱中華乃禮義之邦。人雖無帶刀

佩劍其中亦有違誠之事。或打傷他人者。或舉  
欲害人者。或思欲圖報冤家者。或惡語傷人者。或  
妬人富貴者。俱有罪矣。或問曰。居官之人而刑戮  
其囚犯。吾不知有罪否也。答曰。世人非法殺人者  
有罪。若有官長依律用刑。以決囚犯。蓋爲萬民除  
害。烏得言其有罪。亦猶良醫爲人除其壞齒而免  
壞其別齒也。第六誠。毋行邪淫等事。世人以色慾  
爲重。是以設法嚴禁也。天主初造男婦。使人一夫  
一妻。生傳子孫。人之娶妾者。有罪。何也。一女不得

有二男一男獨得有二女乎夫婦以相信故相結信失而結解矣况夫婦垂妻妾妬嫡庶爭無一可者此所以有罪也或奸淫他人妻子者俱有罪矣或以男子而行淫穢者此罪尤大其中罪情多端亦有解釋於第九誠之內者第七誠毋偷盜諸情或令人偷盜或同人偷盜或教人兒女而偷其父母之物或教人奴婢而偷其家主之物或放債而倍過其利息者俱有罪矣第八誠毋讒謗是非第九誠毋戀慕他人妻子第十誠毋冒貪非義財物

或問曰財物色慾何故而重誠之也答曰天主明知世人以財色爲重是以重誠之也此天主所以作之十誡前三條者敬乎天主事情後七條者益乎世入事情也

### 解釋天主勸諭三規章

或曰尊師前言勸諭三規何如答曰揭三者而言之世界惟有三事得以誘人作罪一者自專二者貪色三者貪財是以天主勸諭修道之人守此三規一者凡事不可縱性自專須從尊長之命令二

者無慾三者絕無私財或問曰世人若無尊長在上而舉意作事亦有財產家業亦有娶妻繼嗣吾不知有罪否也答曰若人非專務脩道者則是無罪若既專務脩道或自私財物或娶妻繼嗣者其罪甚大不可言矣人若絕其財色專一奉事天主者甚勝乎娶妻求財之輩矣守此三規則易得道升天矣是以我等脩道者固守此三規一者住集於會中凡事請命於會長二者不思色慾三者不思財利以資日用此所以一心奉敬天主也

解釋聖水除罪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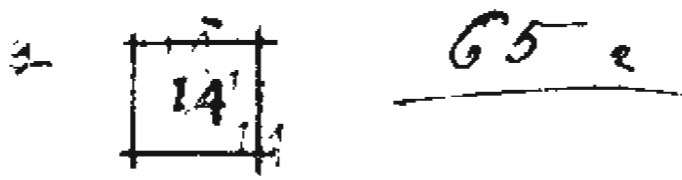
或曰前言十條規誡三條勸諭則吾旣得聞命矣  
問七條撒格辣孟多果何說也答曰七條事情甚  
多且難一言而盡必須後來著書明示方可解明  
今且舉其至要之一事而言之經文稱曰保弟斯  
摩譯言領受聖水人欲進天主教者則請傳教先  
生誦經文以天主所立之聖水與之旣得天王聖  
水則前罪盡洗方可升天其餘邪魔惡神難以侵  
近若未領聖水之先靈魂穢濁罪惡多端彼時事

邪魔如君主與天主爲讐怨。及其死後則魂進於  
地獄。而與魔鬼同羣矣。世人若欲升天受福。必從  
此教。方得天主之恩。所以宇內萬民皆當認生我  
御我之大原大主。而虔奉之。萬不容緩也。

天主聖教實錄終



天  
學  
畧  
義



12. Volum:  
S. *Opus compendiosa ra-  
tio.* J. Joan: Montevium.

Rac. lan Co  
VII. 213  
int. 15



R.G. ORIENTE. III 213 (15)

天學略義序



合宙之物莫不以不徑見者為新。但一徑見又旋  
曰故矣。况見之而浸歲月焉。更故矣。甘露彩雲結  
氣之新者。歲月不解。必等於瘴霧淤潭。龍麟鴛鳳  
成形之新者。歲月依人。亦等於家豢池畜。人事之  
變。今古迭更。理道之敷。久近彌暢。文章之巧。彼此  
各不相似。凡來茲者。閱前注者。規之焉。自以為新。

自以為可用。為可久矣。見夏繼之。并謂新於禪。見  
誅。征之。并謂新於讓。而繇今見之。善牧也。人事之  
變。理道之敷。文章之巧。其新不能常。統皆如是。乃  
至諸教之遞興。諸子之競爽。既不得謂常新。又奚  
異焉。夫非新之無常也。彼原非可用。非可久。即或  
有用之者。亦猶以龍麟鵠鳳為羞。而箕露彩雲為  
飲也。匪養吾生之善物。長物也。故乍見之而喜。二

之而用。二之而竟厭。二即成故矣。周天內萬古長  
新者為何物。日也。一日無日。則黜育無色。人物殊  
無昌光之氣。大明中天。見者常豁心目。且雖人事  
極變。不能擬其化。理道極敷。不能擬其昭。文章極  
巧。不能擬其輝。燦即世人日用飲食。寔為急需。二  
有時或厭而容光之焰。必無或不喜者。故人有恒  
言。皆曰日新。此亦無心而共公稱之。語也。謂其為

世所必用。所當久也。孔夫子之教。只是與人明性。天而寡高穎。門徒乃謂不可得聞。則夫子揭性。天且如日在端木。却企之為新聞。何哉。蓋誠知其亟當用。永可久而第恨不能窮其理。盡其性。以上達於天。故終身視之為新如此也。小子賡從事。天學。今二十年所矣。潛心樂玩。諸先生之發明諸書。亦且數十種矣。其專主天帝無二心。其傳述

天帝降世同人如一口。其指示 天帝愛人之訓  
超性德之修。又皆同功。真似日之為輪。為梭。為炤  
臨。為章光。為恒久不息。而其變化甚昭明。其溫養  
民生。時二新。靈二新。人二共喜其新。而以之為切  
需。尤亟於飲食日用也。世固有矚而忌之者。其目  
病也。抑或有視之而若無觀者。其目盲也。 天帝  
開予眼。夙於武林觀諸先生之日。今重来復再觀

孟先生曰。二之為物。莫得而私。六莫得而贊。茅相引而共遊於日之中。勿甘處閭沕。自失其昌光之氣可矣。或曰。諸先生書其為日也多矣。十日並出。昔人特作寓言。何必更多。予嘆為再况。曰。而觀諸書。昨日以前日也。孟先生略義。今日又周之日也。吾儕近光。昨日以前日。此日更不欲近光乎。或無以對。遂求先生普示之。

晉江昭事生張賡



大西耶穌會士後學孟儒望述

陽瑪諾

同會

畢方濟

全訂

徐日昇

值會

傅汎濟

准

樵李

魏學濂

較正

甬東

朱宗元



天學畧義

耶穌會士孟儒望著

天學玄妙筆不能悉。若提厥要不外八端。一天地之間。惟有一造物主。一此主含三位。謂之父子聖神。一其第二位。即所云子降胎於童貞女而為人。一其居世而受難受死以贖吾人之罪。一其死後而神入地獄救出古聖人。一其身第三日復活。一活後四十日升天而坐於全能天主第一位之右。一日後將臨世審判以報善惡者。此天學之大畧也。

其中不免有難洞究之義。故竊反復如左以發明之。

天地之間惟有一造物主

統觀宇內第一大事莫過知有一造物主而奉之。古之君子欲知造物主者先務知人欲知人者先務知物欲知物者先務格物而窮理蓋習格物窮理則知物之性知物之性則知人之性知人之性則知造物主之性蓋人乃物之終而造物主乃人之終也人爲物之終者謂人靈於物則萬物之生

共向之。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潤。禽獸之所養。五金之所富。五色之所悅。皆資人之用以存人類。所謂人乃物之終也。造物主爲人之終者。謂造物主更靈於人。則人宜於今之世。敬事此主。而後之世。乃享之事也。者守其誠也。享也者。見其無窮之妙也。此所謂造物主乃人之終也。然則萬物各得其終。而萬物之靈者。獨不知已之有終。豈不惜哉。

又觀物生。則明物何以生。時生之也。觀時。則明時

何以行。天行之也。觀天則明天何以動。造物主動之也。非此主。天無動。非此天。時無行。非此時。物無生。則其間有爲動。天行時。生物之主者矣。

且觀萬物之美好。天地之美好。何以不及草木。以草木有生。魂而天地無生也。以有生較無生。則有生勝草木之美好。何以不及禽獸。以禽獸有覺。魂而草木無覺也。以有覺較無覺。則有覺勝禽獸之美好。何以不及人。以人有靈魂。而禽獸無靈也。以有靈較無靈。則有靈勝人之美好。何以不及天神。

以天神為全神之體。而人之靈魂必合於肉軀。而始全也。以全神較連形。則全神又勝。乃因思此美好。皆有限際。則必有無限之美好。以限此有限。而字內必有一主。遠過天神。人類禽獸草木天地諸物之美好矣。故此至美好者。譬之源焉。水出於源。而源非出於他源也。萬物之美好。出於此至美好。而此至美好。非出於他美好也。不然。溯而上之。不及萬美好之源。其於格物窮理。相去遠矣。又觀天覆而動無息。地載而靜無偏。日月代明。而

畫夜無質理。四時錯行而寒暑無失序。四元行氣。水火結體成物。而冷熱燥濕無乖用。則知厥中有主。為之安排布置條理。咸宜然後乃能奠天地之位。運日月之治。綜四時之變制。元行之情也。

又觀萬有有神者如天神。有靈者如人。有覺者如禽獸。有生者如草木。有不生者如天地。然後知天神者兼有人類之靈。人類者兼有禽獸之覺。禽獸者兼有草木之生。草木者兼有不生之有。而後推而論之。知天下有一上有者。兼神靈覺生之至義。



夫上有者非無元之有焉。能造萬有而成其性。異其用。正其終乎。此上主固萬動之所以然。衆序之則百善之源。兆有之始。萬人之終。顧是一非二。何也大。天地於小天地無不相似。人咸知大天地。薰統萬物。上有日月。下有河川。中有火氣水土。乃小天地者人也。首其天也。足其地也。眼目有似乎日月。血脈貫通有似乎河川。熱濕冷乾。何不是四元行乎。則人謂小天地不背於理。今推尋小天地之主。非他人之心也。人心者終身之所主也。人之五

官。皆屬於心。人之日用動靜。無不節於心。夫人之心。惟一而已。所謂人無二心是也。此小天地既惟一。小主則大。天地獨有一大主。甚明。此大主者。至尊至貴。無對無配。論其性最神。無形像也。論其悲其義。皆無窮極也。論其福全備無闕。論其美好。超天地神人諸物之美好。無量數倍。論其知往者現者來者。皆其見聞所及。約之無所不知。論其能造。成天地神人萬物。而常存之。約之無所不能。論其體。未有天地之先。圓滿充塞空虛。既有天地之後。

圓滿充塞天下。故謂天主在天之外。在天之中。約之無所不在。然非如物各膠於一。蓋造物者之性。與受造者之性。萬有不同之極致也。彼無限。此有限。故。

### 天主包含三位

今世間獨人類有天主之像也。所謂像者。非人形。體能肖天主。乃謂人之靈性也。靈性者神之類。天主無形。至神之體。靈性全在人之全身。亦全在身之各分。天主全在全宇宙。亦全在全宇宙之各分。

靈雖只是一。然包三司。曰明悟。曰記含。曰愛欲。明悟者。明物之體。記含者。記物之理。愛欲者。愛物之善。天主乃至一至純。而包含三位。曰父。曰子。曰聖神。則人之靈性。天主之像也。所云位者。性中界限之借辭。猶言列位。與在位之位不同。故分言位。乃靈性之界限。蓋三位以天主之性。而成父子聖神。是謂天主之性之界限。猶之人有人之性。而成人。是謂人性之界限。天神有天神之性。而成天神。是謂天神之性之界限也。合言位。則包性與性之界。

限而言。天主內之界限有三。以限天主之性而成三位。

或曰。天主之性。無量無涯也。誰見無量無涯之性。有界限乎。曰。界限總歸二端。一有限。一無限也。有限者為有限之性之界。而無限者為無限之性之界。今天主既有無限之性。宜有三限。以限其無限之性。而成三位。然非有上下尊卑之別。皆包天主無限之性。故異其位而同其性也。第一位與第二位。雖無形身之別。然第二位乃第一位所生。故以

父子名之。蓋凡爲所生者，皆可以子稱也。故第二位乃第一位之像也。子無不像其父者，故聖神雖與第一及第二位相似，然非有其子及其像之義何也。夫第一位明達其本性無窮之妙，生第二位。第一位與第二位愛其本性無窮之妙，發第三位。如此可見第二位乃父明功之界，而第三位乃父子愛功之界也。則有其子與其像之義者，不在愛能之內，而在明能之中，明矣。繇是三位有先後之義焉。先後者，非時有先後，乃元有先後也。三位皆

從無始而自有。只因第二位。繇於第一位。而第三位。繇於第一位及第二位。故第一位獨爲無元之元。因非繇他位也。夫天主三一之微妙。天學之綱領也。予明其大槩如此。其精義。雖以海水磨墨。尚恨其少。以諸天爲楮。尚恨其短。猶不足以釋萬分之一。蓋此最玄寂微之妙。實乃無邊之海。無極之天也。

天主第二位降生爲人

既明天主三位一性之微妙。易明天主降生爲人

之事跡也。天主開天闢地之後，五千一百九十餘載，見世之人，大都不認造物主，而以泥木塑雕之像，爲其主，發仁慈之心，取人之性，人性者，爲人之身，與人之神也。當此時，如德亞國有一大德之童女，天主第二位，借其胎而降生，無損其母之貞體。天主降生後之名號，即曰耶穌，譯云救世也。吾主耶穌，含天主之性，與人之性，故雖是一位，不可不謂之天主，亦不可不謂之人。今按經典，耶穌是天主之真子，未有天地之先，生於天主第一位，亦是



人之真子。既有天地之後。生於童貞女。論耶穌是  
天主。有父。而母則無。父則天主第一位是也。論耶  
穌是人。有母。而父則無。母則聖瑪利亞氏是也。論  
耶穌是天主。與第一位及第三位並生。天地萬物  
而充滿六合。內外論耶穌是人。降生居世。然後升  
天。夫天主降生爲人之功。超天主所爲之諸功。無  
量倍數。是故敢謂天主窮其無窮之能。疆其無疆  
之知。盡其無盡之善也。蓋天主雖恃其全能全善  
全智之廣博。不能經營一物。使有加於耶穌之美。

天學畧義

人

貴民

好。因他物雖有盛美盛好。終不能越受造者之界。則其美好無不有限。獨耶穌不可謂受造者。蓋容造物主之性。涵其無限之美好。兼無窮之能。包無窮之善。含無窮之知。所以超天地萬物之上。無量倍數也。且凡具無形之體。而欲明其義。愛其善。非易易也。况天主以無形至神之體。乃欲明其無窮之妙。愛其無窮之善。其難尤甚。以故天主取有形之體。降居人間。而被世人見聞交接。使人人得明其義。而愛其善。如此。可見天主降生為人。非有自

謙之意。只是尊人之性。如王取臣之女。非謙王之身。只是尊其女。立之於皇后之位。天主第二位。取人之性。尊人類。立耶穌於上皇之位。亦可見耶穌之聖母。在九品天神及諸聖人之上。爲天主之母也。爲天主母者。非生天生地之天主。生於母。只是吾主耶穌。生於其聖母也。但因耶穌是天主。故其聖母可謂天主之母。

或曰。耶穌生於童貞女。吾不能不疑。蓋嬰生於其母。非破其身。未有也。曰。凡欲不疑天主聖教之深。

奧。須。追。天。主。所。行。之。大。功。具。有。全。能。惟。信。天。主。無。所。不。能。萬。疑。冰。釋。矣。且。據。理。而。言。之。天。主。乃。最。純。最。聖。及。諸。貞。之。源。倘。此。女。非。童。貞。天。主。安。肯。生。於。其。胎。又。此。童。女。自。少。立。意。守。童。貞。若。天。主。降。生。損。其。貞。體。此。童。女。安。肯。為。天。主。之。母。則。天。主。既。定。為。人。必。不。可。不。生。於。童。女。矣。且。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功。大。乎。生。於。童。女。無。壞。其。身。也。彼。既。繇。天。主。之。全。能。此。藉。全。能。天。主。又。何。疑。之。有。且。耶。穌。升。天。時。透。入。諸。天。未。破。諸。天。之。實。體。又。死。既。瘞。未。開。墳。墓。復。

活而出。及堂戶皆閉。得入而現。示於其徒。則天主耶穌降生。無損其母之貞體。無難也。

天主耶穌居世受死以贖人罪

吾主耶穌居世三十三載。立新教躬敷於如德亞國。及鄰邦。又擇十二弟子。賦之聖德極智。命遊天下。傳其教於萬方。凡欲窮耶穌在世所爲之聖迹。奇事。雖載籍萬卷。猶不克稍殫。顧總括之。命死者活。即活。命瞽者視。即視。命聾者聽。即聽。命啞者言。即言。命浪風息。即息。命邪魔去。即去。故信者從者。

法者孔庶。雖復如是。間不免有疑者。誹者。嫉者。嘗時學道者。多被邪魔誘之。迷之。故皆謀殺耶穌。一夜拘之。逾日問之。釘之。終命之時。天昏地震。日月無光。人方信是天主之子。而天下萬物。慘傷其造者之死。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呈其慘難於聖父之前。天主聖父念其子無窮之功。即赦宥我人之罪。此所謂贖人之罪也。豈不為恩之至大乎。

天主降生為人之義

天主降生為人之故有三。其一誨人。其二立人之

表其一贖人之罪。誨人者。天主見世之人。大都不認造物主。不認天上之路。從私欲而不從天理。背正教而向邪術。發慈悲之心。降生爲人。立教親傳。天主三位一性之微妙。天上無窮之福樂。地中無窮之苦惱。人之靈性不滅。與教內之實義。使人聞其聖言。見其聖行。莫不服膺。感奮爭欲。睹聖容。聆聖語。就聖教。有短身者。登樹杪以望見之。離其家者。以得爲其徒。爲幸多。往從之。自當時至今。異端散而天教行。邪術衰而正教盛。昏者昧者。克已而

復理。皆專向造物之主。使非吾主降生。而教人以天主精密之事。人焉得而知之乎。

或曰。吾未見耶穌。未聞其言。何能豁心之疑。曰。見而後信。此信其目。豈云信主。夫信德。據天主之實言也。天主在人間。所行奇聖。所言微妙。其徒咸紀於冊。天主不能自欺。蓋有無窮之知。亦不能欺人。蓋有無窮之善。凡不信其言者。背天主之全知。獲天主之全善。辜吾主降生之意。而身後不免下地獄。又且疑天主之聖言。而反信成佛成仙。與輪迴。



之謬。其昏昧不明。彌甚。今世人君有言。其臣無不  
信。人父有命。其子無不順。天主既為天地之大君。  
萬人之大父。顧不信其言。不順其命。可乎。  
立人之表者。天主耶穌。居世時。見人皆不知德之  
價。而先財後德。牽於人欲。故發明其德之盛。欲人  
以實心體之。以實意效之。其德非筆舌能盡。然言  
其大畧。則遜乃至深。孝乃至誠。義乃至公。愛乃至  
熱。忍耐至於極。寬仁至於仇。惠施至於衆。真所謂  
動而世道行。而世法言。而世則也。故從者法者甚

多。人始知德之價。以寡過勤脩爲本。修道者。守童  
身者。不可勝數。隱遯滿野。聖賢盈國。自天子至庶  
人。莫不以德爲寶。而聖道乃始大行。是可永乘爲  
後世之表鏡矣。

贖人罪者。經云。天主生天地。然後生萬物。生萬物  
然後生一男一女。以傳人類。此二人乃萬人之元  
祖。天主謂之曰。宇宙物皆是吾生。爲爾輩若爾奉  
吾之命。終有大幸。不然。天當必逮爾躬。大幸者在  
元。義嘗生與他惠。隨人之意。元義者。即超性之恩。

能潤人身神。能服人欲於天理。嘗生者永不屬於  
疾病及死也。不意此二人忘天主恩澤而獲罪天  
主。即脫元義之衣。閉天堂而開地獄。廢嘗生之惠  
而屬於難死罪。乃難死之本。難死乃罪之效。罪與  
難死。遞傳於人類。世世之人皆此二人之子孫。故  
古之墮地獄者甚多。天主欲救吾人。發憫惻之心。  
降生而以其無窮之功贖我人之罪。在世受難死。  
以滅永死之本。立嘗生之根。而嘗生永死皆在後。  
世嘗生在天堂享無窮之福。永死在地獄受無窮

之○苦○如○此○可○見○天○主○耶○穌○受○難○受○死○之○故○乃○人○之  
罪○也○凡○欲○知○刑○之○輕○重○者○必○先○觀○罪○之○大○小○今○獲  
罪○者○皆○背○天○主○無○窮○之○善○反○天○主○至○聖○之○命○則○其  
罪○乃○無○量○之○惡○故○其○刑○乃○地○獄○無○疆○之○苦○非○天○主  
耶○穌○無○限○之○功○雖○聖○人○天○神○不○能○贖○之○至○盡○以○天  
神○聖○人○之○功○皆○有○限○而○獨○吾○主○耶○穌○之○功○無○限○也  
或○曰○天○主○耶○穌○未○受○難○受○死○之○先○儘○有○無○量○之○功  
贖○吾○人○之○罪○何○必○服○拘○釘○之○苦○哉○曰○吾○主○受○難○受  
死○降○地○獄○復○活○皆○有○深○意○受○難○受○死○以○發○明○其○乃

人類降地獄復活。以發明其乃天主故。難不能寤。死不能壞。魔不能克。獄不能禁。又以發明於今世。受難受死爲德義於後世。變移永福及嘗生。又以發明其深愛吾人。至於受難受死而爲我輩。斯亦愛之至矣。念及吾主爲我人至死。孰不願爲吾主致命無厭乎。又欲以其讓抑我傲。以其潔滌我穢。以其耐簡我怒。以其愛熱我心。天主造成天地萬物。人皆享其恩澤。而無謝之愛之之心。吾主欲感動人心。所以甘於受難受死。將使人愛之事之。而

身後享其無窮之福樂也。此大恩人何可忘。

天主耶穌降地獄而救古聖人

吾主耶穌死。厥徒葬其身。而其靈魂降地獄。夫地  
心有四大重。最深曰魔鬼之地獄。次曰煉罪之地  
獄。三曰孩童之地獄。四曰古聖人之地獄。若第一  
重。凡不遵天主十誡者。皆墮此獄。以永終受苦。若  
第二重。凡有微失。及未盡其罪之罰。至死下此獄  
以煉之。煉淨然後登天。蓋天堂之福樂。在見天主。  
無窮之至美好。此至美好者。乃衆榮萬福之源。非

淨潔之靈性。不能得嗜此至美好之深味。而飲此天源之水。故有此獄以煉人之罪。若第三重孩童未至七歲而死。皆以無苦無樂之獄爲其永寓。蓋孩童未入天主聖教無功也。不可升天堂享福。亦未悖天主十誡。而不可落惡人之地獄受苦。所以有孩童之獄。繇天主至公。非有功不賞。非有惡不罰也。然此特就教外者言之。若教中領洗之孩童。則元罪清潔。一死即升天矣。至第四重天主未降生爲人。諸聖因元祖之罪不能登天。所以皆居於

此無苦之所。俟耶穌來救之。蓋惟吾主耶穌之功。足以開天上之門耳。是故古聖人在世及在於此獄。嘗嘆曰。乾何不降義者。坤何不降救世者。皆指耶穌而言。如是可見古聖人深望耶穌。天主因古聖人之功。速降生以救之。成贖世之功。吾主耶穌之靈性。至於此獄。救諸聖人升天。故此所今空矣。

天主耶穌第三日復活

三日未滿。我主耶穌之靈性。進塚墓。合於本軀。忽然復活。厥光勝日。厥美超繪。厥衣潔如雪。總之聖



容奪人心目。即現於其聖母。次於其弟子。而言天  
國微妙事。吾主耶穌復活。撥開其徒之雲霧陰翳。  
而篤其信。使見吾主之死。信有人之性。見其復活。  
信有天主之性。非死何證是人。非復生何證是天  
主乎。難死屬於人。復生屬於天主。故也。所謂復生  
屬於天主者。非天主之性復生。天主之性不能生。  
死。只是吾主耶穌恃天主之全能而復生也。今細  
言吾主耶穌復活之義。曰。夫人身之所以壞。皆繇  
罪起耳。吾主耶穌非有罪之影。則不壞而復活。當

然之理也。且吾主耶穌之肉身尊於天地。天地且不能壞。况其尊焉者乎。又其死雖解。肉身靈魂之結。而肉身於天主。嘗相合。則此至聖之身。不可歸土。而又復活。又當然之理也。且吾主耶穌卓然高出於天地。神人百物之上。若死而非復活。則此細巧之功。亦不久之功也。故其身於其神。復相結。以成此奇異之功。而符於實理矣。且非吾主之復活。又誰信萬人之復活也哉。

或曰。人死。其身即壞。其神有功。升天堂。以受賞。若

有罪落地獄以受罰。今此公復活之奇事新說。從何而據。曰考經傳。天主先未降生。已示公復活之說於知未來者。又天主降生在世。以聖口傳之。而其宗徒紀於典冊。則諸人復活。乃不疑之理也。且天地神人百物。皆出於天主之全能。則公復活於天主。又何難焉。今且借物以明之。太陽之出入。有復活之象焉。入死也。故入於西。而夜萬物死者。夜之象也。出生也。故出於東。而晝萬物生者。晝之象也。又樹木冬月藏而枯。春月發而生。樹木之藏枯

者象死。人死必藏於墓。樹木之發生者象復活。人  
復活須發生長之效。即夫五穀子粒。與人甚相似。  
五穀者種先爛而後生。則人之身雖死而壞。終有  
期以復活明矣。又天主於人之母胎。便造人身。賦  
以靈性。而使生。何不能從墓中俾之復活哉。  
又觀世人。每以葬爲重事。遠西諸國。因明復活之  
義。故棺有用玉石者。香木者。銀鉛者。欲其永無朽  
爛。存其屍骸。以需復活。貴邦雖未聞復活之說。然  
亦知重葬禮。此乃自然而然。如望人之復活也。若

夫人之死者。或投於水火。或化爲塵埃。至灰燼無  
存者。然其元體。還歸四行。變變化化。不出天壤之  
間。天主向能從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何難取其  
散漫。飛遊於天壤間者。聚其元體。而爲人哉。

天主耶穌升天。而坐於聖父之右。

我主耶穌復活。至第四十日午時。自舉而升天。諸  
古聖人。及無數天神。以躬送之。十二位宗徒。及諸  
弟子。以目隨之。吾主耶穌。至上天。坐於天主第一  
位之右。爲人類保主。以息其聖父之怒。免其罰。而

天恩身事  
祈其恩。

或曰天主耶穌所言所爲之事咸有深義。第三日復活而第四十日乃升天者何。曰吾主欲斷諸疑之根。故不復活於三日之前。恐人疑其不死也不即升天於四十日之前。恐人疑其不活也。又不居世於四十日之後。以明吾人本鄉不在世間而在天上。俾吾心思天堂之妙福。且吾主耶穌爲至尊至貴。而其身爲最光最美。則不可久交於世人而升天。以交於天神及聖人自然之理也。又倘天主

耶穌未棄世萬邦之王之民必皆離其國家而爭  
赴如德亞以睹其聖容聆其聖言從其聖教而忘  
歸國家如此亦大不便於人矣又人必皆見天主  
耶穌而乃信其言聽其命何功之有惟未聞吾主  
而信之未見耶穌而愛之而事之則為功之至也  
然則吾主耶穌必宜升天明矣

天主耶穌日後降臨審判善惡

審判有二一謂私審判蓋人終命之後其靈魂即  
詣天主耶穌臺前聽其命善者陟天堂享福惡者

下地獄受刑。升者升。墮者墮。無得自脫。以轉生人世。如所謂輪迴之謬說者。一謂公審判。稽古經新典。世界竟有窮盡之期。斯爲吾主在世所累言。故不可疑也。所謂世界者。非天地也。天地不廢壞。廢壞者。乃飛潛動植及人類耳。世界近盡。天降火。人物盡燬。天主重新萬人。之原身而在天上。與在地中之靈魂俱入墳墓。與本身相結。而忽皆復活。然後齊集。最廣之方。天主耶穌速來審判。以酬善惡。其公審判。無不合於至宜。蓋爲善與爲不善。咸繫



肉身及靈魂兩端而出。非有公復活及公審判。入  
之。肉身竟遺不報。烏見天主公義乎。又恭敬天主  
者。大都被惡人齟齬而訕笑之。而吾主在世亦被  
惡人釘辱。則不免有此期。以顯其全能之大。其天  
威之重。其聖教之實。而於萬人之前。尊報諸從守  
聖教者。當是時。昧主之徒。仰瞻於上。見天主耶穌  
之巖容。俛眈於下。見地獄之猛火。顧視於旁。見惡  
鬼邪魔。內辛外苦。並立悔之。何及乎。於今必須時  
時戒慎。時時恐懼。庶免地獄之永苦耳。

天堂畧說

天上微妙。非人力所能形容。蓋上天之事。勿屬於人目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世上衆福萬樂。與天上福樂之微滴。亦不堪比。蓋嗜彼厭無足嗜。此足無厭也。所為殊繇。彼乃形而偽。此乃實而神也。上天福樂之一滴。足滿人心。矧其無量乎。葆祿聖人在世。擇試之。而曰。從古以來。目之未視。耳之未聞。心之未思。天上極榮福之妙。故聖人恒欲死。以得享之。此榮福為天主之至美好。凡見此至美。

好者必愛之而讚譽之其全福繇此故其心不務  
他福也但享此至美好有巨細不同天上之報稱  
於世上之功以其能明悟者明之盡以其能愛欲  
者愛之盡此至美好非人之肉身所能視且享也  
或問身之榮福如何曰復生後天主潤聖人之形  
身以盛能盛美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既復生不  
復死一曰明光靈顯不假太陽之光一曰神速無  
翼而飛一曰神透入堅破實毫無踪跡又其神心  
聰明睿知其身軀強固百疾不侵體貌精美髮七

倍於細金之黃色。凡天神聖人相親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惟天主之所是非愛惡焉。蓋享榮福者瞬息不離於天主之命繇此視聽言思動靜大定於善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禱論天堂之所在第九重天上為天國之京都九品天神與諸聖人為其純臣人無功弗許之通此寂妙之境無晝無夜也吾主耶穌為其日聖母為其月聖人為其星饑渴悉得遠離天上非疾死之鄉乃嘗生之所也經云在天上享天主至美好之睹一千歲

之期似一短日焉。於乎。不望天上之妙福。豈非昏迷之至乎。

### 地獄約言

按經傳。地獄乃天主報惡之處。在地心。與天堂正相反。蓋天堂最高太廣。至美甚光。地獄最下太狹。至醜甚暗。天堂盛福之所。地獄盛禍之所。天神善人居於彼。邪魔惡人居於此。總之無一不反。地獄之全禍有二。最大者在失望。升天而享至美好之。賭因淹淪於萬悶衆憂之中。致恨自棄。為此種種。

惡事。而天主備極加刑。次在暴火能焚人之身神。所以內憂外患相繼並來。入地獄者即束縛此萬苦之中而不能脫。凡慶樂慰逸毫不進地獄之門。故無吉福之刻。皆凶禍之時也。其哀呼疾於天而終不能搖天主之心。此無竟無終之苦。久不能衰。而但日盛。邪魔惡人雖為猛火所灼爛。而實不能化。盡受此地獄之苦。一短刻似萬歲之難度焉。如此可知地獄之苦莫可比擬。豈非人所當深怖者乎。

或曰。吾中華有說。今世之安樂窮難。即天堂地獄之苦樂。是否。曰。惜哉。此說乃邪魔及下愚之論也。身後非有天堂地獄。以報善惡。則吾人於禽獸。何異禽獸者。不知美惡。不辨是非。是故無功無罪。無苦無樂也。蓋其魂至死而滅焉。人則不然。靈性神類也。人死而靈性不滅。乃受諸報。依今世所行之善惡焉。且人不慮身後之事。必將縱恣狂悖。日習於惡。而無所忌憚。則今世即是天堂地獄之說。適引人陷於罪中。而不出也。夫世之人。主猶必以賞

善罰惡為理法。况天主無始無終之大君。而謂無有確報乎。

或曰造物主必有賞善罰惡之權。然而今世之禍福。亦可為報。故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亦何必報之於後世。曰世間苦樂未足為善惡之報。為其不久也。恒擇乎善與。恒擇乎惡。非無終無竟之報。本相稱。又世上有君子終身克己。嘗居貧困。小人縱欲敗度。反獲富安。使無後世之賞罰。則小人之幸。固大乎君子。彼古聖前賢。自少而壯。壯



而老孜孜不怠自克而忘其身。反不若恣肆畢生者之爲適也。亦何以見天主至公之法哉。且天下之主愈貴。其賞愈大。其罰愈重。天主既爲至貴。則其賞罰亦必天堂之永福與地獄之永禍方相稱耳。或又曰。今世之吉凶禍福。忽然而來。似未出於造物主何也。曰。皆繇天主以吉福暫酬人之性德。以凶禍暫懲人之罪惡也。且將提醒吾輩之心。使信後世之苦福。有甚於今世之貧富。倘非有今世之報。誰信後世之報乎。又曰。子言幾於明理。請詳

聞性德之報。以全剖我疑。曰格物窮理之精義。難以全悉。今惟言其大畧。夫立德之終。即立德之功。立德之功。即立德之報。蓋報係於功。而功係於終也。立德之終有二。一謂性終。一謂超性終。性終者。乃物之美好。超性終者。乃天主之至美好。超性人力所不及。惟恃天主之佑。乃能得也。夫天主始人之類。而決其終。善人至於終。乃睹天主之至美好。而愛之。不然。人於生死何意焉。凡為善者。未向此至美好。而獨止於德之美好。攻性之德。與夫知有

至美好而向此至美好。攻超性之德。則性德之功。報與超性德之功。報不同。夫超性德之功。乃天主之神恩。此恩潤人之靈性。而義之聖之美之得此。超性之恩者。身後升天得睹至美好。得享至美好。此至美好。含終報之義。善聖人。為終榮。聖人。為報。超性報之妙。難測難量也。約之為永遠之福也。若性德之功。為性之恩。潤人之心。而其報不外今世之境。世間之祿位名壽是也。孔子贊舜之性德。明言其報。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則性德之報。全在今世之內。故凡慕進德之門。須正其意。以立超性德之大功。而得超性德之終。及享其無窮之報也。

天主教異於他教

明此天學之約義。則明天主教與他教相擬。如光於暗焉。天主教以恭敬畏懼造物主為貴。此主乃列邦之大君。諸人之大父母。及今後兩世之賞罰。在其手。則此主可恭可畏。而其教真教也。他教以恭敬畏懼釋道土神為主。此輩在生未嘗認主。其

身已死。其靈入獄。一切虛像。皆後人所爲。奉邪魔。所憑托。顧拜之事。之譬如人子不事父母而事其仇敵。人臣不事君王而事其島寇。豈不爲謬悖而當遠絕者哉。所以傳教之士。往往與佛老之徒不合。繇邪正不兩和也。即今儒家亦視釋道爲刺謬。乃有名儒反復信從佛老。豈徒獲罪天主。抑深背孔孟之訓也。或問天主教於儒者異同若何。曰按上文即知之矣。吳淞徐文定公曰。天主教絕佛補儒。武唐塞菴錢相國亦曰。足爲吾儒補亡。夫天主

天主身事  
教惟一。而沿革則三。先性教。次書教。次新教。性教者。本性敬畏造物主。而勿反天理。此皆發於人心之自然。是天主銘刻於人心。所謂賦畀之良也。故曰性教。書教者。在十誡等禮儀。天下之人。率忘真主。棄廢性教。惟如德亞國。純一敬事天主。不爲異端所染。天主乃示梅瑟聖人。以十誡。俾錄以教民。其大旨。總歸二端。愛天主。萬有之上。與愛人如己。此謂書教。亦謂之古教。新教者。立性書兩教之綱。維乃天主降生。所自定。敷即今所傳之教是也。亦

云恩教蓋天主降生而贖人之罪。大恩也。此恩非  
賴人之功。惟緣天主愛人之心。所以亦云愛教中  
庸首言天命謂性。修道謂教。蓋欲人盡其性。中固  
有之善。以不負天帝之錫予。則儒教殆即天主之  
性教也。於乎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  
主。亦知性為天主所賦。而不知何修何率。以復命  
於天主。自天主降生。為人立經典祭祀。赦罪入教。  
與教中之禮儀。乃能使人免地獄而升天堂。可知  
天主新教正以補儒所未逮。而使人繇之益得以

盡其性。天下當信從而守之。斷斷無疑也。

或曰。性教極有理。乃今必從新教。古來禮儀不守。何也。曰。天主為教之主。而有移尚之權。性書二教。雖據實理。然性教暗。書教嚴。惟新教光且愛。而能明兩教所未明。如天主三位一性。後世之報。吾人有不滅之靈性。與教中諸妙義。皆新教獨詳之。又問。性教與書教之禮儀如何。曰。古禮許多。最大者為祭祀。天主之禮。昔教欲祀天主。詣天主堂。殺牲而獻。殺牲之義。皆指天主為生死之主耳。惜世



人不辨於理。土廟淫祠。殺牲以祭。不亦迷極昏至哉。蓋生死之真主惟一。故在昔聖賢。惟祭天主而已。迨吾主耶穌降世。又革除殺牲古禮。另立新儀。即今彌撒大祭是也。其新儀意味深詳。別有本論要而言之。天主未降生而有性教書教。譬如國王未出巡狩而先遣臣布令於四方。及既降生革除古禮而立新儀。譬如國王巡狩一方。將前所布號令重為裁酌。改定一番。當是時為臣民者。將從王親定之新令乎。抑執舊所傳令而不變乎。然則既

有吾主親立之新教。其性書兩教之禮儀。可廢而  
不必守亦明矣。



刻蘭耶集序

法無邪正。邪正在人。如葉佛滅度後。正法像法俱盡。而常樂我淨之語。變為九十五種外道。釋迦出世。遂以真常。若無我不淨破之。情計既蕩。聖諦現前。逮慧林示寂。重唱真常。所謂但除其病。不除法也。法以至今日。佛法又幾成外道矣。于是有利馬實。其儒略等。托言從大西來。借儒術為名。改釋義為妄。自稱為天主教。亦稱天學。



諸釋子羣起而詰之。然適足以致其謗耳。猶  
聖朝佐嗣一書。頗足令邪黨結舌。惜乎流連不  
廣。近來利艾實繁。有徒邪風益熾。鍾振之居士  
于是乎懼。著初微二冊。微以致際明禪師。笑曰。  
釋迦如來。得外道六師之毀。而教道大行。摩  
訶物不遷論。得空印之駁。而舉世方知討究。吾  
安知利艾二人。非不思議菩薩。乘大願力。特  
來激揚佛法者耶。是故釋子不必念之。亦不

必○翔○也○唯○居○士○主○張○理○學○。○綱○維○世○道○。○則○其○淵○之○  
也○甚○宜○。○近○可○閑○孔○孟○之○道○。○遠○亦○可○助○明○佛○法○。○乃○  
屬○夢○士○評○付○梓○人○而○向○序○于○果○菴○和○尚○。○果○菴○凌○  
責○兼○讀○居○士○禪○師○。○來○二○札○為○之○評○曰○。○善○夫○利○  
艾○二○公○能○佯○心○不○通○。○說○以○扣○擊○。○真○乘○善○夫○。○振○  
之○居○士○能○以○佛○理○作○偽○理○。○善○夫○際○明○禪○師○能○  
以○不○辯○。○而○寄○詞○于○夢○士○之○評○也○。○利○艾○不○可○思○議○。○  
振○之○不○可○思○議○。○夢○士○不○可○思○議○。○際○明○尤○不○可○思○議○。

不思議邪。不思議正。不思議語。不思議默。公  
案具在。心邪相入正相。以正相。即相。知。即  
默。知默。即語。是在具眼者矣。

癸未秋日越溪天姆峯果菴釋大願書

附

鍾振之居士寄初徵與際明禪師柬

憶吾兩人生同一日、學同一師、幼同一志、不謂尊者至廿四歲、逃儒入禪、二十年來、所趨各別、音問遂踈、茲者病卧湖濱、忽聞天主邪說、借彼矛攻彼盾、畧爲初徵、知尊者久事禪學、必有破敵餘才、且彼旣專攻佛教、尊者似亦不容默、拙稿呈政、惟進而教之、

際明禪師復柬

方外雲踪久失聞問。而髫年千古之志。則未敢或忘也。接手教兼讀初徵。快甚。居士擔當聖學。正應出此手眼。山衲既棄世法。不必更為辯論。若謂彼攻佛教。佛教實非彼所能破。且今時釋子有名無義者多。藉此外難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鐘不擊不鳴。三武滅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草復不既。

鍾振之寄尋徵柬



曩寄天學初徵呈政意尊者必出手眼共開聖道而  
竟袖手旁觀豈髫年千古之志與世法俱棄耶何謂  
未敢或忘也邇來邪說益熾不得已再為之徵必祈  
為我斟酌毋曰爾既不歸投佛法吾亦不預聞儒宗  
也。

際明禪師復柬

儒釋二家。同而復異。異而復同。惟智人能深究之。非  
邪說可混淆也。惟真儒方能知佛。亦惟學佛始能知。

儒讀居士再徵其揭理處如日輪中天其破邪處如

評得確當

基箭射柳孔顏一脉可謂不墜地矣。山初豈能更贊

一辭惟冀居士以此慧性更復深矣。西竺心傳則世

出世道均為有賴。形迹雖踈神交匪隔當不以我為

狂言也。

天學初徵

金閻逸史鍾始聲振之甫著

新安夢士程智用用九甫評

鍾子讀易於震澤之濱。有客扣廬而問曰。吾聞子年  
十二三時。便以千古學脉爲己任。闢釋老。閑聖道。今  
三十餘載矣。足不窺戶外。不與名公大人交。亦不思  
致身以事君。將安補於世道哉。且子不聞近世有天  
主教乎。其人從大西來。一見我中國之書。悉能通達。

彼亦闢佛而尊儒。與子意甚相符也。曷一共討究焉。  
鍾子欣而作曰。有是哉。彼既從大西來。乃不袒釋而  
袒儒。意者吾聖道晦而復明之機乎。願聞其旨。客迺  
出聖像畧說一冊以示之。鍾子讀甫竟。遂詔曰。嘻。此  
妖胡耳。陽排佛而陰竊其糝糠。偽尊儒而實亂其道。  
脉。請卽以彼說攻之。彼云。天主。卽當初生天生地生  
神生人生物的一大主宰。且問彼大主宰。有形質耶。  
無形質耶。若有形質。復從何生。且未有天地時。住止

何處若無形質。則吾儒所謂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云何有愛惡。云何要人奉事聽候使令。云何能為福罰。其不通者一也。且太極只是本具陰陽之理。是故動而為陽。靜而為陰。陰陽各有善惡之致。故裁成輔相千○古○聖○學○之任。獨歸於人。孔子曰。人能弘道。又曰。為仁由己。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右如彼說。則造作之權。全歸天主。天主既能造作神人。何不單造善神善人。而又兼造惡神惡人。以貽

累於萬世乎。其不通者二也。且天主所造露際弗爾。何故獨賜之以大力量大才能。若不知其要起驕傲。而賜之。是不智也。若知其要起驕傲而賜之。是不仁也。不仁不智。猶稱天主。其不通者三也。又露際弗爾。既罰下地獄矣。天主又容他在此世界。陰誘世人。曾不如舜之誅四凶。封傲象也。其不通者四也。且天地萬物。既皆天主所造。即應擇其有益者而造之。擇其有損者而弗造。或雖造而即除之。何故造此肉身。造

此風俗造此魔鬼。以爲三仇。而不能除耶。世間良工造器必美。或偶不美。必棄之。以至大至尊至靈至聖之真主。曾良工之。如其不通者五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言古時。天主降下十戒。則與漢宗之封禪天書何異。惑世誣民。莫此爲甚。其不通者六也。又天主降生爲人。傳受大道。未降生前。居在何處。若在天堂。則是天主依天堂住。如何可說天主造成天堂。若言旣造天堂。依

天堂住。如人造屋。還卽住屋。則未造天堂時。又依何  
住。若無所依。則同太極。不應太極依天堂住。福罰人  
間。亦不應太極降生爲人。其不通者七也。又天主旣  
降生後。彼天堂上。爲有本身。爲無本身。若無本身。則  
天上無主。若有本身。則濫佛氏真應二身之說。而又  
不及千百億化身之奇幻。其不通者八也。又謂天主  
佛氏奇幻却有至理。妖詞妄說。進退無據。  
以自身贖天下萬世罪過。尤爲不通。夫天主旣其至  
尊無比。慈威無量。何不直赦人罪。而須以身贖罪。未



審○向○誰○贖○之○其○不○通○者○九○也○又○既○能○以○身○贖○人○罪○過○  
何○以○不○能○使○勿○造○罪○其○不○通○者○十○也○又○既○云○贖○天○下○  
萬○世○人○罪○而○今○猶○有○造○罪○墮○地○獄○者○仍○贖○不○盡○其○不○  
通○者○十○一○也○吾○儒○謂○堯○舜○之○聖○不○能○掩○其○子○之○惡○孝○  
子○慈○孫○不○能○改○幽○厲○之○過○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今○天○主○既○可○贖○人○罪○過○則○人○便○  
可○恣○意○為○惡○總○待○天○主○慈○悲○贖○之○其○不○通○者○十○二○也○  
遺○下○教○規○謂○只○有○一○造○物○真○主○至○大○至○尊○要○人○奉○事○

拜祭而盡抹殺天地日月諸星則與佛氏所稱唯吾  
 獨尊何異陰倣其說而陽排之其不通者十三也佛  
 氏雖曰唯吾獨尊尚謂天地日月諸星覆炤世間有  
 大功德護世鬼神保佑人間宜思報效今乃曰不當  
 拜祭則專擅名利之惡甚於佛氏其不通者十四也  
 既不許輪迴之說又云人之靈魂嘗在不滅有始無  
 終則轉積轉多安置何所其不通者十五也若謂天  
 堂地獄皆大可以並容何異佛氏之說其不通者十  
 六也

佛氏天堂地獄有出入所以為通彼云惟入不出尤為不通

佛氏視名利如涕唾豈彼同倫

六也。又彼謂佛氏所稱三千大千華藏世界，人所不見，便是荒唐。今彼所稱天堂地獄，又誰見之？其不通者十七也。又謂天堂地獄，雖然未見，却是實理，則安知三千華藏非實理乎？而苦破之，其不通者十八也。又謂臨終一刻聽從天主教法也，還翻悔得轉，則與佛氏臨終十念相濫。汝說要真，佛氏亦說要真。汝說要依十戒，佛氏亦說要依十戒。汝說從自己身心上實實做出來，佛氏亦說從自己身心上實實做出來。

汝說要真心實意痛悔力除後來不敢再犯佛氏亦

說要真心實意痛悔力除後來不敢再犯也○是○公○論全偷佛氏

之說而又非之其不通者十九也大○似○知○佛○理○者又佛氏專明萬法

惟心故凡事只靠一心汝既專明萬法惟天主則凡

事只靠一天主足矣又何用從自己身心做出耶若

仍要從身心做出則權不獨在天主明矣而妄立天

主其不通者二十也汝既要攻釋道兩家須搜其病

根彼方心服若謂要人施捨些錢財備辦些齋飯燒

化此紙張便是功果恐彼二氏亦未必心服而汝又  
 仍教人奉事拜祭天主聖像與彼何異其不通者二  
 十一也吾儒謂物物一太極天命之謂性故人人可  
 以成位於中至於尊卑名位則森然不亂故天子事  
 上帝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五祀士祭其先今既謂  
 天主至大至尊又令家事而戶奉之與佛老二像何  
 異而妄自表彰以為不同其不通者二十二也吾故  
 曰陽闢佛而陰竊之偽尊儒而實壞之者也逐其人

佛老二像如奉師長却与天主不同

結○成○定○案○萬○世○不○易

曰陽闢佛而陰竊之偽尊儒而實壞之者也逐其人

燬其書。禁天下不得存其像。庶不為中國之賊耳。聞  
彼妖徒聰明能辯。必有以解吾徵者。吾將再徵之。

天學初徵

天學再徵

金閻逸史鍾始聲振之甫著

新安夢士程智用用九甫評

鍾子作天學初徵客閱而笑曰甚矣子之鹵莽也乍聞天說曾未深究遽謂不通而徵之子且再閱西來意三山論學記及聖教約言則不通者乃在子而不在于彼矣鍾子取而細讀之復為之徵如左其言曰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

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倘無尊主幹旋主  
 宰其間。寧免無悖。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傾  
 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等。  
 徵曰。舟之渡江海也。舟必各一舵。工未聞一舵工。而  
 徧操衆舟之上下者也。又操舟者。必非造舟人也。謂  
 天惟一主。并造之。并運行之。可乎。  
 其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為者以成之。樓臺房  
 屋不能自成。成於工匠之手。天地不能自成。成於天



主等徵曰。工匠之成房屋也。必有命之成者。天主之成天地孰命之耶。工匠成房屋不能為房屋主。彼成天地者。又烏能為天地主乎。

其言曰。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壞。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等徵曰。謂一身無二首可也。謂一身一首之外。別無他身。他首不可也。謂一家無二長可也。謂一家一長之外。別無他家。他長不可也。

謂一國無二君可也。謂一國一君之外更無他國他君不可也。謂一天無二主亦可也。謂一天一主之外獨無他天他主可乎？又一身雖惟一首，首必與四肢百骸俱生，非首生四肢百骸也。一家雖惟一長，長必與眷屬僮僕並生，非長生眷屬僮僕也。一國雖惟一君，君必與臣佐吏民俱生，非君生臣佐吏民也。則一天雖惟一主，主亦必與神鬼人物並生，謂主生神鬼人物可乎？

其言曰。天主非天也。非地也。而高明博厚。較天地尤甚。非鬼神也。而神靈鬼神不帝。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乃至無始無終。無處可以容載。而無所不盈充等。徵曰。既無所不盈充。則不但在天堂。亦徧在地獄也。不但徧天地。亦徧在神鬼人獸草木雜穢等處也。若謂高居天堂。至尊無上。則盈充之義不成。若謂徧一切處。則至尊之體不立。或救之曰。天主之尊。如日在天空。徧一切。雖徧而不失其尊。雖尊而光原自徧。今再

徵曰。是仍有處。所有方隅。有形像也。日有形像。彼謂  
 天主造之。天主亦有形像。又誰之所造耶。

其言曰。吾天主乃經所謂上帝也。遂引頌雅易傳中

庸等以證成之。徵曰。甚矣其不知儒理也。吾儒所謂

天者有三焉。一者望而蒼蒼之天。所謂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者是也。二者統御世間。主善罰惡之天。即詩

易中庸所稱上帝是也。彼惟知此而已。此之天帝。但  
 治世而非生世。譬如帝王。但治民而非生民也。乃謬

計○為○生○人○生○物○之○主○則○大○繆○矣○三○者○本○有○靈○明○之○性○  
無○始○無○終○不○生○不○滅○名○之○為○天○此○乃○天○地○萬○物○本○原○  
名○之○為○命○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天○非○蒼○蒼○之○天○亦○  
非○上○帝○之○天○也○命○非○諄○諄○之○命○亦○非○賦○畀○之○解○也○孔○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正○深○證○此○本○性○耳○亦○謂○之○中○故○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亦○謂○之○易○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亦○謂○之○良○知○故○曰○知○至○而○后○意○誠○亦○謂○

之不睹。不聞。亦謂之獨。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必慎其獨。卽孔子所言畏天命也。亦謂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謂之己。故曰君子求諸己。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謂之我。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亦謂之誠。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者天之道也。此真天地萬物本原而實無喜怒哀造作無賞罰無聲臭。但此天然性德之中。法爾具足。理氣體用。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等然。

雖云易有太極而太極卽全是易如濕性爲水水全  
 是濕雖云太極生兩儀而兩儀卽全太極雖云兩儀  
 生四象四象亦卽全是兩儀雖云四象生八卦八卦  
 亦卽全是四象乃至八相盪而爲六十四六十四互  
 變而爲四千九十六於彼四千九十六卦之中隨舉  
 一卦隨舉一文亦無不全是八卦全是四象全是兩  
 儀全是太極全是易理者譬言如觸大海一波無不全  
 體是水全是濕性者又如撒水銀珠顆顆皆圓故凡

易學之妙徹底掀翻不知此者未許讀易

天神鬼人論苟能於一事一物之中克見太極易理之  
 全者在天則為上帝在鬼神則為靈明在人則為聖  
 人而統治化導之權歸焉倘天地未分之先先有一  
 最靈最聖者為大主則便可有治而無亂有善而無  
 惡又何俟後之神靈聖哲為之裁成輔相而人亦更  
 無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弗違者矣彼鳥知吾儒繼  
 天立極之真學脉哉

其言曰魂有三品下名生魂草木之魂是也中名覺



魂禽獸之魂是也。此二皆滅。亦云有始有終。上名靈。魂卽人魂也。此魂不滅。亦云有始無終。徵曰：靈與覺異。則有始而無終。覺與生異。何皆有始而有終也。且謂禽獸有覺而無靈。惟人為有靈者。現見世之愚人。但念飲食姪欲。他無所知。與禽獸何異。現見世有義犬義猴。捨身殉主。訴官理冤。與人何異。故孟子亦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豈可妄分一有終一無終耶。

其言曰。周公仲尼之論。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

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

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徵曰。庶民不敢擬帝王

者。名位也不敢讓帝王者。德性也。故曰。朝廷莫如爵

輔世長民。莫如德。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又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故文王人君也。而

純亦不已。可以配天。仲尼匹夫也。而祖述憲章。不名

僭竊。且父之生子也。誰不欲子之克肖者。天主既為

真足令妖人結舌

見得遠說得明

大父實生於人。乃不欲人之肖之。何哉。

其言曰。知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萬物之

體也。若止水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

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

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徵曰。止水明鏡之影萬物

也。鏡水在此。萬物在彼。有分劑。有方隅。故知是影而

非體也。心之含天地。具萬物也。汝可指心之方隅分

劑。猶如彼鏡與水乎。若心無形朕。不能生萬物者。天

透○明○禪○理○貫○徹○儒○宗

主亦無形。朕胡能生萬物也。若天主無形而能形形。  
心獨不可無形而形形乎。

其言曰：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

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則在物之外分矣。徵曰：

天主作天地萬物，必在天地萬物之外。如匠作器皿，

必在器皿之外，是固然矣。然則天主有方隅也，有分

劑也，原非徧一切也，則必有分段也，有變遷也，何以

無始無終，能為萬世主乎。

其言曰。形者在所。故能充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礙也。徵曰。神之無形。善乎其言之矣。然無形則無往來。亦無數目。亦無生滅。而曰靈魂。天主所生。其可乎哉。

其言曰。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而安養之。乃無上共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孝。至無忠也。徵曰。夫世間之法。決無全能。故天

地能覆載而不能炤明。日月能炤明而不能生育。父  
母能生育而不能教誨。師友能教誨而不能賞罰。君  
主能賞罰而不能無漏網。鬼神賞罰無漏網而又不  
能覆載。炤明等若天主。果有全能也。則直以天主覆  
載。炤臨生育教誨賞罰之而可矣。又何用天地日月  
君親鬼神爲。若猶待天覆地載乃至親生君治之也。  
則天主全能安在。今現見人之生也。天覆之地載之。  
日月炤臨之。父生之母育之。國君統治之。鬼神昭鑒

保護之。顧不知感其恩德，獨推恩於漢，無見聞之天。  
主謂之大父大君，春○秋○之○筆既謂之大父大君，則必以吾父吾  
君爲小父小君矣。豈不至無孝至無忠哉？轉破尤快又設謂天  
主全能，卽寄於天地日月君親鬼神，如國主寄全用  
於公卿牧長，則庶民有善官宰賞之可矣，庶民有罪  
官宰罰之可矣。豈事事必經國主哉？又庶民之所承  
事亦但承事官宰無違，卽爲承事國主矣。豈必獨事  
一主而禁其承事官宰哉？今謂仙佛僭竊，禁不承事。

猶之可也。天地日月鬼神固天主所造以覆載炤護人者而亦禁其拜祭不亦異乎。

其言曰。人心性命原天主所賦也。徵曰。天命之謂性。

紫陽之解甚謬。吾已釋大意於前矣。夫可賦者必其

有形者也。心性○妙○甚○有何形像而可賦乎。若無形像而仍

可賦則天主靈明○尤○妙○亦必有賦之者矣。又可賦則可奪○亦○妙○

云何有始而無終乎。

其言曰。必先有物而後有理。引詩云。有物有則。徵曰。



夫理者見理之談貫於物之終始而能成物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詩所謂有物有則。正繇從理成物。故卽物是理。如金作器。器全是金也。若言先有物而後有理。則未有物時便無理耶。既無物卽無理。則無天地時尤必無理。而天主在天地先尤妙邪人當自乃無理之尤甚者也。失笑

其言曰。必有無始而後有有始。有無形而後能形。形。吾身之先。必有父母生我。必有天主降衷於我。徵曰。

無始無形快哉論也。若天主無始則父母亦無始乎。  
 天主無形則父母亦無形乎。或解之曰。父母有形故  
 有始。天主無形故無始也。徵曰。吾身妙善有形故有始。吾  
 心性無形何為不無始乎。

其言曰。天地猶一宮室也。宮室樓臺必待有主製造  
 而後成。曾是天地之大無有主之者。竟能自造自成  
 乎。徵曰。宮室未成時。主及工匠依地依廠。天地未成  
 時。天主何依耶。又宮室則用土木瓦石成之。天地用

何句塞他咽猴

何物成之耶。又未有天地先有成天地之料耶。此料為本有之為天主生之耶。且安置何所耶。為在天主身內為在外耶。若在身外則天主不徧一切。若在身內不幾戕賊其身而以為天地萬物耶。

其言曰。太極之說不過理氣二字。未嘗言其有靈知

覺明也。既無靈覺。何以主宰萬化。徵曰。孔子不言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乎。夫易即靈明知覺之本性也。故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正不必以此主宰

萬化若萬化定有主宰則但化善而不化惡但化樂而不化苦聖人修道之教反為無用矣

其言曰。儒云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與物同體。圍於物而不得為天地主。徵曰。太極妙理無分劑。無方隅。故物物各得其全。全體在物而不圍於物也。孔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之謂也。汝謂獨一天主不與物同體。則必高居物表。有分劑。有方隅矣。何謂無所不在。

其言曰。人為天主所生。悉啟翼於善。或乃為惡。則固人所自造。徵曰。天主既有全能。何以好善而人不善。惡惡而人反惡。或救之曰。如父母生子。但欲其善。不欲其惡。子偏作惡。父母何辜。徵曰。父母生子。身不生。子心性。故不得自在也。天主快暢既生其心性。何不但生善心性耶。

其言曰。天主生物。欲以養人。生人。欲以事主。徵曰。天主既無始。無始亦可一義何人事之。而忽起生人事已之想。又

父母生子為防老死天主既無終生人何用

其言曰人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徵曰此佛氏嘗談

也亦吾儒秘旨也而用之則大異矣孔子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逮季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繇此觀之至理生死無二理

人鬼無二致明矣朝聞道而夕死可者謂其死而有

不死者存也既死而不死則生必不生而謂天主賦非俗儒所知

之始生可乎

其言曰。天主降生之時。第以本性之原體。結合於吾人之性體。譬之以梨接桃。梨藉桃以生。桃何嘗損其本體。徵曰。彼謂人之性靈。皆天主造。而今以桃梨譬之。將謂世間之梨。皆桃所生乎。梨本桃生。何須待接。待接方生。則桃本不能生梨矣。

其言曰。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已豫示必降之兆。及其將降。又有天神來報。乃至種種奇功異瑞。其書充

卷之十

棟特未傳譯等徵曰此與釋氏所述佛生瑞應何異

對破直令妖人結舌快哉辨也

佛生瑞應實與妖說不侔今且借彼才攻彼者其辨

也若謂釋迦為摩耶所生不過是人則天主為聖女所生獨非人乎若謂耶穌定是天主降生則安知釋迦非天主降生乎若謂佛氏經書荒偽則汝書安知不荒偽乎若謂汝書歷歷有據則佛經不亦自謂歷歷有據乎若謂佛出西域此間無人見聞便稱為謬則汝出大西此間尤無人見不尤謬乎佛書從天竺來汝則以為馘取汝謂九萬里來誰知其非說謊乎



汝既孤身至此去家已遠歷年已久何繇與汝交者  
猶有本國異物贈之老史斷獄豈汝膂力甚大當日所攜之物  
如此其多耶抑有神通朝取而夕至耶抑有奇術隨  
意能變造耶被盡奸情吾亦聞汝之根底矣生於近香山島之  
小國聰明奸究意在覬覦中原神器故泛海潛至嶺  
南先學此方聲字然後竊讀三教羣書不為之斷牽佛附儒杜  
撰扭捏創此邪教以為惑世誑民蠹壞國運之本自  
謂絕姪不娶而以領聖水之妄說誘彼愚夫愚婦私

行穢鄙。然閩粵民庶。每年必與呂宋等國商賈往來。汝之羽翼。每年附舟賫送寶物以相資給。是故與汝交者。汝不希彼一毫供養。更以異物而贈惠之。人遂謂汝廉潔無求。勝彼釋老之勸人布施。乃至縉紳達士。亦被汝惑。以為恭慤廉退。儼然大儒風格。嗚呼。安知王莽謙恭。乃漢室之賊。介甫新學實宗。世之蠹哉。汝之心術亦太惡矣。

其言曰。物或有始終。如草木鳥獸。或有始而無終。如

天地神鬼及人之靈魂。惟天主無始無終。而能始終  
 萬物。無天主則無物矣。徵曰。吾儒謂誠者物之終始。  
錯綜引來愈見血脉  
 不誠無物。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乃至惟天下  
 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至誠能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故先以二  
 語定其宗趣。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而  
 又結確示性修不二天人合一之旨。故曰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此破的真物化根源。非所謂天主也。若必立一天

中庸  
 大學  
 中庸  
 大學  
 中庸  
 大學

主至靈至聖無所不能威權不二則化育決無勞贊

○辨○說○明○悟○信○宗○舉○世○泰○何○不○覺○得○此○快○辨○孔○門○生○色

而天地決不可參豈理也哉又彼所立有始有終有

始無終無始無終三句尤為不通易曰形而上者謂

○立○極○之○論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有始必有終道則無終

必無始既許有始無終一句何不并立無始有終一

句耶且草木與鳥獸其不同甚矣猶皆有始有終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獨有始而無終何耶又

世間之法父子必相類因果必相同現見人決生人

鳥決生鳥瓜不生豆豆不生瓜天主既生人也人有  
始無終妙天主亦必有始而無終矣若天主靈妙故無  
始則人心亦靈妙尤妙何謂獨有始乎若人心靈妙天主  
賦之則天主靈妙人妙安知不亦有賦之者乎又天主生  
人則謂人之大父也生鳥獸不為鳥獸父乎生草木  
不為草木父乎鳥獸草木之父亦何足為尊主乎  
其言曰譬如樹之花果枝葉及榦皆繇根生無根則  
皆無乃樹之根固無他根所繇生也天主是萬物根

底何所繇生。徵曰：樹根必依地者也。天主獨能無所依乎。

其言曰：天主當初欲生萬物以為人用。先開闢天地。化生萬物之諸宗。然後化生一男一女等。徵曰：天地未闢亦可一笑尚未有人。云何欲生萬物以為人用乎。

其言曰：生前為善為惡。其魂各以死後赴天主審判。徵曰：若天主無形聲處所。則死者將何所赴。若可赴。聽審判。殆如世間士師。亦如釋氏所稱閻羅。然設如

士師則士師亦父母所生不免老死者也。設如閻羅則閻羅亦衆生數目不免輪迴者也。猶妙可稱無始無終造物之真宰耶。

其言曰。天堂地獄之報決不可免。所以定有後世。無有一人能憶前世事者。所以定無前世。徵曰。執途之人而問以初生時事。亦無一人能憶之者。可謂妙并無初生事乎。初生雖不憶。不可謂無初生。前世雖不憶。又安知無前世也。

其言曰。仙佛菩薩。令人奉敬自己而抗天主之權。徵

曰仙佛菩薩宗亦不妨雖非吾儒所宗。然必說有諸仙諸佛諸

菩薩等以為世人所敬。又說天地日月星辰鬼神皆

應奉事。則非專奉自己也。耶穌乃令人專奉一主。不

得拜祭天地日月等。其專利嫉妬不尤甚乎。

天學再徵



閑邪集跋語

余嘗該觀所緣、論先展轉從奪以破外人然後中  
立正義偽外計未破不應先立自宗惡言以良將用兵  
先以威伏後以慈撫也近日天主之教淺陋殆不足  
言彼翕然信向者達士不過為利所惑庸人不過望  
風趨影皆無足怪獨怪夫破之者不徒借矛攻盾往  
往先自立宗反未免齎盜糧而藉寇兵年惟茲二徵  
絕不自執一法惟乘其罟而攻之夫似射蓬散徒裸

身赤手入陣而奪矛取勝其乃臨濟白拈賊之心畧  
者邪是集一出可以破邪可以匡世可以開聖道可  
以獲國運利亦偉矣爰不揣庸劣評而梓之

新安夢士程智用謹跋



19

*Borgia Chinese*

324

(18)



BORG. CINESE-324-(18)-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

嘗聞天載無聲天命不已歷代  
帝王昭事克配天人相感之際  
微乎穆矣遡唐貞觀九年景教  
入中國勅建大秦寺名賢碩輔  
房玄齡郭子儀輩皆企向焉迨

明萬曆辛丑泰西利氏梯航九  
萬里朝貢萬國全圖及西書七  
千餘部同會諸子在京繙譯百  
有餘種明正教繼絕學縉紳先  
生咸道之大指謂天地萬物唯  
有一生一切佛法玄門皆屬幻

說故其教以敬天地之主為宗  
以愛

主所愛之人為務以十誠為規  
矩以七克為繩墨以洗滌解悔  
省察存想為工夫以守貞不二  
為絕德是以其踐履則有向主

之三德頌祝之七求性錄之十  
二信與撒格辣孟多之七功與  
神形哀矜之十有四端此其大  
要也原夫生民方命獲罪無窮  
天國之法赦之不可禍之不忍  
廼



天生聖父豫以聖子降生救世受

苦贖人而早示其兆於古聖先知以爲之徵迨達末之後有女曰瑪利亞躬備萬德卒世童貞天主將降生預擇而母之因神聖成胎誕聖於如德亞之白稜郡

而聖母之童身不損  
諤夜祥光  
若晝羣神護呵  
空中異星忽見  
八日如天神之報名之曰耶穌  
耶穌者譯言救世也  
旬餘爰有三王占星來觀  
各有獻焉如德亞王聞而  
意忌之聖母因懷耶

蘇避之厄日多適有魔憑樹耶  
蘇至樹下魔遂遁去又嘗浴一  
小泉爾後其樹與泉皆可以療  
病耶蘇凡在世三十三年立言  
垂訓誨引世人其間奇跡叠著  
如渡海止風指水成酒命痿者

伸聾者聽瘖者言瞽者瞭呼死者復生之類不可勝記信從者益衆時有惡黨嫉其德而欲害之耶穌曰人子顯揚之日至矣召宗徒濯足設訓教之相愛示之受難之期且告以奉承聖父

之旨夜半惡衆操戈來捕耶穌  
躬出迎之宗徒伯多祿手劍斷  
其一僕之耳耶穌曰使我而不  
受斯難即千萬天神扈從何難  
乎接僕耳而更合之遂聽其執  
以去鞭以堅繩壓以棘冠體無

完膚痛楚備至竟受死於十字  
架上蓋以是苦難告成功於

天主聖父爲萬民贖無窮之罪也

耶穌旣終魂降於臨博救拔古  
聖三日而復活留世四十日數  
見於聖母宗徒因徧慰之曰我

歸天國當遣聖神來加爾之德  
力宜敷吾教遍於諸國已乃停  
午上昇旬日徒衆羣居聖堂倏  
爾天响有聲俄而有舌形火光  
現衆頂上一時滿被聖神能通  
萬國鄉語同日而信從者若干

人迄今千有餘年所化歐邏巴  
三十餘國咸知形骸可滅靈魂  
獨存永福之路常生之門可以  
仰望而求不可造次而失故泰  
西國惟一教引善戒惡祈生天  
堂脫地獄事主之堂飾以重寶



極其壯觀瞻禮之日則輟常業  
聽掌教神父彌撒講道爲不忘  
救世者之恩蓋其虔哉茲西士  
東渡有年建堂行教幾周宇內  
今天子鼎定之初湯子道未以太  
常卿兼司天監治曆明時咨諸

會士分寓四方測度闡學何子  
德川乃就八閩省會建堂瞻禮  
余因思夫中國居亞細亞十之  
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東  
海西海心同理同敬天愛人之  
說皆踐脩之所不能外也而西

士不憚險阻風波來相勸勉者  
是其教真以敬天地之主爲宗  
故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也  
爰爲之捐資鳩工開其舊基煥  
其堂室崇奉

天主耶穌聖母天神永爲耶穌會

士聞道之所與聞士人暨四方  
昭事君子瞻像究心焉

部院佟諱代提督楊諱名高  
藩長周諱亮工謝諱道臬  
長董諱名魁大叅郝諱惟訥  
學使孔諱自洙兵使祖諱建

衡及監司諸郡邑侯諸縉  
紳士庶咸相落成敬泐石而爲  
之記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福建等處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提  
督軍務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國器  
撰文并篆額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夏五月望  
日立石

天德

天德

天德



BORG. CINESE. 334 (9)



天儒印序

余髮未燥時竊見先庶嘗  
從諸西先生遊談理測數  
殫精極微蓋其學與孔孟  
之指相表裏非高域外之  
論以驚世駭俗云爾也願

世不察以貌相者去而萬里或陽浮慕之第膚掠其制作之工巧與竄述其測算之法度而已言文而不及理言器而不及神母乃先失其孔孟之指於體用

何所取裁乎頃見利先生  
天儒印說義幽而至顯道  
博而極正與四子之書相  
得益彰則孔孟復生斷必  
以己學崇之使諸西先生  
生中國猶夫濂雋閩諸

大儒之能翼聖教也使濂  
雒閩閩諸大儒出西土猶  
夫諸西先生之能闡天教  
也蓋四海內外同此天則  
同此心亦同此教也今利  
先生處濟上近聖人之居

必更有發揚全義以益惕  
乎四子之措者則儒家之  
體用益著云

肯

康熙甲辰夏閩浙嘉善魏  
學渠敬題

三



天儒印說

粵稽天主全能破水混沌創立初人昇以明德之性  
啟靈順則而天教於世彰焉以故天主之造物也殆  
如珠印之印諸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為印斯乃印  
之蹟耳天地人物一切萬事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  
竊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謀乎想我哲人未著  
泰山梁木誰寔誕之聰明睿智誰實予之謂非天生

天縱可乎既曰天生天縱必有生之縱之之主在焉  
則尼山之心源固維皇之降衷也大主其授印者乎  
宣聖其承印者乎苟不問生縱之由來而徒知表章  
孔子尊為立極之至範雖非阿私所好然執楮帛之  
印當原印以印諸物吾知至人復起亦必辭而闕之  
矣記云天子有善讓德于天矧知天事天之大聖司  
傳木鐸覺世扶民而又五德在躬詎有不遜美于至



善之天主者哉不肖從事主教多年緣作吏山左宦  
拙被放萍踪淹濟幸得侍坐于泰西利汪兩先生袂  
父之側昕夕講究天學淵微得聆肯綮未敢漫云入  
室亦或引榷升堂不同門外觀矣嗣此益訂天儒同  
異多所發明不肖爰有補儒文告暨正學錄石二書  
將以就正同人剗剗有待一日利師出所解四子書  
一帙且詔之曰遠人不解儒畧摘其合于天學者而

臆解之如此然與否與不肖讀竟蹶然興曰吾儕類  
言天儒一理若師所言理庸不一倘溺于章句而不  
深究其指之南而以為之北奚一焉今而後謂四子  
之書即原印之印蹟也可于是名其帙曰天儒印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六十四年淮陰尚祐卿沐手敬

書于濟南之西堂弄識



天儒印

泰西 利安當詮義

天民 尚祐御參閱

大學云在明明德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蓋言吾人之靈明不能自有而為天主所界也  
 明者言當用吾明悟之推測洞見本明之真源以克  
 全其初則可以因固然而得其所以然因萬有而得  
 夫萬有之所從有也

大學云在親民親之一字甚切于天學愛人如己之旨也。註釋作新新者但指有舊染之污而去之此義包于親內則親足兼新而新不足以兼親也。仍舊文自合。

大學云在止于至善。起性學論。惟天主可云至善。則至善即天主也。其曰止于至善者。謂得見天主之至善而息止安所也。夫止者吾人之向終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既知吾人究竟即常止向天主則定而靜。

而安而慮矣。慮而後能得者，謂于目前而能豫籌身  
後之圖，則有溝無患，自得所止也。凡失天主為永禍，  
得天主為永福。得即得至善永福之天主也。

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即中庸所云立天下之  
大本，本字其謂本者，又即所云誠者自成而道自道  
之義。蓋未有天地之先，自立常在者之體，所謂本也。  
而使物有宗、類、殊、獨、依者，所謂末也。其云終始亦即  
誠者物之終始之謂。蓋造天地萬物為之發端而為

之歸結者天學聖經載天地大盡時惟此無始無  
 終之主能終始萬物所謂事有終始也夫事物之主  
 宰惟此一主先先而無元後後而妙有精理真蘊至  
 道存焉人能識認真主以致其知則先後了悟而本  
 末終始固不洞徹不其近道乎倘遠謀不知根源一  
 失事事物物履錯紛如故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

大學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學定物

八門者有領聖洗之禮以聖水洗額用盤承之外滌  
其形內滌其神蓋令人潔已求進去舊以歸新也獨  
以鉛沐浴之盤者若於領聖洗之禮有默符焉至于  
日新又新之說是又天學悔解之義凡領洗以滌除  
原罪也此後又有本罪或思或言或行義士一日七  
菴恒人能免無過倘不知解悔則愆尤業積所謂自  
作孽不可活矣是以天學復有告解之禮蓋學者既  
欲洗滌已罪必當日日定志日日省察日日克治謙

抑自下顧主祈宥敏策神功補贖前愆必詣于純德  
後已○斷不敢一日苟安姑待之明日也信能日新又  
新如是吾主聖訓所謂活水溢于其腹是也可望沾  
聖靈獲常生矣洗解二規聖教曠恩缺一不可有志  
洗心者或亦讀經銘而興起也乎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此天字與本章天地位焉之天不  
同彼指蒼蒼者言此指無形之天即天主是也所謂  
性者言天主生成萬物各賦以所當有之性如草木



則賦之以生性。禽獸則賦之以覺。且生之性。人類則賦之以靈。而且覺生之性。焉。天主初命人性時。即以十誠道理銘刻人之性中。而人各有生之初。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性教也。以故趨善避惡。不慮而知。豈非秉賦自然。其人能率循性教。可無遠道之譏。奈性久淪晦。人難率循。于是又有書教。以十誠規條。刊列于石。令中古聖人以宣示之。俾人率性而行。遵如大路。所謂道也。迨世風日下。人欲橫流。書教又不足

以○勝○之○及○至○矣○天○主○降○生○贖○世○親○立○身○教○闡○揚○大○道○尋  
指○羣○生○使○天○下○人○皆○得○性○教○增○本○而○教○術○始○咸○正○無  
缺○矣○夫○合○性○善○二○教○而○為○身○教○此○屬○吾○主○寵○教○恩○施  
于○此○尤○辨○迄○今○聖○教○彰○明○天○命○實○式○臨○之○敢○曰○不○欽  
若○承○之○哉○

中○庸○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言○惟○天○王  
則○無○所○不○知○也○又○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蓋○言○惟○天○主○則○無○所○不○能○也○又○云○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天淵魚鳥何一非造物主之化  
生。所充貫乎。上下察者非以明天主無所不在之義  
乎。

中庸云。造端乎夫婦。天主創生人類。其始惟一男一女。  
結為夫婦配耦。令其傳生。是為萬世人類之元祖。所  
為造端也。此人生之所自來也。又云。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吾人之終盡時。必有所至之處。不在天上。則在  
地下。無世界中立之理論。語亦云。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蓋○示○人○以○察○之○之○意○此○又○人○身○後○之○所○由○往○也○  
中○庸○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渾○言○之○凡○無○形○無○聲○而○  
其○靈○體○者○總○稱○曰○鬼○神○分○言○之○則○正○者○謂○神○即○聖○教○  
所○云○天○神○是○和○者○謂○鬼○即○聖○教○所○云○魔○鬼○是○德○之○盛○  
當○就○天○神○言○蓋○天○神○有○九○品○有○侍○立○天○主○者○有○運○動○  
諸○天○者○有○護○守○國○土○郡○邑○人○物○者○然○皆○承○行○天○主○之○  
旨○無○敢○違○也○若○鬼○和○悖○叛○真○主○受○苦○罰○之○永○殃○雖○開○  
容○在○世○者○惟○以○誘○陷○人○類○為○務○何○德○盛○之○有○其○云○德○

物不可遺者○凡人皆主造生○凡人皆主保存○故凡○  
人咸有一天神○護守之○如納赤子于襁褓中也○天神○  
無形無聲○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曰視之○  
聽之○寔有一天神○領守我者○以日於其照○護引治而○  
迪人于正道也○然則人宜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惟神○  
是式是訓○無負上主仁慈之所託可也○奈何曰其弗○  
見弗聞而自遺于所體之外乎○釋此并知體物不遺○  
自是正神德○愛鬼邪○既務誘陷○尚可言體物耶○故鬼○

自○鬼○神○自○神○別○其○邪○正○則○判○然○矣○烏○容○并○列○而○混○得○  
之○也○

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所○謂○至○誠○即○天○主○也○  
蓋○金○石○無○生○草○木○無○覺○禽○獸○無○靈○人○類○無○全○神○體○天○  
神○無○最○純○之○神○體○故○就○其○本○性○雖○各○圓○滿○然○終○屬○有○  
限○不○可○謂○之○盡○惟○天○主○則○全○能○全○知○全○善○本○性○充○照○  
盡○足○且○也○生○人○則○賦○以○靈○薰○生○覺○之○性○而○人○性○無○不○  
全○焉○生○物○則○賦○草○木○以○生○性○賦○禽○獸○以○覺○且○生○之○性○

而物性無不全爲生天地則賦天地以化育之功用  
而其所以化育者寔由天主默相乎其間所謂贊天  
地之化育也然化育所以然之妙精深莫測人第執  
諸天之運動大地之發生一想像之執主張是執安  
排是必有立乎天地之先而宰制之者從此由見窺  
隱由顯察微則有以得其故矣故曰則可與天地參  
矣

中庸云至誠之造可以前知天下一切未來之事雖神

人不能預測○惟無所不知之天主能知之耳○即天學  
中諸聖人亦多有前知者○然非本力所能成○由天主  
默啟而得之○况至誠曰道乃可前知○今人奈何以推  
算占卜之偽術而求駕于上主之智能乎○亦誕妄極  
矣○

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萬物不能自成○俱受  
成于天主○惟天主則靈明自立○而不受成于萬物○故  
曰○自成○天主凡所行為○皆由本性之欲而行○其所欲



行○絕○無○有○引○于○先○而○能○奠○之○者○亦○無○有○從○于○後○而○能  
踐○之○者○故○曰○自○道○凡○物○有○有○始○有○終○者○有○有○始○無○終  
者○惟○天○主○無○始○無○終○無○始○是○以○能○始○物○而○為○物○之○始  
無○終○是○以○能○終○物○而○為○物○之○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若○非○天○主○授○物○以○有○則○物○豈○能○自○有○哉○故○曰○不○誠○無  
物○誠○之○為○貴○者○言○君○子○惟○尊○貴○此○誠○即○天○學○欽○崇○一  
天○主○于○萬○有○之○上○之○意○也○天○主○為○萬○物○從○生○之○大○原  
既○生○之○後○復○無○物○不○保○存○照○護○之○故○曰○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天主萬德悉備。成具微妙靈  
明之性。故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天主既  
生萬有于外。視未生萬有所內含之元。則無以異。故  
曰合外內之道也。迨乎造物之時既至。則無形與有  
形成造而物。物各予以當然之宜。故曰時措之宜也。  
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夫天地特一物也。曰天曰地。已二之矣。曷云不  
貳。蓋言惟一主宰化生天地萬物云爾。非人所可思。

議也。故不言天地為物不貳。生物不測。而言天地之  
道。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其字明。指出天主矣。  
悟及此。則天地之道。豈不可一言盡乎。

中庸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今  
人誤認形天。輒施崇奉。不知形天特覆物之一大器  
具也。固有所以為天者存。所以為天者。非即天主乎。  
否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豈形天之所為哉。

中庸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洋

渾云者言天主之全能無不充滿而萬物目之以發  
育也○天主雖無所不在而靜天之上尤為發現之所  
且此天為萬物之界○此外則無物矣○故曰峻極于天  
然何以曰聖人之道○蓋聖人奉此以為行路之準也  
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並育矣而不相  
害○孰使之不相害乎○並行矣而不相悖○孰使之不相  
悖乎○必有所以然者○以宰制之○故物物各有私所以

然○是○為○小○德○之○川○流○而○又○有○一○總○所○以○然○是○為○大○德○  
之○敷○化○此○乃○天○地○之○所○以○為○大○所○以○為○大○者○是○即○天○  
主○耳○

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所○云○能○者○  
言○惟○天○主○有○此○力○量○也○大○經○者○天○地○神○人○萬○物○之○秩○  
序○也○經○者○言○限○定○各○物○之○全○性○而○使○之○同○一○宗○類○也○  
綸○者○言○各○類○分○界○之○而○使○之○成○特○一○目○以○共○成○某○類○  
也○又○云○立○天○下○之○大○本○本○者○所○以○然○之○謂○也○凡○物○有○

三○所○以○然○曰○私○所○以○然○曰○公○所○以○然○曰○至○公○所○以○然○  
如○父○母○為○人○之○私○所○以○然○主○宰○一○家○者○也○如○君○王○為  
人○之○公○所○以○然○主○宰○一○國○者○也○二○者○名○曰○小○本○天○主  
為○萬○有○之○至○公○所○以○然○名○曰○大○本○是○人○類○之○大○父○乾  
坤○之○共○君○主○宰○天○地○萬○物○者○也○蓋○天○地○萬○物○咸○因○此  
而○生○如○草○木○之○有○根○也○豈○非○立○天○下○之○大○本○乎○又○云  
知○天○地○之○化○育○凡○格○物○窮○理○者○皆○知○其○妙○而○究○其○知  
其○所○以○妙○惟○生○天○地○者○始○洞○徹○其○情○知○者○有○生○養○保

存○之○義○如○今○知○府○知○縣○之○知○非○徒○知○之○實○主○之○也○凡  
受○造○之○物○不○論○有○形○無○形○皆○有○自○立○依○賴○二○者○惟○天  
主○則○至○純○神○自○立○絕○無○依○賴○故○曰○夫○焉○有○所○倚○  
中○庸○云○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主○生○天○以○覆  
人○生○地○以○載○人○生○萬○物○以○養○人○其○于○人○之○有○罪○應○罰  
者○亦○不○遠○加○而○除○其○痛○悔○遷○改○雖○不○廢○至○正○至○嚴○之  
義○然○正○義○之○責○終○不○踰○其○慈○愛○之○錫○非○肫○肫○其○仁○乎○  
此○雖○不○言○降○生○代○贖○而○已○若○為○降○生○代○贖○示○其○意○也○

者天主妙有美好深微無極非神人識量所能盡識  
故以受造之美好與天主之原美好較猶大海之一  
滴而已非淵淵其淵乎九重天之上別有永靜天為  
萬福之所此天為天主發現及諸天神諸聖人受真  
福之處廣大無比以永靜天視九重天以下之世界  
正猶以世界視母腹中也非浩浩其天乎  
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靜天之上是謂上天  
所云天堂是也地言哉所是所履處上天亦言載



則○知○吾○人○本○家○不○在○世○在○天○是○上○天○是○人○生○身○後○之  
持○載○戴○于○斯○履○于○斯○矣○故○曰○上○天○之○哉○其○云○無○聲○無  
臭○者○人○之○身○後○形○徂○氣○散○靈○神○獨○存○而○可○至○于○上○天  
者○惟○此○靈○神○耳○曰○元○行○土○上○為○水○水○上○為○氣○氣○上○為  
火○至○火○域○已○無○氣○矣○火○上○為○七○政○列○星○之○天○又○上○之  
靜○天○非○復○形○氣○可○躡○故○云○無○聲○無○臭○是○也○其○云○至○者  
神○至○而○非○氣○至○也○釋○此○推○知○吾○人○在○世○如○行○旅○然○皆  
行○其○所○當○至○之○域○非○即○其○已○至○之○域○也○惟○至○于○天○上○

國○所○謂○萬○福○之○所○則○為○至○于○本○家○矣○

論語云○巧言令色鮮矣仁○凡異端邪教○惑人聽聞○令人

持齋念佛○外面裝飾善貌○誑人皈依○都是巧言令色○  
之類○誘人獲罪○陷人永苦○於以殺害天下萬世之靈○  
神而用恤也○所謂外著羊皮而心懷豺狼者也○豈非  
不仁之極乎○

論語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終者○即大學所云○四終  
也○一身死○二審判○三天堂○四地獄也○遠者○言一生之

所○思○所○言○所○行○雖○久○遠○而○必○有○善○惡○之○報○也○人○若○常○  
念○其○終○而○慎○謹○之○常○追○思○其○往○昔○所○有○之○是○非○而○省○  
克○之○則○凜○于○聖○誠○有○所○為○善○而○不○敢○為○惡○民○德○其○歸○  
厚○乎○

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之說○其初害及其身○  
人○不○審○察○眩○矜○而○從○之○則○盡○入○而○為○其○所○陷○矣○夫○世○  
有○三○遊○魔○居○其○一○凡○浸○淫○于○異○端○而○為○其○所○煽○惑○者○  
悉○魔○擊○之○害○也○其○慘○禍○人○心○可○勝○言○哉○及○深○中○其○害○

而○為○之○辭○曰○罪○在○異○端○大○主○賜○人○明○悟○令○人○推○論○是○  
非○擇○別○和○正○者○為○何○也○豈○非○自○胎○伊○戚○耶○孔○子○所○為○  
不○咎○異○端○而○咎○攻○之○者○非○寬○異○端○也○異○端○不○足○惜○可○  
惜○者○攻○之○者○也○吾○儒○動○言○訓○法○孔○子○然○師○訓○爾○勿○攻○  
而○爾○聽○之○歟○胡○今○之○為○釋○迦○逆○陵○僕○僕○者○多○是○誦○法○  
孔○子○之○人○也○不○亦○大○可○憐○歟○

論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道者即生死之正道非  
輪迴之妄說也蓋不聞道之人無論生不可即死亦

未○可○生○則○賢○賢○死○入○永○苦○若○開○道○之○人○生○雖○受○艱○苦○  
死○後○必○受○永○福○矣○其○云○朝○夕○者○人○壽○縱○百○年○不○過○一○  
朝○夕○事○耳○露○電○浮○生○轉○瞬○危○迫○如○何○亟○亟○開○道○以○無○  
負○茲○朝○夕○可○不○猛○思○痛○醒○也○哉○

論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天非指形天亦非註云  
天者理而已蓋形天既為形器而理又為天生所賦  
之規則所云獲罪于天者謂得罪于天主也豈禱于  
與灶所能免其罪哉然孔子斯言非絕人以禱之之

辭○正○欲○人○知○專○有○所○禱○也○。○
 辭○他○日○弟○子○請○禱○。○但○曰○丘○
 之○禱○久○矣○。○宰○云○已○德○行○無○如○。○而○不○必○禱○。○正○謂○朝○夕○祈○
 求○天○主○而○救○我○。○往○愆○也○。○合○而○論○之○。○一○不○禱○于○與○灶○。○而○
 言○天○以○正○之○。○一○不○禱○于○神○祇○。○而○言○禱○久○以○拒○之○。○然○則○
 孔○子○之○所○禱○。○蓋○在○天○矣○。○故○其○言○曰○。○吾○誰○欺○欺○天○乎○。○又○
 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孔○子○未○嘗○不○以○天○禱○
 為○兢兢○也○。○乃○孔○氏○之○徒○。○祈○神○佞○佛○。○所○謂○非○其○鬼○而○祭○
 之○。○謂○也○。○竊○恐○獲○罪○于○天○矣○。

論語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向主有三德曰聖信曰聖  
望曰聖愛而望愛必以信為基故十二信經咸以我  
信為做迪之要良繇聖教真理大主親而授之歷代  
聖人公見公開傳之其理誠篤無偽其言篤實不欺  
吾黨學者第宜一心篤信而無容疑貳無容搖惑者  
也明悟既徹則愛欲所鍾惟當精思好學以求其理  
諸凡規誠所昭訓典所垂遵持而佩服之用為省察  
克治之功念茲在茲固有數茲所為篤信而好學也

夫信好若是其專者何也蓋萬物真宗惟一主是  
為人類之所切向每念其救世降贖之息慈愛群生  
窮天罄地靡可為報惟有以愛還愛以死還死而已  
是故為義而被窘難或有異端魔讐之傾害或有暴  
君汗吏之摧殘則寧失天下萬福寧罹天下萬苦而  
不敢少得罪于吾至尊至善之主有如白刃可蹈匹  
夫不可奪志是也夫死忠死孝世容有不得其正未  
合于道者而惟為天主致命則死于欽崇以一死而



炳○耀○天○國○於○道○為○至○善○矣○所○謂○守○死○而○善○道○也○  
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釋○此○知○孔○子○之○得○成○其○聖○者○非○  
孔○子○自○能○而○由○天○主○陰○陽○之○也○故○孔○子○嘗○言○天○生○德○  
于○于○則○亦○知○陰○陽○之○所○自○來○矣○維○儀○封○人○亦○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并○知○孔○子○之○司○教○鐸○而○傳○宣○者○秉○于○  
上○天○之○命○也○今○學○者○既○知○尊○孔○子○矣○而○不○知○欽○崇○縱○  
孔○子○之○聖○者○誰○屬○命○孔○子○之○為○木○鐸○者○誰○屬○可○謂○孔○  
子○之○徒○乎○

論語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非鬼而祭○孔子既以為  
論○則邪魔必為其所厭絕○而事神之理○人又未易曉  
徹○則且就臣事君子○事父者言之○此人事之當然○不  
容不事者也○而况合天下萬國之大父大君○當何如  
事之哉○故不言所以事神○而言事人○正精于言事神  
也○又云未知生○焉知死○言人既不知人之生○為天主  
賦人之靈魂○與形骸締結而生○又焉知人之死○為天  
主收人之靈魂○與形骸相離而死乎○苟能知生之所

由○來○則○有○以○究○初○入○肇○造○之○思○即○能○知○死○之○所○終○向○  
而○可○以○悟○靈○神○不○滅○之○理○故○不○言○所○以○知○死○而○言○知○  
生○正○精○于○言○知○死○也○惟○在○人○深○思○而○自○得○之○

論語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人生涉世○恆履多憂多

懼○之○地○而○誘○惑○所○加○類○生○可○憂○可○懼○之○情○求○其○不○憂○  
懼○難○矣○蓋○疾○惡○薰○心○二○罪○糾○纏○三○譬○攻○害○事○事○拂○理○  
種○種○違○天○故○其○在○安○樂○乃○其○所○以○為○危○苦○也○在○飽○饑○  
乃○其○所○以○為○飢○渴○也○在○歡○笑○乃○其○所○以○為○涕○泣○也○今

世之憂懼暫且短來世之憂懼寔深且長何者疾惡者憂懼之根也疾惡不種憂懼不殖矣雖然憂懼亦曷可少乎人惟徂佚耽晏樂則莫知憂懼何繇者察已過而克免于疾惟夫知憂知懼則潛疵隱慝不容留伏于心意之間仰不愧俯不怍始于憂懼而卒于無憂懼由是生順歿寧詣于常生而求善不以撓之夫何憂懼之有哉孔子又云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故內省尤必期于內訟蓋內

其○則○以○其○所○追○者○者○露○其○醜○于○巖○主○之○臺○前○或○可○整○  
其○慈○怒○不○我○再○物○也○不○然○吾○未○知○其○憂○懼○果○能○釋○然○  
否○也○

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云○慮不在千里之外○則  
慮必在几席之下○余亦云○慮不在世事之外○則身後  
未○苦○之○憂○必○在○枕○蓆○之○下○矣○

論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主聖訓○曾有是語○此即  
愛人如己之旨也○蓋不欲有二○有肉身所不欲者○

有○靈○神○所○不○欲○者○肉○身○之○所○不○欲○如○饑○寒○病○苦○諸○事  
逆○等○事○靈○神○之○所○不○欲○如○貪○淫○忿○詐○諸○惡○愿○等○情○載  
在○十○誡○七○克○十○四○哀○矜○諸○書○可○考○也○蓋○兩○情○相○繫○一  
理○互○揆○彼○此○均○愛○無○睚○爾○我○所○謂○恕○也○故○恕○訓○如○心  
如○其○愛○己○之○心○則○愛○人○如○己○矣○然○言○不○欲○勿○施○未○言  
所○欲○則○施○倘○已○所○欲○者○邪○情○邪○事○而○以○施○之○于○人○是  
又○害○人○如○己○也○故○善○言○愛○者○必○體○天○主○之○愛○人○以○行  
其○愛○而○後○可○以○言○愛○人○如○己○則○愛○人○即○所○以○愛○天○主

也○果如是○則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行此一言而可以  
恆聖○肯承真福矣○奈何世情迷誤○其求諸己者○惟曲  
濟其所欲○而其施于人者○恆皆己所不欲之事○不思  
我施人人○亦反而施之○則不惟不知愛人○併亦不知  
愛己矣○所以中庸言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己不願○亦  
勿施于人○豈非有得于愛人如己之理○而為之一發  
明也哉○他日曾子稱孔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夫  
忠者○臣愛君之稱○恕者○即不欲勿施于人○已相愛之義○

天主既為天地大君○不愛天主○可謂忠乎○欲愛天主○而不愛天主○所愛之人○可謂恕乎○故所云忠者○即醒誠所謂愛天主萬有之上○所云恕者○即醒誠所謂愛人○如己是也○愛主愛人○如南北兩極○不容闕一○不愛主○斷不能愛人○不愛人○稱不得愛主○先儒魯言○無忠○做恕不出○此語可謂得其肯矣○但學者莫不知有夫子之道○誠于忠恕二義○而究心焉○其或庶幾于天學乎○



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蓋  
世福不齊○上主不必均○畀其或此豐○彼畷似天有偏  
私○則怨天矣○世欲無戢○上主不容曲徇○其或此愉○彼  
拂○似人有奇遭○則尤人矣○曷思富貴雲影○功名石火○  
窮通得喪造化自有秘密○怨尤徒生○舛望○諺有云○怨  
天者不勤○尤人者無志○君子為己之學○曾如是乎○是  
以刻苦精修之士○惟知以昭事真主為宗○以廣愛行  
仁為本○以克己寡過為切務○以生死令終為究竟○其

于○世○境○浮○榮○毫○不○繫○心○則○其○退○藏○篤○慥○之○詰○人○所○不  
見○而○上○主○于○重○玄○之○際○鑒○觀○冥○漠○庸○有○不○徹○爾○志○款  
爾○勤○者○乎○所○謂○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信○不○誣○也○夫○大  
主○全○知○無○有○人○隱○不○在○其○洞○照○中○者○然○而○下○學○上○達  
者○筴○闢○怨○天○尤○人○者○槩○見○徒○曰○天○不○知○我○天○焉○不○知  
知○爾○怨○矣○知○爾○尤○矣○知○爾○弗○之○學○弗○之○達○矣○第○恐○如  
此○而○為○天○主○所○知○異○日○爾○將○自○怨○自○尤○之○不○暇○雖○欲  
冀○天○主○之○莫○我○知○也○何○可○得○乎○

論語云。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灺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殺身成仁。所在俱有。曷言未見。蹈仁而死者。蓋言若為愛天主。與為愛人。如己之仁而死。則形軀雖死。而靈魂得常生之福于天上。國也。夫水火。本天主所生。以養人之具。而不善用之。即為害人之具。彼世間之功名富貴等。猶水火也。善用之。即為事主愛人之具。不善用之。未始不為水之溺人。火之焚人者矣。

論語云有教無類。天下一切教術皆人為。皆後立。雖名為教。不名有教。惟天主自無始有教。亦自無始有故。有性教。有書教。有身教。主有教。有始于無。始終于無。終獨名有教。非他教可比。繫也。且諸教或儒或釋。或道各于其類。強之使同。弗或同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惟主惟一教。亦惟一故。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論貧富。無論貴賤。無論長幼。男女無一人不在天主。生養中。則無一人不在天主教。誠中統此人類。統此

聖教故謂有教無類。此聖教會為額格勒西亞。有聖而公也。

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蓋人生初始，一無字素簡耳。舉西子，况素質也。蒙不潔，如素簡之受點染。况素質為罪垢所污也。凡人一經罪垢，叢集外，雖飾其容，上其內，靈之醜穢，特甚掩鼻而過，不亦宜乎。夫天主生人生善，不生惡。今茲惡人，即前此西子，特蒙不潔，則

為惡人矣。勿曰惡人。天之棄人。竟灰心。主宥而不一。  
哀懇籲禱也。倘翻然悔改。依賴聖恩。遵大小之齋期。  
守二五之誠訓。承法浴之水。沐浴以洗滌其心志。則  
天主必矜憐而釋之矣。昔吾主設喻。謂人有百羊。偶  
亡其一。則必遍覓之。既得。則負以返。聚鄰友共為之  
慶也。蓋九十九羊。善人也。所亡一羊。罪人也。得善人九  
十九。不足喜得一罪人。回心嚮道。則喜宜倍矣。故曰。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華上帝。上帝者。即主宰。

萬有至尊無二之天主也。然則人不向望天主將誰望哉。

孟子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蓋伊尹之言如此。然曰：天生此民，則知人。類造生厥有始矣。曰：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則知降衷于民，厥有自矣。知覺雖有先後，及其既知，既覺無二。知覺則知天所賦于厥維均矣。然而重其責于先

覺者蓋斯道。遶隔于迷。謀而披示于明悟者。同是天  
良。其不同。乘天道。故以斯道覺斯民。如呼寐者。而使  
之寤也。其云非予覺之。而誰。蓋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天寤使之庸。敢諉諸然。則覺世豈人力也。  
哉。今斯民大寐久矣。呼而使之寤。此其時矣。願我天  
民。又為後知者之先知。後覺者之先覺。其克有當于  
天意乎。

孟子云。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由○是○觀○之○舜○說○諸○人○所○有○不○過○世  
任○猶○必○始○困○終○亨○况○吾○人○欲○希○心○最○上○事○業○此○其○為  
任○尤○其○至○大○極○重○者○而○欲○以○富○貴○安○享○致○之○必○不○得  
之○數○也○蓋○天○國○之○分○非○恃○人○力○可○能○故○以○巨○繩○穿○針  
孔○尚○易○而○以○富○貴○進○天○國○實○難○也○是○以○人○欲○求○天○降  
大○任○其○心○志○體○膚○身○竹○等○必○若○是○苦○勞○飢○餓○空○乏○拂  
亂○諸○態○種○種○備○嘗○惟○其○所○動○忍○而○堅○心○毅○性○以○承○之○

由○是○苦○勞○我○者○將○安○逸○我○也○餓○乏○我○者○將○飽○飫○我○也○  
拂○亂○我○者○將○順○適○我○也○可○以○增○我○神○力○益○我○聖○寵○而○  
任○人○可○以○克○荷○大○任○何○患○其○不○能○哉○故○孟○子○又○云○生○  
于○憂○患○死○于○安○樂○夫○人○莫○不○慕○安○樂○而○惡○憂○患○詎○知○  
憂○患○者○榮○福○之○基○乎○安○樂○者○殃○苦○之○胎○乎○生○于○憂○患○  
是○即○常○生○死○于○安○樂○是○即○永○死○憂○樂○二○門○决○招○生○死○  
二○路○人○奈○何○不○以○苦○勞○重○直○售○天○上○之○大○業○乎○  
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言○人○

能盡心以格物窮理則知吾有形之身有無形之靈  
性既知吾有此靈性即可知界吾靈性之天主矣又  
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言吾性不自有有  
授吾之性者吾心不自有有予我之心者存心非欲  
侈自心之廣大養性非欲侈自性之神竒正欲不失  
其賦界心性之本原耳故曰所以事天也又云天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夫人生在世無論壽脩夭折皆不  
免死所異者脩為不同耳惟當修身克己以靜聽主

命此天學以善備死候為向終之上範也至于數之  
修短豈聖賢所顧問哉

天儒印終

11

6.5

12. Volum:  
Sante Legis Propagatio  
sub nomine alterius.

Jan. 18. 18.

III. 18. 18

18. 12



R.G. ORIENTE. III 213(12)

序



自天地之心見而後君師之道  
興帝王之所以爲治聖賢之所  
以爲學未有不本乎天者也黃  
軒迄今世無異治而教統一裂  
人自爲學家自爲師若水火之

不相謀要無不尊天以立說者  
一彼一此之間往往陽擯其名  
而陰竊其實雖道家之幽渺釋  
子之虛寂窮其所托與吾儒之  
盡性至命不有殊途而同歸者  
乎惟是敦倫毀紀舍君臣父子



之大而躄夫幽渺虛寂以別求  
其所謂天此二氏之教吾儒所  
以辭而闕之也彼行之不著習  
矣不察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  
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  
無弊如欲循其弊以爲救仍莫

若尊天以立說相傳開闢以來  
有所爲天主教學者驟而聆其  
語若倘悅而弗可據卽其於吾  
儒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  
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  
神之靈以勸懲之所以蕃江

河之所以流不應瀆告之以其  
學也久之而親其人釋其書以  
昭事不墮爲宗旨克己愛人爲  
工夫悔過遷善爲入門生死大  
事有備無患爲究竟其於二帝  
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物類  
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靡帝  
相始終相表裏超出乎二氏之  
上而後知其學何莫非吾儒之  
學也其教自漢唐流傳中土明  
萬曆辛巳耶穌會士西泰利子

航海九萬里而來建堂於宣武  
門內一時名公卿多樂與之遊  
至

國朝恩禮倍渥通微教師實總  
曆務復

勅建東堂再可利子景明安子

主之余俱樂與之遊而然真空  
子以余爲有契乎其言也持所  
著書屬利子索余序因述其大  
畧惟向者福清葉相國贈西賢  
詩有云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  
理又云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

視誠化其同異之見取所爲尊  
天以立說者究其指歸精其義  
蘊卽不言學并不言教可也而  
一切窮神達化更有進乎此者  
抑非余之所及知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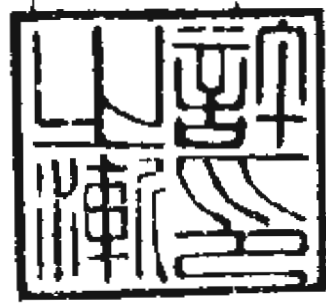
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正月

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

月



三





天學傳纂

燕吳後學李祖白撰

天學。天主教學也。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德福圓滿。知能渾全。妙性超然。與窮思悟中土尊稱之曰上帝。茲以其爲天地之主宰。故質稱天主也。而其教則爲人而立。別人於蠢動。儕人於天神。令向真原而求真福。大要以昭事不墮爲宗旨。以克己愛人爲工夫。以悔過遷善爲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誠吾人最喫緊之實學。而其從來

遠矣。細昔天主上帝於厥世始開闢乾坤發育萬物。所以資人安居利用者悉備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其靈性賦以當然之則好善惡惡秉爲彝常永不能脫。凡遇忠孝大節舉仰慕之若渴。凡遇奸頑大慝舉疾視之若讐。自古稱爲性教。愚非不足。聖非有餘。豈不然乎。祇以性忝氣稟物誘交侵失其初良而不敢漫言率也。則繼之以書教。後開闢三千七百有一年。天主於西納山西距中國四萬里頂降石碑二。明列十誡爲目。括以愛主愛人爲綱。是書教者所以爲性教之申命。

也。而不惟是。又後千四百九十七年。天主之教世。又有進焉者。先是詔示人間。兼遣神人。此因舉世沉迷。躬自降救。下取人性。以接本性。而生如德亞國。初人于此西納山。亦生在其界內。之自稜郡名耶穌。在世三十有三載。所顯奇跡甚衆。命死者活。卽活。命瞽者見。卽見。巨浪雄風。命息。卽息。虐魔恣害。命退。卽退。蓋與化成功用。萬有應命而出者。同一神異也。詳明誠理。簡定新規。羣心大服。名其教爲寵教。以見教由主寵。非人分所應。有云。較前性書二教。恩施此尤摯矣。然則天學之傳。

及中土其時亦可得而稽乎。曰有斯人。卽有斯教。中土人與教同時並得也。何以言之。方開闢時。初人子孫聚處如德亞。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岐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逝。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卽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矣。惟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國。必倍昌明於今之世。

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戒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曰。上帝爰佑下民。曰。惟簡在上帝之心。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曰。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維此文王。翼翼昭事上帝。天

鑒在下。有命既集。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天生蒸民。其民匪誑。曰嗟我來牟。上帝率育。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曰丘之禱久矣。曰畏天命。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

事上帝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厥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  
言法語乎。其不但言帝又言天者。天卽帝也。猶臣民  
問稱君上爲朝廷朝廷卽君上也。審是則中國之教  
無先天學者。惜乎三代而還。世風日下。民生苦於戰  
爭。士習壞於功利。呂秦代周。任法律。棄詩書。從前載  
籍。盡遭烈燬。而天學不復覩其詳矣。傷哉。逮至西漢  
元壽。天主降生。及救世畢。宗徒聖多默者。行教中土。  
事載西史。而此中中州近地。明季流傳十字教規。緣

天主教世功成十字。故以名教。是卽多默所遺教也。逮至有唐貞觀九年。上遡天主降生六百三十五禩。

大秦國

卽如德亞國

修士阿羅本。遠將經像重譯來朝。爾

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命名景教。初勅造大秦寺於京。後又徧勅諸州。各置景寺。開元以後四朝。寵賚彌渥。卽郭汾陽王。亦復重廣法堂。依仁施利。修舉哀矜。教行有唐。蓋二百載而近矣。今長安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可考也。又後九百四十六載。遡天主降生千五百八十一年。爲明萬曆辛巳。耶穌會士西泰利子。自



歐羅巴梯航九萬里東來。庚子底燕京貢聖像西琴  
自鳴鍾等物。朝廷義隆柔遠。恩禮備至。縉紳先生與  
之遊。講究天主大道。多所契合。著有實義時人等書  
行世。服從其教。感其化者比比。辛亥卒於京。賜地葬  
焉。於是熊鷹陽龍諸子。先後接踵來京司教事。而晉  
有高則聖。閩有艾思及。江南有畢今梁。並顯聞於時。  
崇禎己巳。底議修曆。徐文定公素折節西賢。爲性命  
交。知其旁通曆學。時以少宗伯領督修。疏薦函璞鄧  
子。未幾病歿。續薦余師道未湯子。暨味韶羅子。曆垂

成羅又病歿。獨余師與歷事相始終。入

國朝。用其法。造時憲曆。頒行天下。

命掌欽天篆。辭再三不允。至辛卯。遂荷

世祖皇帝特達之恩眷。錫嘉名。晉崇階。更念其將老。

勅戶部查給地畝。任作生墻。而且

爲數臨堂。諮求教學。賜

御製文有銘。西泰氏舊堂之東偏。師爲倣西式。改創新  
堂。寬數倍。於其東階。恭勒

綸音於石。以垂不朽。天下聞而榮之。堂近宣武門。屬城

西東華門舊燈市之南。又一堂。

**欽** 賜於順治乙未。改建於康熙壬寅。堂亦西式。相偕在內行教者。再可利子。景明安子也。人稱東堂。以別于宣武門之堂。天學之在京師。爲四方之望。自京師堂構一新。叨

恩格外。而四方西賢鐸振之地。士民益奮欽崇。會有中丞匯白佟。廉察鶴沙許二公。信嚮綦堅。宦遊所到。捐貲營築。以奉天主。俸入不爲已有。而爲天主有。其視明葉文忠。徐文定。韓蒲州。劉成都。李罔卿。楊京兆。數

君子樂爲道侶。身主者。又何讓乎。江南之蘇淞二郡。浙之武林。江右之南昌。之建昌。之南贛。楚之武昌。閩之福州。之建寧。之延平。之汀州。蜀之重慶。之保寧。咸有新堂。西賢居焉。前已丑。余師爲曆學計。久遠特疏上請。敦伯南子以知曆赴闕庭。仰給大官。同時遵旨入內地者。又十餘人。我

國家肇造區夏。一統無外。名公鉅卿。相與黼黻。

皇猷於上。而輦轂內外。或省會之衝。或鄉邑之僻。每有西賢。三止。時出其所學。爲世津梁。指正真之定極。杜

誑惑之旁蹊於以下肅人心上襄

王化唐虞三代之風庶其再冕於今日歟利西泰而下  
著述號最富者進呈曆書百餘卷業蒙

宣付史館他若理器殊彙莫非教學攸關成書又三百

卷有經有史有超形性學有形性學有修學且總計

載來圖書七千餘部羣賢感荷

帡幪賓至忘返其矢協佐



同文抑首翻譯川至日升殆無窮竟嗚呼此又泰火以  
前未有之盛事也漢唐無論矣癸卯孟冬公餘少暇

文華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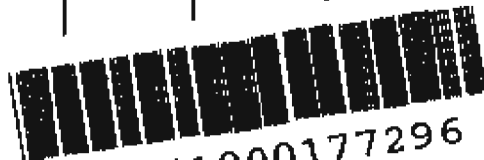
910.08

2643

1572941

答

客有問天學今昔之概者謹遵所聞論次之以代口



21101000177296

不

得



已





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為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為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匪正即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計害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雖似乎徒搏徒涉心終為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正當



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以正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政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胥淪於無父無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已也較子與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利害之足計搏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不得已目錄

上卷

小引

請誅邪教狀

與許侍御書

闢邪論上

闢邪論中

闢邪論下

邪教三圖說評

正國體呈蒙

中星說

選擇議

摘謬十論

附始信錄序

并口供

附尊聖學疏

進呈

以上俱經

禮部入招審清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歲  
告為職官謀叛

本國造傳妖書惑眾邪教布黨京省邀結天下人心逆  
形已成厝火可慮請乞蚤除以消伏戎事竊惟一家  
有一家之父子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認  
他人之父以為父是為賊子不君其君而認海外之  
君以為君是為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汚

辱

君親毀滅

先聖安可置之不討西洋人湯若望本如惡亞國謀反  
正法賊首耶穌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示  
邪臣徐光啟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遂反於  
朝假以脩厯為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  
厯官李祖白造天學傳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  
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  
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

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赦主謀者湯若望  
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

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  
甯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甯延平汀  
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  
原絳州開封並

京師共三十堂香山舉盈萬人踞為巢穴接渡海上  
往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

### 金門窺伺

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引謀圖為不軌何故布黨立天主堂以  
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於時憲歷

函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目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  
牌繡袋以為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為實乃託血親江  
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  
期一張証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為



雖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行翦除實為養虎貽患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苟至變作然後勤平  
 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  
 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  
 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齋粉切忠歷  
 代君親謹將天學傳聚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本金  
 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志  
 一本並光先正國體呈藁一本與許之漸書藁一本

具告

禮部叩密

題 參依律正法告

禮部正堂 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

題 參堂司官親帶光先至

左闕門引

奏隨令滿丁十二名將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

八月初五日

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初六日會審湯若望等一  
七日放楊光先寘家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搦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卽有立言之責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道始足樹幟文壇價高琬琰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言之真妄而概以至惠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為其身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為立言之累且以德與功而俱歎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

老不曉事豈不可以為鑒哉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  
 者著天學傳彙一卷其言曰天主教上帝開闢乾坤！  
 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以東  
 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說則東西萬國當是皆事一  
 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  
 遐邇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祖白此說則  
君臣百姓盡是邪教之子考之史冊推以歷年祖白  
孫祖白之膽信可包天矣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此史冊之中夏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是史冊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教六字如謂是如德亞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  
讀如德亞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則一部

德西亞為君中夏為臣故有文冊歷年之論不然我東  
 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義氏謂我伏羲孫豈非賣  
 從他國應自得何在中國為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罪請祖白自定邪教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君作子以父事也教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祖白之頭可斬也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中國有人之始于伏羲以前有盤古至三皇天啟氏已有  
 一十百三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積分元祖白  
 中夏無人之豈止於惑世誣民乎哉此中國之實  
 欺天罔人之罪白安所逃乎苗裔則五帝一王  
 如惡亞之苗裔以伏羲至今日親祖宗於何地即寸斬其  
 認邪教以祖置盤古無君無父之辜以宗師聖臣皆令其  
 白豈足教祖其無君無父之辜以宗師聖臣皆令其  
 洋之邪教祖其無君無父之辜以宗師聖臣皆令其  
 上之何故而生此人妖哉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  
 昌明於今之世矣伏義時天主教之學既在我忠臣  
其書有存者自有書契至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  
無端倡此妖言出自何典不始祖白是何等心氣  
國家有法必剖祖白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誠  
之胸探其心以視之  
 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  
 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之天帝  
已即啖祖白之內寢祖白之邪教之學誣天非聖極  
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  
 天其申命用休引書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引詩  
 一百一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引論語二  
 十言中庸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引中庸孟子曰樂天者  
 保天下引孟子五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  
 語乎經時利瑪竇引用中夏之聖經賢傳以文飾其  
之法語微言祖白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無  
之罪可勝誅乎祖白  
天學則先聖先賢皆邪教之後學矣凡百君子讀  
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噫  
 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五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六帝  
 之正統

大清之

太祖

太宗

世祖

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統

大清之

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  
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為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膽何大也  
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言笈貝文所稱道德標  
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書天主之教  
朕素未覽閱爲能知其說哉

大哉聖謨真千萬世道統之正脉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纂以闡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明

從他國乎而弁其端者白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二  
正月柱下史昆陵許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

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若而人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事則固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爲書也盡我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

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

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為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齋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識父子况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穌謀

反於其國正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  
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  
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反以二氏之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莫識君臣父子以耶穌之莫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識君臣父子何刺謬也儒者有  
弊是先聖乎先賢乎後學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  
之如無其人不宣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  
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曰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樂之害道也苗裔

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  
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  
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先生為祖白作序是距  
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先生自道之意  
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為而為邪教序此非聖之書也此  
非聖之言也先生過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  
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字發身庠序為名進士筮仕

為名御史其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先王之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之所素定  
者也肯屑為此非聖妖書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  
謀以先生乃

朝廷執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標斯書使天  
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中夏人信為天主教之  
苗裔勿疑矣妖言惑眾有魚腹天書之成效故託先  
生之名為之序既足以搖動天下人之心更足為邪  
教之証據於將來也必非先生之筆也不然或先生



之門人幕容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  
之文以射自鳴鐘等諸奇器必非先生之筆也再不  
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為故套有求者率令牀頭捉刀  
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請其書也况先  
生戴星趨

朝出卽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  
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  
義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士庶盡辱為邪教之子孫六  
經四書盡辱為邪教之餘論當必髮豎皆裂擲而抵

其書於地之不蚤尚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  
終為必非先生之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  
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  
獨若未之見若未之聞豈於非聖之書反悅目乎必  
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筆也雖然光先能信  
必非先生之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筆天下  
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但此序出未二月業已傳  
遍長安非先生之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  
必能如光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

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  
慈孫豈能為先生諱哉猶之光先今日之呼吾家老  
不曉事也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穌謀反於  
如德亞國事露正法同一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衆  
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穌者  
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必為彼國之所屬禁於中夏  
之白蓮聞香諸邪實同在彼國則為大罪人來此國  
則為大聖人且謂我為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  
為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寧

不唯我中夏之士大夫無心知無目識乎先生雖未嘗為之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建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魯盪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

地送往迎來若望籍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恭布邪教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明綱之所  
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  
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  
而弗識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  
止不關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  
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不察伏戎於莽萬

一竊發先生將用何術以謝此一序乎時憲曆面書  
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謂其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  
洋而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具疏具呈爭之今謂伏羲之彼教  
之苗裔六經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豈  
非奉彼教正朔之實據明驗乎惑眾之妖書已明刊  
印傳播策應之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  
為羽翼煽誘小人以為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從  
之者如水之就下

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卧內識者以為深  
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尚反為其作序以諷之  
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

上聞先生乃

聖門賢達

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聞致  
討實先生學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者况有身  
後之累之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

書唐突先生者為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禰  
衛為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為天下生靈將來之  
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敵以保三言  
之令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為先生計  
非謂讓先生也幸先生亟圖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  
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平實無奇一涉高奇卽歸怪異楊墨之所  
以為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軌於中正故為聖  
賢之所距矧其人其學不敢望楊墨之萬一而怪僻  
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為冒  
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古不有  
所以遊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以此  
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  
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穌  
手執一圓象問為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  
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  
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  
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  
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  
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穢

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為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  
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  
者哀悔於耶穌之前竝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  
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為魔鬼  
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為誰曰即天主也天主  
主宰天地萬物者為何為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世當  
造罪禍延世世僧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  
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

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  
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  
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  
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小誕亦  
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  
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  
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為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  
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實二氣中之一  
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

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  
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為  
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  
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又有生  
無無始者之無無無始而上之曷有窮極乎無始  
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為天主則天主屬此而  
不得言有真以耶穌為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  
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

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  
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  
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  
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不運  
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  
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  
於漢之元壽庚申元壽庚申距

今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爾而開闢甲子至  
明天啟癸亥以暨於今合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從來之歷元匪  
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干支  
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以甲辰紀元堯甲辰距漢哀  
庚申計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穌卽是天主則漢  
哀以前盡是無天之神世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  
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卽是耶穌孰抱持之而  
內於瑪利亞之腹申齊諧之志怪未有若此之無稽  
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

子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失之榮四生中濕生  
無父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無父恐不可以為  
訓於彼國况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  
如此其尊也尊無父之子為聖人實為無夫之女開  
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穌更不當言童身未  
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  
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  
也母之童身即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為聖人者反



思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穌之師  
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  
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  
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卽現世之天堂地獄而彼教則  
鑿然有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  
之者墮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  
爾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  
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將顛倒

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穌之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是奸盜詐僞皆可以爲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如真爲世道計則著至大至正之論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脩身齊家爲體治國平天下爲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

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  
妖人之惑衆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心如社  
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  
識真偽咸曰信真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  
蓋法氏之見耶穌頻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益甚之  
語則知耶穌之聚衆謀為不軌矣官忌而民言發非  
反而何耶穌知不能免恐城中信從者多盡被拘執  
傍晚出城入山園中跪禱被執之後衆加耶穌以僭  
王之恥取王者絳色敝衣披之織剛刺為冕以加其

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穌之手比之執權者焉偽  
為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  
姑聽衆撻以洩其恨全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  
觀此則耶穌為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  
邪心未革故為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民不  
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  
之皈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聚衆之蹟也被  
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  
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園中逃

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衮冕  
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偽為跪拜戲其今日得為王也  
眾捷洩恨洩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  
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真贓實蹟無一  
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政現  
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且、字架  
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驢子  
爾飯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弟  
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威

德至善之人以為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為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人之人貽謀先不臧矣天主下生救之宜興禮樂行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如食天堂地獄為事不但不能救其雲初而身且陷於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而妖人之真形不覺畢露夫跪禱於天也天上之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

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穌之釘死實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為天主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共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况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共豈非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謊以自證其謊乎連篇累牘辯駁其非總弗若耶穌跪禱於天則知耶穌之非天主痛快斬截真為照妖之神鏡也一語允堪破

的而必俟數千言者蓋其刊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  
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招致  
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為之創潤使後之人第見其  
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茹其華而不知其  
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  
辯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穌教書之君子先覽  
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  
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辯之而  
世有不及知之無狀真有不與同中國者試舉以告



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年之首善書院也若望乘魏璫之焰奪而有之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颺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哉邪說流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之教豈特充塞仁義已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穌息邪教正人心塞亂

源不能不仰望於

主持世道之聖人云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吾於耶穌之教亦然時

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之極功祇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鑿一理以為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為高遠奇特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給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辯博為聖瑰異為賢因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然實不免其為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穌為天主首出於萬國聖人

之上而最尊之。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為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為尊。況於下地，乃衆足之所踏踐，汙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事萬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為有形之理，理為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卽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

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即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分合之說未嘗主於分而不言合也專者體也分者用也

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為純乎功用實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耶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是帝也萬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舉頭見天故以上帝稱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若昊天惟天降災祥在德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詩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昭事上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

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焉今謂天為上帝之役使不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為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之為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為役使之賤無怪乎令飯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汙穢而賤之也不尊君以其為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穌

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木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宜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邦國咸習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也。吁！嘻！異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而率天下之人於無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禽獸矣。而况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為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為聖人，為上帝，猶可言也。胡遽至於尊正法之罪犯為



聖人為上帝則不可言也。古今有聖人而正法者，否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萬物者，也能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終，則天主之為上帝可知矣。彼教諸書於耶穌之正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於聖人易箒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穌有一於是。

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為功此大幻術者之事  
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為功則何如不  
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既主宰人病人  
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  
乎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  
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  
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  
天則凡世間凌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為絕  
妙好辭之行狀矣妖書妖言悖理反道豈可一日容  
於中夏哉

闕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闡明天主教諸書之論議實西域七十  
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  
駕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為輕重利瑪竇之來中  
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為吾  
儒之流亞故交讚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  
不覺其教之為邪魔也且其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  
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為其欺  
蔽此利瑪竇之所以為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

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穌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和  
盤託出予始得即其書以闢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  
犯而來中夏為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為何  
如也耶穌得為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稱  
聖人矣耶穌既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必為彼國之  
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  
之惡矣其衷詎可測哉若望之流開堂於江甯錢塘  
閩粵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上天下之人知愛  
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愛虎豹之文

皮而豢之卧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  
關之有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今禁  
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  
止不知其所作所為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動士大  
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皈之者必令粘一  
十字架於門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  
之攻墨之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不謀為不軌於彼國我亦不可弛其防範况曾為不

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感)國出入關隘猶憑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來反得自如而無譏察吾不敢以為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於內地為國顯官國之情勢保毋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謀國君子毋以其親暱而玩視之也彼教之大規行教之人則不婚不宦考湯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服俸加二級掌欽天監印矣行教而叛教業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依西洋新法五  
字不可謂非先集之霰也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識者  
猶惡其眼予蓋惡其眼云懷書

君門抑不得達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  
寧使今日詈予為妬婦不可他日神予為前知也論  
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以  
貿易為名舳艫銜尾集廣東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  
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叅將增兵以資彈壓然彼眾  
日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始以為言降嚴旨撫臣

何士晉廉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衆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召彼教人來治厯得毋借題為復踞澳之端乎彼國距中夏十萬里往返必須十年而三月卽至是不在彼國而在中國明矣不知其人於何年奉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無旨安插則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責之責君子可無半語一詰之哉茲海氛未靖譏察當嚴廟堂之上宜周咨飭之畫毋更揖盜自詒後日之憂也續因所聞補贅論未憂國大君子鑒之



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  
國人擁戴耶穌及國法釘死耶穌之圖像刊附論首  
俾天下人盡見耶穌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  
為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  
像共書六十四張為圖四十有八一圖系一說於左  
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擁戴耶穌及釘架立架三圖三  
說與天下共見耶穌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  
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天 主 耶 穌 返 都 像

第 二 十 八 圖



湯若望曰耶穌出行教久知難期之漸迫也旋反都

城就之從來徒行惟此入都則跨一驢且都人望耶

蘇如渴聞其至也無貴賤大小傾城出迎有以衣覆

地弗使驢足沾塵者有折枝擁導者前後左右羣讚

其為天主無間也噫是蓋有二意焉一少顯尊貴之

相於受難之前以見受難實為天主一借此重責五

日後有變心附惡者若曰爾所隨聲附惡以相傾陷

者非即爾前日歡迎入城讚為天主者乎

楊子曰此湯若望自招天主耶穌是謀反之口供

貴所以取釘死

五日前奉迎者惡民受其惑五日後變心者懼王法悔前非也

自供

貴者精神賤者百姓擁戴之威取死之速故人從來如此

如此擁戴耶穌則如德在國與耶穌勢不能兩立矣非國王殺耶穌則耶穌必殺國王

人之情不覺自露惟其尊

耶蘇方釘刑架像

第四十二圖



若望曰其釘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釘二足共一釘  
有二盜在獄未決者今亦取出釘之以等耶穌於盜  
爲大辱云

楊子曰犯人畫招已畢此真所謂不刑而招

天 主 耶 穌 立 架 像

第 四 十 三 圖



若望曰釘畢則立其架中耶穌兩傍盜也耶穌懸架  
 天地人物俱証其為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法  
 所不載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歷時十二刻也地  
 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離墓復活物  
 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是也尤足異者既終之  
 後惡衆有眇一目者舉鎗刺耶穌脇以試其實死與  
 否刺血下注點及惡目隨與復明耶教之意恐人議  
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証以見耶穌真是天主  
主必說到理事之所無使人不敢不信細考耶穌  
釘死之日依西曆乃三月之十六日夫天既肯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歲之三月二十日

違常度於十朔六日而食  
 二而食於十朔六日而食  
 陽之光下界大暗精於圓之  
 以食日斷不日言斷不若  
 和歷官斷信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也  
 吾亦姑以妄斷不信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也  
 三日月無日食地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言  
 人人止知月以無日食地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言  
 夫人有史冊可考以鏡引其愚婦不隄乎明邪大學教  
 其願為定交願為援其願為序節也獨怪防來遇利  
 能數伴奇巧器物與之狎爾殊不舉一真無目不  
 遺天守自巳後世無窮世大罪人無後  
 必以徐光啟為萬世大罪人無後  
 楊子曰右三圖三說是聖人是反賊是崇奉是正法  
 吾弗能知請歷來作序先生辨之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歙縣民楊光先  
呈為

大國無奉小國正朔之理一法無有閏有不閏之月  
事關

國體義難緘默請乞

題叅會勘改正以尊

大國名分以光

一代大典事竊惟正名定分在隻字之間成歲閏餘  
有不易之法顧法不可以紊亂而名不可以假

人名以假人將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亂定貽後世之譏斯

國體之攸關匪尋常之得失也

皇上乘乾御宇撫有萬國從來幅員之廣重譯之獻未有如

皇上之盛者而

正朔之頒實萬國之所瞻聽後世之所倣則非一代因革損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統萬國而法足以憲萬世始克稱

一代之歷焉茲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之以新法推時  
憲歷也於名則有無將之誅於法則有擾紀之  
罪為

皇上之臣民者豈能晏然而已乎夫時憲歷者

大清之歷非西洋之歷也欽若之官

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

大清之歷其於歷面之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歷日頒行天下始為尊

皇上而大一統今書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  
而明謂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豈止無將已乎春秋魯  
記事之史也仲尼魯之老臣也魯臣而脩魯史  
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繫之以春王正月蓋所  
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統非藉周天王而張大夫  
魯也今以

大清之歷而大書依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天王誰乎

如天王

皇上則不當書依西洋新法敢書依西洋新法是藉  
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

大清也罪不容於誅矣孔子惜繁纓謂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實見之行事非  
託之空言者也豈特繁纓已哉若望必白五字  
出自

上傳夫

上傳者傳用其法未嘗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也  
皇上卽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若望亦當引分以辭  
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國之法曷敢云

大國依之而特書於歷面以示天下萬國臣不敢也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毋下拜  
不可師以辭乎如曰習矣而不察小國命

大國非習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雀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

政疏雖不得

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卽當檢舉改正以贖  
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曆日猶然大書五字  
可謂怙終極矣此盜竊名器之罪一也三歲一  
閏氣盈朔虛之數也無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  
月當置閏某月不當置閏乎一月之內有一節  
氣一中氣此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  
則以上半月為前月之中氣下半月為後月之  
節氣此置閏之法夫人而盡知也新法於十八  
年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

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  
此有節氣而無中氣之為閏此法之正也忽又  
於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  
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政與閏七月之法同是  
一歲而有兩閏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閏有  
不閏何以杜天下後世之口乎且順治十八年  
實閏十月而新法謬閏七月此不知其憑何理  
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與義和不同夫用  
新法者冀其精密於義和之法也而新法謬亂



若此不敢望羲和之萬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  
匪特此也一月有三節氣則又更異於有閏有  
不閏之法矣至於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應有  
四十五日八時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時三  
刻將立春之刻趨在前一日六時三刻是不應  
立春之日而立春應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  
開闢至今所未聞之法也夫春為一歲之首禮  
經月令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

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藝

天帝而慢

天子莫此為甚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新法之干於政典多矣此倣擾天紀之罪二也夫以堂堂之

天朝舉

一代之大經大法垂之無將擾紀之人而聽其盜竊紊亂何以垂之天下後世哉總之西洋之學左

道之學也其所著之書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  
道世盡以其為遠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  
精巧也而暱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隱於

金門以行邪教久之黨與熾盛或有如天主耶穌  
謀為不軌於其本國與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  
不幾養虎自貽患哉二事一見於若望進呈之  
書一聞於海船商人之口如斯情事

君之與相不可不一聆於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  
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

廣澳內官

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此光先之所以著摘謬十論以政其謬歷闢邪三論以破其左道也謬歷正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禍本亡斯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詳察備呈事關

國體具疏

題叅請

勅滿漢內閣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議請旨改正并將邪教逆斥以爲無將擾紀之戒庶名分

定而

上國尊歷法正而  
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鑒宥爲此具呈須知呈者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  
禮科未准



中星說

古今掌故無載籍可考則紛如聚訟終無足徵可以  
逞其私智肆其邪說以簧鼓天下後世而莫之所經  
正夫既有載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盡以爲不可  
據是先王之法不足遵而載籍不足憑也載籍以義  
畫為祖然有畫而無文尚書有文有事典雅足徵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經歷代  
大儒之所論註則其為憲萬世不待言矣堯典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之後卽分命申命二氏宅於四極考

正星房虛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義后之裔與其  
司天之史守其家學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淵源必本  
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學有師承其來舊矣定非創自  
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鳴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  
陽之宿居於四正宮之中蓋太陽者人君之象中立  
而弗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陽宅於  
四正宮之中以象之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故星日  
馬宿列於午宮之中典曰日中星鳥午宮正中之線  
十二分一十二秒房日兔宿列於卯宮之中典曰日  
二十七微五十二纖



永星火卯宮正中之線當房宿初度三虛日鼠宿列  
 於子宮之中典曰宵中星虛子宮正中之線當虛宿  
秒八十七昂日雞宿列於酉宮之中典曰日短星昂  
微五十二織酉宮正中之線當昂宿三度二十此堯典之所紀載  
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織歷代遵守四千餘年莫之或議可云不足法乎今西  
 洋人湯若望盡更羲和之掌故而廢黜之將帝典真  
 不足據則世間載籍當盡付之祖龍一火矣奚必存  
 此贅疣以為挽亂新法之具哉孔子之所以為聖人  
 者以其祖述堯舜也考其祖述之績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而已聖而至於孔子無以復加矣而羲和訂  
正星房虛昴之中星乃堯典之所紀載孔子之所祖  
述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堯舜載籍之謬孔子祖述  
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將不得為聖人乎試問  
舉世之先知後知是覺後覺堯舜應祖述乎不應祖  
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應祖述則羲和之法恐不可  
盡廢也予不懼羲和之學絕而不傳懼載籍之祖之  
掌故不能取信於今日使後之學者疑先聖先賢之  
典冊盡為欺世之文具而學脈道脈從斯替矣此予

之所以大憂也故於中星之辯刺刺不休以當賈生  
之痛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禮王制曰析言破  
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不以聽作記者其前  
知有今日乎



選擇議

竊惟陰陽五行之理惟視生尅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則凶可化為吉用違其理則吉反變為凶而斟酌權宜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時令三家多是不讀書之人藉此以為衣食之資其於陰陽五行之理原未融會貫通以訛傳訛滿口妄誕究至禍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歲月有歲月之生死詳載通書待人隨理而變通之故名其書曰通通者有變通之義今庸

術不能明理而變通之反將變通之書以文其不通之術鮮有不誤人也者凡陰陽二宅以其人之本命為主山向歲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尅命選擇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尅洩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難緩則用制殺化殺之月令以化凶為吉若月令生殺黨殺日時不良則有凶而無吉如

榮親王之命丁酉年生納音屬火以水為殺宜選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尅火而生木此化難生恩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尅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

殺此定理也查戌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為  
三殺亥為劫殺壬為伏兵子為災殺癸為大禍丑為  
歲殺蓋亥壬子癸為陰陽二水臨官帝旺之地以水  
能滅火也一說亥子丑為陰陽二火墓絕之鄉火至  
北方而無氣其義與水尅火同此北方所以為寅午  
戌三合年之三殺也又查山家變運子午二山正五  
行屬水水墓在辰戌戌年遁得丙辰墓運納音屬土  
選用公月月建辛酉為庚金帝旺之鄉辛金臨官之  
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尅火加之墓運屬土母顧子

而不尅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頭透水又納音屬水衆殺黨聚以尅

王命何忌如之且八月二十七日實犯地空通書忌理  
莖豈湯若望未之見也查甲辰時奇門法犯伏吟經  
云課中伏吟為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  
英生須知卽是反吟宮八門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兮  
生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榮親王之葬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  
四柱無一吉者不知其憑何書何理而選之也幸用



之以葬歎月之  
王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禍不可言矣



摘謬十論

一謬不用諸科較正之新

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  
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故用  
回回科之太陰五星凌犯以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  
家與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臺官之測驗以考之三  
科之較政精矣當矣而猶曰此數象之事非氣候時  
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訂一日百刻之漏布律  
管於候氣之室驗葭灰飛之時刻分秒以知推算之

時刻分秒與天地之節氣合與不合此四科分設之意從古已然今惟憑一己之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禁回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臺官而不使之報象廢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飛仄縱氣候違於室中行度舛於天上誰則敢言此若望所以能盡聲蹟一世之人得成其為新法也

二 謬一月有三節氣之新

按歷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

順治三年

十一月大癸卯

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節  
十五日丁巳亥正初一刻冬至十一月節  
三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節

此是一月之內有兩月之節氣矣自開天闢地至今未聞有此法也

三謬二至二分長短之新

按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

冬至至夏至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夏至至冬至

古法一百八十三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八十三日七時半弱

是夏至至冬至長十一時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時  
矣

春分至秋分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秋分至春分	新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時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分少八日三時五刻五分矣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四 謬夏至太陽行遲之新

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  
申宮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宮晝行地上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  
故夜短苟因夏至之晝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  
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  
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  
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夜長苟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之  
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  
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陽之行遲故將立秋歷  
在後一日三時以冬至太陽之行疾故將立春曆在

前一日六時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時總因不明太陽之行誤之也禮經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

禮何等重大茲以偏邦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慢

天帝而褻

天子莫此為甚焉

五 謬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

查寅宮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宮起

尾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一二三四五



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始入丑宮今冬至之太陽

實躔寅宮之箕三度而新法則移箕三入丑宮是將

天體移動十一度矣一宮移動十二宮無不移動也

六謬更調皆參二宿之新

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為次序

南方七宿 井木 鬼金 柳土 星日 張月 翼火 軫水

東方七宿 角木 亢金 氏土 房日 心月 尾火 箕水

北方七宿 斗木 牛金 女土 虛日 危月 室火 壁水

西方七宿 奎木 婁金 胃土 昂日 畢月 觜火 參水

新法更調參水猿於前，火猴於後。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顛倒其一方矣。

七 謬刪除紫氣之新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字、羅猴、計都也。如真見其爲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爲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字，而獨刪一紫氣？苟以紫氣爲無體，則羅計、月字、曷嘗有體耶？若望之言曰：月字是一片白氣，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氣在月上，則月字一日應同月行。

十三度二日四時過一宮何故九月始過一宮耶况  
月上之白氣有誰見耶

### 八謬顛倒羅計之新

羅計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羅計是襲古法而不  
可言新法也其所謂新者不過以羅為計以計為羅  
爾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  
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尅制化各有不同敬授人  
時以前民用顛倒五行令民何所適從

### 九謬黃道算節氣之新

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勻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今新法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一節氣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錯日二至錯時十

十 謬 歷 止 二 百 年 之 新

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為祝願

國祚之無疆孟子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言千萬年之歷可前知也

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殺

天故篤生

皇上冲齡而為

一代開闢之主

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殺

天將篤祐

皇家享無疆之歷祚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歷其罪曷可

勝誅

順治十六年五月

日

原論繁冗反不達意  
部審入招節畧如右以便  
翻清入疏

進呈

始信錄序

宇宙間奇峯峭壁必有峽岬為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勢未有無所憑藉而能成其為崔巍者惟新安黃山之始信峯如攢萬片竹木不著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絕莫可躋攀欲登者由如來峯編木為梁廣不盈尺修不逾丈架為飛虹有松馬名曰接引橫出一枝政與腰平直達彼岸人扶以渡峯頂大可函丈一廢團瓢纔能容膝以憩遊人四面羣峯如架上樂如筒中筆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躍叫絕

以為不登此巔不信人間有此奇峯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楊長公先生身不列於宮牆名不掛於仕版雖  
有令先大宗伯世廕又遜職以為布衣論其時地不  
過一齊民爾一旦起而効權要其先後章疏與正陽  
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昇棺之日贈詩者盈  
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不為先生稱佛名號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詢宇內文  
武材廷臣以閩撫朱之馮對襄城伯李國楨以先生  
對帝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先



生襄城遣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編明紀者  
數家咸書先生劾溫首揆陳吏垣獲譴杖戍事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後世然予以為猶未足盡先生之真  
奇也先生之真奇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緬  
維止至善之道惟學力以致之匪學脉則道脉不明  
先生疏中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之六百三十四言其有功於學脉道  
脉至矣盡矣誠古今來不再見之鴻文真足與天地  
並垂不朽較漢宋諸儒之羽翼聖經者功高倍蓰而

編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權要之事可謂捨其細而遺其大矣資治綱目凡例凡關道術者必書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關道術乎哉可以不大書特書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無史識之嘆後有正史必以予言為歸從來理學經濟名臣垂於竹帛者率在身後而先生以無位之布衣標青史於生前豈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間有楊先生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間有楊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業專致力於宮牆近著

闢邪論中星說與六百三十四言相為表裏合而觀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峯之始信人之始信咸於吾郡  
見之地靈人傑信矣哉茲合先生之四文題曰始信  
另梓成帙以與天下後世共瞻先生之真奇  
順治庚子仲冬吉旦眷姪王泰徵頓首拜書於紫陽

之講席

朝  
部部邪  
廷審冀  
者來誅審  
取墟莊取  
以社逆光  
為之先  
法史明  
於新史  
後朝誅  
世修其  
不善考  
者其  
取一倫  
以代非  
垂政誅  
於令明  
後得史  
世失二  
此善字  
從

清朝

朝廷

不擇開謂行崇命明修歷	存無局之所賴文修晉代	明野纂野以未武明史修	史史修史隋史之	二則之	間實	留錢加裁	該	史如	周
在無所正史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叛考喪正史出而野史自然	逆之表正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之表正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秦
									唐
									修
									唐
									史
									漢
									宋
									修
									漢
									宋
									史
									魏
									元
									修
									魏
									史
									元
									史
									晉

尊聖學疏

恩廕新安衛官生今讓職楊光先為臣疏裕國恤民等事內云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假尊經以糾馬之驥之不尊經而追論宋室變華為夷皆學之罪壞萬世人心道術繇宋真宗勸學之歌如此作尊真不容於天地間矣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不墜賴有聖學聖經一章冠以大學之道論語一書首言學而時習從來大聖大賢孰非學力所致學之在天地間如日月之無終無古有明晦而無消歇世

隆則從而隆世汙則從而汙未真黜偽古道綦嚴未  
聞學可罪也卽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幾息矣而  
劉基宋濂陳遇陶安王禕章溢之徒不以時之左文  
而貶其學洎高皇帝崛起滁陽闢旣昏之天地而大  
明之諸儒應運雲從遂為昭代儒宗之首繼而方孝  
孺黃觀鐵鉉景清輩又為萬世忠孝之冠後此則錢  
塘之袒胸受箭李時勉之脇折金瓜于謙之旋乾轉  
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楊繼盛之批鱗觸姦海瑞之  
剛直廉介吳與弼陳繼儒之道學文章潔身高尚是

皆未絕之讀書種子而倫常之事賴以扶植其他理  
學經濟忠節清貞不可勝數而啟新至謂太祖竭盡  
心力未見大有挽回何其敢於誣先聖誣祖宗誣名  
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其宗臣惟恐  
皇上學之不篤好之不專使偽君子假道學布列朝  
亡令讜言日疎惠政日墜致天下日趨於亂是為深  
憂今啟新以一時之鮮實行而徑歸罪於宋宗之歌  
勸學是欲皇上廢先聖之學矣以尊經為名而以廢

學為實古今有此尊經之體否臣謂折棚破榜之妖  
風丙子科榜出之日妖正應啟新厭學之一疏此上  
天先聖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轉告夫天下學  
者啟新本意不過欲申前罷制科之論故作此巧語  
以動皇上臣觀啟新之意未止於罷制科啟新苟得  
大用不至於焚書坑儒不已噫堯舜之世不容四凶  
而聖明在上豈可儲一妖崇之李斯乎此天地間無  
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





不得已目錄

下卷

孽鏡

日食時刻辨

日食天象驗

一叩 闕辭疏

二叩 闕辭疏

三叩 闕辭疏

四叩 闕辭疏

五  
叩  
閻  
辭  
疏

引

孽鏡者鏡西洋新法之妄也人生世上造種種罪孽  
事發經官備諸拷掠而犯刑憲之徒猶強辯抵飾以  
希微倖及至閻羅孽鏡之下從前所作罪孽畢見鏡  
中然後欲辨不能始俛首承伏此予所以有孽鏡之  
著也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  
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毬上下四旁布列國土虛  
懸於太空之內故有上國人之足心與下國人足心  
相對之論所以將大窠內之萬國不盡居於地平之



上以映地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而將萬國分一半於地平之上以映地平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分一半於地平之下以映地平下之天之一百八十度故云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差一度自謂其測驗之精不必較之葭管之灰而得天上之真節氣所以分朝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爲十二區區之節氣時刻交食分秒地各不同此荒唐之說不但不知歷者信之即精於歷法歷理者亦莫敢不信之何也天遠而人適邇者既不克問天而遠者又弗肯人答真與不真

安所辨驗雖心知其妄然無法以闢之所以其教得  
行於中夏予以歷法闢一代之大經歷理闢聖賢之  
學問不幸而被邪教所擯絕而弗疾聲大呼為之救  
正豈不大負聖門故向以歷之法闢之而學士大夫  
遷於歷法者少卽有之不過剽紙上之陳言未必真  
知歷之法故莫為羲和之援所以摘謬十論雖為前  
矛然終以孤立莫克靖其魔氛既又以歷之理闢之  
學士大夫既不知歷之法必反疑理之未必真能與  
法合所以呈藁一書竟作存疑之案以俟後之君子

訂其是非故若望愈敢肆其邪妄而無所忌憚噫斯  
學士大夫之罪也典重欽若察齊不知學者何以弗  
潛心探討明祖禁習天文未嘗禁習歷法也蓋天文  
觀星望氣詹驗妖祥足以惑亂人聽動搖人心故在  
所禁若歷法乃聖帝明王敬天勤民之實政豈亦所  
宜禁哉使歷法而禁則科場發策不當下詢歷法於  
多士矣朝廷旣以歷法策多士而多士又以歷法射  
榮名今乃誣之弗知而坐視新法之欺罔義和之廢  
絕豈非學士大夫之罪哉歷法近於術數固不足動

學士大夫之念而二典爲祖述堯舜之孔子所首存  
豈亦不足動學士大夫之念乎此予之所以日夜引  
領而不可得者也不得已而幸冀於羲和之舊官而  
舊官者若而人乃盡叛其家學而拜讐作父反搖尾  
於賊蹠以吠其生身之祖考是欲求存羲和已絕之  
一綫於羲和之後人者又不可得矣予爲此懼舍欽  
若之正法正理都置不論唯就若望所刊之輿圖所  
訂之道理照以孳鏡與天下後世共見其二百五十  
里差一度天上真節氣之不真即愚夫愚婦見之莫

不曉然明白盡識其從前之無所不妄學士大夫繇  
其天上真節氣之妄推而知其歷法歷理學問之妄  
鳴共攻之鼓不與同於中國俾羲和之學墜而復明  
尊羲和以尊二典尊二典以尊仲尼端有望於主持  
世道之大君子特懸孽鏡以照其妄如左

康熙改元仲夏端陽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孽鏡

孽若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一	七	中	六	二	五	百	四	百
百	幅	止	幅	百	幅	四	幅	七
七	丑	一	子	一	亥	十	戌	十
十	宮	百	宮	十	宮	一	宮	一
四	日	八	亞	一	雪	度	小	度
三	本	十	泥	度	山	初	東	初
二	之	一	俺	初	起	洋	起	大
一	中	度	國	起	二	起	二	起
度	起	初	起	三	四	百	七	百
中	夏	百	一	十	度	末	十	度
起	八	十	度	末	沙	蠟	門	島
一	百	度	末	日	本	之	止	一
百	七	末	朝	鮮	起			
七	十	度	末	起				

望刻印之輿地圖宮分十二幅幅界三十度

第一度相接此環體也若然則四大部州萬國之	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如天之第三百六十度與	鏡據圖東極末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即西極	盡處與東極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相接之	度伯西兒之東極第三百六十度止一度初在極之	十二幅午宮默理起三十度末大西在十五	十一幅初巳宮厄勒祭起六十度末關得山止三	十一幅初巳宮厄勒祭起六十度末關得山止三	初辰宮亞登起九十度末利加亞止六十一	十幅止九宮天竺回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九幅卯宮天竺回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百二十幅十一宮一度初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印度止一	八幅寅宮星宿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印度止一	止一百五十一度初
---------------------	---------------------	----------------------	--------------------	----------------------	-------------------	---------------------	---------------------	-------------------	---------------------	--------------------	------------------------	--------------------	----------

山河大地總是一大圓球矣萬國錯布其上、上下四  
旁球之大小窪處卽是大小洋水附之所以毬上  
國土人之脚心與毬下國土人之脚心相對想其  
立論之意見天之有渾儀欲作一渾地之儀以配  
天之宮度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斯論也  
如無心孔之人祇知一時高興隨意譎謊不顧失  
枝脫節無識者聽之不悟彼之為妄反嘆己之間  
見不廣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  
項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惟螺蟲能橫

立壁行蠅能仰棲人與飛走鱗介咸皆不能茲不  
必廣喻請以樓為率予順立於樓板之上若望能  
倒立於樓板之下則信有足心相對之國如不能  
倒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必非  
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也且若望生於午宮  
之西洋今處於丑宮之中夏丑之與午分上下之  
位試問若望彼所見居之中夏是順立乎是倒立  
乎如是順立則彼所生之西洋必成倒立矣若西  
洋亦是順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

兒不知何以得與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接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今夫水天下之至平者也不平則流平則止滿則溢水之性也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今試將滿盂之水付之若望能側其盂而水不瀉覆其盂而水不傾予則信大地有在四旁在下之國土如不能側而不瀉覆而不傾則大地以水為平而無似球之

事苟有在旁在下之國居於平水之中則西洋皆  
為魚鱉而若望不得為人矣總之西洋之學庸鄙  
無奇而欲以行於中夏如持布鼓過雷門其不聞  
於世也必矣故設高奇不根之論以聳中夏人之  
聽如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說中夏人心知其妄  
而不與之爭者以弗得躬履其地驗其謊姑以不  
治治之而彼自以為得計遂至於滅羲和之學撰  
不根之書惑世誣民以誤後世不得不亟正之以  
為世道之防請正言天地之德以破之天德圓而

地德方聖人言之詳矣輕清者上浮而為天浮則環運而不止重濁者下凝而為地凝則方止而不動此二氣清濁圓方動靜之定體豈有方而亦變為圓者哉方而苟可以為圓則是大寰之內又有一小寰矣請問若望此小寰者是浮於虛空乎是有所安着乎如以為浮於虛空則此虛空之大地必為氣之所鼓運動不息如天之行一日一週方成安立既如天之環轉不息則上下四旁之國土人物隨地週流晝在上而順夜在下而倒人之與

物亦不成其為安立矣如以為有所安着則在下  
之國土人物盡為地所覆壓為鬼為泥亦不得成  
其為倒生倒長之安立矣不知天之一氣渾成如  
二碗之合上虛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塊土焉平  
者為大地高者為山嶽低者為百川載土之水即  
東西南北四大海天包水外地着水中天體專而  
動直故日月星辰繫焉地靜翕而動闢故百川之  
水輸焉水輸東注洩於尾閭閭中有氣機為水所  
冲射故輪轉而不息而天運以西行此動闢之理



也尾閭卽今之弱水俗所謂漏土是也水洩於尾  
閭氣翕之而輪轉為泉以出於山谷故星宿海岷  
嶓百川之源盈科而進此靜翕之理也苟非靜翕  
之氣則山巔之流泉何以不舍晝夜東委而不竭  
非動闢之機則東海之涯涘何以自亘古至今  
而不盈此可以見地水之相着而大地之不浮於  
虛空也明矣地居水中則萬國之地面皆在地平  
之上水浸大地則萬國之地<sub>地</sub>背皆在地平之下地  
平卽東西南北四大海水也地平上之面宜映地

平上之天度地平下之背宜映地平下之天度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也不觀之日月乎月無光映日之光以為光望之夕日沒於西而月升於東月與日東西相望故月全映日之光而盈朔之日月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朝同出於東方日輪在上月輪在下月之背上與日映故背全受日之光月之面下映大地故晦而無光焉此即地面映地平上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天度地背映地平下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天度之理也若望此焉而弗知而謂

大地如球以映天三百六十之全度則月亦如球亦當全映日之光而無晦朔盈望之異矣此大地如球之所以為胡說亂道也

據若望之輿地圖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

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第一百七十度

鏡詳觀此圖中夏之人祇知羨其分宮占度之精當

而弗察其自居居人之深意中夏之人何太夢夢也且高值求之如獲拱璧以居於廳事之上豈不為湯賊所暗哂哉請聲其罪按午宮者南方正陽

之地先天為乾乾者君之象也陽者君之位也丑  
宮者北方幽陰之地先天為坤坤者婦道也陰者  
臣道也若望之西洋在西方之極其占天度也宜  
以酉戌自居中夏在天地之中其占天度也宜居  
正午之位今乃不以正午居中夏而以正午居西  
洋不以酉戌居西洋而以陰丑居中夏是明以君  
位自居而以中夏為臣妾可謂無禮之極矣人臣  
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雀不知當日所稱  
宗伯平章者果何所見而援引之也因午丑上下

之位推之則大地如球足心相踏之說益令人傷  
心焉午陽在上而陰在下明謂我中夏是彼西洋  
脚底所踏之國其輕賤我中夏甚已此言非讒之  
也察彼所占之午而義自見矣總之天主教人之  
心欲為宇宙之大主天則耶穌之役使萬國人類  
為亞當一人所生國則居正午之陽而萬國皆其  
臣妾地則居上而萬國在其下與四旁此猶可曰  
小人無稽之言不足與較而依西洋新法五字明  
謂我中夏奉西洋之正朔此亦不足較乎人臣無

將將則必誅若望之所行可謂將之極矣中夏  
君臣請試思之斷不可與同中國留之必為他日患  
孽若望進歷疏云在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約差一  
度此各省真節氣時刻交食分秒所繇以異故分  
朝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為十二區區之節氣及  
日出沒時刻交食分秒地各不同此得天上之真  
節氣

鏡以地之道理準天之度數其法與羅經不同羅經  
定二十四山之五行故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之全以地測天天有上下地亦有面背在上之天映地平上之地面即二分太陽晝行天上度之體也在地下之天映地平下之地背即二分太陽夜行地下度之體也故以地測天者用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五十微此其所以與羅經之用不同也今不必依古先聖人之法之理以地之全映天之半即照若望圓球之地以配天之全度而天上之真節氣可從而考矣新法判天為三百六十度據若望疏云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是千里差四度萬里差四十度三百六十度  
共差九萬里止矣果如所言則大寰之內萬國之  
多并四大海水合而計之東天際至西天際橫徑  
九萬里南天際至北天際直徑九萬里止矣而必  
不能有所增者有天包之於外有度以限之於天  
故也地徑九萬里者乃若望自訂二百五十里而  
差一度之率雖有巧辯不可易也

學若望又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  
鏡考若望之西洋國在午宮第十度起至我中夏在



丑宮第一百七十度止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  
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來  
中夏也以八萬里分為一百六十度每度該地五  
百里此法之正也再將東方二百度計之又有十  
萬里共計十八萬里則與限定九萬里之率自相  
刺謬矣請問若望天上之節氣將何從而得其真  
乎觀此則十八年來盡墮其雲霧中矣此猶就若  
望大地如球之率推之也若以地平橫徑之法二  
百五十里差一度推之則自東天際至西天際橫

徑止得四萬五千里而八萬里之來程已多於橫  
徑三萬五千里矣况所多之外更有十萬里哉且  
姑置此更多之十萬里於不論卽就若望來程所  
多之三萬五千里言之定當撐破天外矣試問若  
望還是中夏在天外乎還是西洋在天外乎若云  
中夏在天外而我中夏實居天地之中無在天外  
之理若云西洋在天外則西洋為天所隔限若望  
何能越天而來若云中夏西洋俱在天內則二百  
五十里而差一度之奏是為欺罔紅牌之禁若望

何以自文也

學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圖箕水豹三度在丑宮之  
初鬼金羊在午宮之第三第四度

鏡若望因冬至日躔箕三度不察天行之數宮宿之  
理違天定之則逞曲學之私將寅宮之箕三移入  
丑宮之初因而將滿天星宿俱移十餘度他宮猶  
為不顯獨未宮之鬼金羊宿原在未宮第二十五  
二十六度今移入午宮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  
宿所踞而無鬼金羊之氣矣夫生人之十二肖非

無故而取也天列二十八宿占度各有短長分布於十二宮每宮取一宿以為一宮之主故子午卯酉為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之四正宮以四太陽為主宿故虛日鼠宿居子宮之中所以子年生人肖鼠星日馬宿居午宮之中所以午年生人肖馬房日兔宿居卯宮之中所以卯年生人肖兔星日雞宿居酉宮之中所以酉年生人肖雞此四正宮之宿所以居於中也寅申巳亥為四孟孟居左故以宿之在左者為四孟宮以四火星為主宿尾火

虎宿居寅宮之左所以寅年生人肖虎  
寅火猴宿居申宮之左所以申年生人肖猴  
翼火蛇宿居巳宮之左所以巳年生人肖蛇  
室火豬宿居亥宮之左所以亥年生人肖豬  
此四孟宮之宿所以居於左也  
辰戌丑未為四季季居右故以宿之在右者為四季宮  
以四金星為主宿亢金龍宿居辰宮之右所以辰年生人肖龍  
婁金狗宿居戌宮之右所以戌年生人肖狗  
牛金牛宿居丑宮之右所以丑年生人肖牛  
鬼金羊宿居未宮之右所以未年生

人肖羊此四季宮之宿所以居於右也孟仲季之名以主宿所居之左中右而定十二宮之名以主宿之象而定人之生肖以十二宮主宿而定非漫無考據而亂拈此可以徵羲和氏之精審也且生肖書於歷後之紀年以頒於天下與各屬國其關於一代新修之歷法亦匪細政令也今新法調皆火猴於中而以參水猿居於左則申宮之左為猿所居是申宮不當肖猴而當肖猿矣以井木犴宿之初度入未宮井之三十一一三度入午宮鬼金

羊宿入午宮之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未犴宿  
獨據而絕無鬼金羊之氣則未宮不當肖羊而當  
肖犴矣宇宙之內凡係未年生人速向若望於時  
憲歷後紀年條下將未年生人改書羊字為犴字  
使天下後世及各屬國觀之始與名實相符如未  
年生人仍該肖羊則鬼金羊宿不當移入午宮也  
此不通之最著者也

附金烏玉兔辯

世之使事成以金烏為日玉兔為月是皆未考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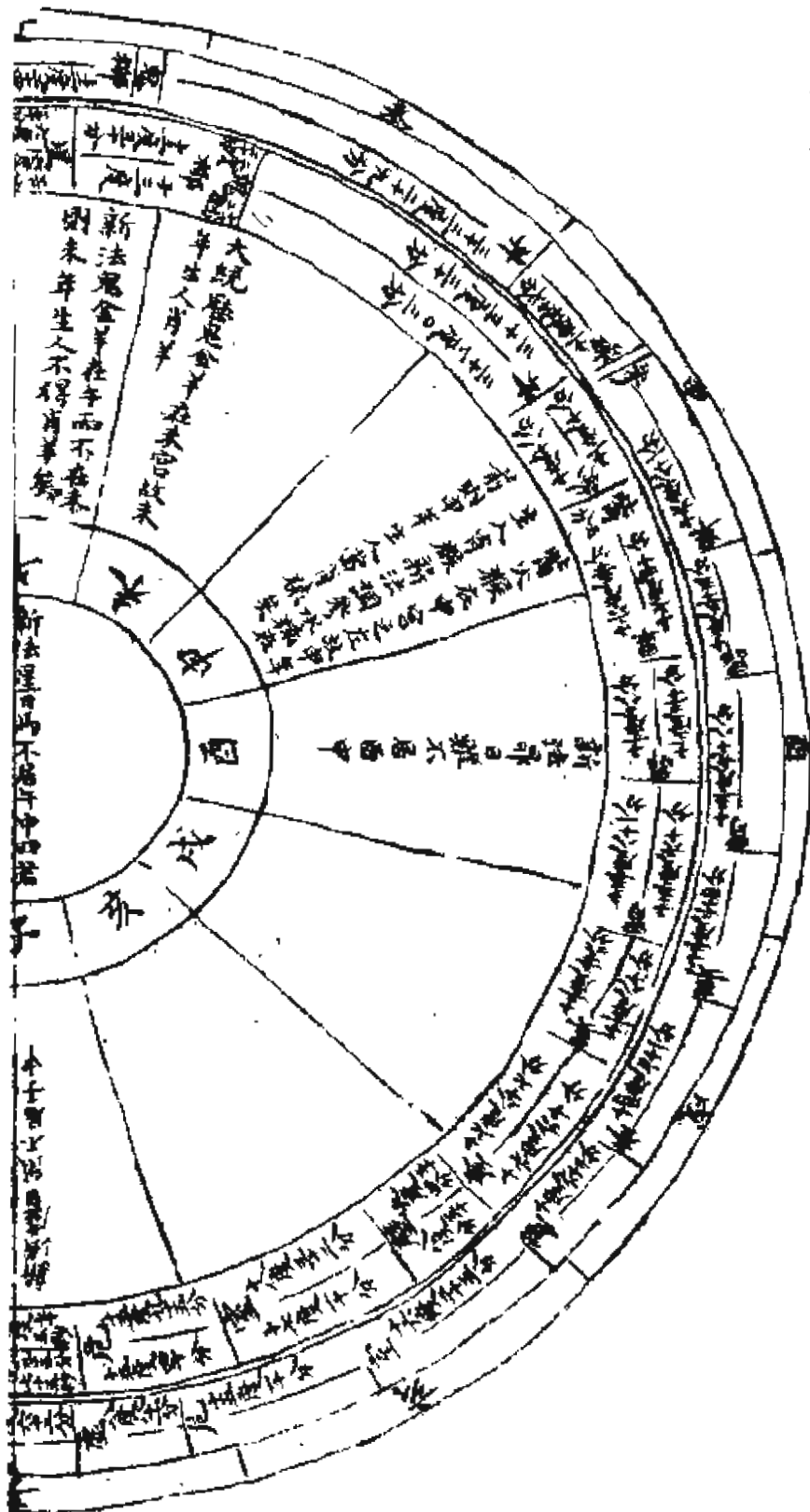
夫天之列宿故誤呼月為日呼日為月爾按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有房日兔西方白虎七宿有畢月烏西方屬金故畢月烏為金烏玉者對待之文非白兔也如以玉為真白則金色亦白而烏匪黑矣金烏玉兔昭然列於天上而謂金烏是日玉兔是月不知出自何典考卯宮又單有日星酉宮有月星日東月西更與房日兔畢月烏符合而好奇者輒穿鑿翔陽鳥名為日中跋烏三足以附會其說乃刊之尚書之端此與蛇足何異俗傳金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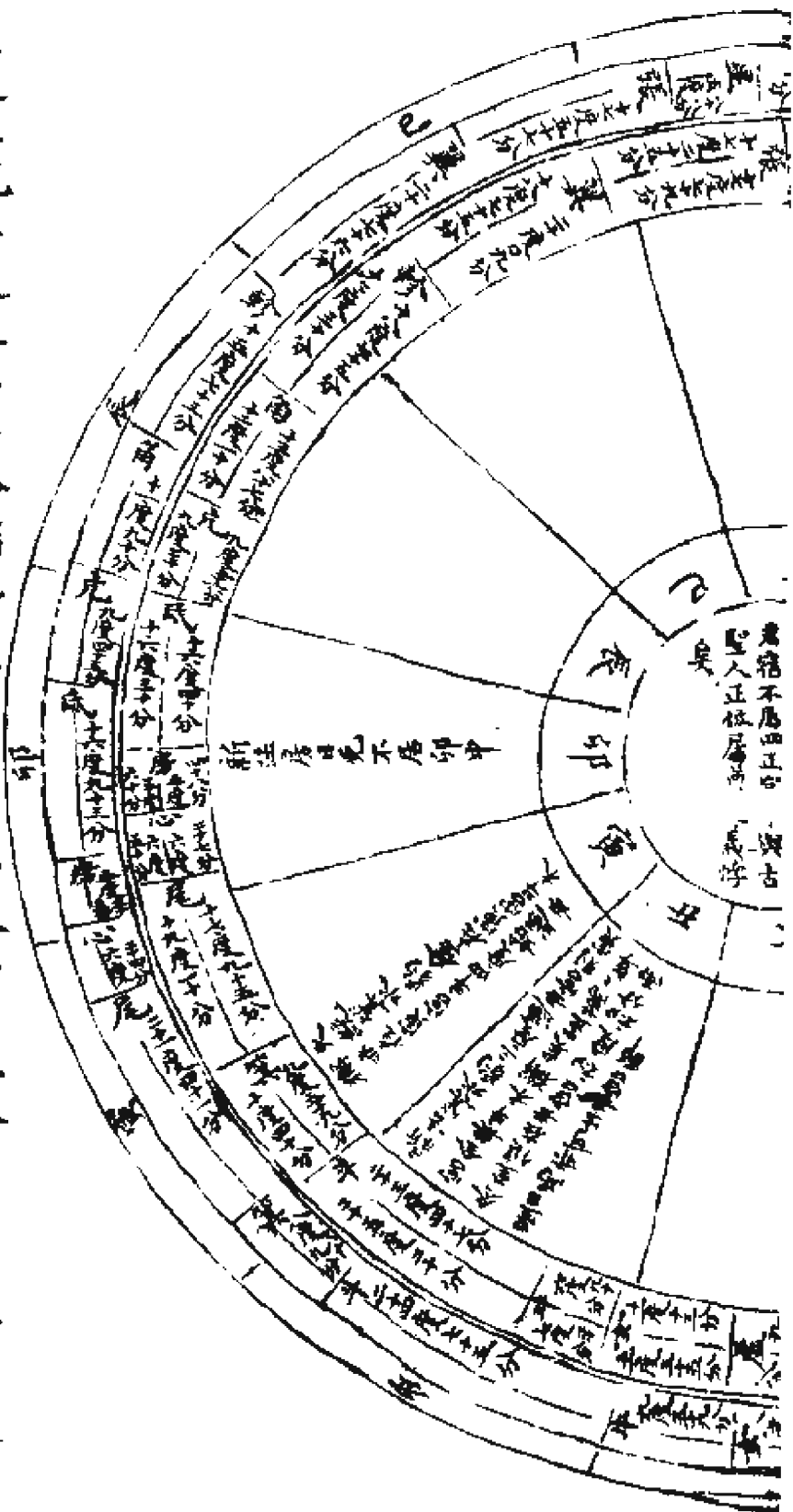
西墜王兔東昇蓋望夜未眠翫月至曉見月西墜  
而日東昇故爾云云政與日夜之欽斗轉參橫同  
一命意非望之夕之言也人自錯會意爾人以兔  
之無雄象太陰之體不察先天坎卦為月之象在  
於西方外二陰而內一陽是為陰中有陽先天離  
卦為日之象在於東方外二陽而內一陰是為陽  
中有陰無雄之兔之為日宿政陽中有陰之卦象  
斯伏羲氏及古先聖人至精至微之道理豈尋常  
之學問所能企及其萬一哉文章使事貴求義理

之正出處之真若舍古先聖賢之大道理不問而  
以至微小毛蟲之體為據是亦西洋新法之謬也  
故附之於圓地圓水之後與天下學者共政之

外盤是新法黃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度俟查明補刻又外盤是  
 新法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二分此若望刊印見界  
 總星圖所載之數何赤黃二道之數目自相矛盾大統回回二科絕無  
 舛取可見二科之衰弱也



內盤是大統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又  
 內盤是大統黃道之二十八宿總數與赤道同而各宿之度數與赤道異由日  
 行之宮有闊狹也 大統黃道自郭守敬至今未脩十二宮之闊狹盡皆  
 不同所當亟宜考脩者也



孽若望新法判天之赤黃二道俱是三百六十度  
鏡若望既判天為三百六十度則凡法之與圖皆宜  
畫一不當自相異同也查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  
圖所載赤道十二宮之二十八宿位次改移既與  
羲和迥異而度數亦應與羲和不同奈何於新法  
之圖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仍踵羲和之數  
何其自相抵牾之至此也人傳新法之由是利瑪  
竇以千金買回回科馬萬言之二百年恒年表其  
紫炁未經算授故新法祇有三餘而無四餘其說

似乎近真今考見界總星圖之度數可見其學之不自胸中流出始信所傳之不謬也羲和之舊官不講羲和之學已十七年於茲矣是羲和之法已絕而未絕者獨回回科爾若望必欲盡去以斬絕二家之根株然後新法始能獨專於中頁其所最忌唯回回科為甚蓋回回科之法以六十分作一度六十秒作一分回回法之春分較之羲和在前三日秋分較之羲和在後二日新法盡與回回科同恐識者看破其買來之學問故必去之而後快

如悍妾之譖逐正妻而得獨專其房幃始無後來  
之患李淳風袁守誠亦唐初修曆之賢也知回回  
科春分前二日秋分後二日之誤而猶存其科以  
備參考此其心何等公虛正大故回回科之法得  
存於唐以歷宋元明至於今日豈若若望之是已  
滅人而不恤也總之君子之學問真故喜人學問  
之真見人真學問之長愈足以濟己學問之長小  
人之學問假最忌人學問之真恐人真學問之長  
便足以形己之短此李袁若望學問之所以別而

存回回科與滅義和回回二科之所以異也不有較證孰為辨別故將義和之宮宿度數與新法之宮宿度數合成一圖以明未宮之無鬼金羊與箕三度之在寅而不在丑及新法不應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俾天下之人一見了然而知其天上節氣之不真而若望數十年所作之孽畢於此鏡中見之矣

孽若望十二宮象名仍踵義和法以午宮為獅子象未宮為巨蟹象等十二



鏡按羲和之法以日躔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先聖恐後人誤認日躔之宿為主而不知天之退將十二宮之宿隨冬至之日以移則寅宮錯入丑宮未宮錯入午宮十二宮之宿與宮無所不移故於十二宮取其星之形似者為十二象以定十二宮使宮與宿不得移動故午宮以軒轅御女十七星為獅子象未宮以鬼金羊宿四星為蟹匡故名巨蟹象餘十宮之象各有不同今若望移鬼金羊宿於午宮是巨蟹與獅子同在午

宮矣而云未宮為巨蟹象不知若望以何星為蟹  
匡也豈有兩鬼金羊乎宮之名是宿宿之體是象  
象之名是宮三者總一鬼金羊爾若望此焉而不  
悟尚敢言精於歷法歷理哉竊人之長以為己長  
於此不覺露其短而真贓獲矣不知徐李三君果  
何所見而尊信之也

尊新法黃道十二宮每宮三十度無闊狹之分以冬  
至之晝短謂太陽之行疾夏至之晝長謂太陽之  
行遲

鏡按二至晝之長短視太陽行地上度之多寡非太陽有遲疾也太陽東行一刻行一分一日行一度此太陽右旋之體也天西行一刻行三度六十六分二十五秒一日一週天而猶過一度此天道左旋之體也細以實理求之太陽繫於黃道為天之主輪而不行故今日午時在正中明日午時在正中歷萬古之午時而在正中天一日一週而猶過一度故見太陽東行一度爾其實太陽之輪祇隨天運不及天一度而無行也冬至太陽在赤道南

二十四緯度朝出辰方暮入申方晝行地上之天  
度一百四十六度一十分故晝短四十刻夜行地  
下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分故夜長六十  
刻夏至太陽在赤道北二十四緯度朝出寅方暮  
入戌方晝行地上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  
分故晝長六十刻夜行地下之天度一百四十六  
度一十分故夜短四十刻此二至晝夜短長之所  
以別也今若望謂冬至之晝短為太陽之行疾是  
不分晝行地上度之少夜行地下度之多而概云

行疾則晝四十刻夜亦四十刻而冬至之晝夜共  
八十刻止矣如云冬至之夜長夫晝短是行疾則  
夜長是行遲矣豈有疾於晝而遲於夜之理哉謂  
夏至之晝長為太陽之行遲是不分晝行地上度  
之多夜行地下度之少而概云行遲則晝六十刻  
夜亦六十刻矣而夏至之晝夜共有一百二十刻  
矣如云夏至之夜短夫晝長是行遲則夜短是行  
疾矣豈有遲於晝而疾於夜之理哉斯言也卽坐  
卧不知顛倒之愚人且不肯道而自號精於歷法



鏡餘

書成客有問於予曰子之尊鏡就事照事行文如白  
傳之詩雖讀使老婦聽之亦莫不解况學士大夫乎  
但新法之行起於大統回回交食之弗驗而新法之  
驗爾將何道以令大統回回二科之驗乎予曰客果  
知二科之弗驗而新法之驗耶不知所謂不驗者匪  
天時之不驗人事之不驗也薦利瑪竇之歷法於朝  
者宗伯徐光啟爾未幾而宗伯平章軍國矣驗與不  
驗出於若望之所唱相國之所和非日與月之所得

自主也相君之所是孰敢非之相君之所非孰敢是  
之新法卽不驗有牀頭捉刀人爲之代草以鳴己之  
驗而坐二科之不驗二科卽驗無裨謀爲之草創以  
拾新法之不驗而聲己之驗一如提線之傀儡運掉  
靈便而衆人謂之驗一如斷線之傀儡僵然似尸而  
衆人謂之不驗此新法之所以驗而二科之所以不  
驗也繼相君而監西局者爲之藻天經二李君而辯  
詰之疏揭紛然矣二科曷敢置一喙以抗之乎二科  
之不驗繇局面人事以限之也卽二科真不驗而交



食不過歷法中之一事爾而以箕三度入丑宮鬼金  
羊入午宮調參水猿居背火猴之前如此擾亂乾象  
未見相君言新法之非舉世言羲和之是愈可以明  
二科不驗之故也相君苟以交食為盡歷法之奧則  
相君誠不知歷法矣天本無宮人以一歲有十二月  
故判天為十二宮天本無度人以一歲有三百六十  
五日三時故判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  
恐宮之無別故指二十八宿以名宮又恐日躔有歲  
差之移故於列宿取星之近似者立十二象以驗十

二宮知午宮以軒轅為獅子象未宮以鬼宿為巨蟹象之類新法宿移而象不移相君不知因象以求宿安得謂之知歷法乎哉不但相君不知即若望亦不知象為何物所以莊烈皇帝問象於若望而若望畫五彩獅子為午宮之象青綠蟹為未宮之象紫袍白馬為寅宮之象十二圖以進莊烈皇帝嗤之故修歷者雖極口讚新法之精而終烈皇之世新法所以不得見用繇若望之底蘊為烈皇一眼所看破也夫災食之法全在黃道十二宮之闊狹度數增減之差增

減得而交食自無不驗大統歷之黃道自郭守敬至今三百餘年未修而差已五度雖善算者不過以平線求之而宿度之分秒終有所未盡正間有時刻分秒之差蓋太陽一歲而差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此一度之差而黃道十二宮之宿數宮宮各有增有減所以闊狹不同故必六十六年八月而一修而交食無不驗也夫所謂修者二分之刻測太陽躔赤黃內外二道口之交匪法壞而待修也儒者不明其故謂法久而差不知差者

歲差之差非差錯之差也天行一歲有一分五十秒  
之差六十六年八月有一度之差天之定體也知歲  
差之定體而義和之法回回之法西洋之法殊違而  
同歸矣然義和之法所以善於回回西洋者二家以  
三百六十度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其間以短  
為長未免有迂曲之算豈若義和以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之為直截省  
事哉觀此則義和新法之是非得失不待學而知矣  
以三百餘年未脩之宮度而交食尚未盡差則義和

之傲猶善也使監脩者無偏黨之心尊羲和之法以  
為之主而加脩之用回回之凌犯以驗星象之行度  
用西洋之交食以正日月之躔離豈不集衆長以成  
一家何故分門別戶必欲滅大中至正之法而獨尊  
僻誕不通之法乎此所謂愛而不知其惡非君子之  
用心也至於交食分秒時刻之驗其中有大弊焉日  
月食於天上分秒之數人仰頭即見之何必用彼教  
之望遠鏡以定分秒耶不知望遠鏡有展小為大之  
異廢目用鏡中夏之士大夫落其術中久矣若夫時

刻之數則其弊又特甚焉。大凡公家之事，恐其言之不驗，則遷其事以神其言。況數家之冰炭水火乎？惟勢之所在，則金龜而羽沉，故午末而報未，初者有之矣。未初而報午，末者有之矣。孰為爭此一刻乎？又有以細草插壺之孔，微其漏以候時者。此又近時之事。誰察其莫辯之冤客？所謂不驗者，率皆如此之類。安得叫徹九天以定其真是非乎？客幸詳之。客曰：今而後，知驗不驗之故也。微子之論，吾亦幾成吠聲矣。

合朔初虧時刻辨

歷家之算交食以合朔之時刻為定準所謂合朔者  
日月同經度而不同緯度此常月合朔之法也日月  
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故交食合朔之法也日月既同  
經緯度然後見初虧日月雖同緯度而未同經度必  
不得見初虧此數也法也理也無二致焉未有合朔  
已過二刻十三分新法十五刻而後始見初虧者此必  
無之數必無之法必無之理也若望之時憲歷於康  
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日未正三刻二分合朔而

報食圖之初虧則在申初一刻強是合朔先於初虧  
二刻十三分日月未同經度不知其何以得合朔也  
如以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為是則申初一刻強之  
初虧為非以申初一刻強之初虧為是則未正三刻  
二分之合朔為非二非必居一焉無兩是之理也陽  
進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以欺

君以惑天下陰握申初一刻強之初虧以固寵以操歷  
權是彼單以交食為香餌以釣我國吾不得不微細  
分辯以破其姦云



日食天象驗

湯若望之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於人曰我  
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  
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  
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  
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  
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  
不合天象之交食為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為  
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以自貽伊

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矣而  
大清國卧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  
軒睡地耶  
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  
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  
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早炳於幾先以為  
毛羽既豐木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  
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  
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以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  
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

衛父兄乎衛之於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愆見宜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况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  
 西 日食八分九十二秒

湯 初虧申初一刻強

西正

若 食甚申初二刻半

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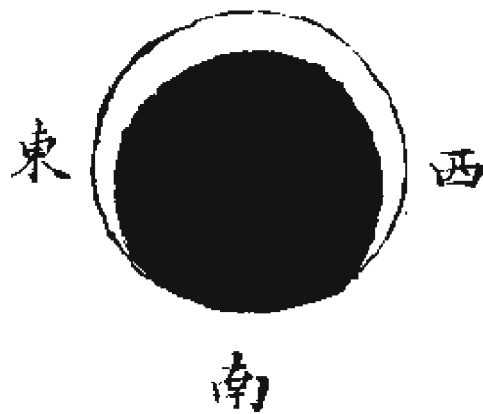
望 復圓酉初三刻

東正

算

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此分秒不合

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



初虧食甚復圓方位與天象全無一合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

舊 日食八分五十六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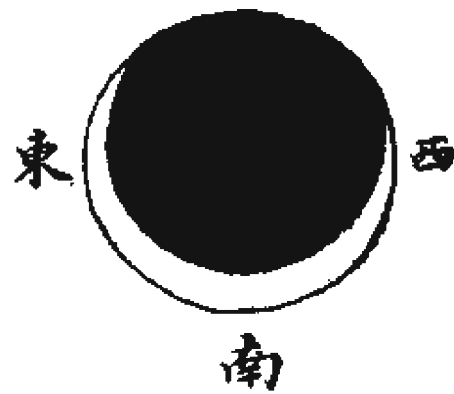
法 初虧未正三刻 正偏西北

何 食甚申正一刻 正北

書 復圓酉初三刻 正偏東北

推 算 日入地平地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

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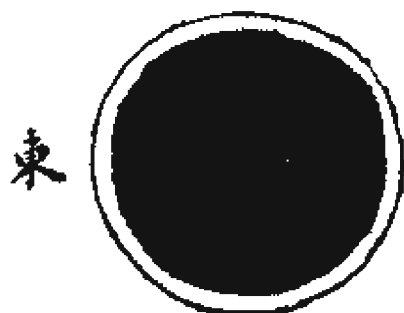
此圖食甚在正北天象北食甚在此東與天象有八分

戊 月 二 十 年 三 熙 康

金環食  
四面露光

初虧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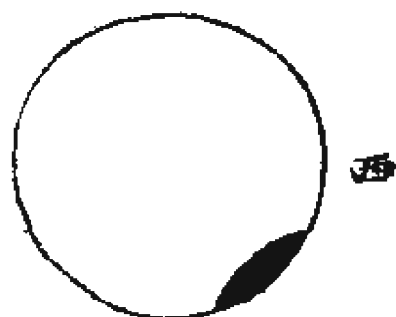
北



南

合推算俱與天象不  
此金環食兩家之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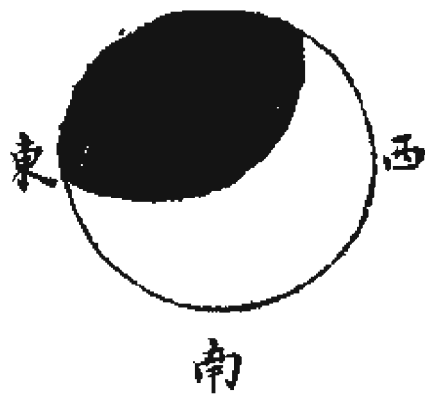
南

初虧方位湯若望  
與何維書兩家之  
合推算俱與天象不

午朔日食天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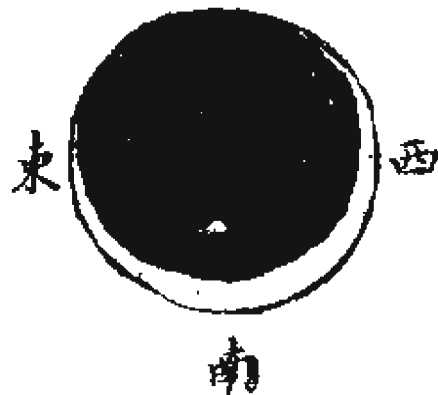
日入地平  
未復光

北



食甚東北

北



復國在東北何維  
書推算與天象合  
湯若望之推算與  
天象不合

食甚天象湯若望  
在南何維書在北  
維書推算有八分  
合天象若望推算  
全與天象顛倒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歛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為

天恩隆重臣分難勝仰籲

皇仁憫臣孽老

准臣辭職在監効勞以報

皇恩以安愚分事本年二月內禮部為請

旨事奉

旨吳周斌等三人准取來將楊光先應於欽天監以何品

用一併議奏欽此臣聞

命自天汗流浹背卽具呈禮部未准代題三月內禮部  
題授臣欽天監右監副四月初四日吏部

題覆初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愈措躬無地隨繕疏賫投通政司不准封  
進下情無路

上達只得具本叩

關臣惟功名之途人咸爭趨祇有求而不得未有  
出自特恩而反辭者更值

聖朝欣逢

睿主政臣子宣猷効命之秋何敢辭榮自矜高尚况監副  
係小京堂官非布衣一蹴之所可到但臣生性下劣  
有不可一日居官者臣自知之深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臣稟不中和氣質麤暴毫無雍容敬謹之風純  
是鹵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無論兵刑禮樂上下尊  
卑必高聲怒目如鬪似爭臣父每戒臣曰汝此性像  
若居官必致殺身雖日嚴督臣讀書終不能變化氣  
質故不令臣赴舉子試臣謹遵父命不敢襲先臣宗  
伯楊宣巡撫軍功之世廕讓職臣弟所以懲儆儆俾守

父教也頃因邪教毀滅

地廢亂綱常更包藏禍心用滅蠻經之洪範五行暗害我  
國而又枉參部臣立威以鉗制羣工之口遂敢大膽無  
忌造傳妖書謂東西萬國盡是邪教子孫明白示天  
下以叛逆之漸臣用是忿不顧身發其罪狀原不敢  
望有生賴

皇上聖明認道之真信道之篤

毅然不惑將五六十之大姦伏莽一旦剷除斯  
皇上扶持道統培養

國祚之大烈鴻休永垂於千秋萬世而臣一生讀書衛道  
之志亦藉信於下矣若一受職則臣伐叛討妖之舉  
非爲衛道衛

國而作是爲功名富貴而作也錫之鞶帶終朝三褫聖  
有明戒臣何人斯而敢不畏聖人之言耶且臣年六  
十有九雙耳聾鍾嶠嵯之日爲光幾何人當懸車臣  
反釋褐是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之小人  
皇上何所取若人而任之哉况數月對審心血已枯精神  
恍惚時作眩暈若不揣分貪戀功名日趨職事愈加

哀憊脫有錯誤死不償責縱

皇上不殺臣天下人不笑罵臣哉此臣所以不敢受職  
之實心也伏乞

收回成命

准臣辭職容臣以布衣在監聽

皇上差遣臣矢竭平生之學術以報

皇上之特恩惟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隕越待

命之至字多逾格仰祈

鑒宥爲此具本叩

閣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四月十四日叩

關十五日奉

旨差官將臣併本交與吏部議奏初一日吏部

題覆前事據楊光先叩

關疏內云云查得康熙四年四月內臣部覆

禮部尚書祁 等爲請

旨事一疏將楊光先補右監副等因具題奉有  
依議之旨。在案。今雖稱年六十有九。耳聾眩暈。心血已枯。  
精神恍惚等語。但先將楊光先補授右監副。具  
題已經奉

旨。其叩

閣辭職緣由相應。不准。本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爲再懇

天恩允臣辭職在監供事事臣蒙

皇上以臣爲知歷故授臣欽天監右監副臣於四月十四

日叩

關辭職奉

旨吏部議奏五月初一日吏部

題覆不准臣辭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思官以欽天名必精於歷數歷理者方能

勝任而無失儒家但知歷之理而不知歷之數歷家  
但知歷之數而不知歷之理臣於去年在部對審之  
時有楊光先止知歷理不知歷數之親筆口供在案  
可查又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部臣祁徹白王熙將  
日食圖三張問臣孰得孰失臣回稱光先未習交食  
之法實不知道寫有口供二臣見在可問此皆在未  
奉

皇上議品之

旨之先之事非逆知

皇上授臣欽天監之官而先造此口供以為今日辭官之地也今以未學歷數聾老眩暈之夫冒濫欽天監歷數之職實不副名是為騙官臣寧萬死不敢欺

君故於初四日聞不准辭之

命即於初十日以民服到監供事不敢報名謝恩不敢穿著項帶不敢到任支俸不敢隨班

朝參謹冒死再疏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臣未習歷數

准臣以布衣在監學習待歷數精熟之日然後  
授臣以官庶上不負  
皇上之隆恩下不負臣職之名竇臣感  
恩無窮矣爲此再疏叩

聞

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叩

聞發吏部議五月二十六日吏部覆查得凡官無辭官布  
衣供事之例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

欽天監供事布衣臣楊光先謹

奏爲三懇

天恩事臣頃再疏辭職吏部

題覆從無布衣供事之例不准臣辭臣惟

皇上授臣欽天之官實

本朝從無之例誠千載曠遇之

心臣卽頃踵捐糜尚不能報何敢至再至三自干罪戾但

臣之辭職非故辭榮沽名實懼不能勝任按歷法俱

幾百幾十幾萬幾千百十分秒數目字樣習者記

性聰明原不甚難但臣精神耗鈍記性全消歷法起  
例止四十餘條臣自奉

命至今凡四閱月尚不能成誦而冒欽天之職寧不自慚

臣之所以冒死必辭者聾老昏憤恐負

皇上拔臣之心臣之所以願以布衣在監供事者

天恩未報欲竭駑駘之力以報

皇上曠世之恩也臣願報

恩之心匪獨止臣一身臣欲習學精熟俾子傳孫孫傳曾

孫世世子孫得爲

皇上之犬馬臣此臣報

皇上無窮無盡之心豈忍愒然辭職不以布衣供事而負皇上之恩於不報耶銓臣執無例二字臣以爲布衣不由

薦擢

特旨拔授監員斯

皇上之恩例也若

允臣所請亦

皇上之恩例也例總出於

皇上授免無非

天恩如明太祖初取江南卽聘鎮江布衣陳遇授以編修  
遇辭不受以平巾供事終其身至今人稱明祖之聖  
臣才遠不及陳遇而

皇上之聖神實過明祖此臣所以哀籲

皇上之前也臣非敢執此爲例但就銓臣無例之言則布  
衣供事前已有行之者矣總之臣之職出自

皇上之特旨銓臣斷不敢覆准臣辭伏乞

皇上俯念臣老不勝任仍

頒特旨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使臣他日不以歷數得罪



則

皇上保全微臣性命之

恩與

天地並矣爲此具疏叩

闕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十三日具疏叩

闕十四日早奉

上差蝦

諭旨清朝從無布衣供事衙門之例官不准辭原本發還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爲臣有六不敢受職之畏二不敢受職之羞謹將

情分具八本冒死披陳仰祈

睿鑒事本月十三日臣具第三疏叩

閣請比編修陳遇以平巾供事明太祖之例蒙

皇上差

諭旨清朝無布衣供事之例官不准辭將原本還臣欽此

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以臣屢辭

震怒置臣於法臣卽有胸無心敢忘捐糜圖報但察之人  
情事勢有所大畏而不得不辭者臣若不以布衣在  
監供事是以臣而抗

君臣應萬死臣自五月初十日到監供事見人情行事無  
一不伏殺臣之機臣安得不畏臣素以理學自信豈  
畏一死所畏者被人排陷死敗名爾臣今以辭職干  
皇上之怒賜臣以死臣雖死無罪天下後世必有恤臣有  
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功臣死猶生臣苟不能逆  
睹禍機之夾貧戀一時之榮名坐入陷穽之中不但

皇上他日不能原臣臣卽渾身是口有所不能分辯是臣  
以見利忘害有罪而死天下後世誰復憐臣而肯為  
臣暴白此臣之所以大畏冒死辭職  
奏明於生前以求明白於死後也謹將可畏事情分具

八本叩

聞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本叩

聞二十七日奉

旨楊光先所奏各本內事情着吏禮二部會同一併察質  
取口供具奏各本俱無小日八本無貼黃着飭行

第一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所告邪教是為往古來今  
明人倫為

朝廷百姓除隱禍非有私怨而與之訟也彼乃思圖報復  
大張機穽忽造流言臣竄不畏臣於本年正月十五  
日奉

旨召至內院同滿漢院臣滿漢禮臣選

皇上大婚吉期臣恭選得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辰時古歷

已交寒露節

鸞輿由

大清門進此臣之所擇也忽於二十日遍地闕傳謂臣言  
三年內無婚嫁吉期長安中無不人人且笑且罵致  
臬臣李秀忿恨之極不審有無遽誤形之章疏若非  
皇上明察秋毫

嚴旨爲臣剖分則臣之寃千古莫白而他日滅臣族之慘  
早伏於阻

皇上三年大婚之一語此言不但殺臣且並李秀幾累臣

之顯禍得李秀而始免此謀不出自邪黨流言何從  
而生其計今雖不行不能保其日後之無暗算機深  
叵測禍隱難防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一  
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二不敢受職之畏疏助教臣許之漸序邪教妖書  
謂二氏同知君臣父子卽儒者不能無弊誠名教中  
之大罪人荷



皇上寬恩僅褫其職宜亟歸里閉門思過尚難免萬世唾  
罵乃敢潛住京師日與湯若望及各省解來之西  
洋人朝夕往來謀薦復官聲言起官之後誓必殺臣  
風聞雖不足信但查革職漢官引嫌畏譏從無久住  
京師之例今敢留京無忌其中必有深謀邪教金多  
羣居思報臣之智力有限安能察其隱微日憂中傷  
夜虞刺客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二也伏  
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三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殺欽天監五官及流氓已死劉賈二人之家屬而不赦者以其用洪範五行而暗害

國家也率土之臣見洪範五行卽宜力加排斥始盡臣子之心未有既知五官爲洪範五行而殺而反欲用洪範五行者蓋其心有所爲爾臣未到監之先選擇官持各家通書稟三滿監臣言各家通書俱有洪範五行不宜偏廢等語滿監臣嚴叱其非及臣到監之

後部劄行監選蓋格格壘期選擇官呈稱宜將洪範五行參用更為合理滿監臣塗抹其呈至再而後止可謂只知有邪教而不知有

朝廷之法度矣夫既對臣以洪範五行為是則是明斥臣之距洪範五行為非彼不但力斥臣且敢力抗皇上其心不過受邪教之主使以臣不用洪範五行為非竟不思

皇上不赦劉有泰諸人之為是也監員之立心行事如此臣安敢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三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四不敢受職之畏疏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臣隨滿  
漢諸監臣上觀象臺考驗儀器見湯若望之西洋日  
晷斜安八分臣卽言曰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用  
此斜晷以測時刻歷科博士何維書馬惟龍安得不  
輸天文科博士李光宏應曰去年日食不在西洋日  
晷上測臣問在何處測答曰是在簡儀上測臣指簡

儀問光宏曰簡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星者豈可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是如此測臣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上測星之赤道何故於簡儀下之平盤又立一子南午北之日晷諸臣看曰此是測時刻之日晷臣曰放着子南午北之日晷不用豈有以簡儀夜測星之赤道而測日時刻之理二百年來之臺官其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此是倒冲測法臣曰依你說夜時刻可倒冲日時刻獨不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躔入

赤道如何十二月之太陽照得上此話只好替湯若

簡儀之而

1284

望欺

欽差院部大臣如何欺得我你不是欺

欽差你是欺

皇上我明日奏過

朝廷請官與你測驗便見誰是誰非光宏語塞始曰要求  
指教復與簡儀平水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夫  
儀既不正卽測天度星辰盡皆不準何況用之以測  
太陽如此情形率與邪教朋比爲姦以欺天下臣安

能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四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五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惟

皇上聖明頒行

大清一代之歷革除邪教新法復用堯舜舊法不但山陬  
海澨之民咸慶復見天日卽聲教所迄之國莫不欣

霑

聖化爲羲和之歷官者宜何如歡躍何如鼓舞各展抱負  
以報

皇上復用其家學之恩乃今首鼠兩端心懷疑貳見西洋  
人公然馳騁長安道中揚揚得意相傳湯若望不久  
復官不敢出其所長以得罪於若望故全會交食七  
政四餘之法者託言廢業已久一時溫習不起止會  
一事者又以不全會為辭目今考補春夏中秋冬五  
歷官而歷科所送之題目不以交食大題具呈止送  
小題求試意在暫圖陞擢他日好以不全會推諉無



非欲將舊法故行錯謬以為新法留一恢復之地是  
人祇知若望之威之可懼而不知

皇上之命之當遵也人心如此臣寧不畏此臣之所以深  
畏而不敢受職者五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六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因星變地震

大赦天下非為湯若望一人而赦也今民間訛傳稱若望

是真聖人其教是真天主故於若望將刑之時天特  
爲之星變地特爲之震動

朝廷遂不敢殺乃全而生之仍令其主天主之堂可見真  
聖人真聖教之不可滅有如此斯言也豈天下

國家之福哉

皇上之赦天下不知生全幾萬人而人獨於若望之一  
身貪天功爲己力人心至此可不大憂小民不知大  
義易爲邪言煽惑此言一行卽傳天下將見天下之  
人民盡化爲邪教之羽翼是臣以攻異端之法語反

為邪教增重其聲價臣之罪不可解矣向盤踞

京師者止若望四人今則羣聚數十向尚不知避忌今  
知秘其機緘金多可役鬼神漢人甘為線索往來海  
上暗通消息若無有以關防之實為養虎自遺其患  
從來天下之禍常伏於其所忽初以其根蒂之小也  
不甚留意隄防及至毛羽既豐一旦變作不可撲滅  
雖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况其教以謀奪人之  
國為主查其實蹟非止一端其謀奪本國也有耶穌  
正法之書像可考其謀奪日本國也有船商之口可

憑其已奪呂宋國也有故明南禮部臣沈確之奏疏  
可據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鋌猛  
安可與之同中國哉臣不但為身懼為族懼且為天  
下懼為

朝廷懼矣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六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七不敢受職之羞疏臣聞有真過人之學問然後  
可以為人之師表無其學而充其位人雖壓於勢而

不肯心悅誠服必有覆餗之患臣無算歷之能而儼然居於能算歷之官之上對之能不自慚或有錯誤臣無術以正之何以謝欽若之責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敢受職者一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八不敢受職之羞疏臣惟曾以正論規諫人者不敢自蹈其轍明末武舉陳啟新負斧鑕上五千言授以吏科給事中臣曾規正之曰人之情不做官則敢

作敢為一做官使瞻前顧後科長若不受職辦着一  
張鋒快嘴說些民間利病的公道話替朝廷治得天  
下救得蒼生自然名傳後世科長如今做了官不見  
有所建明只學得保守紗帽恐後來死得不好臣著  
正陽忠告一書譏之啟新後果被糾叅提問自投黃  
河而死舉世皆笑啟新之愚而稱臣言之是今臣以  
不能算歷之夫而濫受

皇上欽天之職將來必有如楊光先之人來笑當年規正  
陳啟新之楊光先矣臣雖醜顏偷生世上死之日將

何面目見陳啟新於地下哉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  
敢受職者二也臣有二甚可羞六深可畏安敢輕易  
受

皇上之官而不冒死以必辭耶此臣之所以不避

斧鉞而叩

關之無已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欽天監供事 臣楊光先謹

奏爲

天恩愈重 臣懼愈深懇

鑒微忱收回

成命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吏禮二部取臣等供回

奏八月初五日奉

旨欽天監事務精微緊要旣稱於三月初二日地震之間  
簡儀微陷閃裂彼時何不卽行具呈經楊光先看見  
說出始於六月十八日具呈請脩據此凡事俱草率

因循張其淳着降楊光先着為監正張其淳着為左  
監副李光顯着為右監副欽此竊照臣屢疏瀆聒

宸聰不以臣為煩擾置臣於法反加臣為監正臣感

皇上如天之恩至於如此之極而不覺繼之以泣也但臣  
自揣分量實不敢一刻自安臣聞人臣事

君進退以禮辭受以義祇有辭尊居卑未有辭卑居尊者

臣蒙

皇上授臣右監副臣以學術未精不能勝任凡四叩

闕疏辭茲

授臣以監正臣卽拜

命則臣前日之辭是辭監副之卑而今日之受是受監正之尊矣於卑則辭而於尊則受是臣止知躁進而不知事

君進退之禮辭受之義安望其能盡臣職哉况看出簡儀傾側者乃滿監臣而責令其具呈請修者亦滿監臣也臣不過於辭疏中舉監員稽怠之習以

入告

皇上以臣爲能而加臣爲監正是臣掠滿監臣之美以得

監正臣能不自愧哉臣又聞驟富貴者不祥臣以無位布衣一旦得六品之官已犯驟貴之戒尚未謝恩到任又擢爲五品視篆京堂於驟之中而又加驟焉天災人禍將必隨之臣以天道人事之理指人而不自知吉凶之趨避是懵於天道人事之理矣以懵於天道人事之理之夫豈可以爲欽天監之監正哉此臣之所以深懼而必辭也臣又考之史冊上有大聖人之君下然後有不受職之臣故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漢高光武下有四皓嚴光上有宋祖明祖下

有陳搏陳遇是皆遭際聖君故得遂其高尚臣固不敢追踪前哲實以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仰望

皇上倘蒙

皇上允臣所請俾千秋萬歲後之人頌

皇上容一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楊光先而不強之以

職則

皇上聖神之名駕越於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之上矣伏乞收回成命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庶臣無掠美之愧而更

鮮驥貴不祥之懼矣字多逾格仰祈

鑒宥爲此昧死叩

閣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差蠲交吏部議本年九月十三日

吏部議得

已經奉

旨楊光先着爲監正其辭職緣由相應不准十四日奉  
旨楊光先因知天文衙門一切事務授爲監正着卽受  
職辦事不得瀆辭

跋

向聞吾友戴東原說歐羅巴人以重價購此書即焚燬之欲滅其迹也今始於吳門黃氏學耕堂見之楊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為彼所誣然其詆耶穌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矣己未十月十九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有二

初書估攜此冊求售余奇其名故以白金一錠購之後李尚之謂余曰錢竹汀先生嘗以未見此書為言

則此誠罕觀之本矣因付裝潢求竹汀一言前所跋  
者是也至於步算非專家余屬尚之詳論其所以適  
尚之應阮芸臺中丞聘臨行揀還未及辨此當俟諸

異日爾

己未冬十一月既望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



此書歛縣布衣楊光先所著楊公於康熙初入京告  
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國必為大患明見在二  
百年之先實為

本朝第一有識有膽人其書亦為第一有關名教有功  
聖學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黜湯  
若望諸人之官殺監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人習  
天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盤踞  
不去遍賄漢人之有力者皆授楊公為監正必欲伺  
其間隙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力辭又條上

六畏二羞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准  
不得已就職不久即以置閔錯誤坐論大辟蒙

忘旨赦歸中途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  
拔蓋楊公死於未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誤謬而西  
術不能復興即興亦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  
憤而售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畏哉然而天主教之  
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主教而盡  
為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正人心息邪  
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愚言為過當請具眼人

辨之此書於壬寅夏得刻本於吳壽雲處價昂不能  
購倩友人影抄一本後有竹汀先生手跋謂西人購  
此書卽焚燬之苟非切中邪謀何以如是至楊公步  
算非專家則明理不明數公已自言之何得為公病  
書中辨論未必無鋒棱太峻語然聞異端不得不如  
此聖人復起亦當許之特拘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  
以此訾議耳至於辭官諸疏懇摯暢達奸謀早已洞  
燭意如此其誠見如此其明而猶始以布衣供事終  
乃就職監正者實因感激

聖恩而不忍以黨邪疑執政耳假尊崇為傾陷為從來  
宵小害君子者特闢一途雖

聖主亦所不疑吾為楊公痛吾為世道人心痛矣丙午  
六月元和錢綺跋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

蕭穆敬孚類彙卷十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尚書凝裔孫世襲新安

衛中所副千戶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都州府志山

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

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

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

論之光先訂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

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明史姜溫體仁當

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

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勳臣如撫寧侯朱國弼  
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觀待  
命帝皆不省愈以為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  
杖死者明史溫光先被杖謫戍遼左徽州府志及王  
序癸未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  
光先對上曰是拜觀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  
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王泰徵始入國朝  
順治十七年抗疏斥西洋教之非以丙人耶穌會非  
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

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等語具呈禮部不准州徽  
府志阮元時人傳及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叩閭進所  
黃伯祿評正教奉褒  
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  
摘湯若望選擇禁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  
議政王等會同確議四年三月壬寅議政王等逐款  
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曆法深微  
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  
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  
湯若望謊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

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筭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  
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祐皇  
上曆祚無疆而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曆俱大不合其  
選擇崇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  
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  
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挈壺正楊宏量曆科李  
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  
官正劉有恭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  
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



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旨湯若望係掌印之  
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死  
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  
老著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  
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  
死湯若望等並其子連人等應得何罪仍著議政王  
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覈分明確議具奏

東華錄

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  
宏量潘盡孝及案內子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

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恭俱

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徙俱著免

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

于連族人責打流徙亦著俱免餘依議錄東華光光疏

言湯若望之曆法件件悖理件件謬特授欽天監

右監副旋授監正既元時人傳徽州府志光先以但

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閣辭職疏凡五上不

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

時人傳又徽州府志云凡九叩閣十三疏辭五年二  
弗允勉就職今據時人傳及不得已本書

月丁巳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  
傳十二月中氣木應乞唯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  
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采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  
黨羊頭山租黍河內葭蓍備用從之東華錄七年詔求  
直言光先條陳十款悉見采納內述一人一款得免  
十家連坐之例徽州志冬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  
元郭守敬儀器請旨定奪得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  
管葭蓍租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  
效驗案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

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求  
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  
行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  
問再議具奏錄東華十一月丙辰禮部遵旨議覆候氣  
之事據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  
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尚在  
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  
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  
候氣之法從之錄東華十二月庚寅治理曆法南懷仁

勅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內  
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  
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曆法關係重大著議  
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東華錄八年  
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算  
曆日差錯之處奉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  
正馬祐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  
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  
一應曆日交與南懷仁推算得旨楊光先告湯若

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為是據議准  
行湯若望何處為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  
復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  
乃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東華錄二月庚午議政  
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  
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  
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曆皆  
合天象竊思百刻曆日雖歷代之已久但南懷仁  
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

九十六刻曆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睺計都月孛星  
係推算曆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曆日  
並無用處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  
造入七政曆日內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  
曆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曆  
日差錯不能修理左袒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  
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  
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

東華錄 三月庚

成授西洋人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

案古法推算康熙八年曆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  
仁言雨水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  
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  
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  
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  
懷仁之言錄華八月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  
仁李先宏等呈告楊先先依附鼇拜捏詞陷人將歷  
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  
正法且推曆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



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  
烜謊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  
重大應擬斬妻子流徙寧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  
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蹟湯若望復通微教師之名照  
伊原品賜卹還給建堂基地許鑽曾等復職伊等聚  
會散給天學傳單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乘  
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  
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珪潘盡  
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

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粟安黨等二十五  
 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  
 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  
 依議錄東華光先邀蒙恩免正教放歸卒於途徽州府  
 人傳歛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平蓋為西人毒死  
 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天辟其家先蓋論大辟免死  
 歸卒者也又正教奉褒出京回家  
 行至山東德州地方病發背死  
 原文錄錢綺不得已跋已見本書故不贅錄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敬字類稿  
卷十一

穆嘗恭讀世宗憲皇帝所錄庭訓格言中有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八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既知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

之為人今年夏晤黔縣老友李君宗燭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某孝廉家得之穆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佗白會同孝廉商為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佗日表於其阡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世祖諱凝字彥謚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廕子燭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馬傳世至公乃讓職興

弟光弼子身入京師時為崇禎十年也時有山陽武  
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  
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  
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  
後論之公復劾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  
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檮給事中姜公球先  
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賄還鄉驕橫併不忠不孝大  
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  
知所之又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

多公復論之至與觀待命帝皆不省每斥責言者以  
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遣戍遼左然體仁亦  
旋以黨與奸狀為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  
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禎以公對上曰是昇觀之  
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  
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間莊烈帝以欽天監推  
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尚書徐光  
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  
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

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曆法徐光  
啟為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  
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入國朝順治元年夏  
湯若望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  
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  
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冊進呈七月復將所製渾  
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  
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恩  
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

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  
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召比利  
時人南懷仁來京纂修曆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  
閣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  
一篇摘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  
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王等逐款鞫問  
及遵旨再議湯若望等奉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  
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  
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閣辭職疏凡五上不准乃輯



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詔  
求真言公條陳十款多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  
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八年春二月為治理曆  
法南懷仁所劾曆日差錯得旨革職旋蒙恩放歸卒  
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為焚燬欲滅其  
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曾記此書事  
實西人復以計削去此條且有改為詆毀此書者以  
故公此書及生平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間吳門  
黃主事丕烈曾得此書嘉定錢少詹事大昕儀徵阮

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北偶談併采  
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為疇人傳且推摘謬子論譏  
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  
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  
非專家亦深惜公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為彼所誣其  
詆耶穌異教禁人傳習為大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  
廷瑄嘗稱公少年已氣節觥觥如此乃越三十年時  
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為  
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

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  
深穆乃恭記庭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垚溫體仁  
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  
可傳信者彙括以表公所俾鄉之後進者詳焉



楊長公自刊不得已一書雍乾間傳本已尠程棉莊  
謂此書初出西人購以重貲每部二百金燔毀略盡  
晚得宛陵梅公所藏愛之重之踰于天球法物其可  
珍貴若是盩山圖書館度有丁氏所藏東湖蔣氏節  
錄本僅錄請誅邪教疏與許青嶼侍御書闢邪論三  
篇皆節錄非全豹也今年正月吳君慰祖以不得已  
寫本一冊存館中上下兩卷具足未有竹汀菴圖及  
錢子文跋吳君謂係王樸臣先生故物沾自冷攤者  
爰付中社影印并錄蕭敬孚先生所撰碑傳乎後以

廣其傳長公持論銳利而孫淵如以文不雅馴少之  
實則此書為宗教史中明清之際一重公案不必斤  
斤於文之工拙也已已上已鎮江柳詒徵

儒  
教  
實  
義

Mc. J. F. 2. Vol. V. Ser. 20

Vera nozione della Religione  
di varii Filosofi Cristiani



BORG. CINESE 316 [20]



# 儒教實義

遠生問

醇儒答

溫古子述

問儒教。曰。儒教者。先聖後聖相受授之心法者也。古之聖王得之於天。代天筆之於書。以為大訓。教之四方。以為極言。使厥庶民。明知為善有道而學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儒教之大原也。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儒教之大綱也。

問儒教必有所教。曰。儒者之所教有二端焉。其一。通於幽

者。上帝也。鬼神也。先人也。先師也。其一。致於明者。君也。親也。師也。長也。友也。然所教有不同。故其禮有隆殺。最重者莫如教上帝。小心昭事。以為獨尊。以為上主。以為父母是也。教鬼神者次之。蓋既有所施。並受之於天。則教之與教天者遠矣。教先人先師者。又是一禮。乃事死如事生而已。

問天。曰。天字本義。從一從大。一大為天。至一而不貳。至大而無對者天也。

問穹蒼之天。其一且大矣。豈是之謂乎。曰。非也。夫穹蒼也者。形而下之器耳。有度數焉。故不足以為一。有界限焉。

故不足以爲大。非一非大。實不盡天字之義。指之而云天者。假借之字。強名之文也。蓋有形之天者。乃神天之顯象。上帝之榮宮。主宰之明驗而已矣。

問。奚知其然。曰。考諸古經。則知之矣。易曰。殷薦之上帝。書

曰。皇天弗保。詩曰。上帝是皇。

皇字之義。從自。從王。自王爲皇。

曰。皇。曰。天。

曰。上帝者。皆蒼蒼之所不及也。其稱皇者。則爲自王自。有。自。源。自。本。無。始。無。終。者。也。蒼。天。以。之。而。清。大。地。以。之。而。寧。品。物。以。之。而。生。焉。其。稱。天。者。則。惟。一。惟。大。而。無。可。比。者。也。其。稱。上。帝。者。上。則。爲。至。尊。而。可。敬。帝。則。爲。真。主。而。可。望。至。尊。上。主。則。爲。大。父。母。而。可。愛。者。也。其。稱。皇。天。

而者至矣。而視夫塊然穹蒼之天。以為皇天上帝者。嗚呼。謬莫甚矣。

問所謂上帝者。理而已。曰。非也。經曰。畏上帝。曰。祭上帝。曰。事上帝。曰。簡在上帝之心。豈是畏理。祭理。事理。簡在理之心乎。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又云。理只是個潔淨底。世界無形迹。他不會造作。觀此。可知天地人物。雖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理。而斯理。必不能造之。惟皇上帝。萬物之本。萬理之原。為能造成之。確矣。諸物猶巨室然。夫室者。必其材料。以成其形。又有定則。以為其理。苟

無人以造之。則不可得而成。夫巨室者。天地也。材料者。氣也。清上濁下者。理也。化成之者。上帝也。易曰。帝出乎震。禮曰。萬物本乎天。此之謂也。

問上帝之實義。其載古經。不可疑也。至於宋儒或謂其絕信乎。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由宋至今。儒者師經。而上帝之實義存焉。其証有多端。請呈一二。

易曰。帝出乎震。胡雲峯解云。自出震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為之主宰者。故謂之帝。此一証也。

書曰。夢帝賚良弼。朱子解云。據此則是真有個天帝與

高宗對曰。吾嘗汝以弼。不得說無此事。說只是天理。亦不得。此二証也。

書又曰。惟天生民。正義解云。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民受氣流行。各有性靈心識。民有其心。天佑助之。非天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祐助。民有其心。言行是非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各有常理。合道則安。失道則危。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此三証也。

書又曰。惟天聰明。日講解云。惟天高高在上。至虛至公。至神至靈。不用聽而聰。無不聞。不需視而明。無不見。不

惟政令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舉不能逃天之鑒。即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亦皆昭然察無遺焉。天之聰明如此。此四証也。

書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日記解云。簡者閱也。有善有罪。皆閱簡在於上帝之心。此五証也。

書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虞氏品字策解云。降祥降殃者誰。倘所謂皇皇上帝非乎。吾人日在監茲之下。不知時加驚惕。以畏天威。且敢以小知私心與帝天角。弗思甚矣。此六証也。

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朱豐成解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可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夫淫者禍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於淫。罰惡之公理也。天何憎哉。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其果何時定乎。此七証也。依此先儒之明言。則自宋至今。凡為醇儒者。皆信古經大訓。皆事皇天上帝。亦不可疑也。



問玉皇上帝。曰。昔宋徽宗欲媚於上帝。如臣狎於君。而以玉皇表加之。丘瓊山云。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祀之者。尚不敢以備物。恐或有以褻之。况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漢之表乎。其為褻之也大矣。由此觀之。稱上帝為玉皇。猶不可。而道家敢以邪巫張儀為上帝。嗚呼。自作孽。侮上天。不可道也。

問上帝之名。曰。名者命也。上帝獨尊。孰敢命之。巍巍蕩蕩。雖聖人猶莫能名焉。非是形而下。渺茫無知之氣耳。非是困於氣。空空無為之理耳。其神也。一而不二。其體也。

純而不雜。其生也自實無始。其久也自實無終。其有也自圓滿而窮矣。大哉皇天。萬物資始。至哉上帝。萬民資生。真無名可名者也。

問教上帝。曰。順帝之則。人之本務也。在成湯則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在文王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故君子戒懼慎獨。不敢少懈。凡明一善欣然為之。知一不善。弗然過之。視聽言動。克復以治之。主教以修己。行恕以愛人。改過不吝。遷善不倦。畏天之威。祈天之迪。順天之命。此之謂敬天。

問有教乎內。必顯乎外。如之何。曰。亦當時行祭天大禮。書

曰。類於上帝。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問中庸郊社事上帝。鄭玄解云。不言后土省文也。信乎。曰。非也。此漢儒臆說而已。尚書日記云。妄解經文。以証其說。固不足闡皇天上帝至尊無對。而今妄分主者。崇北郊以抗天主。非禮莫大焉。朱宗元此題文云。上帝者。天主之主也。為天主之主。則必為地之主。故郊社雖異禮。而統之曰。事上帝云耳。郊以答生天之德。社以答生地之德。云。清仇滄柱評云。觀此。可知鄭玄之解有悞也。依此正解。惟分其象。而不二主。乃取兩大以象父母之德。意則不背古而無傷矣。

問備物以祭天。可乎。曰。古者多不敢備物。積薪燒之而已。然惟天度心。惟心奉天。禮之本乎內。而古今無異也。若禮之外文。後世有玉帛。藻盛。鉅鬯。樂奏。皆所以表乃心。而象乃德。玉帛以象德之潔。黍稷以象德之香。鉅鬯以象德之聞。樂奏以象德之和云。

問奏樂亦以感格上帝。然乎。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夫樂象德。德盛者樂亦盛。非徒聲音可以薦上帝也。先王作禮樂。禮以修外。樂以修內。樂者和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道心對越上帝。此乃所以克享天心而已矣。

問祭上帝有何意。曰。大哉問。真祭之意有四焉。

其一。為欽崇上帝。獨有獨尊。能造萬物。能滅所造。故或燔柴。或宰犢。以寓其意也。蓋大之化。薪成灰。上帝能化有歸無。犧牲或死。或活在人。萬民或保。或喪在帝。故祭之意莫大乎此。

其一。為謝皇天之洪錫。蓋上帝生我。顧我。保存萬物。為我。膺我神心。養我形軀。我知一善而行之。上帝眷祐我。我有不善而悔之。上帝寬赦我。天恩如此。我何能報之。形軀雖親。為犧牲以謝之。吾心以為理不過也。故以犢易我。而報之於萬一焉。

其一。為祈上帝諸息。如大乾而求雨。雨害而求晴。弗子而求子。有疾而求愈。以此明證惟上帝為能允而施之。然允與不允。亦必安天命焉。

其一。為息天義怒。而免罪罰。獲罪於天而不禱天。真無所禱也。然悔過而祈大父母赦之。則可以望矣。

昔者成湯自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周公秉珪為天下禱。召公奉幣以祈天永命。此之謂也。

問祭天於郊。惟天子當之。何也。曰。天子者。天之子也。皇天所寵。莫大乎天子。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天下者一家也。萬民皆兄弟也。天子祭上帝。是代萬民而

祭。蒸民與天子合其心。而一家同祭焉。又天子一人。天下至尊也。以天下至尊而敬上帝。至矣。

問立祖以配天。曰。是子孫尊祖之意耳。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蓋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而享親莫大於配上帝。問是祖與天同等。曰。惡。是何言與。四子克配孔子於文廟。豈其與孔子並立哉。夫弟子之與其師也。猶不能並立。而況人之與上帝乎。故立祖以配天。不徒不可視人與天同等。而平等之。且認斯禮。以為同等之敬。亦不可也。問祭天如此。則帝必享。曰。黍稷非馨。惟德之歆。故聖天子以德為本。父母乎民。師教乎民。以應上天立君之意。此

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

問凡受造於天者。其有等否。曰。有諸。可分上中下作三等。神而不形。上也。形而不神。下也。包神與形。中也。上曰鬼神。下曰形物。中曰人者也。

問物曰。獨有形象。能聚能散。可剖可分者。形而下之物耳。問人曰。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蓋以其形骸而言之。則為物。而卑。以其神心而言之。則為靈而尊。夫人之形。所以能覺能動者。有血氣在其中故也。夫血氣所以能若然者。有人之神使其然也。是故形神相合而人生。有知覺焉。有理義焉。形神相離而人死矣。於是時也。形骸雖包血



氣而未冷。壘是塊然無知無覺。何者。人神不活之矣。夫  
人神既歸以復命。即稍稍血凝氣散。而人形冉冉朽壞  
而化云。

問人之於物如何。曰。物賤而人貴。是故君子有物而不有  
於物。小人有於物而非有物。君子之有而若無。小人之  
亡而為盈。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君子  
之薄世物也。又曰。鄙夫患得患失。是小人貪世物也。

問鬼神。曰。上帝所造。列神無數。以傳其號令。以守護萬方。  
皆謂之鬼神。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問鬼神有邪正。然乎。曰。然也。謙而順上帝者。其善且正也。

傲而叛上帝者其惡且邪矣。厲匪降自天。惟惡神自作孽。正神潔靈善誘人於德。魑魅魍魎昏迷人於惡。彼為我師而可敬。此為我讎而可憎也。汚俗之溺於異端而拜邪鬼以求福者。明明是犯君而奔賊。棄父母而事奴婢也。求福而招禍。哀哉。

問總言之曰鬼神。分言之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其說有病否。曰知言者不爭言。以明理為貴。若不別天神於神天。或分地祇於天神。以為不同類。或將人死之靈與鬼神並列。則差矣。書曰有能典朕三禮。解之者有云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然天神地祇人鬼云者。一乎三

乎。一焉。則生天生地生人之上帝。果安在哉。三焉。則所以敬之者。又一乎。三乎。曰一則。奚謂三禮。曰三。而以天神為上。以人鬼為中。以地祇為下。則至尊無對之上帝。復安在哉。殊不知古人之所謂三禮者。上以達於皇天。中以通於鬼神。下以致孝於先人者也。

問敬鬼神。曰。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猶云錯認鬼神於上帝同類。而於皇天不甚遠之。不但是不敬之。且諂媚莫大焉。殆哉。書曰。類於上帝。夫類云者。猶言不類是也。蓋諸鬼神入類。惟上帝獨尊。故類者為祭。其惟崇上帝以明其至尊者也。

問祭鬼神可乎。曰。須知志所之。祭鬼神。以為自尊。自能自靈。則鬼神與上帝抗。而皇天有對矣。淫祭非禮。萬不可也。使祭鬼神。以謝其恩。而求其庇。知其受命於帝庭。而護我。救我。引我。尊我。為其任。於是鬼神既於帝天不角。祭之。若是。亦可矣。

問誰當祭之。曰。天寵彌大。則位彌高。而任亦彌重。惟天子有家。有國。有天下。故書不第曰。類於上帝。且亦曰。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諸侯有家。有國。故有本國社稷。名山大川。又有五祀可事。大夫獨有家。故只有五祀而已。上乃統下。而下不能統上。理必然也。

問城隍。曰。隍者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護守各邑之城。稱之為城隍。是猶知府者。稱府然。

問依俗而拜城隍禮乎。曰。非也。俗背古多矣。古者立廟以事人。為壇以事神。今俗立城隍廟。而以人道事神者。一也。古者無塑像。止用木主。今俗棄主而立像者。二也。古者非徒城隍無廟。且中國浮屠亦並無。今各州縣城隍有像有廟。而以佛徒守奉之者。三也。古者未聞神之生誕之怪。今俗歷年奉城隍生誕者。四也。甚哉愚矣夫。

問復古難。正俗何如。曰。以廟易壇。實不合古。然不甚背理。則廟存可也。夫神本無形無像。然借像以容其德。使禮

拜者有所向之處。此於立木主不遠。故明諭庶人令之不惑。則用正像亦似可矣。朔望跪稽。歷年又定一日。以增奉敬。此近於古而合於理。存之宜也。及於夫神生誕之說。並浮屠焚誦之妄。其又謬又邪。而無可正之。則廢之當也。

問祀神。而曰山。夫一卷石之多。焉為神。曰。不曰官。而曰府。不曰妻。而曰室。曰房。不曰主上。而曰朝廷。不曰鬼神。而曰山川者。常文也。

問焚香奠酒奏樂。常禮也。神其享乎。是乎。曰。非也。神既無形。形弗能格神。書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吾聞至誠感

神。未聞酒氣感神者也。禮之外文。皆所以寓吾誠而已矣。

問神之不享乎。是則備之何意。曰。以形我誠。以盡我心。以事我思神。而所以事之者。乃奉上帝休命是也。

問祭神而神在否。曰。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未云祭神則神在。總不外一誠焉耳矣。

問事神得福。曰。古人事神。非為求福。然正神既受上帝明命而來。則必能轉祈上帝。必保佑人。故求真福於正神可也。若夫佛鬼邪神者。人祀之為淫。古云。淫祀無福。不信然哉。

問事君。曰。事之以忠。君有成命。臣畏死而不從者。不忠也。  
君或不義。臣好譽而不爭者。不臣也。孔子曰。忠焉能勿  
誨乎。誠哉是言也。

問敬君何意。曰。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天若曰。  
予賚汝以予吏。其代予言。則臣敬其君也。真所以敬上  
帝是也。君為臣之天。臣不敬君。焉能敬天。故臣不臣。上帝  
之罪人也。

問事親。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夫  
禮者。猶體也。不多不寡。而體成。或寡或多。而為怪。寡則  
不及。多則過矣。



問事親。焉能過。曰。吾聞之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若是。而引父犯不父之罪。為子者不過而何。是故曾子謝過。曰。參罪大矣。父倘不義而子不爭。寧順非禮之命。其亦過矣。安得為禮。

問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然也。曰。吾聞之古帝堯舜。其大孝也與。夫其大孝也。是以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即。析因堯得舜。舜得禹。即。吾竊以為非以形傳形。為大孝。惟以德傳德。則孝大矣。不然則三孝之中最小者。養也。今有人於茲。家貧而親老。養焉則不娶。娶焉則不養。其如之何。不養為小。無後為大。務大而舍小焉。噫。與其不

娶母寧坐視老親飢而死與。雖凡人之心實不可忍也。孝子之心豈其能忍之乎。夫無後既猶不如不養焉。可謂之大不孝也耶。方孝孺云。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重於無後也。歐陽修云。荀卿孟軻之徒善為言。然道有至有不至。

問真孝之大綱。曰。孝也者。修齊治之本者也。人之於天。臣之於君。子之於親。其理一也。自下上達。三互相顧。順而不違是也。蓋子之所以為子者。孝也。臣之所以為臣者。忠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敬也。子之於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苦之則懼而不怨。臣之於君也。取之則進而不驕。

遺之則退而不尤。人之於天也。富之則順而憂貧之則  
堪而樂。子賴其親。臣憑其君。人信其天。孝子若云。博厚  
之基業。不容我慮之。在我家父之心而已。豈為此而孝  
焉。忠臣亦云。祿位之貴賤。我不務求之。在我國父之心  
而已。安為此而忠焉。善人常云。今世之需。身後之福。我  
不急念之。在我天父之心而已。奚為此而敬焉。不懷甘  
而弗懈。不辭苦而恒仁。此聖人之氣象。真孝之大綱也。  
問事師曰。以孝事之。管子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蓋  
師教之恩。其與生育相同矣。是故為我師者。苟能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教我以四勿。曲成吾才。使吾德克明。而

合於天命本然之初。吾則敬之。孝之。而感至大極重之  
息。雖沒世不能忘也。

問事長曰。事之以弟。孔子曰。弟子出則弟。孟子曰。出以事其長上。

問友仇。曰。人之於友。如將為仇。則合而不流。人之於仇。如  
將為友。則忍而不寃也。以怨報怨。小人也。以直報怨。君  
子也。以德報德。良友也。朱子曰。人舊與我有怨。今果賢  
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若然。則人舊與  
我有德。今果不肖耶。安得引之薦之。其果賢耶。又安得  
區區引之薦之。以此報怨可也。以此報德何足哉。曾子  
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爾輔我為仁。我輔爾亦然。始乃  
以德報德。而朋友倫有實矣。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

孔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又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互相輔仁。愈久而愈敬。

問復仇。曰。王安石云。其子弟以告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而為之施刑於其仇。仇之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已也。克己以畏天。不亦可乎。

問於安石亦可取乎。曰。奚為不可。智者不以人失言。言善而人惡。棄人而取言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於孟子取之可也。於安石取之。則不可。異乎吾所學於曾子也。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者也。

上之於下曰。慈之懷之。來之。勸之。善則嘉之。不能乃矜之。不為乃誨之。然與其以令使之。不如以身先之可也。問上下相教有何意。曰。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曰。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孔子喟然曰。父母其順矣乎。倘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則上帝大父母之心。其不大悅矣乎。由此而觀五倫。其道大矣。蓋人之所以忠孝弟義慈恭者。非以好好名。非以惡惡聲。惟因固有斯理而然。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既有此性。則不得不然。然此性也。果從何而來。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若然。則

君臣而義。父子而恩。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者。乃所以盡性而事天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噫。五倫之道大矣哉。

問事死。曰。亦事之以禮而已矣。事死如事生。禮也。不若是。非禮也。履斯禮而主其大祭。則可。踰斯禮而擇其木主。則不可。

問葬。曰。亦葬之以禮。禮不寡。故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禮不多。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禮理也。故朱子云。不作佛事。蓋浮屠所謂禱場。施食。燒紙。破獄。皆釣愚夫愚婦之餌。以求供佛飯僧之術。無根之謬妄。

無理之左道。君子者所必不履也。

問者曰。按孟子論葬。則仁人掩其親。必有道矣。親死則委之於溝壑。使狐狸食之。孝子必不為也。故備棺槨。不使土親膚。又於潔淨之所築墳。不使比化者。朽在泥中。此人子當然之責。可讚而不可病也。今汚俗所謂看地者。大異乎是。方孝孺云。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邠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入於禽獸也。寧不哀哉。



問木主。曰。方氏云。為親之死。故有尸。以象其生。為親之亡。故有主。以象其存。據此。則主與尸。皆虛象云耳。高氏云。觀木主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由此又可知。木主為後來子孫不失支派之意焉。

問若然。何不畫父母之像。曰。或畫像。或立主。其意一而已。然用主而不用像。一則木主易列於堂。使各家支派存焉。一則恐或畫得不正。而有以棄父母。不如立木主。而視親於無形。父母之活像。其在孝子之心。外有木主。是孝子之心。不容已焉耳。

問點主。曰。家禮止擇善書者題寫木主。未言求人點主。近

世喪家。或請官員點主。其意欲尊父母。然恐鄉官不善書。又恐臨時寫字錯落。故先寫成。止求一點。亦如其官親書然。

問。奚為神位。曰。神無方。則無位也。若神在木。與人在席相似。必當曰。神在茲。安曰神位在茲。今謂之神位。有事死如事生之意。寓焉。蓋父母生時。必在上坐。子孫跪在膝下。及其已亡矣。則孝子設木主之位於上。以肖父母之存而已矣。譬如清官於此。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命下而陞遷。民染其澤。心無所依。故從而卜堂以象之。堂中立主。書某官之位。其人也。已不在茲矣。若有云。某官在

木主上坐。雖至愚必不信。諸而今云父母之神入在木主。如烏棲樹。與云官在木主上坐。有何異。必亦無斯禮也。

問家禮祝文云。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奚為也。曰。許氏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立主事之。陳氏云。葬者往而不返。斯禮極真。使夫祝文於之。矛盾不合。則不當禮矣。且周禮儀禮禮記。大儒猶有疑處。於家禮中祝文。何可盡信乎。况家禮一書。乃性理大全一篇耳。今考性理。則宋儒明云。人之死也。形歸土。魂還天。未云魂

歸木主。即家禮一篇。是朱文公所作。今文公於書經。乃  
帝殂。落明云。魂殂於天。於詩經。對越在天。駁奔走在廟。  
文公又明云。既對越在天之神。而又駁奔走在廟之主。  
使文公於經明理如此。而於家禮錯指魂入木主。則朱  
子自相矛盾。而不足觀也。殊不知祝文。乃主旁所題奉  
祀之語。孝子若曰。噫。親之形軀。已歸窀穸。再不見矣。惟  
其神之象。可迎迓堂。真如常見焉。未葬以前。魂帛為象。  
葬之而後。以主易帛。禮斯定矣。今葬既畢。木主既成。伏  
告親靈。舊象魂帛。孤子舍之而藏。新題木主。孤子取之  
而敬。敬之何意。從禮而已。設主代親。一則憑依孤子懷

心。思親如生焉而可見。一則時辰禮典表念。事親如存。然而可養。庶幾追遠。孝義畢興已耳。如此泰解。祝文之意。豈不正哉。若解作親魂舍舊從新。而憑依木主。則朱子背理背儒。而畢懷之與一句。亦無可搭之處。

問弔曰。說文本訓。問終也。見曰。古之葬者。厚依之以薪。葬之中野。故弔者持弓。所以警鳥獸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註云。傷者。情痛乎中。弔者。禮恤乎外。今吾友值喪。則以禮恤之。吾友見死。則以禮傷之。在柩前行禮者。恤其生而悲其死。事亡如事存而已矣。

問喪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喪三年以為極。亡則不忘矣。

問真。曰。凡真者置之案上而已。禮曰。內則真之。而後取之。孝子朝夕具饌。數器以進。乃事死如事生也。父母存。子養而樂。父母亡。子真而哭。哭樂之有不同。而事之之心一也。

問上墳。曰。禮曰。古者墓而不墳。註云。墳者為壘。所以記識也。夫木主者。空象焉耳。猶可禮之。而況墳墓乃親屍之所在乎。則往於墳。號泣稽首。進菜。真。恭亦事亡如事存而已矣。

問祠堂。曰。先人之室。神主之所。事死之宮者也。

問奚謂之廟。曰。說文本訓。尊先祖貌也。爾雅云。有東西廂。曰廟。正字通云。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鄭玄云。廟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禮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據此諸說。則祖宗廟與木主無異。並為先人之象。且立廟或七。或五。或三。或一者。分明是視死如事生之意也。

問邪神之窩。在佛老之徒。亦謂之廟。曰。吾儒於佛老也。乃黑白之分焉。異端能假吾儒所用之名。而不能有吾儒

教之實。以儒言之。廟對郊而言。人之生也。宮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上下之神。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儒有郊以事上帝。有壇以事神。有廟以事人。而三禮備矣。以佛言之。真所謂不知而妄作者也。稱其淫寺。以為廟。猶視其佛。以為至尊。並為妖術邪道之誤。與吾儒教之正何有。

問。庶人無廟。亦能孝乎。曰。無傷也。真孝在心。不在廟。凡困窮者。而以紙為主。以茅屋為堂。以父母所日用之器為。造豆。以常桌為香案。以蔬食為饌。孝亦在其中矣。問。郊廟之大意。曰。有南郊以事天。而報本。有文廟以事師。



而重學。有家廟以事親而養仁。敬天重師愛親三者行。而天下平。郊廟之意其大矣乎。

問家廟之禮。曰其禮也。所以序昭穆。所以序爵。所以序事。所以序齒。是故斯禮也。不云而教。不怒而戒。不患而勸。不強而化。人行之熟。則同姓親而理。異姓貴而敬。老者尊而文。少者孝而勉焉。

問祭。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祭之意廣而不特也。曰奉曰事曰拜曰祭。總是敬之意而已。是故祭可通三禮。然三禮各有本意。斷不可混者也。禮曰。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陳氏云。主人

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賓主之間既有行祭之禮。則死生之中行之禮。死如禮。生之道也。

問祭之儀。曰。卜日。齋戒。省饌。參神。降神。讀祝。三獻。侑食。闔門啓門。受酢。辭神。納主。餽而禮畢。

問祭上帝。祭鬼神。祭先人。其皆若是乎。曰。以外文言。則大同而小異。並是如設大宴相似。以內志言。則大有以異。祭於上帝者。以為至尊至一。萬物所資始。萬民所資生者也。祭於羣神者。以為有不測萬方之責於天者也。祭於先人者。以為推我孝。事死如事生者也。孔子曰。祭之以禮。合禮則為正祭。失禮則為淫祀耳。

問卜者曰。夫日也者。未有不好日。日為善。則日日吉。一日為不善。非是日凶。惟人作孽。是故卜日。以避凶而取吉。無理以考。則不可。然古者卜日。定於某日。非擇吉也。禮云。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上丁釋菜。以祭先師。祠春禴。夏嘗。秋蒸。冬以祀先人。皆有定日。失期則大不敬。自古至今行之未變也。

康熙二十一年禮部請。

旨。奉 旨。陰陽選擇。書籍浩繁。吉凶禍福。多相矛盾。且事屬渺茫。難以憑信。

問齋戒曰。乃所以深孝敬之心也。人將見大賓。亦必潔其

身。我將事父母。孰有甚焉。在父母之懷三年。今日恭默思之。不亦宜乎。

問迎降送神。曰。古之祭者。必以人為尸。祖考已亡矣。故有尸以象之。迎降送尸云者。則與迎降送祖考無異。後世不用尸而畫像。今不用像而設木主。夫尸像主三者。外形不同。而並為祖考之像。故迎降送之之意實一也。

問課。曰。蘇氏云。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清酒人渴而不飲。乾肉人饑而不食也。故享而體焉。陳氏云。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昔成王之故。周公者。有用享禮。書曰。乃命寧子。以鉅鬯二匭。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蘇氏云。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禮莫  
大于裸。曰。明禮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也。豈非敬  
之至者。其禮如祭也與。依此而論。夫裸之禮。既可達於  
生者。則用之以敬死者。亦是敬死如敬生之意。夫享禮。  
雖生而飢渴者。既不食不飲。則神享云者。必無飲食之  
理也。况後世鬱鬯不得其傳。又古來釀造醴。醴者即玄  
酒。清酒也。後世厭其味薄。遂至失傳。則並釀法亦亡。今無清酒。無  
鬱鬯。而欲行裸禮。豈可得乎。是故至今郊壇。宗廟。及學  
宮。丁祭。並喪禮堂祭。止用獻爵。而裸禮久不行矣。

問茅沙曰。古者有白茅。以充祭祀。書曰。包匭菁茅。然白茅菁茅

與鬱鬯清酒亦同不得其傳焉。今之茅沙虛文而已。

問祖考其來與否。曰不可定而必之。上帝命之來即來不命即不來也。夫感格之說不經見且難明似不足據。蓋感格之固不在我猶其來格亦不在彼。理的然矣。

問書不云乎。祖考來格。曰不徒云祖考來格且又曰鳥獸蹌蹌亦云百獸率舞。豈其然哉。然書此一節詠之辭耳。則不以辭害志可也。惟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蹌如舞之意而已。

問有其誠則有其神。然乎。曰有其誠則有其神。在孝子之懷中。然也。有其誠則有其神。在木主之上。非也。禮曰。德

於無聲。視於無形。註云。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如父母將有教使之然。詩曰。綏我思成。范氏解云。使我所思之人以成。而安我之心焉。蘇氏云。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朱子云。齋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三子得之。蓋非澄心淨慮。安得思而成之也耶。

問三獻。侑食。闔門啓門。何為也。曰。此禮也。其與設宴以事生者無異。皆是所以事神如神在。請毋泥於外文。惟省內意而不惑。

問祝聲三。噫歆。有人以為神食氣。然耶。曰。此無理之誕語也。人生而活者。果不得不食。而以氣補氣。以形養形。人

及死也。則氣散形化。雖進酒食。焉能用之。若其神魂也。既不散不化。則不死不滅。而常存。然既其為無形之靈體。安待於臭氣以養乎哉。

周詩不云乎。既醉既飽。曰。此指尸之醉飽。若祖考之醉飽也。詩亦云。神其醉止。皇尸載起。豈非尸醉若神醉乎。朱子云。鬼神無形。言其醉而飽者。至敬之至。如見之也。豈信以為實乎。

問。既然若是。何必設饌以祭。曰。古人定斯禮。以祭祖先者。果不出乎必然。而不得不然也。然於古既已定。歷世既已行。外儀既端。內意既正。無故而刪之。可乎。子愛其饌。



余愛其禮。子問余神既不能食。何必設饌備祭。余亦問子神既不棲木主。何必立木主禮拜。且從而又問。何必棺槨。何必焚香。何必喪服。孝子忍乎。况夫何必之謀一行。則不越數年。而國禮盡廢。中華變野。明君安乎。可知其何必之說。必亂而不足聽也。

問受胙。曰。真是如受父母之餽然。則孝子以為福。

問祝文云。祖考命致多福於汝。孝孫曰。朱子云。少牢蝦蛄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祝文多福。即蝦蛄詞之祿也。今止云。受之於天。非云。受之於祖考。則祖考非與多福也。明矣。夫孝格天。事死如事生。

之道既盡。則致孝子望天。加以多福。何不可耶。

問福。曰。居富貴而無德行者。俗福也。小人謂之福。君子謂之禍。偽福是也。樂其富貴而不忘其德者。世福也。雖正而可謂之福。然求之無道。保之甚難。不純之福是也。惟實其德。而輕富貴者。德福也。求之在我。而人之在世。福莫大乎是。然吾人之寓於世也。幾何。則德福雖大而純者。亦暫時之福是也。古經所謂萬世無疆之休。萬福無疆。永錫爾極。以莫不增。祈天永命等文者。暫時之德福。何能當之哉。是所以經典明載聖人在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三后在天。曰。殷多

先哲王在天。據此大訓，則知夫上天之永命，無疆之休，真福之全，明明非吾人在此下土而可得也。諸儒之中，不慮天上永遠之福者，或有之。惟務闢二氏，而不究古經故也。若明古經之旨，而不信之者，蔽莫大矣。吾不為是也。究竟或世福，或德福，或天福者，皆是上帝所錫，非祖宗所能致者也。

周盤庚不云乎，乃祖乃父，斷棄汝，不救乃死。似祖宗能救子孫也。曰：此盤庚為圮水害民，故遷都而民不從，故告之也。且觀上篇曰：恪謹天命。曰：罔知天之斷命，言不違，則有違天之罪也。中篇曰：予違績乃命，於天言我之違。

奉天以畜養汝也。此盤庚明知救民惟在上帝，不在祖宗也。後曰：乃祖乃父不救者，是對民言，猶云爾祖爾父昔依我高后之救，而從遷以保汝子孫。今汝不從予遷，是辜負爾祖爾父當日救爾之心。况不尊祖父正命，乃大不孝。為祖宗所斷棄，則水滄自喪。汝祖汝父烏能救爾之溺乎。清范紫登云：此言民不從遷，不但得罪先后，亦得罪已祖父。此解正合經意也。

問盤庚又曰：作丕刑於朕孫，則成湯在天，不操禍福之權而何。曰：昔成湯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成湯在世，奉天命以討罪也。今盤庚謂大臣之祖父，因子

孫不遷都。必求湯以稟天命而罰也。如昔在生。然若云湯能操賞罰之權。再觀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后之德。此明明是湯賴上帝復德。以保子孫。安能自禍福後人哉。

問。昔周公亦禱於三王。曰。非也。惟禱於天。及其三王。告之而已。止義云。周公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神靈已在天矣。故因三王以請命於天。林氏云。請代武王死者。公本心也。王瘞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蘇氏云。周公之禱。非特弟為兄。臣為君也。為天下為三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也。世之所以疑

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耳。三子之說。確然合  
理。而周公禱上帝。不祈三王。則可知矣。

問據此。則商湯與其大臣。及周三王。皆在天。恐亦能保佑  
子孫。曰。人之在世也。而如湯日日新。又日新。如文王小  
心昭事上帝。則及死也。其靈在天無疑。若云其能保佑  
子孫。亦必須轉祈上帝。以呵護之耳。

問書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豈非祖宗果能佑子孫乎。曰。  
本朝日講解之云。祖伊奔告於王曰。祖宗列聖相傳。豈  
不欲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由王不法祖宗。不畏  
天命。惟淫戲以自絕於天。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

庇佑之耳。王可改過以回天意。觀此可知有天命。而祖宗不能主張矣。

問謂祖宗在天可乎。曰。古帝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有四凶者。則舜放流之。不與同中國。由此觀之。凡有惡人。則明王必不與同良民。今將非德之徒。在生不知天命。而無所不至。死後謂其靈同。文王在帝左右。實不敢也。然為子而稱其親為惡人者。此孝心之所不忍。並外禮所不宜也。故祖宗在天云者。特尊敬之意。世文之虛詞耳。

問倘先人果在天。何不祈之。曰。苟果不在天。祈之可乎。今

在天與否。何由而斷之哉。夫祈祖宗之說。不徒不係  
乎國禮。且明禮之士。亦未嘗不禁之。設有不知禮而祈  
祖宗者。斯愚者之過也。其如儒何哉。

問孔子曰。吾中國之先師。儒教之宗也。

問孔子之德。曰。吾先師之德。其大矣乎。儒者雖知之。而今

所以引其一二於此。亦畧表不得已之心焉。

一曰。敬天。蓋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有言曰。吾誰欺。欺天  
乎。是知惟天不可欺也。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是知依天命。則無害也。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是  
知惟天聰明。無所不及也。顏淵死。而曰。天喪予。子路死。



而曰。天祝子。是知生死存亡。獨在天而已。

一曰。愛人。蓋誨人則不倦。方人則不暇。樂道人之善。而惡稱人之惡者也。

一曰。居謙。蓋不作聰明。不伐其功。不顯其能。不據貴。不恥賤。不樂人知其善。不憂人聞其過。常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鄭人哂之云。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孔子聞之曰。然哉。然哉。又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一曰。安貧。蓋謀道不謀食。食不求飽。居不求安。常曰。飯蔬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贊頡淵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又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

一曰。好學。蓋平生不居聖。惟自稱好學而已。是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一曰。慕真。蓋惡紫以奪朱也。常言曰。巧言亂德。故自敏於行。而訥於言。曰。予欲無言。是以惡夫佞者。而遠之。

一曰。貞潔。蓋非樂佚遊之樂。惟樂節禮之樂。故以四勿教。

顏回。見南子而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總而言之。則吾先師之所以異乎常人者。惟在體天之意而已。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協於克享上帝之心而已矣。

問孔子之廟與祖宗之廟同乎異乎。曰。隆卑廣狹。或有不。同。然其意實不異也。人生於親而成於師。而所以事親與事師者。一道也。然論各姓之家廟。則不得不分之。蓋一姓有一姓之祖故也。若論先師之文廟。則不可不一之。蓋國有國學。府有府學。縣有縣學。夫縣。府。國之有等。

而道學則一而已

問孔子可謂盛德之師也。則祈之聰明爵祿何如。曰。無斯理也。惟讀其書。則可以啓蒙。惟效其德。則可以受祿。夫好學好德之心。惟皇上帝所賦。主敬以保之。力行以養之。習經以助之而已矣。故康熙

御製孔子廟碑文。止贊其德。未言其降福也。春秋二祭之祝文。亦止稱頌孔子之德。未言祈福也。如有向文宮而求聰明爵祿者。則聞之者莫不羣起而笑之也。

問立學見師之禮。曰。歐陽修云。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禮死如禮生者也。

問每月朔望文武各官必謁文廟行香其旨若何。曰亦  
是門人拜師之禮而已。生時必如此。及沒亦如此。重師  
道而已矣。

問春秋丁祭。曰其意與宗廟四時之祭大同也。夫祭祖宗  
者。非是為求福。並不信神。或降在木主。或食品饌之  
氣也。文廟丁祭。無以異乎。是心內之誠皆同。外文蓋隆  
且全矣。每年春秋二期。天子率萬方以弟。而天下之學  
者。莫不從之。各罷各邑。敬設大宴。以享孔子。而以師弟  
之禮事之。其榮也。上達於先師。而下達於羣儒。死者之  
光。大矣。而生者猶接之。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真在

尚斯文以敏學。嗚呼。隆矣哉。

問從祭者。曰。有序焉。配四哲十一賢六十八儒二十人。共百有一十一人。儒不及賢。賢不及哲。哲不及配。配不及仲尼。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夫六子也。可謂聖門高弟。猶不能如先師。而況後之學者乎。子思云。祀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在文廟之儒者。其中亦無數寸之朽。蓋莫不師孔子。莫不祖堯舜。莫不絕異端者。生有其功。而死有其榮。一則以報之。一則以顯之。使天下之子弟。有以學而學焉。

問孔子何謂儒教之宗。曰。昔周室衰。禮樂廢。詩書闕。孔子乃序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則百世之所以得堯舜禹湯文武之真傳者。皆吾孔子修經之大功也。故朱子云。世無孔子。則萬古如長夜。為此立之為儒學之宗。不亦宜乎。

問經曰。易。詩。書。禮。樂。春秋。謂之六經。論易。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真西山云。易者五經之本源。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朱子云。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陳北山云。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論書。孔安國云。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夫

書有六體焉。典、謨、訓、誥、誓、命者也。論詩。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云。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人事曲折。莫不在其中。夫詩有六義焉。風、雅、頌、賦、比、興者也。論禮樂。孔子曰。立於禮。成於樂。班固云。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通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論春秋。鄭樵云。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論六經。歐陽修云。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信也。誘云。信經不信傳。畏聖人之言。疑後人之誕者也。



問除六經有他書可觀否。曰有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也。若山海經孝經爾雅周禮儀禮禮記家語左氏公羊穀梁等。皆可疑也。蓋視山海經以為大禹沂作。則未必然也。朱子云。孝經相傳已久。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夫爾雅與周禮。是周公之書。有以為然。有以為不然。韓愈云。儀禮雖讀。無由考誠。無所用。鄭樵云。禮記雜出諸傳記。仲長統云。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歐陽修云。禮樂之書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朱子云。家語記得不純。理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文中子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修云。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

又云。經所不書。三子何從而知其然也。鄭樵云。據此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六國時人。無可疑矣。呂大圭云。公穀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

按以上諸書。古書也。雖不可全信。然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觀之如商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焉耳。

閻諸子曰。又是一等。其中有雜而不純。知言析中。貴玉而賤珉。珍珠焉擇之。魚目焉舍之哉。

閻孔子及沒。經學存亡。其如之何。曰。及夫子沒。真道愈衰。禮樂廢於戰國。詩書焚棄於秦。漢興而經學復貴。傳註

如山。禮記家語世本等書，雜纂而行。三子出而春秋無據。小序作而雅頌壞。纖綿著而六經亂。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各自名家。諸說紛紜，乖戾不已。先王之道不習，則異端乘其隙而蠡起。佛法流入，而播其毒於中國。道巫假老子之學，而媚於邪神。妄調不死之藥，而害生。濂洛關閩之徒，卓然自尊，而黜漢唐之學。橫渠自成一家，康節又是一門。至朱子，則無所不容。然雖善言理氣，亦照詩書之明文，未嘗不尊稱皇天上帝，以超出庶類，而為萬物之主宰也。後之學者，若論理不論文，則明儒視宋儒，與宋儒視漢儒無異，而是非無盡云。

何由而知其然也。曰。以真儒之確論為徵。鄭樵云。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況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歐陽修云。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又云。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又云。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纖緯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也。又

云。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當其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也。程子云。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日講云。雖經學可尊。而註疏謬誤亦多。呂大圭云。六經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章俊卿云。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害春秋。朱子云。漢唐諸儒說義理。只是說夢相似。歐陽修云。毛鄭二家。其不合於經。不為少。或失於踈畧。或失於謬妄。鄭曉云。宋儒譏漢儒太

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朱子云。若濂溪者。不由師傳。謝上蔡云。堯夫所學。與聖門却不同。胡敬齋云。康節自成一家。來知德云。本朝纂修易經大全。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內之奧妙。朱子云。程邵之學。固不同。又云。橫渠實自成一家。楊龜山云。橫渠之言。不能無失。據此衆說。則可讀古書而不惑。蓋聖人之心。在經。經之大本在易。大易之學在象。是故凡燭理不明。而視象為形。假借當本意。寓言為實事。猶教通古人之書。不可得也。是故好學者。以六書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謂之

六書為祖。以六經為宗。以孔子為師。以諸儒為友。輔我積

善。佑我明真。則無不信。倘或有自泥之處。則實不敢從。况諸儒之說。不可得而一之。宋人自好而惡漢人。明儒自是而非宋儒。故曰。智者師經而信之。友儒而折中焉。問或謂易經為卜筮筭命之書。有諸乎。曰。否。不然也。恣言禍福。誣民術士為之也。義文周孔所不容。明君正法所宜誅者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正義解云。卜筮之事。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

辨纂周易折中曰。古人卜筮。原教人忠孝。又曰。易經因吉凶。以示誠訓也。今愚民聽術士之亂說。作大易卦爻之正。

意者。是自淪於邪妄也深矣。

問人亦有言。易道陰陽二氣之變而已矣。有諸。曰。否不然也。淺學之徒者為之也。凡讀大易而不知象者。其力必不足以通易。不知之而為不知之。無傷也。今不知之。而硜硜然敢云。易道不過二氣而已。噫。誰欺哉。欺真儒乎。亦惟自欺而已。

問或謂國風多男女淫奔自作之詩。有諸。曰。否不然。昔孔子授顏回以四勿。其意若曰。人之於他情也。猶可往而力攻之。獨於非禮之色。則不然。性能遠之。始可勝之。勿視。勿聽。勿言。而可以無動矣。孔子善教。子弟如此。安敢



錄淫奔之詩於經也哉。

問俗云。三教歸一。然乎。曰。非也。天一性一。道一教亦一矣。豈有三教乎哉。佛老之法。幻妄也。非教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云。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又云。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後來道家。又却偷佛家言語。孔子曰。攻乎異端。日講解云。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又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為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朱子云。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又云。書

所謂天秩天叙天命天討。儒者之學也。如釋氏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為此也。又云。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居昊天上帝之上。曹月川云。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故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昌黎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則亦廢乎其可也。又於佛骨表闢佛極詳矣。

御批。義正詞直。足以祛世俗之惑。久為有唐一代儒宗。莫震云。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佛法之害人。心。晦庵之說。

盡之。歐陽修云。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年而佛  
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丘瓊山云。歐陽氏歎  
修補吾政教之缺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缺且  
廢。非一日。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  
旨哉。真儒之言也。明而信之。則三教之謬說自散而亡  
矣。夫異端作孽。莫甚乎立佛老二氏。以抗上帝。而此楊  
墨之徒所未至者也。且我先王垂訓。亦莫大乎敬天事  
天。畏天樂天者也。歐陽子卓然不惑。必歎補儒之缺。修

儒之廢。然後佛無所施於民。可謂妙志也。在瓊山。非假  
 之。十百年。則不能也。嗚呼。吾儒之大道也。先王既受之  
 於天。使皇天上帝。眷佑我中國。越三年。而天功亦可告  
 成矣。

此處有幾行手寫法文，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對上述文字的翻譯或註釋。

吕氏讲义 二卷 子下

四书或问语类大全 廿四卷 子下  
6. 27. 24

朱子语类大全 四十卷 子下

朱子或问小注 十二卷 子下



Ms. B. 5. Vol. IX. Fac. 76

Ex dono Bibliothecae Societatis  
Sapientiarum Parisiensis a secretis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ria Fide  
1763

Univ. e. Societ. d. N. S.

Bibliotheca Universitatis

381.

(6)



BORG. CINESE-381-(6)-



陳善閉邪要務

盛世芻蕘

仁愛聖所梓行



聖教書籍。耶穌會中。必由三位司教。詳加校閱。值會者。鑒定准行。始付梓流傳。今將鑒閱盛世芻蕘。姓氏開後。

遠西 耶穌會士 馮秉正端友 指示

高尚德懷義

同 會 雷孝思永維 校閱

宋君榮奇英

值會戴進賢嘉賓鑒定

從教後學

任伯多祿付梓

楊多默纂錄

盛世芻蕘首篇

仁愛引言

善惡正邪之辨。吉凶升降之關。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盡仁之道。非愛不爲功。盡愛之道。非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不足以成仁。從未有不愛人而可稱愛主者。亦未有愛主而不愛人者。溯前明萬曆年間。因西儒利公等。進呈經像。此後代有傳人。其時最著者。如大學士徐文定公。大宗伯李我存。少京兆

楊淇園諸君子。昌言偉論。著述如林。雖不盡聖學之淵深。亦足發後人之憤悱。所處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夔皞。盡屬文人。旣難應對親朋。何以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先列鑒閱姓氏。使好學者共知所言之公。以認識天主爲溯源篇。以天主降生爲救贖篇。以認識自己爲靈魂篇。以身後吉凶爲賞罰篇。以旁門外道爲異端篇。語甚簡明。事皆緊要。據此究

心庶無舛錯。况窮鄉僻壤。安得人人而口授之。得此一編。各人自己披閱。卽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講道無異。正所謂書中有舌。如獲面談也。謹不避粗疎。公諸同好。於仁愛之業。不無小補云。






盛世芻蕘總目

首篇

鑒閱姓氏

仁愛引言

溯源篇

總問答一章

總講一章

講天主性體計八章

講造物一章

講人人倚靠天主計三章

救贖篇

總講一章

駁問一章

總辨一章

分辨計十五章

靈魂篇

總問答一章

分論計七章

賞罰篇

總問答一章

分解計六章

異端篇

駁問一章

總闕一章

分關計十七章

盛世芻蕘

溯源篇目錄

開講問答式。

總講恭敬天主的緣故有三件。第一張。

講第一件緣故。這天地萬物必先有一主宰。生

存掌管。不是理氣。不是自然。而然。不是有生

有死的人所造。第二張至第八張。

講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第九張第十張。

講天主無形無像 第十一張 第十二張

講天主無所不在 第十三張 第十四張

講天主無所不能 第十五張 第十六張

講天主無所不知 第十七張 第十八張

講天主無善不備 第十九張

講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認天主以救靈魂故天

主二字之外無庸旁及 第二十張 第二十一張

講第二件緣故天主爲何造化天地萬物給人

使用。第二十二張至第二十四張。

講第三件緣故。我們本分該倚靠天主。

第二十五張。

講我們在世。並無一人不倚靠天主。

第二十六張。

講我們一生舉動。不可不倚靠天主。

第二十七張至末。





盛世芻蕘

溯源篇

假如有一位或友或親來聽道理。彼若不先開口。必當問云。有何見教。彼若回云。聞得先生們常勸人恭敬天主。因不會明白這緣故。特來請教我當謙辭奉告云。承尊駕來問恭敬天主的緣故。這是人生在世頭一件當緊之事。但此道理。係超性以上的學問。就是那聰明睿智。博學鴻儒。也不能闡揚萬一。然廣大

精微之理。都在平常日用之中。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謹將傳下來的幾句粗淺話。略說一說。從來善講。不如善聽。我雖不善講解。尊駕係善聽之人。因其已言。卽能知其所未言。

世間事務。竟有幾件不用指點的。第一件。各樣使用之物。都要查究他的來歷。又一件。若別人或留我居住。或管我衣食。或給我銀錢房地之類。就想不是無名而至。必問明給我的緣故。又一件。自小就知道愛

親敬長。一切事情都全全倚靠着父母。這三件事。不論聰明人。愚蠢人。個個俱如此。今要明白恭敬天主的緣故。只將這三個意思。往前推論去。必能猛然醒悟。巴不得快快的恭敬天主了。其推論之法。聰明人原不煩細說。今先將頭一件論起。

各樣物件。既知道都要查究他的來歷。難道這樣的。大天地。這樣的多人物。到不該查究一個來歷麼。房屋器皿。係工匠所成。文章字畫。係能人所作。從未有

自然而有。自然而成之物。今尊駕現住的房屋。現用的器皿。有人說不是工匠造的。尊駕必笑其愚癡。讀書人見了一篇好文章。博古的。覓了一幅好字畫。必詳看是何名人手筆。斷不肯輕易放過。今高天厚地。豈不是覆載吾人的大房屋麼。天地內的萬物。豈不是供給吾人日用的器皿麼。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充滿兩間。豈不是一篇絕妙的大文章。一幅絕奇的真字畫麼。平常人的手筆。尚要留心查問。這

樣的大文章。眞字畫。每日在眼前展玩。竟不查問一聲。把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如何使得。古人求道之法。叫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句話。說得最妥當。只將自己的本身。想一想。由筋骨皮毛。以至臟腑。脈絡。白耳目口鼻。以至四體百骸。那一件。那一處。不是奇妙的。言從口出。聲從耳入。一腔心血。能感七情。一點瞳神。能收萬象。手能運動。脚能行走。飲食到胃。卽消種種難言之奇妙。都從什麼地方來的。若說是

父母的能幹。父母並不知道。若說是自己的能幹。自己從何而有。若說是自然而然的能。你出了母胎。沒有大人乳哺。尚不能自然而然的長大成人。那從無而有的時候。倒能殼自然而然。齊全完備麼。再此身之外。由上天而至下地。粗粗的看一看。太陽晝夜長短。年年不錯。月亮自望而弦。月月如此。星宿之多。雲霞之美。空際中的飛蟲鳥雀。海山內的鱗甲獸蹄。以及寒暑溫和。應時而至。風雷雨雪。順意而來。這樣的事。

情若說沒有主兒。經管沒有主兒安排。怎麼肯自往。自來自生自長。又怎麼肯聽我們使用。故自一身。以至萬物。應該首先慎思審問。查究他的來歷。可笑。普世之人。醉生夢死。不知查究者甚多。離經畔道。人自爲說者亦不少。我且將各家杜撰的話。做一個笑談。道家說。一氣化三清。這天地萬物。是我老君造成的。佛家說。一切山河大地。皆我妙明真性中物。讀書人都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又有的說。天地萬物。

之根不外乎理氣兩字。俗人說盤古三皇開天闢地。又說不曾造得完全。幸賴女媧氏煉石以補其缺。這五六樣說話都做了口頭的常言俗語。也不管是真。是假。愛說誰家的話。隨口便說。這種光景。猶如一班無賴棍徒。看見幾間房屋。或幾頃地畝。就煞了本來。產主竟說是我祖宗創造的。或說是我的銀錢。親手白置的。一傳兩。兩傳三。從旁之人。遂妄言輕信。殊不知物各有主。安容此輩冒名頂替。况所說的老君。是



周朝一個史官。姓李。名耳。唐高祖因其同姓。故追封之。釋迦牟尼佛。係身毒國人。亦周時所生。盤古三皇。女媧。俱見於外紀。荒唐不經。設有其人。亦不過如伏羲神農一樣。可見老君菩薩等。明明俱生在天地萬物之後。與我們一類。彼雖大言不慚。必不能掩耳偷鈴。况既有造化之能。爲何將天缺了一塊。又待後人用石頭添補。如此笑談。何煩多辯。獨有理氣之說。似是而非。爲害更深。如細米外的糠皮。真金內的沙土。

若不碾不淘。人皆認糠爲米。認沙爲金。竟不知糠之內。尚有細米。沙之外。尚有真金。故不得不反復辯明。氣乃物之材料。據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請問爲之者是誰。蒼蒼之天。並無靈明知覺。故日食月食。俱可預先算定。何能生物與人。理之實有二。一係有形之理。如玉石草木。縱橫之紋理。一係無形之理。如五刑掌於大理。五倫統於性理。然未有木石。則紋理從何而來。未有主持世教之人。則五刑從誰而定。五

倫從誰而起。若說此物未有之先。必有造之之理。然後纔成此物。此又屬造者之聰明。苟無造者。請問此物之理。從何而出。由此推論。是有形無形之理。俱依於物。而不能生物。一言可解。何用多文。奈後人無處撈摸。只將理氣二字。翻來覆去。拉扯支吾。不說理卽是性。就說氣有良能。在他們本意。誠恐流入異端。變爲虛無寂滅。故認一理字爲定盤星。使人不得走移。豈知根原未得。還是皮毛膚殼。不過以糠爲米。以沙

爲金而已。請看歷朝的道學先生。不啻千百。著書立論。不止五車。何以此是彼非。此長彼短。如朱陸異同。互相攻擊。是何緣故。總因三代以前。性道之理。引而不發。又將最要緊的致知格物。本末終始的原文。盡行遺失。天主的正教。又未曾廣揚於中國。就是這糠皮沙土。各人奉爲至寶。見了細米真金。不獨不能認識。反視爲異樣了。尊駕今日來問天主的道理。我爲何先說這些話。當知道胃中停了宿食。雖有嘉餽美

味。必不能嘗。這些佛老女媧盤古三皇理氣等說。都是陳羹冷飯。停在胃中。最難消化。若不掃除乾淨。雖有正經道理。必不能領受。今尊駕意下。未知如何。先將陳見掃除。則天地萬物的來歷。就能明白到底。且信認天主的心腸。亦必十分穩當。欲罷不能。如易經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次序分明。然只說得一個有字。不曾說明從何而有。惟天主教所傳的來歷。最清楚。最明白。

經上說。未有天地神人萬物之前。先有一個惟一無  
二的天主。自有自立。無始無終。靈妙純神。無形無像。  
赫赫明明。無所不在。全包萬有。無所不能。精通廣大。  
無所不知。福德美好。無善不備。乃以全能全智全善  
之體。發爲至仁至義至公之用。從無物之中。化成高  
天厚地。肇造神人萬有。掌管之。保護之。這就是世界  
起頭的真來歷。尊駕恐未能透徹。不妨逐句分開。再  
說一番。

怎麼說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因普世受造之物。雖多。只有兩樣。一係有始有終的。如禽獸草木之類。一係有始無終的。如天神魔鬼我等靈魂之類。單單這惟一無二的天主。於無天無地無人物之前。顯自巳的靈明神體。無所從生。而萬有皆從天主以生。故謂之無始無終。最多的天神。萬惡的魔鬼。若大的人世。假令天主不欲存留。一命盡滅。而天主之威靈榮福。不減絲毫。可知自古迄今。至於世末。除了天主。再

無一人一物。可稱得無始無終者。因這天上地下。有形無形之萬有。都係天主生存掌管。所以萬國的聖經賢傳。俱獨稱天主爲其尊無對。這一句就是無始二字的註脚。亦是惟一無二的正解。請看一國之尊。莫如君。一家之尊。莫如父。而君與后對。父與母對。等而下之。相對者更多。假令天主不是一個。則天主與天主。必皆相對之尊。如何說得其尊無對。後世老佛之流。明明是天主所生衆人中。一個平常庸俗人肆



無忌憚。妄稱無始。世間的僭越自欺。未有甚於此者。設有人再問天主是誰生的。只將無始二字。想那其尊無對的解說。即可知天主確係自立之體。若再有生天主的。豈特相對。且有比天主又尊的。在前頭。更大不合其尊無對的稱呼了。人當不會聞說天主的時候。連那天地從何而行。人類從誰而起。一概俱不理論。今既聞得有個天主。反抹煞無始的來歷。又問誰生天主。這是什麼心腸。曾子說。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並不聽見人問這十目十手是誰身上的。此身是誰生的。易經說太極生兩儀。後人以為不足。增以無極。又增以無無極。無無無極。一轉一轉。不過多添了一個無字。便撒開手。到底不曾有個着落。今天主聖經說明。惟一天主。無始無終。頓解千古不解之疑。何等直捷痛快。乃志大言大。妄自推求。如係真來問道者。決不肯出此遊戲之言。請看數起於一。算萬千百十之來歷。至一而止。樹由於種。問花葉枝根之來歷。

至種而止。今萬有俱始於天主。故求明天地人物之來歷。至天主而止。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不止不定。則此心所向。自不能專一。必致狐疑滿腹。不說天地無主。就說天主不是一個。臆見甚多。皆從不知所止而來。要解此疑。並非難事。我從不曾聽見有國而無國君。有家而無家長之理。但一國只有一個朝廷。一家只有一個家長。設有兩個。則政出多門。亂綱無主。尊駕豈不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說麼。國有國政。

家有家法，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今每日的晝夜，每月的朔望，每年的春夏秋冬。若不是一個天主生存掌管，永遠無窮，何能往古來今。絲毫不錯。舍此不信，聽見那有始有生，的佛老，倒沒有一點疑心。磕頭禮拜，甚屬不解。現在各處寺廟，供的泥塑木雕，並非一個名色。不誇西邊菩薩好，就說東邊神道靈。俗人亦言，若要佛法興，僧讚僧。此與其尊無對的道理，可能相似否。誰爲正道，誰爲邪說，請尊駕自

已評論一評論因這是信認天主的根基。此理一明，便可往前深究了。

怎麼說天主無形無像。現有形像之天地人物。既從天主而生。可知天地人物之外。並無一形一像。而此造化形像之天主。應該超出萬形萬像之外。此理最顯而易明。且有形可見之物。不拘何樣。都有個起頭。後來必竟或變或滅。從未有有形像而無始終者。故能知天主無始無終。卽知天主必然無形無像。今人

人也知道有生於無。若沒有無形無像的天主。這世上有形有像的天地人物。從何而來。還要知道無形之類。尚有幾等。光無形而有色。聲無形而可聽。氣無形而可臭。理無形而拘於事物。神鬼無形而受造於天主。故皆與天主之無形無像。大相懸絕。後來老莊仙佛之徒。所說清淨無爲之無。槁木死灰之無。空虛寂滅之無。又係矯揉造作。強有爲無。與天主之無形無像。更大不相同。誠恐只認了一個無字。誤爲一樣。

不得不分解明白。惟天主之無形。非寂非空。非理非氣。以莫可限量之靈明。具資始資生之奇妙。不虛而至實。不顯而至神。我們世上的人。從沒有什麼言語。可將天主無形之體。說個透徹的。就如天上地下。不拘何等神鬼。皆係天主所造。皆聽天主的驅遣。現受天主的永賞永罰。然我們書上。尚難形容。只說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何況那造化鬼神的大主宰。如何說得來。若以爲既無聲臭形色。

又從何處見其靈明神妙。獨不想世間萬有。非天主靈明神妙的憑據麼。况眼中不見。心內無疑的事甚多。今聞得天主無形。反生疑惑。若是讀過書的。不該有此一問。書上所說性道等。何曾有個聲臭形色。當時子貢入見夫子之道而悅。這個見字。豈是隨口白說的麼。今天主爲道之大原。真心篤信的人。自有無形之形。無像之像。常存心目。其靈明神妙。較肉眼所見更親更切。並非摹想思擬之比。此與天主無所不



在的道理相聯。請尊駕再聽一聽。果然自愛自己。決不肯輕易放手。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在。天主不藉萬物而在。所以一物未有之前。天主先萬物而在。萬物必藉天主之在。所以天地萬物造成之後。明知天主無所不在。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何能保存掌管。只看天地萬物件件各得其所。這就是天主的靈明神妙。充滿無涯。沒有一隙之處。轉盼之時。離開天主的憑據。猶如有人

經管一物。人與物必不相離。人若少離。物必踈失。天主既操掌握之大權。所在俱有天主。誠一定而不可易者。凡聲臭形色的體質。有了一件。在上卽不能在下。在內卽不能在外。天神魔鬼雖無形質。受造於天主。俱有定限。比之天主。不當螢火之擬太陽。故非右卽左。非前卽後。處處不能同在。獨有天主的無形無像。係自有自立之神體。能上下內外。左右前後。無所不在也。但不是人的見識。想得到的。由天地之內推

而至於天地之外。廣大無際。論人的見識。天主只有一個。如何處處皆有天主。欲明此理。不得不用一比方。自古傳說。人身一小天地。又說。心爲一身之主。身指肉軀。心指靈魂。肉軀無靈魂。便成一塊死肉。有了靈魂。耳目口鼻四體百骸。盡皆生活。痛癢雖輕。亦難忍受。然靈魂只有一個。而主宰週身。處處皆有靈魂之全分。夫以天主所賦之靈魂。尚有如此能力。充滿這個小天地。無一毫遺漏。豈自有自立之天主。反不

能充滿自己造化之天地耶。天地雖大。在天主看來。不啻靈魂之在吾身。今吾身自頭至脚。那一處沒有靈魂。此處便同木石。可知天地萬物。那一處沒有天主。此處必不能瞬息保存。這個道理。我們讀的書上。深藏此意甚多。卽如中庸所說慎獨兩字。極其真切。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恐懼的是誰。顯現的又是誰。那不見不聞之地。樂得放蕩逍遙。爲何倒要不疚不愧。難道誠實無妄之書也。學了佛家的虛張棒喝麼。

今真真實實明說天主無所不在。不惟慎獨的工夫都有着落。且容易令人改過遷善。嘗見兇惡之徒莫不藏頭蓋脚。若能個個知道瞞得人。瞞不得天主。雖滿心要幹不好事。自知無地可容。不得不回心轉意。故教中先輩嘗稱西學有修齊治平之實效。怎麼說天主無所不能。天主爲萬能之原。憑他什麼樣的能。沒有不從天主所發。嘗萬有未造之前。天主之能無窮無盡。及萬有已造之後。天主之能仍無窮。

無盡。假如天主若要再造萬萬千千的世界。件件美好。俱換不同的新樣式。亦不過呼吸就成。未曾費了天主絲毫之力。現有我們人類。自開闢至今。其面貌聲音。個個各樣。少有同者。似此眼前些小事。人皆不理論。要非天主無窮無盡的全能。如何有此作用。今上天下地有能之類。不過天神。魔鬼。世人。三樣。但其能都出於天主。能小卽不能大。能大亦不能小。能於一時。不能時時皆能。能於此處。不能處處皆能。又只

不運用之能。並無新創之能。若說巨細精粗。隨時隨處存舊創新。無所不能的。只有一個天主。卽將造成的天地萬物。略想一想。便知其能無可限量。無可比方。請看世上的人。造一件器皿。蓋一所房屋。憑他能幹。先要材料。後要傢伙。費力勞心。經年累月。然後纔得告成。且容易朽壞。必不久長。獨天主當時造成萬有。從無而起。只用一命。頃刻齊全。由今以思。天主的命。卽天主所用之材料。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動之傢

伏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勞之心力。未出命之前。一物全無。旣出命之後。萬物雖多。無不應命而有。從那起初的成就。直到以後的保存。併現在的行四時。生百物。窮通壽夭。禍福吉凶。都在天主定命之中。人只看天主所行之命。再看人物聽命之奇。卽知天主之能誠哉無所不能。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知。旣然天主無所不在。則事事物物。俱經天主親眼看明。豈尚有不知之理。今欲論



天主之知。先要分別知字的不同。有聽人傳說之知。有看明書籍之知。有按法推算之知。有據理揣度之知。有憑空悟想之知。雖然事情真確。皆非天主之知。就將自己本身而論。外面如背腰。內裡如臟腑。口中都說知道。究竟誰能明白知道。皆因不曾眼見。所以與天主之知。大不同。樹上落一片葉。頭上落一根髮。人且見而不知。天主則無纖細之不知。或偶從魔誘。或偶起私情。已且過而不留。天主則無幽隱之不知。

總之天主的聖性沒有一件不是超越尋常之外的。今說到這無所不知更係聖性中最超越之事。何以見得聖性之知非同小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不分大小不拘隱顯不論有形無形從天地未有之前直到天地終窮之後盡在天主明鑒之中。比我們人看自己的手掌還更明白。除了天主之外在上如直通的天神在下如狡猾的邪魔俱不能勢鬚億萬分之絲毫。若說人類的聰明更提不起了。憑他明目達

聽隔了一張紙。就不知紙外是什麼東西。離了一箭地。就不知前頭是什麼響動。一個兩個的物件。見了。就知若到了七八個外。非數一數。決不能知道數目。因係天主所賦的聰明。都有定限。在人看來。或智或愚。然相去不甚懸絕。今既知天主之知。係無窮的。通透無限的高深。凡神鬼隱微之念。人心思想之事。念頭一起。便知始末根由。毫無藏匿。稍有善根的人。必然時時膽戰心驚。像那曾子當時。一生一世。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他若不信天主無所不知。爲何有此畏懼的心腸。

怎麼說天主無善不備。天主之善本至全而不缺。且至純而不雜。又至足而不能虧。更至永遠而不能變。所發不可見之善。上生尊健明潔之天神。多而無數。下生明悟記含愛欲之人魂。世世不絕。所發可見之善。大如明天。廣如厚地。光如日月。多如海山。猛如虎狼。毒如蛇蝎。重如金石。輕如鴻毛。小如螻蟻。微如芥。

子。其內像外像。各類俱有不同之美好。卽一類之中。形有大小。質有精粗。勢有強弱。味有高低。色有濃淡。聽人各適其用。若兇殘之物。用處猶多。併可做醒下。愚。並非無益。今有衆口常言的一句話。不合而同。經我說破。人皆不能自解。如晴雨寒熱等。本與人心不對。然開口必先說一好字。久旱亦云好晴。久澇亦云好雨。凡天主所行之事。不敢不將好字在前。中國土音。雖別。這開口的好字。大略相同。可見天主之善。允

協人心。人自不察耳。倘有一物未曾見過。人雖極巧。必不能揣其形聲色味。見過之人亦不能摹寫一二。這離了無善不備的天主。誰能發出這許多的美好。給人享用。請看歷代各國之人。所製種種穿的吃的。動用的器皿什物。沒有一件不效法天主造化的式樣。所定上下尊卑視聽言動的禮節。沒有一樣不效法天主生成的規矩。併那身心性命的道理。都包藏在天地萬物之內。只要人自己勤求取法。勝於尋師。

訪友。假如有人欲說明天主已發之美好。憑他什麼能說能道的口才。也不知從那一頭說起。說了萬萬千千的話。也不能說明一件些小之物。更要知道發出這無盡無休的美好在外。而天主本體之善。不減一毫。與那未曾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前。還是一樣。故謂之無善不備。

這幾段話。已將天主聖性內全能全智全善之體。略略的說了一個大概兒。全體既明。則所發至仁至義。

至公之用。自能領略。而天地人物的來歷。亦能清楚。但萬物真原內。有云。天主造成天地。其說甚廣。雖數千百冊。亦紀載不盡。今我與尊駕。不過立談之間。如何就能說完。這個來歷。當知我們要緊該明白的。就是天主二字。天主非他。係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造化天地。生育萬物。是天主全能中所發之至仁。雨暘寒暑。均得其宜。動植飛潛。充廣其類。是天主全智中所發之至義。風俗有文。有蠻。無天不覆。人雖或善。或



惡。無地不容。是天主全善中所發之至公。並非自然而有。亦非理氣所能。又非後來有生有死。有姓有名的人所造。單單只有一個無始無終。無形無像的天主。用他自有自立的全能全智全善。造成這世界。從無而起。應命而成。亙古不改。這是要緊該明白的事。其餘的閒話。如天有幾層。地有多大。日月有多高。風雲雷雨。是怎麼來的。另有專書備論。與我們今日所說認天主救靈魂的道理。無甚干涉。就如京內多寬。

乾清門多大。太和殿多高。與民間奉公守法之事。無干。若是一位真來問道之人。決不肯將此沒要緊的話。徒勞唇舌。

再我與尊駕今日說話起原。借世務上三件事情說起的。這查究來歷。是頭一件。來歷既明。就該知道天主。爲什麼緣故。造這天地萬物。嘗見飛禽走獸。構築穿穴。爲要安身。我們人類。造房種地。爲要成家。從未有一無所用。空空白做的事。今這天地萬物。天主並

不會用着。卽天主使令的天神。永罰的魔鬼。亦不會用着些微之物。眼見使用的。惟有我們人類。頭頂的是天。腳踏的是地。口裡吃的。身上穿的。在家出外動用的。沒有一刻。可離去了萬物。而萬物亦無一刻。不順人之使用。就是死後。還要衣衾棺槨。築墳埋葬。可見天主生我們人。在此世上。何等尊貴。好像奉差官員一般。有俸祿贍養。有驛遞接應。有衙役伺候。只因每日慣了。不在心上。仔細一想。明明知道這天地萬

物係爲人而造，沒有一點游移。論世上通行的道理，受了國家的高官厚祿，必竟該盡忠；感激父母的懷胎乳哺，必竟該盡孝。今天主爲我們人類，將這無限的美好，時時供給我們。聽憑使用。富貴人有富貴人的體面，貧賤人有貧賤人的過活。慢說後來，還有別樣大恩，無窮無盡。卽此以生以養，也就如大海之深，難以形容了。從前不知道來歷，將此大恩，或放在別人身上，如佛老玉皇之類，或放在有形的物件上，如

敬天地。拜日月。朝星斗之類。或分開各鬼神名色。如雷雨風雲。山川河海之類。今既究明來歷。知道世俗鬼神。一概都是冒名頂替。並不由他掌管。自天地之大。以至一蟲一草之微。皆在天主掌握之中。已經反覆辨明。難道還不該改悔前非。棄邪歸正。甘爲辜恩負義的人麼。有一種自以爲是之徒。聽見天主教好。像冤家仇敵。偶遇一個奉教的親友。就說你這樣一位明白的好人。爲何也去進了天主教。可憐說這樣

話的。且問他此身現在何處。若係一個天外的人。或者還由他說罷。如仍在天內。獨不想生民以來。誰能白已不死。脫逃天主定命之人。死既不可免。而敢肆無忌憚。我狠替他害怕。古人曾說。孝爲百行之先。倘有人多才多藝。有守有爲。不吝不貪。不淫不傲。各樣都好。單單不認親生的父母。信人哄騙。亂去孝敬別人。有知道根兒的。好意告訴他。反視爲仇敵。不肯辨明真假。總說我行的事。並無差錯。怎樣的人。去得去。

不得若說狠去得。恐難逃公論。若說親生父母。必該孝敬。這一種悖常違理。不聽勸化的人。斷斷行不去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父無君。就是禽獸了。如此說來。是君父之恩。沒有一個不該報効的。今棄去造天造地之大君。叛離資始資生之大父。反敬信庸人頑物。又不受人指點。自以爲忠孝已全。何必格外生支。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主。設或一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或止知父母而不知有君。皆爲悖逆。

今止知君親之當忠孝。而不知君親之上。有一天主。這是何等的悖逆。我再奉告幾句最簡最明的話。天主造這天地萬物。不是白白給人受用的。原命人恭敬天主。遵守教規。與那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是一個道理。故教中書內嘗說。天主生物以養人。生人以事主。那不曾恭敬天主的人。雖心中不肯信認。其實時時刻刻。不曾離了天主。更當知天主大公無外。雖惡黨罪魁。尚不肯須臾棄了他。照臨養育。除死方休。人



雖極頑極蠢。亦知滴水難消。昧此大恩。於心何忍。這  
就是我們恭敬天主的真緣故。再將所引第三件倚  
靠父母的比方。說一說。纔知道恭敬天主不獨是我  
們該當倚靠的本分。竟處於不得不倚靠之勢。更有  
不可不倚靠之理。

怎麼見得是該當倚靠的本分。俗人說。受恩不報非  
君子。請問恩之最大者是誰。私恩莫大於父母。公恩  
莫大於朝廷。若公私並大。時刻不離之恩。單單只有

一個天主因君父之恩必有間斷。常言道轉背不知兒啼哭。又說上明不知下暗。獨有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故其恩毫無間斷。豈不是我們本分內該當倚靠的麼。

然算來還有一個沒奈何。不怕你不倚靠的事勢。何以見得。孩提之童不倚靠大人乳哺。決不能長成。文武官員不倚靠朝廷威福。決不能做官。我們人類不倚靠天主造化。決不能生存。這倚靠之勢。由不得自

已做主。假如有一個不信天主的人。滿心不肯倚靠天主。指望用自己的力量。另去創一處乾坤。猶如山鄉草寇。不肯倚靠朝廷。自己要想爲王爲霸的一樣。到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終不能漏網脫逃。那背叛天主的人。亦是如此。你這身命從何而來。算係過去之事。不必提起了。只問你現在日子。是怎麼樣過活的。那多多的事情。我也數不來。說不盡。只說一件極平常的小事。天主生了你。一雙眼睛。能看明萬物。收

存於心。這所以然之理。一定不能知道。好像本身自有自生的光亮。豈知兩眼雖明。若不倚靠天主。生這太陽之光。終於黑暗。論天主的全能。常使野獸微蟲。尚能夜中見物。不必倚靠外光。何以使用萬物的人。反不能看見。這就是要滅人的驕傲。令人明白自己。毫無能幹。全要倚靠天主。方能過活。由眼目而推之。行立坐臥。衣食居處。以及才智聰明等項。本身都不完全。件件事情。俱要倚靠天主。另生的萬物。補其缺。

欠可見這倚靠之勢係天主一定之法沒奈何不得不然比不得親友往來要倚靠他不要倚靠他憑我自己做得主的。

今件件倚靠天主獨有此心不肯倚靠天主不獨於理不順且一切事情俱有大不妥之處今卽一身而論幼小無知之日尚不曾明白世情到了成立的時候喜怒哀樂之情酒色財氣之事子孫壽考富貴功名之念每日輪流轉運此去彼來加以吉凶禍福疾

病災傷不由人算計。說古怪。就古怪。彼既不肯倚靠  
天主。又何敢自恃。已能。雖平時假仁假義。到此境界。  
免不得滿腔惶惑。遂至無所不爲。或倚靠命運。或倚  
靠相書。或倚靠吉日良辰。或倚靠堪輿風水。或倚靠  
順利吉祥之兆。或倚靠師巫符呪之能。或倚靠問卜  
求籤灼龜打筮。或倚靠齋僧念佛。吃素燒香。種種費  
力勞神。時刻東鑽西挫。管不得異端邪說。只求呼應  
得靈。可憐此輩所求之福不到手。先去了自己現有

之財。所懼之禍不能免。又加了背主忘恩之罪。且將  
一生倚靠天主之恩。都歸與別人。感其神通。頌其功  
德。大感終身。日無寧晷。憂愁困苦。與死爲鄰。皆因不  
肯倚靠天主之故。猶如做官的。不肯一心倚靠朝廷。  
做奴僕的。不肯一心倚靠主子。暗裡鑽營。希圖僥倖。  
人前假粧體面。心內實不平安。惟恐所算無成。又怕  
事情敗露。獨有做忠臣義士的人。赤心爲主。公爾忘  
私。身家性命。生死存忘。毫無顧忌。都倚靠着在上之

人內既平安。外亦體面。但這好處。人都知道。爲何說得破。恐不過忠義之人甚少。貪財好色之徒甚多。皆因不曾倚靠天主。遂如水上浮萍。無根無鑿。明知好處。所向不專。然怎麼見得倚靠了天主。就有根鑿。因教中規矩。係天主所立。真心奉教的人。彼此責善。不像那讀書的。只管讀書。燒香的。只管燒香。他爲人的好。互一些不管的。故憑他什麼教門。總沒有天主教認真。我將所守的天主十誡。念與尊駕聽。一。欽崇一



天主萬有之上。一。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証。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這十誠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此就是天主定立的規矩。付於人心。不教自知。故謂之性教。後復傳諭大聖。諄諄垂訓。不論男女老幼。智愚賢不肖。一概俱要遵守。不守十誠。算不得是恭敬天主的人。今請尊駕。將此誠規。想一想。以專志。謹言。勤行。上愛。

天主以勿僂。勿姪。勿偷。勿訐。勿慾。勿貪。下愛眾人。君親師長之慈嚴。臣僕子孫之忠孝。又爲愛人之首務。司教督率於前。同友勸勉於後。日有省。月有課。敗行者責其悔改。不悛者必行苦勸。一毫非理之事。不容雜入。只要他肯信天主。雖恣睢暴戾的性情。奸詐貪姪的風俗。倚靠天主。必能改過遷善。變爲好人。各樣旁門外道。曾有如此變化人心的好誠規麼。曾有如此時刻勤求。交相儆醒的好法子麼。無非湊合成文。

虛應故事。聽見他幾句好話。就混說各教都是勸人學好。豈知好有真假。亂說不得。那辨別真假之法。亦最容易。先看教訓我們的人。自己認真不認真。再看奉教的人。有效無效。則真好假好。一目了然。今日不必計論別的效驗。若肯遵守天主聖規。安分度日的人。雖受貧窮患難。疾病災傷。本身先少愁煩。凡一切算命相臉。選擇堪輿符咒吉祥。求籤問卜。許愿酬神等事。從不與聞。豈獨省費銀錢。又免許多勞碌。更喜

隨寓而安。又無畏首畏尾。忌諱疑心之態。這現在看得見的好處。就比那不肯倚靠天主的人。竟如天淵之別。卽此一着。便知真假。請看犯法之人。十有八九。都因財色而來。民間的爭鬧。亦多因忿怒而起。今於夫婦之外。不犯二色。非義之財。分文不取。少有缺欠。例必補償。情願忍辱吃虧。不敢較長論短。如此爲人。自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修己安人。兩者俱全。我所以說。不得不倚靠之中。更有不可不倚靠之理。

與其恃理亂行。自生苦惱。爲何不學順理遵行的教中人。更覺坦然無恙。若說趨吉避凶。係通行之常法。我看有忌諱的人家。與那沒忌諱的人家。都是一樣。並不曾因有忌諱。個個都是夫妻到頭。子孫興旺。財官茂盛。無病無災的。既不能個個靈驗。則所得的好處。明係天主大公無外之恩。此輩不過像一班撞木鐘的光棍。指官誑騙耳。每見人家做一件些小事情。尚要妥當斟酌。不肯輕易下手。豈有身心性命的大

事。只管和光同塵。我看尊駕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蒙天主指引。喜歡傾聽。故不覺娓娓而談。今聞了天主造化的來歷。我們恭敬天主的緣故。人人都該倚靠天主的情理。或是或非。胸中必有成見。倘有疑惑。不妨明示。以決從違。果然深信不疑。萬勿徒托空言。又或有人聽過從前這一番說話。卽云。天地萬物。先有一個自立的主宰。造化保存。並非理氣所能。亦非後人所造。其言甚爲真切。但修己安人之學。儒書極

其詳備。只因後人不肯力行。並不是教法不好。又何必西洋先生們。遠來傳示。答云。尊駕此言。失於輕率。縱然詳備。又何妨。代有真傳。若說詳備之餘。不用別人。則周公之後。何煩孔孟。漢儒之後。何用程朱。若說各國各教。何故佛非中國。目前供菩薩。化紙錢者甚多。留邪說而棄真傳。尤非通論。若說性道之理。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門的。子貢尚說不可得聞。孟子亦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尊

駕不會深究。拒人遠來。今請尊駕通盤算一算。人人  
口裡都說不要壞良心。並不曾知道這良心從何整  
治。人人都有一死。並不知死後作何着落。事情如此  
含糊。道理如此缺欠。明知收拾不來。奈何傳而不習。  
竟與那害眼的人。怕見日光一樣。貽笑遠方。其害甚  
小。悞人靈魂。其害甚大。尊駕若以愛己愛人爲重任。  
還該着意講求。免生後悔。



Immortalitas.  
H. 1. 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Worschil Linnæ

381

171



BORG. CINESE-381-(7)

盛世芻蕘

靈魂篇目錄

總問答論生氣不是靈魂第一張至第三張

論天地神人萬物共分五類第四張

論靈魂覺魂生魂來路不同第五張

論覺魂生魂必滅靈魂不滅第六張

論明悟記念愛欲可証靈魂不滅第七張第八張

論自主之權可証靈魂不滅第九張第十張

論生前事業。可証靈魂不滅。第十一張

論古來書義。可証靈魂不滅。第十二張

盛世芻蕘

靈魂篇

假如有人不信靈魂不滅來問云。人居世間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請看遇了災害。欲知他活與不活。只問有氣沒氣。孟子善養浩然之氣。醫家治病先保元氣。可知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身死氣斷。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惟有忠孝節義之正氣。雖死猶存。所以說君子存之。庶民去之。除氣之外。若說另有一個不死。

不滅的靈魂有何憑據。答云。尊駕所言。純把肉身之事。認做靈魂。所以連那孟子的話。亦錯解了。若說孟子養的氣。就是靈魂。則本章前後所說持的志。不動的心。配的義與道。都作何着落。大人之學。養氣就殼了。何必要誠意正心。明明德。許多的囉唆。君子之存。喜其理存而欲遏。庶民之去。責其理去而欲萌。並未曾說着靈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樣牽強的拉扯。如何去得。幸有上下原文可據。不用多言分辨。今日

說我們當緊的話。我們頭一件當緊的事。要認得天地人物的大主宰。第二件當緊的事。就要認得自己的靈魂。若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沒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連天主也不用認得。併那仁義道德之言。忠孝節義之事。俱用不着了。我爲何說這樣的話。蓋思患預防人之常情。若只有世間的凶禍。則脫逃漏網者不知多少。且除了一死。無苦可加。拚着做一個忘恩負義。奸盜詐僞的人。只要自己巧妙。人不知鬼

不覺那裏就沒了體面。遭了王法。樂得快活。一生一世。到了氣散而死。與那戒慎恐懼的善人。同歸於盡。無患可防。又何必講什麼仁義道德。做什麼忠孝節義。就說正氣常有。不過是後世名聲。與死過本身毫無干涉。不存亦無災害。要他何用。不聞無耻之徒。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麼。現在尚且不顧。誰肯捨了一生實受的享用。去換那千古虛名。我所以說不獨仁義道德。都用不着。連天主也不必認了。開小



人僥倖之門。啓惡黨自寬之念。只消這一句話。種下了萬禍之根。關係如此之重。不得不與尊駕說明查教中。講論靈魂不死不滅常生常在的道理甚多。亦頗明白易曉。今不能備細面言。只要所說的話。盡解尊駕之疑。就算此番幸遇。不爲空過。尊駕說身死氣斷。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當知病根全在於此。今要去此病根。先該明白魂有各等的不同。再當明白各魂來路的不同。然後纔能知道各魂有滅有不滅。

大不相同。如再不信。還有許多可憑可據的印証。此義一明。自然知道氣是氣。魂是魂。判然各別了。

怎麼說魂有各等。大學云。致知在格物。可見不能格物。卽不能致知。而神人萬物。都不能清楚。於是不合理之言。得以乘虛而入。若將上天下地。有模有質之類。格其高下。分割明白。雖有邪說異端。決不能被其搖惑。但格致之功。最爲精細。今只好略言其大概。自上天而至下地。統計受生之類。有五。一口定。如天地

金石之類。純質而模塊然。介然雖分有輕重。象有方圓。料有精粗。體有動靜。外有光暗。內有剛柔。可聚可散。或變或存。然在外之物。一無所需。故謂之定。二曰生。如草木花菓之類。無血而有液。無口而常咳。由種而活。由小而大。亦變亦常。且能傳後。故謂之生。三曰覺。如鳥獸蟲魚之類。能食能鳴。能視能聽。有本形之苦樂。有本質之知能。故謂之覺。四曰靈。卽我們人類無形無像之內體。雖在形身之中。直超形身之外。明

能推理。才可經營。無物不存。無美不欲。故謂之靈。五曰神。係九品天神之類。純神之體。不屬形質。爲天主之親臣。享真榮而常健。擰直通之智。秉潔淨之源。故謂之神。此五種。除純質純神二類之外。所有生靈靈三類。照依俗人叫慣的稱呼。都謂之魂。論我們書上。都該叫做性。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人之性。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說的性。就是人的靈魂。中庸又說。能盡物之性。告子

說生之謂性。這說的性。就是草木禽獸的生魂。覺魂。然當知生覺二魂。雖能長大發生。運動知覺。到底與定類相近。靈魂雖拘於形身。到底與神類相近。又當知獨有吾人。能合五類而全得之。他類俱不可比。如生魂只兼定質。覺魂只兼定質。生魂天神只屬純神。人則不然。具金石之定。具草木之生。具鳥獸之覺。又具木類之靈。可肖天神之神。所以神與物之德。明明全備於人。此卽各魂不同之等也。

至論各魂的來路。大有不同。若不說明。又難知該滅不該滅之故。草木的生魂。由於水土之濕氣。鳥獸的覺魂。由於血中之熱氣。不是濕熱卽成生覺。係本質原有之生覺。乘濕熱而發。故此二魂皆出自本質之內。獨有人的靈魂。要俟氣土水火所成之人身。已具胚胎之質模。然後天主特賦一靈魂。從外而有。與氣土水火之四元行。毫無干涉。猶如山泉之水。太陽之火。有招引之具。水火卽至。人身之胚胎。卽招引靈魂。

之具。胚胎一成，靈魂卽至。

從這各魂以然的來路推想，他所以然必滅必存之理，可知草木離了水土，濕氣一乾，則生魂必滅，鳥獸受了損傷，熱氣一冷，則覺魂亦滅，因係本質內所出之生覺，故質壞而生覺不能獨存。靈魂既由外而有，則肉身雖死，必能由內而出，萬萬不與肉身同壞，故窮理之人，俱稱靈魂爲有始無終，不死不滅，尊駕若尚有疑惑，我再說幾樣常在常生的憑據。

其一。靈魂的明悟。記念。愛欲。卽係靈魂常在常生之實據。何以見得。世上有形之體。重莫過於金。堅莫過於玉。用爲器皿。往往歷數千百年而不壞。推而至於天地。愈高則愈堅。愈厚則愈重。愈堅愈重則愈識其悠久無疆。因見此堅重之質。卽知其必有長遠之期。今論靈魂之明悟。不獨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五洲萬國之多。無處不到。卽天地之外。無窮無盡之區。皆不能阻其想念。可賴肉身而行。亦可離肉身而發。曰所



未見耳所未聞。口所未嘗。鼻所未嗅。肢體所未覺者。莫不可以推通。出入無時。往來無定。全不倚傍形體。當拘束於肉身之日。尚然如是。請看世上。除了我們人類。誰再有這樣的明悟。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具此至神至靈之大用。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論靈魂的記。含尤不可測。耳聞目見之事。不論大小美惡。無不一一收藏。幼而至老。尚能記憶。隨取隨應。偶或遺忘。係形質受傷。與內之靈司無涉。其積累之妙。雖有格。

物窮理之學。而所以然的精奧。終不能透徹。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又顯此至神至靈之功效。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若論靈魂的愛欲。更與明悟記念。愈覺不同。上等之愛。愛天主。愛君親。愛善行。中等之愛。愛才學。愛美名。愛生賢子孫。愛交好朋友。下等之愛。愛富貴。愛酒色。愛奇巧。愛安逸。不可勝數。總而言之。盡天下人之讚美。都歸於我。終嫌其假。盡天下人之權勢。獨操在手。還憂其暫。以天主之全能。全智。全善。所造。

的錦繡江山。竟不足供一人之欲。因所愛無窮。故所欲亦無限。此等愛欲。皆與肉身無關。以此無形無像之體。更具此至神至靈之奇妙。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天主生物以養人。故人爲萬物之主。物爲吾人之僕。乃堅重之質。及生覺二魂。往往久存未壞。聽他各盡本質之能。今靈司之容。極廣大。靈司之體。極高深。靈魂的性情功效。極盛極美。人人反心自問。未育不信。其如此。倒只有數年。數十年。卽與身俱沒。竟不能

盡其所有之盛。眼見主人。大不如僕役。又何煩天主。特賦此可貴。可久之靈魂。置於無用之地。由此以推。具堅重之質者。且能垂久。有本質之能者。俱盡其長。則此廣大無窮。高深無限之靈魂。必有無窮之常在。無限之常生。這是擺在眼前的憑據。何疑之有。其二。凡人自主之權。出於靈魂者。肉身不得而強之。可知靈魂原不依賴肉身。則肉身之死。亦不能連累靈魂。豈非又是一個靈魂不死不滅的大憑據麼。今

將靈魂不依賴肉身之處說個明白。靈魂驅使肉身不啻主人之使奴僕行食坐臥。悉如其命。肉身所好之物。所畏之事。若與靈魂不合。斷不能行。靈魂所好之物。所畏之事。雖與肉身不合。莫不唯唯聽從。如肉身最怕的。莫甚於刑罰。到了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地位。管不得肉身怕不怕。又如肉身最喜的。莫甚於安逸。到了那名利場中。攘臂爭先的境界。顧不得肉身安不安。所以事不論好歹。年不論老少。主見都

由靈魂而出。卽天主所定的夙興夜寐之規。亦拘束不住。非秉燭夜遊。卽當晝而寢。比不得飛鳥出林。牛羊奔棧。無能自主。只看天光早晚。時刻不敢停留。卽此一着。明知鳥獸生覺之魂。全賴肉身。一切求全避害之狀。專在肉身。且鷄司晨。犬司夜。馬乘牛耕等項。亦止係於肉身。雖百千萬億之鷄犬馬牛。莫不如是。因屬不形所具一定之知。並無自主之權。故同此孳生。卽同此運動。獨我人類。各有各人的主見。士農

工商。憑他揀擇。賢奸善惡。由已自爲。古人嘗說。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見此外行之不同。就當知道等來路。全係靈魂自主之權。必不依賴肉身。並不是那飛禽走獸的生覺。所以死的雖死。活的仍活。好像另是一物。論正經道理。有形的。不得不壞。無形的。不得不存。原不必多此推求。况既能宰制肉身於未死之時。豈不能超出肉身於已死之後。從來有其父。必有其子。肉身之父。原有一死子之肉身。豈能常活。惟生我

靈魂之大父。原係無形無像。無始無終之天主。所以  
靈魂之無形。與天主之無形相肖。靈魂宰制肉身之  
權。與天主宰制天地萬物之權亦相肖。就可定後來  
靈魂之無終。亦必與天主之無終相肖。倘此處不能  
深信。請問這現在無形的內體。與現在宰制肉身之  
權。是從何處得來。我因尊駕疑心太過。特將現在本  
身之事。印証未來。竟使那未來之事。就如當場看見  
的一般。人縱多疑。亦當冰釋。



其三靈魂不滅。不獨有理可推。且有事可據。事有由外而來者。如人之尊貴。既在萬物之上。則所處之境。亦該在萬物之上。何故自富貴。以至貧窮。由下愚而至上智。其憂勞恐懼。愁苦悲哀。嫉妬惱怒等情。無人得免。倘身死而靈魂卽滅。反不如生覺之類。優游自適。何樂而有此靈魂。又事有由已而出者。小人好色貪財。驕奢淫逸。君子勤修力學。克已服勞。倘身死而靈魂卽滅。何樂而爲君子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乃往

往有捐生赴死。以苦爲飴者。倘身死而靈魂卽滅。又何樂而自絕其生。似此可據之事。不一而足。略提一二。餘可類推。或疑生前之事。難以印証。死後勸學。捐生。不過盡各人的本分。何曾爲着靈魂不滅。殊不知死後之實據。全在生前。孔子亦云。未知生。焉知死。後人不揣立言本意。反借辭寬解。若不嫌冒瀆。改日再說明身後賞罰之事。則不滅之靈魂。愈知着落。

其四尚論之法。多有援古証今者。這靈魂不滅。從古

相傳亦無二說。如書經的恆性，大學的明德，孟子的良貴字，雖不同名，雖各別正義，無不脗合，常久纔是恆，虛靈不昧纔是明，終不能賤之貴，纔是良。若身死而靈魂亦滅，明失其明，貴失其貴，只此電光石火的工夫，怎麼算得恆？尊駕既知道孟子的養氣爲何，把這專指靈魂的話，倒不提氣爲四元行之一。朱註嘗說氣以成形，雖不曾說全，還算不曾說錯。孟子的養氣醫家的保元氣，人之死活，只看有氣沒氣，這都

是那氣以成形之氣。尊駕不曾辨明，竟說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豈特不合天主聖經，併與朱註不合。所以尊駕一說出口，我先奉答云：這純係肉身之事。隨將神人萬物的等類，各魂的來路，靈魂不滅的憑據，逐一說明。倘此疑不晰，請問恆性等說，作何講解。

盛世芻蕘

賞罰篇目錄

總問答解造物主真傳俱該深信不疑第一張

解生前禍福算不得真賞真罰第三張第四張

解身後虛名與本人賞罰無干第五張第六張

解世上吉凶禍福俱係勸戒之方第七張第八張

解天堂善報自古聖賢俱真心切望第九張至第十張

解無形之靈魂能受賞罰第十二張

解天主聖教所講天堂地獄奉有真傳與佛老  
妄言名同實異。第十三張至末二十一張。

盛世芻蕘

賞罰篇

或問靈魂不死不滅，似乎近理。至於身後之賞罰，尚有許多疑惑。假如果在身後，則生前現受的賞罰，未免重疊。果在身後，則世上的流芳百世，遺臭萬年，作何着落。果在身後，不算世上的吉凶，難以勸善戒惡。果在身後，則望報而為善，亦非真善。果在身後，靈魂係無形之體，難施賞罰。果在身後，與佛氏的天堂地

嶽道家的羽化成仙一樣。答曰：既知靈魂常在，必有常住之處。這常住之處，要知道明白，最煩難，又最容易。怎麼說最煩難？假如要照俗人說的話，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則自古至今，去常住的人，不能自己走轉來。現在的人，都是不曾去住過的，如何能發得一位過來人問一問，執定了這樣的主見，決不能有一明白的日子。我所以說最煩難，然何以又說最容易？豈不聞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怎麼樣知道的？



因他認得文字。看得書多。故能知道。若只靠自己親  
眼看得見的事。不獨沒有多少。併不能得其真實。如  
日月之大。異乎尋常。親眼看來。不過幾寸。做戲法的。  
明知是假。並不能看破。可見那有學問的人。必係彙  
合古今衆人的知識。雖屬不見不聞之事。或有或無。  
或真或假。都能明白知道。由此而推。豈不又是一件  
最容易的事麼。今這身後的賞罰。就算有一個過來  
人親自轉來。對人說知。也不能人人親眼看見。仍舊

還是傳之於人。見之於書而已。既然如此。救世的耶穌。是親造賞罰地方的天主。現操賞罰的大權。親口留下的說話。最真最切。爲何倒不肯信。起上許多的疑心。這個緣故。皆因不信天主而來。假如尊駕府上祖父傳下一部家譜。載明歷代祖先的名號墳墓。必然事事俱信。設有一人疑其虛假。卽力辨之。此非偏見。亦非私心。總因信得祖父很真。所以一毫沒有疑惑。今我們信天主大父母。也像信祖父的心腸。則所

傳天主的事實語言猶如祖先的名號墳墓不敢不信亦不肯不信故前人嘗說聖教至理惟恃造物主真傳自當先信後明信爲明之引導明乃信之印証聖教諸事俱該如此身後之賞罰更當先信後明今尊駕旣不肯先信而後明又何妨先明而後信所示疑惑之處俱有跌盪不破的真道理擺在眼前我雖舌敝唇焦決不取少辭辛苦。

頭一說總看得生前賞罰狠利害故有重疊之疑今

先把生前的賞罰論一論。人君之賞。不過爵祿。有罪之罰。不過五刑。然善人受賞。惡人受罰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且本人善惡甚多。所賞所罰之事。又千百中不過一二。若善而又善者。除了封廕。無再賞之法。若惡而又惡者。除了一死。亦無再罰之法。雖堯舜禹湯之君。臯夔稷契之臣。惟有賞一以勸衆。罰一以儆百。從沒有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之事。若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句話必當兼生前死後而說。

若單指生前難逃公道。眼見善人終身貧困。惡人終身富貴的甚多。又有高人達士。棄富貴而下居。忠臣義士。甘苦辱而如飴的亦多。况一生享福之時甚少。幼年不知其樂。老年無能受樂。中間不過三四年。保無有盜賊饑寒。官刑災病之忽來。保無有怨恨愁繁。恐懼悲哀之卽至。且富而無勢。貴而無財。有子者憎其不賢。無子者又傷孤獨。誰人是件件完全的。自富貴以至貧窮。總不能稱心如意。一世之樂。一刻便

成空一日之憂。一生消不盡。要說是賞。並無轉眼的快活。如何算得是真賞。要說是罰。普世的人都髮髮如何算得是真罰。明白了生前算不得賞罰。則重疊之疑。自然消滅。

第二說將世上的虛名認做賞罰。這一句話。最悞事不淺。因天堂地獄。被佛家說錯。不合於理。遂不信身後有真實的賞罰。由着自己混說。把世上的禍福。就算天堂地獄。看來不像。又添出這一條身後的名聲。

補其不足。若果只於如此。不獨惡人沒怕懼。亦不獨善人沒指望。竟把天主賞罰的大權。或由自己。或由同類之人。有是理乎。世間的富貴貧賤。係天主之恩。雖有時用以賞善罰惡。儆醒愚蒙。不過間或行之。大概准人巧取者甚多。所以俗人都知道小富由勤。的道理。若要把他算了真賞真罰。豈不是賞罰之權。竟由自己的能與不能。由不得天主了。這樣的錯處。人或容易明白。獨有身後的虛名中人以下。不能害

此沉疴就是那才智聰明之輩明知生前有限無法久長又見死後俱空毫無把捉單把世上的虛名反認爲實事豈知口中的褒貶都憑着各人的喜歡不喜歡一唱百和保無偏見私心且此是彼非朝更暮改不能一定卽如配享孔廟的人忽去忽留常有出入若要把他算了賞罰豈不是賞罰之權又由得同類各人的主意仍然由不得天主了何不想一想天地人物沒有一件不由天主卽論我一身由天主而



生。由天主而養。將來亦由天主而死。獨有死後倒不由天主賞罰。只聽憑世上的人說好說歹。就算完了。則天主的至公至義。反不如人世的君王。如何說得去。只看古來流芳百世的。莫如孔孟。何故流芳之外。子孫還要世沾封爵。古來遺臭萬年的。莫如虞舜時。候的四凶。何故遺臭不准抵償。本身必要放流竄殛。因人世的君王。沒有賞罰靈魂之法。又不肯因他身後虛名。就歇了手。所以不得不如此。可見身後名聲。

還抵算不得國家的賞罰。倒能殺抵算天主的賞罰。麼。若說既然算不得賞罰。作何着落。當知名譽的好。反。原與本人毫無干涉。一個善人。妄說他許多惡蹟。不能損他些微之善。還增他受謗忍辱的好處。一個惡人。妄說他許多善行。不能減他些微之惡。還增他遮蓋朦朧的不好。若果然名稱其實。雖與本人無干。可做後人的榜樣。如此是善。如此是惡。使後人不致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更可使後人勸善戒惡。有惡有

據這就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着落。除此以外並無別用。倘錯認名聲就是賞罰。沒有身後天堂地獄。請問那闍修潛德的君子。文過飾非的小人。與那不出名的平常庸衆。他的一生功罪。作何着落。

第三說總因尊駕不信了身後的賞罰。只得把後世名聲。本身禍福。這兩件攪拌於心。我將這兩件算不得賞罰的緣故。已經分解明白。若這不能勸善戒惡的疑心。無關本人賞功罰罪之事。乃額外生的枝葉。

我只說世上的吉凶。不能算身後賞罰。並不會說世上的吉凶。不可勸善戒惡。自生民以來。水旱災荒。天主無日。不用此提撕警覺。因這世上。猶如文人考試的貢院。兵馬打仗的戰場。赴考的人。有盤費。有飯食。好的當面旌獎。不好的。或退或答。出兵的人。有錢糧。有犒勞。好的給以功牌。不好的。或杖或革。這樣吉凶。都是當場的勸戒。算不得事後一定的賞罰。天主的曲成人類。亦是如此。善人而得世福。彼能感恩奮勉。

日新又新身後必蒙永福之報。若受此世福不知感  
勉。頓改前修。則從前有限之福。足報從前無恆之善。  
到了死後。必受永殃。設或善人而遭凶禍。彼能益加  
修省。其善愈純。平生之小過。因暫禍而寬。其後罰。此  
正烈火試金。艱難試德之意。又如惡人被害。彼能引  
咎自懲。亦可轉禍爲福。若不知悔改。因此小災。反生  
咀怨。則罪上加罪。永禍愈深。或惡人而享順利。亦望  
其感恩遷改。迨至怙終不悛。則一生之武利。或業正。

可以償惡中之微善其未罰之惡則有永遠之刑種  
種妙用足見天主至公至義無善不賞無惡不罰而  
世上的吉凶禍福以及流芳遺臭俱係勸善戒惡之  
方並非真賞真罰其義甚明總而言之。一念之差能  
消衆善瞬息尚可轉移蓋棺方能論定善定而後賞  
惡定而後罰如何說得不在身後猶如兵馬出征見  
在的犒勞功牌都是勸戒直到得勝回朝纔能論功  
陞賞假如身後沒有了永賞永罰連那生時的禍福。

後世的虛名。都不能勸善戒惡。又像那打仗的兵丁。不指望後來大大的恩賞。只有軍前的犒勞。未必聽你的勸戒。所以身後的永賞。永罰。真真是勸善戒惡之根。尊駕既要在勸戒上用工夫。當從根說起。

第四說。謂望報卽非真善。可見尊駕先將世福誤爲永賞。今又把永賞認做世福。頭緒不能清楚。無怪乎疑處愈多。自古聖賢所不望者。世上的富貴功名。子孫壽考之類。所以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子

張學干祿孔子責之。顏回居陋巷孔子賢之。因世福假而不真。暫而不久。虛而不實。用之得其法。固可以借勢立功。用之不得其法。必至於張身敗德。凡真正修身克己之聖賢。棄天下如敝屣。視軒冕如泥塗。惟求身後的永福。決不肯養小以失大。小指肉身大指靈魂。養指世福。失指天堂。因身後之福。係本來所固有。故不得者。必謂之失。一失不能再得。一得亦不能再失。不比世福。忽而得。忽而失。有朝不保暮之危。益



子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倘身後並無永遠之福。這居仁由義之中。有什麼高官厚祿。古人立言。大約包藏含蓄之處居多。全靠善讀書的人。看透紙背後。纔知意味深長。當夏禹王之時。去古未遠。定不得知道天堂永福。是我本家。故說生寄也。死歸也。只看一個歸字。何等真切。世上原如客店。做客的。必以歸家爲善報。假如本家。向來是一個財主。客中雖苦。決不憂愁。到家之日。仍是富翁。天堂是

世人的善報世途雖苦。到了天堂富貴無窮。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說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說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這些說話。若不是望天堂的真福。請問古人所俟者何事。所歸者何地。不可失者何物。讀書的隨口念去。不肯着意求明。猶如隔靴抓痒的一般。這是世人的通病。若果能溫故知新。則後儒所說六經皆我註脚。並非虛語。但我們原講天主的道理。何必拉扯許多經書上的說話。因這一

句爲善不望報。係古人戒勉之意。後人借爲過高體面之談。今要解我們中國人說的道理。必仍用中國的經書。纔容易明白。若論真正天主的道理。天主是我們的大父母。不管有賞沒賞。都該恭敬。只看人家養了兒孫。不管窮富。俱該孝順。難道有祖產的。纔該孝順。那沒祖產的。就不該孝順麼。但我非望賞而後善。賞能因善而必來。這是天主的至公至義。爲善自然有賞。爲惡自然有罰。所以孳孳爲善之人。不必望

而望在其中也。再看樹根向地。人首向天。這就是天主生成的教訓。命我們顧形思義。不可忘了這永福的指望。心爲一身之主。反無此想。現與本身不對。然則不可望報之說。非是永賞錯認世福。就是不肯真心向善的推脫話。

第五說尊駕以無形之靈魂。難受賞罰爲疑。此可以駁佛家的天堂地獄。不可以疑天主的賞罰。略揭數端。卽証其謬。就如肉身現遭苦難。若身內沒有靈魂。

怎麼知道痛癢。此可証者一。肉身之禍福皆從外而入。只在一處。必賴肉身纔能承受。靈魂之賞罰內外相連。完全充滿。沒有肉身。更能承受。此可証者二。眼見現在之人。若係心內的苦樂。比那外來的禍福。更覺不同。此可証者三。有形之肉身。尚有難以形容之禍福。則無形之靈魂。豈無難以形容之賞罰。此可証者四。請看天上地下。或有形而無形者。或無形而有形者。造化之妙。誰能測其萬一。卽如一火。眼見不同。

之處甚奇。焚燒之火係有形者。脾胃之火係無形者。木中石中之火不引則無。引之卽有。太陽之火不引止於乾燥。引之卽能焚燒。樟腦之火無引不焚。入水不滅。火同而火之奇妙如此不同。且脾胃之火比之焚燒之火更猛更奇。烹煮之工久而後爛。胃中鎔化不費多時。其猛可知。所化者又皆外來之肉食。區區脾胃竟如金鐵之堅。不更奇乎。若據尊駕的疑心。謂離了肉身難受賞罰。爲何身內之火現貯本身。並無

傷害足見天主的全能。各體各用。既能如此。豈不能如彼。那受罰的靈魂。自然另外一種有質之實火。能困有體無質之靈魂。決不像這世上專燒肉身。不燒靈魂之火。罰既如此。賞亦可知。

第六說。因佛老用了天堂地獄之名。就要埋沒天主的真賞真罰。請看佛家稱神稱聖甚多。難道儒家就不稱神不稱聖了。佛家稱師稱祖甚多。難道人家就不稱師不稱祖了。這是徇名失實之大害。若不解

明白。難免大惑終身。今只要知道了佛老的假天堂。假地獄。便知道天主的永賞永罰。並非一樣。釋迦本屬凡人。原無立教之權。強爲欺世盜名之舉。不得不旁搜竊取。以遂其奸。彼雖僻居天竺。往來之人所傳開闢以後之事。略聞一二。故牽摭之處甚多。如天堂地獄。其最著者。但只竊其名。竟失其實。因彼雖誇明心見性。竟不知心性之本原。又何能知心性之賞罰。遂以無聲無臭之靈魂。加以有像有形之禍福。所說



的天堂有寶珠纓絡瑪瑙車渠黃金白玉的城池。巧  
鳥鮮花的玩好。叫做人天小果。還免不得輕衣粒食。  
福盡仍要輪迴。所說的地獄有刀山劍樹。剉鋸油鍋。  
抽腸割舌的慘刑。確搗磨研的利害。苦盡亦要輪迴。  
若世上念動真言。雖阿鼻地獄萬劫不出。必然獄破。  
魂走。猶可怪者。女人若欲升天。必須披過袈裟。地獄  
另有血湖。專罰生產的婦人。求免血湖。須多請僧衆。  
唸誦血盆經。併吃血盆齋。至於道家。又以洞天爲福。

地以晒罡步斗水火煉渡等爲破獄的道場種種悖  
謬罄竹難書在他們本意不過爲圖利騙財之計豈  
知愚魯無知者易惑而難曉聰明太過者因明而廢  
食貽害人心竟無底止總因他不知道心性又不知  
道世樂世苦之外另有神樂神苦併不曾想到要穿  
要吃的肉身現在世間無腸可抽無舌可割竟不顧  
前後隨口亂談故當初司馬溫公會關他旣無身體  
刑亦安施與尊駕所說無形之靈魂難施賞罰其言

大同小異。竟該說靈魂無形。難施世上有形的賞罰。用此以闢佛老的天堂地獄。彼再不能強辨。但那受騙的人。不論是非。惟命是從。甚爲不解。假如天堂之樂。止於金玉珠寶。仍用輕衣粒食。與世上相去不遠。這些珠玉之類。世上亦能備辦。不必天堂始有何用。升天。況金珠雖貴。保無有不愛之人。視之如同土塊。保無有不重之處。棄之等於泥沙。如後周世祖曾說。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卽不愛不重。

之見証。從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有靈體之輕清。能承受瑪瑙車渠之重濁。他若果能明心見性。決不肯說這樣不合理的話。若論天主的賞罰。則大不同。我們奉教的人。時刻不可忘者有四。一死候。二審判。三天堂。四地獄。這四件。係我們在世盡頭之事。故謂之四末。死候。審判。人人共有。天堂。地獄。非此卽彼。人必有其一。今要知道天主的賞罰。把這四件。略說幾句。人生在世。或比爲客旅。或比爲陣前。或比爲戲。

場都是形容不久之意。現在肉身猶如客人的船隻。車馬兵丁的盛甲。戲子的行頭。用着的時候。必當小心整理。若客已到家。仗已打完。鑼鼓已經煞場。這就像死候的樣子。船隻車馬盛甲行頭都用不着了。做客的單算他的本利。打仗的單論他的輸贏。做戲的單定他的好歹。這就像審判的樣子。所不像者。有一定之死。無定死之時。正當千頭百緒。熱鬧奔忙。死忽前來立候。不容轉眼。靈魂一出肉身。天主無所不在。

不消瞬息卽判定一生善惡。纖悉不遺。這是世上無可比方之事。再說到善人上升受賞。惡人下墜受罰。更沒有事情比喻。亦沒有言語形容。猶如紙上畫的山川人物。都在眼前。理當容易。然畫日而不能畫日之光。畫水而不能畫水之流。畫火而不能畫火之熱。畫禽獸而不能畫禽之飛。獸之走。人所共見者。尚不能得其萬一。以世人而講天堂地獄。如何說得真切。欲達其情。非引聖賢之典籍。不能道隻字。今先論天

堂的好處。天堂之上，具有六福。升天堂之人，具有四奇。何爲六福。一曰聖京。世人過多，德少。雖聖不純。天堂之內，聖聖同居。非聖不入。聖聖同心。無聖不合。淨如百煉之兼金。潔如無瑕之美玉。實衆聖之都城。二曰太平域。人在世間，三仇之勁敵。日無寧晷。天堂之內，仇懼全無。憂疑盡釋。恬然安靜。永享太平。三曰樂園。世間偶得一樂，必然多缺多艱。故只可說樂來我內。天堂之樂，無苦叅入。時樂時新。處處俱樂。纔可說

得我來樂內四曰真鄉。世間暫寓。從無滿足之時。天堂真我本鄉。無願不遂。就像器有大小。物俱充滿。無彼多此少之心。人有高矮。衣各稱身。無此短彼長之想。五曰定吉界。世態動如轉輪。反覆無常。有德卽有罪。有安卽有危。天堂之吉。大定不移。無復更動。六曰無疆。世人歲月。最久不出百年。懷死之心。能消諸福。天堂係長生之國。其壽無疆。其福亦無終期。到了肉身復活。還有四端奇美。一是明亮。大光自內而發。遠



勝於太陽。二是壯健不倦。不傷不冷不熱。不渴不飢。諸般苦難。毫無侵害。三是輕速。上下四方。隨心卽至。就說萬里一瞬。不足以表其快。四是通透。門垣雖阻。出入無痕。金石雖堅。透而無跡。這六福四奇。除了天堂。普世不拘何人。俱弗能得。十中之一。然所講的福與奇。都從享見天主無限美好內所發。還是萬福萬奇中。餘剩的一小分。惟有享見天主本體的全福。真口不能說。筆不能傳的。世上的美好。不能一齊享受。

天堂的萬福。內三司之記。含明悟愛欲。外五司之耳目口鼻心思。一齊享受。故前人嘗說。用天下的話。講天上的事。污穢了永福。只此一句。包括無窮。既知天堂之樂。如此比不來說不盡。可知地獄之苦。就是天堂的反面。我亦略提大意。以見天主的義罰。不比平常。地獄之苦有二。第一是失苦。第二是覺苦。失苦係內罰。生前背主徇私。死後永不能得主。謂之失苦。約含四端。一。明知天主全福。奈義案已經判定。從此以

及無窮。絕無一線可生之路。此苦勝於肝腸寸裂。二。雖服公刑。不無私恨。恨怨愈深。則苦情愈猛。三。同在一處者。都是惡人惡鬼。雖呼號不絕。只有凶殘凌虐。永無安慰哀憐之望。四。回想生前。原望罪惡可以懺消。紙錢可以買贖。卽或不能。又望死後。靈魂散滅。卽或不散。又望修煉可得長生。念佛可往西天。再無效驗。又望一生許多善行。從來不做半點虧心事。神佛必來保護。誰知到了今日。件件都不中用。當初原有

人。叫我恭敬天主。爲何不肯信從。反加毀辱。愈想愈傷。愈痛愈苦。這四端。是失苦的大概。覺苦。是外罰。萬穢所積。萬苦所聚。烈火充滿內外。生前有一欲。死後卽有一刑。如邪淫者。有淫罰。貪饕者。有貪罰。妄視美色。好聽美音者。有各樣聲色之罰。緊圍纏縛。無轉動之法。無呼吸之離。一刻之苦。包含萬萬年的苦。受過了萬萬年的苦。又從新。一刻一刻的苦起。並無窮盡之日。求生而不得生。欲死而不得死。若比世上的苦。

